武俠世界

追殺密令 聞名世界的黑社會組織「黑手黨」，他們對付叛徒的手段令人齒冷，今期我們對此將有詳盡的報導！



$2.00

858

◀編 後 話▶

城市三俠呂偉良等人滿以爲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完結了「清理門戶」一案後，便可以逍遙閑逸地暢遊渡假勝地史芬尼根市，結果，事與願違，適巧該地一名黑社會殺手奉到密令，要追殺一個人，但那殺手發覺……今期「鐵拐」故事特別精彩，阿生在「追殺密令」中捲入黑社會漩渦，他身爲國際特警，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於是幾番展開奇謀，渾身解數，與一系惡名昭彰、兇狠手辣的黑社會份子力鬥。愛好刺激緊張小說者不宜錯過是篇佳作。

***　　　***　　　***

「吸血蛾」故事的崔北海神秘失踪，掀起滿城風雨，追尋眞相！但遍搜城中每個角落，依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令人莫測！爲妖魔鬼怪所吞噬？抑是他精諳遁地隱身之術？本故事期期高潮迭起，請留意它的精彩發展吧。

***　　　***　　　***

下期裡，本刊又推出兩大巨著：「毒婦」與「兩無敵」，前者故事銜接「斷腸簫」，是篇曲折奇情俠義小說，充滿大義磅礴氣氛；「兩無敵」是以詭異作品素著名家孫玉鑫君巨鑄，兩大猛稿，各顯神通，同期刊出，機不可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鄒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追殺密令

馬雲·文
盧令·圖



鑽石糾紛

荷蘭是個有生氣的歐洲國家，建設一日千里，他們的政府不但有計劃，有系統地領導國民與海爭地，還爭取「清潔的空間」。

關於前者——與海爭地，在前篇「清理門戶」中我已約畧介紹過了。

大致上來說，荷蘭政府是個相當有遠見的國家，所以，遠在一九四一年，他們已經成立了環境設計局，按步就班地去改善國民的居住環境。

他們大概明知人口日漸增多是無可避免的事，所以一直以來「與海爭地」，不斷將一些小島連貫起來，先建海堤將大海隔絕，然後逐步填平，成為可用的陸地。

就是這麼簡單，他們既有「擴展的領土」，又不必「侵畧」別國，實在值得那些野心勃勃的國家學習學習。

海灘追殺

說到他們自動爭取「清潔的空間」，更加值得世界各人口衆多的大城市學習。

環境設計局不斷工作，他們費盡心思地在市區增添「市肺」——綠洲。單是阿姆斯特丹這個大城，一九六五年市內的花草樹木，面積只有二千餘公頃，但十年後的今日，已超過了三千公頃。

以上只不過是利用自然環境美元市容與清潔空氣，在鹿特丹的萊茵河口，更可以見到一種自動報警的「清潔空氣測量站」。

這種自動報警系統的測量站，主要裝置於工業區，利用儀器防止空氣染污。那些測量儀器十分敏感，每當空氣中的二氧化硫含量達到危險程度時，資料立刻送往電腦控制中心，警報系統便自動發出警告，讓工作人員進行調查到底是那一間廠家超過了規限。

這種自動系統費用十分龐大，但卻可以省回不少人力，而且非常有效，準確。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於「清理門戶」一案結束之後，才真真正正有心情去欣賞這個朝氣蓬勃的國家。

「清理門戶」一案確實令到三俠為之筋疲力倦，但是他們卻替荷蘭清理了一批惡勢力，給黑社會大大地打擊。

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替僑居荷蘭阿姆斯特丹城的華僑們，洗刷了一些不明不白的罪名。

原來在此之前，由於荷蘭警方三番四次在一些華人旅客中搜出毒品，所以有關方面不論青紅皂白地，對僑胞們歧視、懷疑。

但自從「清理門戶」一案結束之後，警方由於得到國際特警與三俠的幫助，破獲了「黑手黨內鬨」的內裏真相。證明華僑們大都是正正當當的好人，只有一小羣害羣之馬，為了斂財，才不顧一切地販毒走私，破壞了中國人的聲譽。

「清理門戶」一案中的宗明雖然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他和他的主要助手、家人等，在該案結束之前，乘快艇逃去無踪。

荷蘭本來就到處都是水，北海的一部份實際上「滲入」荷蘭境內，因為它的國土其中有不少本來就是北海上的大小島嶼。

因此之故，到處都可以見到一些河流以及鹹淡水湖，這些有水的地方，自然可以利用快艇作為交通工具。華僑中的黑頭子宗明，就是「借水遁」的。

事後警方與國際特警方面，雖然曾展開搜捕，無奈荷蘭境內的水道固然四通八達，假如離開了荷蘭境內，到了北海，更加可以東赴丹麥，西達英倫三島，又假如南過多維爾海峽，更可以在法國沿岸一帶城市登陸。

警方因此亦只能透過國際刑警，追緝宗明和他的助手歸案。

至於宗明本人，他表面上是個富商，實則是個國際大毒梟。可能由於種種方便，他不知何時加入了國際知名的黑手黨。

但是，到頭來又為了利害關係，令到他決定脫離這組織，因此而引致黑社會中一次驚天動地的「清理門戶」事件。

本來如果那天在機場上，由黑手黨派出的金髮殺手，如果順利殺了宗明的話，一切都會變得簡單。不幸的是：當時三俠與宗明同一班飛機飛到阿姆斯特丹來，阿生及時發現有人要朝他們這邊開槍射擊，還以為對方要殺死他或者呂偉良，林愛莉他們，於是一聲警告，三俠齊齊躍離原位。

也由於三俠行動如此敏捷，以致令到那神秘槍手失準，擊不中宗明要害，只傷了他的手臂，後來給警方送入醫院急救。

要不是後來宗明另有企圖，由醫院逃了出來，三俠一直以為他是個好人。

但經「清理門戶」一案告一段落之後，事情真相亦告大白。

現在警方最少已經明白，旅居荷蘭的華僑，大多數是十分善良、安份守己的好人。

荷蘭警方後來也就根據這些線索，追緝黑手黨留在荷境的餘孽，而利比本人也被判了重刑。

三俠是「清理門戶」一案的重要證人，自然要盡道義上的責任。出庭作證，讓利比與他的同黨們由法庭治以應得之罪。

如今利比與他的同黨們已定了罪，呂偉良等三俠也可以鬆弛一下了。

國際特警荷蘭辦事處的行動隊長占姆士，為盡地主之誼，臨時客串嚮導，陪住三俠到一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去看看。

在荷蘭，值得一看的地方實在太多，例如三角洲的大小堤壩，以及前面提及過的「與海爭地」的龐大填海工程，還有那些新建成的住宅區。

打開一幅荷蘭地圖，就會看見這國家的港口海岸線因為那些大小島嶼而變得彎彎曲曲，「三角洲工程」正是要將一些海灣用巨堤封閉，使海岸線拉直，侵入內陸的北海一部份，逐漸變成一些大大小小不一的淡水湖。因為海水經過了若干時間的蒸發以及沉澱之後，鹹度會逐漸降低，慢慢就會變成淡水。

但比起「三角洲工程」更為浩大的，要算「與海爭地」的進一步填海大計，這項計劃會使荷蘭地圖不斷地改變。

不過，荷蘭政府並不打算將全部隔開了的「內海」變成陸地，只是將可資利用的，加以填平，其餘一部份仍然讓它變成淡水湖。例如，至今仍然存在的「艾色爾湖」，便是其中之

一。

遠在一九三二年以前，艾色爾湖也是北海的一部份，荷蘭人用築堤分隔方法，將它與北海分離，而成爲歐洲目前最大的淡水湖。

耳聞不如目睹，呂偉良他們三人，就在占姆士的引領下，參觀了那一連串令人驚嘆的偉大工程。

在觀光過程中，呂偉良等三俠曾與一些會講英語的荷人交談，他們驕傲地說，到了一九八〇年，荷蘭的土地將增加二十多萬公頃。

令三俠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新建造的黎里市。

黎里市由開始建設至今，還未足十年，假如以西方世界的標準來說，人們不難會想像到它是個高樓大廈林立的新城市。

如果你眞的那麼想就錯了，因爲它不但見不到高樓，甚至汽車也很難見到一輛。

原來黎里市就是荷蘭環境設計局所設計的理想住宅區之一。

它的設計側重於舒適、美化，置身其間，彷彿進入了夢幻般的世界。

所有住宅都面對綠草如茵的廣場，而並非排列於馬路兩旁。

汽車只限於地道上行駛，孩子們可以無須顧慮地在街上追逐、嬉戲。

工廠與發電站只限於郊區，商業區則集中於另外一處，由住宅區前往，僅數分鐘而已。

街道不但寬闊，而且林蔭處處，花香草綠，空氣清新，這不是人間仙境是什麼？

在三俠的印象中，除了星加坡之外，這是他們認爲最理想的居住環境。

歸途中，占姆士一邊開車返回阿姆斯特丹市，一邊告訴三俠，荷蘭的國家環境設計局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他們都是代表各國政府前來學習，也是美其名爲「考察」的。

而事實上該設計局所擬就的每一份圖則，均絕非空談，而是專家的心血結晶，準備付之實現，或者經已實現的藍圖，份份皆值得各國政府借鏡。

但是，三俠來到荷蘭之前，也只能在一些「曾到此一遊」的友人口中聽到一些資料，從未見有人大事宣傳。由此可見，荷蘭人相當實際，與一些僅獲少許成就，便大事宣揚的政府，實不可同日而語。

尤其是一些只有彈丸之地的殖民政府，官員們只會擺擺架子，什麼委員多如天上星斗，若問有何成就？他們一定無言以對。

汽車風馳電掣地在公路上疾駛，呂偉良瀏覽車外公路兩旁的鄉村景色，也覺驚奇。以一個發展得如此迅速的國家，城市逐漸「吞噬」鄉村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但眼前所見，一切農村風采，依舊可以保存完整。

經占姆士解釋，這又是「環境設計局」的豐功偉績之一。

原來環境設計局之設立，就是由於政府担心人口不斷增加，工業日益發達的影響下，終有一日會令到工、農兩業失調，城、鄉之間混雜，所以才須要該局作出有計劃、有系統的安排。

結果該局的專家們不但安排得井井有條，還針對各項重大問題，切切實實地，提供了可供選擇的良策，讓各地方政府選擇施行。

人家一間設計局已有如此成就，不知那些擁有一百幾十個什麼委員會的政府有何感受？

其實什麼委員會除了提供給一些紳士名流出風頭的機會之外，可謂一無是處。如果要一定說有什麼好處的話，最妙者就是政府可以推卸責任，表現一番「假民主」而已。

荷蘭政府如果像上述那一類低能的政府，相信他們起碼要委出十個、一百個，甚至一千個以上的什麼委員會，而效果則肯定沒有像現在這種成就。

荷蘭何嘗又不是一個尊女王爲精神領袖的國家？但其分別則不可以道里計，爲什麼？令人莫明其妙！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有些政府切切實實地去替民衆做事，但有些政府只會做一些表面功夫。

呂偉良等三俠下一個地點是：荷蘭的渡假勝地史芬尼根。

但是，身爲「義務嚮導」的占姆士，卻勸告三俠慢一步才去史芬尼根海灘觀光，因爲他的假期有限，趁他有空之際，先去看看鑽石展覽。

鑽石展覽在阿姆斯特丹市是作經常性舉行的，差不多是遊客必到之處。許多女士還專程爲一開眼界而來，當然亦有不少富人專程來此選購。

三俠也知道占姆士還要上班辦公，陪伴他們的日子不多，所以決定延遲一天才動程到史芬尼根去。

根據占姆士說：荷蘭的鑽石以手工精巧美觀聞名於世。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精品，都是這裏的出品。

鑽石展覽場所不止一間，最少亦有數間之多，但由於時間關係，呂偉良他們只參觀了其中兩間，一間是雕磨工程的進行，用玻璃隔住，讓遊客目睹其琢磨的整個過程。

另一間除了供參觀之外，還做遊客生意，換句話說：遊客可以在此自由選購他們心愛的鑽石。

三俠半開玩笑地問占姆士：「你被派來荷蘭工作，照計是很忙的，對嗎？」

占姆士會心一笑，道：「這裏的保安措施很好，我爲鑽石而忙的時間反爲較少。」

豈料就在這時候，那邊傳來一陣吵鬧聲。

三俠以爲他們担心的刧案已經發生了，立刻跑過去看看。

那是一名鑽石公司的職員正與一名顧客吵鬧。

顧客是一名大漢，他嚷着一定要見這裏的經理，職員則認爲他無理取鬧。

林愛莉低聲說道：「這種情形很危險，許多刧案就是這樣展開的！」

占姆士過去查問究竟，呂偉良等三俠冷眼旁觀，發覺現場上果然還有一些可疑男子，他們明顯地很注意此事的發展，這數名男子可能是那大漢的同黨。

那大漢原來要購買一粒心形粉紅鑽石，但他一定要知道來源。當職員告訴他這是他們公司的出品時，大漢卻不相信。

占姆士知道了爭端起因時，不禁要問那大漢：「閣下既然喜歡這粒鑽石，又何必一定要追問它的來源？」

大漢支吾片刻，道：「老實說，我懷疑它是一件賊贓！」

「賊贓？」職員氣得幾乎跳了起來。

但是，占姆士卻叫他別生氣，這事讓他來解決。

占姆士回頭又問那大漢：「你有什麼理由懷疑這是賊贓？」

「我有個朋友曾擁有這東西。」大漢又說：「我最初是好好地問他，請他提供一下，嘿！這傢伙眞不知好歹！眞是——」

大漢怒氣未消，就想撲過去揍那職員。

但那職員也不示弱，召來其他同僚，同時保安人員亦紛紛趕來。

呂偉良等三俠始終袖手旁觀，不發一言。

他們一直注意着事態的發展，大漢生氣時應該是高潮所在，因爲當他企圖衝前時，占姆

士曾阻擋住他的去勢。

就在這剎那間，其他數名混在遊客中的男子，也蠢蠢欲動，三俠以爲他們開始乘機發難了。

但是，占姆士突然出示他的證件，吆喝着說：「大家都不准亂動，我是國際特警，有事只可以慢慢說，不准動武！」

占姆士因爲看見雙方劍拔弩張，不得不表明他的身份。

數名可疑男子和那大漢同時一呆，他們顯然大感意外，可能事前完全想不到占姆士眞的正身份，現在也許他們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但是，鑽石公司方面，却因爲知道有了國際特警人員在場，而變得有恃無恐，同時一位經理亦聞聲由裏面出來。

那大漢的目的可能只爲了一見經理，所以怒火頓消，心平氣和地問那粒鑽石的來源。

經理告訴他：「我們這裏陳列的鑽石，都是本公司的精心出品，我們不會收購舊貨的，所以你懷疑是你朋友之物，那是不可能的。」

大漢仍然心有不甘地說：「你們眞的是保證不賣舊貨？」

「當然可以保證，先生。」那位經理說，「我們是世界聞名的鑽石公司，豈同兒戲？」

大漢無可奈何地，回過頭來，跟他的同伴們交換了一個眼色。

三俠冷眼旁觀，當然看得淸楚。他們更加肯定剛才沒有看差，那數名可疑男子與大漢，果然是同路人。

大漢走了。

那數名可疑男子也伴作看完了熱鬧而離開了這鑽石公司。

占姆士接受經理的道謝，彷彿沒有他在場，事情難獲圓滿解決似的。

但三俠經驗老到，叫他們小心檢點一下，剛才有沒有被人混水摸魚。

通常在這種爭執的場面中，差不多可以肯定有名貴飾物失去。這是三俠憑以往的經驗所得，所以他們提醒了占姆士。

占姆士叫經理檢點一下，首先他們發覺那粒粉紅色的心形鑽石仍然在着。

但呂偉良說：那是引起爭執的目標，他們要抓也不會抓走這一粒。

職員們協助點貨，占姆士亦緊張地在旁等待着結果。

占姆士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他的身份既已表明，有他在場又豈可讓歹徒得手？尤其是在三位東方客人的面前，這自然是十分丟臉的事。

但是，三俠覺得萬一眞的失竊，占姆士亦情有可原。因爲當時他正在排解糾紛，怎可以兼顧到其他人的活動？

但呂偉良等三俠却注意到了，他們老早覺得混在看熱鬧的人叢中那數名男子很可疑，事後亦證明他們差不多在同一時候離開了鑽石公司。

由於三俠開始注意他們以後的一段時間，他們似乎未有輕舉妄動，否則三俠早已將他們留難。

但是，占姆士、經理、職員和那大漢等人之間，曾一再在那邊引起高潮，當時大家的注意力都一度被他們吸引了過去。在那一段短暫的時間內，大漢的同黨會不會乘機下手？這經驗豐富的三俠，也不敢作過份的肯定。

三俠未有說出他們一直在旁監視，所以占姆士也更爲担心。

萬一眞的出了事，占姆士似乎很難向他的上司和警方交代。

他眞想不到，竟然目擊此事的發生……

正當占姆士在胡思亂想之際，檢查工作亦已告一段落。

經理以輕鬆、感謝的口吻告訴占姆士，他的公司並無損失。

占姆士悄悄鬆了一口氣，三俠亦然，此外還有那些屬於鑽石公司職員和保安人員等，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三俠的担心絕非多餘，過去他們見得多了。今天這種一度混亂的場面，似乎是唯一的例外，竟然可以平安渡過。

眼前竟然一點損失也沒有，到底又表示了一些什麼？

是伏綫？是刧案的先聲嗎？

一向高度敏感的三俠，到了目前這「事過情遷」的階段，仍然未放心。

不過，他們不敢把內心的想法告訴鑽石公司方面，事實亦毫無根據，一切只不過是幻想而已，也許根本就沒有事發生。

所以再想深一層，他們就連占姆士也沒有告訴他，以免人家怪他們「神經質」。

× ×

在前往渡假勝地史芬尼根的途中，他們只有三個人，占姆士因爲要上班，未有同行。

史芬尼根是一處海灘，彷彿美國的米亞米海灘差不多。

那兒海浪不大，水淺，沙灘闊度却十分寬，假如帶同家人來此渡周末，確實是一個好去處。因爲沙灘廣闊，水又淺，自然不易出亂子，孩子即使不懂泳術也不怕。

一排排的帳幕，是供泳客更衣用的，但形狀却彷彿阿拉伯人的營幕一樣。圓形尖頂，確是別開生面，與香港人常見的方形帳幕不同。

沙灘後面是帳幕，帳幕後面是馬路，馬路後面是停車場，停車場後面是一條寬闊的行人道，行人道後面是露天茶座……

茶座後面才是渡假酒店。

三俠覺得現在才是他們値得享受的時刻，因此安頓好行李之後，便先到外面逛逛，先了解一下四周的環境。

他們到過米亞米海灘，但若跟這兒所見作一比較，這兒似乎太保守，尤其是泳衣方面，女郎們不及米亞米的大胆。

米亞米幾乎觸目皆是比基尼泳衣，女郎們志在吸引別人的注意，穿得越少的，走動得越多，令男士們大飽眼福。

但現在呂偉良和阿生的眼睛較爲淸閒了，林愛莉也在心理上少了一些兒顧慮。

他們最後走回露天茶座喝咖啡。

露天茶座有遮陽巨傘，情調倒不錯。

可惜他們只享受了片刻，有些事情又令到他們陷入沉思之中。

原來阿生不知是否由於他職業上的敏感，竟在東張西望底下，發現行人道上有幾個男子匆匆地掠過。

阿生於是立即通知呂林二人：「瞧！又是他們——那鑽石公司見過的人！」

呂林二人的反應極快，循勢望過去，果然又是他們。

那跟職員爭執過的大漢，以及三俠曾注視過的數名可疑男子，他們魚貫而過，明顯地是同伴。這也證明了三俠沒有看錯，他們確是同黨。

呂偉良道：「他們在幹什麼？」

林愛莉喃喃自語道：「全是男人，一……二……三……嗯！六個，六個男人走在一起，到底有何陰謀？」

阿生也說：「一定有事發生！」

呂偉良道：「他們何故出現於此？」

林愛莉道：「希望只是偶然的巧合，否則，又有麻煩了！」

「你說什麼？」阿生顯然有同樣的想法，

所以反應敏銳。

林愛莉道：「我們並未約好他們同來這兒渡假啊！」

呂偉良也覺得事態可疑，立刻陷於苦苦沉思之中，默然不語。

呂偉良等人的目光一直釘梢着那幾個男子的背影，直至在行人道上消失。

呂偉良終於說道：「可能只是偶然的，因爲這兒是著名的渡假勝地，遊客們除了遊阿姆斯特丹之外，便是來此。」

林愛莉道：「是的，我也聽人說過了，來荷蘭旅遊只有三件事！」

「那三件事？」阿生問。

「第一件先看阿姆斯特丹的鑽石展覽，第二件去參觀海牙國際法庭，第三件便是來此渡假！」林愛莉道，「但我們却志在看看人家的新建設。」

呂偉良道：「所以我說，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也許人家全部是遊客，我們只是敏感而已。」

阿生抓腮沉思，道：「我們可能是庸人自擾，但是——」

阿生話猶未完，那邊驀地傳來一陣槍聲。

三俠大吃一驚。

行人道上引起一片混亂，尤其是傳出槍聲的那一端。

人們爭相走避，但露天茶座上的人客却抱住隔岸觀火的心理，憑欄遠眺，他們還互相交問發生了何事？

他們似乎不知道子彈的射程有多遠，假如他們知道的話，決不會看得這麼輕鬆了。

也許他們多數是美國人，美國人最愛刺激，往往不知死活。

其實眼前這情形十分的危險，假如是一場警匪槍戰的話……

三俠不敢怠慢，匆匆由茶座離去！

不過他們絕非走避，反而是走向行人道，直往現場去！

槍聲沉寂下來了！

沒有人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有人受傷倒臥血泊中！

附近看不見有警員出現，但警車聲已逐漸由遠而近，總可以聽到了。現場附近，人們正在議論紛紛。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聽說是尋仇！」

「有人受傷嗎？」

「好像有一個，傷得很重，再沒有救傷車來，一定流血至死。」

「開槍的人呢？」

「跑掉了！」

「有多少個？」

「我看見五六個人急急往那邊飛奔而去，都是男人，有槍！」

「謝謝你，我是警探，你可以留下姓名地址嗎？必要時我們須要閣下的協助。」

「可以的，我寫給你吧！」

人羣中雜了一名便衣警探，他可能是剛由沙灘那邊飛奔過來的，可惜槍手們早已逃去無踪。

警員們已開抵現場，分頭展開圍捕行動。偵探們對傷者展開急救，現場上一片忙亂！

三俠企圖擠進現場去看看，但爲警員們所阻。呂偉良向阿生打了一個眼色，阿生會意，立刻向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出示他的國際特警證件。

一位警官過來查究，他以爲阿生是記者，後來知道他的身份之後，便讓三俠進入戒備範圍內察看。

三俠所以對這件事發生興趣，主要是他們在不久之前發現那數名可疑男子又再度出現眼前，當時他們行色匆匆，會不會與此次槍擊事件有關？

三俠首先發覺那名躺在一旁的傷者是個亞洲人，看情形他的傷勢不輕。二名偵探正蹲在一旁向傷者追問一些口供。

那位警官陪伴阿生過來，阿生只能冷眼旁觀，不想插咀，以免人家誤會他喧賓奪主！

其實，阿生絕非就爲了好奇那麼簡單，他覺得事情未免太過湊巧！爲什麼在鑽石公司出現的人，突然會在此出現？

剛才向探員提供的目擊證人，說出他目睹五六個槍手在逃，會不會是那班來歷不明的歐洲人？然則，他們爲什麼由阿姆斯特丹跑到史芬尼根來殺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從另一角度看，可以看得更清楚，傷者年紀約三十餘歲。

傷者表現得非常痛苦，他對偵探們的問話，幾乎是十問九不答。

阿生向一位站了起來的偵探問：「他是什麼人？」

「這傢伙很不合作！」偵探生氣地說：「他說他是日本人，但我相信他在說謊！」

「他爲什麼要說謊？」阿生又問。

「他可能是一名通緝犯人。」偵探說道：「我記得由阿姆斯特丹交來的通緝犯的名單之中，有過一幀此人的照片。」

「他身上有證件嗎？」警官插咀問。

便衣探員道：「沒有。」

救傷車到了，傷者被送往醫院去！

根據目擊者說：當時有五六個歐洲男子出現，突然喝令三名亞洲男子不要動！

但是，當三名亞洲人發覺對方來意不善時，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分別拔槍反擊，槍戰便是由此而展開的！

當時六名歐洲槍手顯然也想不到對方行動如此迅速快捷。所以那六名歐洲人之中，最少也有一兩名曾中彈受傷。

至於他們受傷的程度，相信不會太重，否則的話，又怎會輕易逃去？

首先逃離現場的，應該是其他二名亞洲人——傷者的同黨！他們非常機智，三人拔槍反擊時，非常有默契，分別朝三個不同方向躍開、仆倒，找尋護體的掩護物，以便反抗！

儘管他們做得這麼好，仍然是寡難敵衆，三個之中有一個身中數彈，重傷倒臥在血泊之中。

亞洲人可能明知不敵，所以在槍聲卜卜中逃去無踪！唯一留下的只是傷者一人而已。

既然兩幫人之中竟然都有槍，而且事發後又不敢留下來。由此點忖測，可見這些人大有來歷。警方初步懷疑他們是黑社會份子。

提起黑社會，三俠對「清理門戶」一案印象猶新，所以他們自然而然想到黑手黨那方面去！

在「清理門戶」一案中，黑手黨的歐洲總部因爲不滿華人首領的宗明叛變，於是下令清理門戶，派出殺手到阿姆斯特丹機場恭候，差點兒在人頭湧湧的情況底下，錯殺了三俠。因此而引起三俠的注意，追查到底，才揭發宗明也是黑社會華幫首領。可惜事後當眞相大白時，此人已經逃去無踪。至今警方仍在追緝他歸案。

毫無疑問，那宗案子只能算是告一段落，還未全部了結。但是最低限度也可以證明以下數點：

第一，首先是僑居海外的華僑，大部份是安份守己的，只有小部份爲非作歹，被當地黑社會所控制，以至泥足深陷！

其次便是證明該次的槍擊事件，並非有人

要殺三俠，他們眞正的目標只是「華幫」黑首領宗明。因此，該次機場伏擊事件，純屬黑手黨的清理門戶行動而已！

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荷蘭政府現行的法例，似乎對毒販判處太輕，所以間接將該國變成了歐洲毒品的集散中心！

根據目前荷蘭現行法例，毒販最高的刑罰只判處四年徒刑而已；這與一般國家比較一下，顯然相差得太遠了！

國際特警方面只能要求荷蘭警方充份合作，却無權要求該國的政府修改法例。所以自從「清理門戶」一案告一段落之後，便加强了國際特警在荷蘭各大城市的人力！

三俠回到酒店前面的露天咖啡座上，不禁又想起華籍黑社會頭子宗明。

宗明偕同家人及助手逃得不知所踪，使到「清理門戶」一案還未眞正了結。

警方固然在通緝宗明歸案，相信黑手黨方面也不會放過他。但是在此「雙重壓力」下，他仍然可以逃之夭夭，可見此人亦神通廣大，絕非等閒之輩。

宗明是華僑，當然是亞洲人，但是他會不會化裝？眞難說！

阿生若有所思地說：「剛才被送院救治的亞洲人，偵探認得他是被通緝的人，但一時想不起他是誰，會不會是華幫黑人物？」

呂偉良沉思着說：「我也這樣想，假如他是宗明的手下，那麼，對方一定是黑手黨派來的殺手！」

林愛莉道：「我勸你們別自尋煩惱了。否則好容易又會捲入漩渦！」

阿生道：「這點我並不担心，而且希望有機會抓住宗明。因爲在我經手的案件之中，很少像現在這樣留下一條尾巴的！」

呂偉良也說：「是的，肅清華僑中的敗類，無論是爲中國人或外國人設想，畢竟總是一件好事！」

「是的，」阿生道：「他們敗壞了皇帝子孫的良好聲譽！」

林愛莉道：「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會出現在阿姆斯特丹的鑽石展覽會中？」

「你是指那六個可疑歐洲人嗎？」阿生道：「他們可能是黑手黨派來的殺手。」

呂偉良道：「然則，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黑手黨殺手如果眞的由阿姆斯特丹市追到這兒來，是否表示宗明就在史芬尼根？」

「那麼，傷者並非日本人，他應該是中國人。」阿生道：「他可能就是宗明的手下！」

林愛莉道：「然則宗明本人一定也在這兒附近。」

呂偉良道：「這裏警方已經知道阿生的身份，如果今天發生的事是『清理門戶』一案餘波未了，他們一定會找到酒店來！」

阿生也說：「是的，他們同時亦會通知阿姆斯特丹方面的占姆士，因爲這是一宗國際的案件。」

他們三人正在談話之間，突然有個男子朝這邊走過來。那是一個中國人。

此人年約四十，三俠並不認識他，但他却跟三俠招呼，而且毫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呂先生，想不到又在這裏見到你們。」那男子含笑說道。

「對不起，請問你——」呂偉良的目光中充滿了疑問！

「你是呂偉良先生，對嗎？」那男子輕輕一笑，「我叫丘祺。我在阿姆斯特丹市見過三位，想不到又在這兒再見到你們。」

儘管如此，三俠仍然無法想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人。

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其實由開始他們已經分別提高了警覺！

「三位來此渡假麼？」丘祺問。

呂偉良「嗯」了一聲，他覺得不好意思拒人於千里，於是說道：「喝點東西吧？」

「不必客氣了！」丘祺指指隣座，「我跟朋友剛在這兒喝茶，無意中見到你們，才過來招呼一聲。希望三位回到阿姆斯特丹市時，有機會再到小店來，讓我做東道。」

三俠這時才明白，丘祺一定是阿市一間唐人餐館的老板之類。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姓呂？我們似乎未正式介紹過。」

丘祺笑了笑：「三位的大名還用得着多作介紹麼？我們華僑社會中提起你們，都引以爲榮。唯一可惜的，就是讓罪魁逃脫了！」

「你是指宗明麼？」林愛莉說。

「是的，當然是他！」丘祺又一本正經地說：「這傢伙是個大騙子，僑胞一向怕事，他就利用這弱點慫恿我們向黑手黨按月交保護費。想不到揭穿了，他才是受益者。要不是你們三位把他的眞面目揭開，僑胞們還要繼續被瞞騙呢！」

原來荷蘭的華僑社會中，都知道三俠的來頭，以及他們在「清理門戶」一案中所担任的角色。

丘祺又說：「我還以爲三位已經離開了荷蘭，想不到你們還在追緝宗明那傢伙！」

林愛莉道：「不！我們並未參加追緝行動！我們在旅行。」

「嗯！」丘祺肩頭一聳，「你們難道不再理會宗明他們了？」

「這應該是警方的事啊！」林愛莉說。

「那麼，我們的子弟注定要墮落了！」丘祺嘆氣道。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對別人我也許不敢說得太多，但我從朋友口中知道三位嫉惡如仇，所以我才不怕坦白說。」丘祺道：「宗明許多手下仍然控制住一些地下毒窟與賭場，我担心一場大屠殺不久就會展開，除非警方能及時展開行動！」

「你的意思是——」阿生問：「黑手黨人不會就此罷手？」

「當然！」丘祺說：「黑手黨年來橫霸歐洲，又怎麼會讓中國人的惡勢力入侵？」

林愛莉問道：「丘先生，你在荷蘭住了多久？」

「將近十年了！」丘祺說：「我目睹幾個大城市的華僑一日比一日多，也目睹華僑子弟被自己人害死，一日比一日墮落。」

「你是說：華僑子弟都加入黑社會？」阿生問。

「不！他們不一定加入黑社會。」丘祺說：「他們最喜歡湧到華人開設的地下賭場去賭博。當他們賭輸了之後，便什麼事都敢做。黑社會往往就利用他們參加販毒，或者做其他爲非作歹的事。」

呂偉良也聽過不少在外國僑居華僑投訴，他們的子弟往往是給自己人害死的。因爲華僑們開設地下賭場，光顧者多數是中國人，外國人幾乎絕無僅有。例如地下賭場內的牌九番攤，外國人根本就不曉！

阿生乘機問道：「你可聽過宗明最近曾在何處出現麼？」

丘祺苦笑搖頭：「我的消息又怎會如此靈通呢，宗明目前是受到雙重壓力，一方面是黑社會，另一方面是警方，他可能躲了起來！」

呂偉良問道：「丘先生，你在這兒可有生意？」

丘祺道：「不妨坦白說，我正想在史芬尼

根據一間唐人菜館。所以由阿市來此一行。」

他又指指那邊一個華人，道：「那是我一位朋友，他在這裏有間餐室，我知道生意不錯。」

林愛莉這時才問：「你在阿姆斯特丹也是開唐人菜館的？」

「是啊！」丘祺說，「三位光顧過小店了，只是沒有機會談過。但當時有人靜靜告訴我，你們來頭可不小！」

「那是你過獎！」呂偉良說：「你那位朋友在這裏開設餐室的日子有多久了？」

「好幾年了。」丘祺道：「最近他想改營別業，我也想攪一間餐室，所以大家才談談，如果轉讓成功，我就無須從頭開始。」

呂偉良想了想，忽然又說道：「可以介紹我認識你那位朋友麼？」

「當然可以。」丘祺毫不考慮地說：「三位會替我們僑胞爭回不少面子，相信誰也希望認識你。」

「不！」呂偉良急忙又說：「我不希望他知道我們的眞正身份，只當作來自東南亞的華人遊客。老實說，這也不是出風頭的時候，只是我想知道本地僑胞的生活概況而已！」

丘祺點點頭，回到他原來的座位去。

阿生似乎想到了呂偉良的企圖，他說：「你在懷疑丘祺的朋友麼？」

「不！我們連見面也未曾見過，有什麼理由懷疑他？」呂偉良說：「不過，我想找點娛樂，晚上可不是游泳的時間，對嗎？」

「嗯！」林愛莉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

她還未說話，丘祺已將他的朋友帶過來。

也是一個中年華人，年紀跟丘祺差不多。經介紹後，三俠才知道他叫胡壽，四十餘歲的樣子，看上去十分精壯。

五個中國人聚在一起，天文地理無所不談。侍者已將二桌人並成一桌。人家不知道只以爲他們認識已久，勢難想到今天才是第一次見面。

呂偉良很技巧，他不着痕跡地，表示旅途寂寞，晚上想找地方消遣。言談間又暗示他們三人旅遊阿姆斯特丹時，曾經到地下賭場觀光過！

胡壽於是約他們晚餐時到他的店子去用膳，飯後當帶三人與丘祺同往觀光！

丘祺雖然不大明白呂偉良的意圖，却也非常之合作，一切順從了呂偉良的意思。既不說穿三俠的身份，還同意晚上陪他們去玩玩。

當五個人又重新分爲兩組時，丘祺和胡壽二人去談他們的生意了。呂偉良等三俠還留在露天咖啡座上，面對着熱鬧的海灘！

× × ×

晚飯時候，三俠來到長壽餐室，這是胡壽做老板的店子。但如果談判成功之後，不久將會易主，到那時老板便是丘祺了。

丘祺比三俠早到一些，他在酒吧那邊跟胡壽喝着酒，等着三俠光臨！

三俠進來之後發覺這兒的生意不錯。這裏就像大多數中國人開設的餐館一樣，除了出售著名的廣東食品之外，就是附設有西餐和酒吧。這大概爲了迎合外國人的口味和習慣。

外國人喜歡中國菜。其實嚴格來說，他們吃過之後讚不絕口的，全是廣東菜。

不過說得坦白點，如果在香港吃過廣東菜的，再試試那些在外國開設的中國餐館裏的廣東菜，比較之下一定有距離！

儘管如此，外國人還是認爲非常之美味可口，可見中國人在食方面，的確素有研究。怪不得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中國餐館，而且都招徠不少外國食客。

胡壽招呼三俠到餐室一角。那兒老早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留下，放下一張分別用中英文書寫的「留座」紙咭。

侍者領班看見老板帶着人客過來，忙將紙咭拿開，另外一名侍者幫着把椅子拉開，讓各人就座。

荷蘭臨海，所以這兒的菜色之中，有不少是用海鮮烹調而成的。

胡壽有意讓三俠嚐試一下他這店子的名菜，同時也讓可能成爲這兒「新老板」的丘祺了解廚房中所擁有的，都是烹飪老手，所以老早已擬就了一張他認爲十分「揀手」的菜單，讓三俠和丘祺看看有沒有須要更改的。

結果當然沒有改到，於是胡壽便吩咐下去！廚房可以立刻照原定的菜單起菜！

人客雖然很多，但呂偉良等人根本無須久候，菜色吃完一碟又一碟，侍者招呼老板和他的朋友，當然格外慇懃了！

三俠的目的只想早些吃完了這一頓晚餐，到地下賭場去看看。根據他們所了解，僑胞們在荷蘭做的「生意」大概只分兩種：正當的行業是開設「食物館」，不正當的行業就是「賭館」。

後者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所以三俠希望在那兒了解一下。

但是，那一頓飯也還未吃完，外面突然闖進了三名大漢！

他們絕不似是顧客，進來之後便出示身份證，要見老板。

三俠看在眼裏，心中已明白他們是警探之類，就是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胡壽一聲「失陪」，便離開各人，過去招呼他們。然後又轉到廚房後面去！

阿生担心有麻煩，也離座跟了進去！

原來三名大漢果然是警探，他們來此是爲了尋找一名廚師包剛。

包剛據說來自阿姆斯特丹市，受僱於胡壽這家餐室只不過是最近的事。但是包剛今天沒有上班，同伴說他臨時告假。

警探不滿意這答覆，大舉搜查餐室內各處。阿生覺得他們太過份，因爲這樣影响了餐室的生意，所以他被迫出面干涉！

「你們只是找人，沒有入屋搜查手令，如何可以到處亂搜？」阿生對一名十分囂張的探員感到不滿。他又說：「除非荷蘭不是一個法治的警察國家，否則你們不該如此！」

一名警探瞪了阿生一眼，反問道：「你是什麼？你們中國人都是蛇鼠一窩，我們懷疑之時就不得不搜個淸楚！」

阿生沉着氣，出示了他的證件。

警探們呆了一陣，爲首一人向他表示了歉意。

阿生不爲已甚，輕輕帶過了。他說：「我也正爲此事而忙，請問你們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探員對阿生說：「今天海灘發生槍戰事件，一名受傷華人提及包剛這個人，我們希望會見此人談談。」

阿生朝胡壽瞥了一眼，胡壽揮手把另一名廚師召來，問道：「包剛不是與你同住在一起麼？」

「是的。」那廚子說：「他昨天還好端端的，今天却說不舒服要告假。」

探員順口問道：「你住在那裏，帶我們去看看他好嗎？」

剛才探員粗暴無禮，所有在場的華人都三緘其口，現在却變得非常合作。

現在一干人等在那廚子帶領下，到達餐室附近的一幢公寓式住宅，但包剛並未留在住所之內。

包剛有簡單的行李，探員們在阿生的監視下，作了一次搜查。

一個小皮箱有夾層，探員在其中搜出了一小包海洛英毒品！

探員問同居的小陳：「他吸毒？」

廚子小陳抓抓後腦：「坦白說，我一直不知道，只知道他這個人烟癮很大，晚上睡不入眼便整晚吸烟！」

阿生插咀問：「他有沒有跟你說過一些什麼？」

「沒有。」小陳道：「我一方面因爲他是行家兼同事，另一方面爲了減輕負担，所以讓他住在我這裏。其實我們相識也只是他加入長壽餐室工作之後的事！」

阿生回頭問探員：「那受傷的華人是什麼人？」

「姓余，叫余大爲。」探員說。

三俠聽了「余大爲」這名字都爲之一凜，他們記得在阿姆斯特丹市時曾聽過這酒保的名字。當時警方曾到「ABC酒吧」找他不遇，想不到他竟然在這裏與人發生槍戰！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對呂林二人道：「看來我們的忖測已十分接近，不如我們分頭行事，我去看看余大爲，你們依原來的計劃，去看看胡壽那邊的情形。」

阿生不敢明言，是因爲地下賭場是非法的，而他身旁站着的，是警方的人。

呂林夫婦心領神會，他們已約好胡壽候在餐室裏，這時只好先與阿生告別了！

× × ×

阿生由訪尋包剛的探員陪同，到達醫院中的特別病房來。

這種特別病房是專爲犯人治療的，所以警衛森嚴，等閒人不易入內。

阿生剛剛踏入房內，就發覺一張十分熟悉的臉譜，那是占姆士。

「想不到你也來了！」阿生說。

占姆士道：「我們接到這兒警方通知之後，立刻由阿市趕來。我曾經致電酒店找過你，接綫生說你們出去之後一直未見回來！」

警方人員看見阿生與國際特警的高級負責人交談，對阿生的身份更加尊重了。

阿生把占姆士拉過一旁問：「這余大爲可是曾被懷疑是宗明手下的余大爲？」

「正是他！」占姆士說：「他自從在阿市ABC酒吧失踪之後，我們一直要找此人。相信他是華人黑幫頭子宗明的心腹之一。」

阿生又問：「他作過供嗎？」

「我剛抵達這兒才不久，一位警官說，余大爲昏迷中提及過叫包剛的廚子。除此之外，他未有提及其他！」占姆士說。

「包剛也失了踪，但我們在他的行李中找到海洛英。」阿生說，「但數量不大，可能只是他自用的，並非販賣。」

占姆士道：「看情形，宗明可能在這裏，但余大爲死也不肯供出他的行踪。」

阿生道：「記得那六個可疑歐洲大漢嗎？就是我們在阿市鑽石展覽會中所見的，他們今天又在這兒海灘出現，不久之後便發生槍戰事件。」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可能是黑手黨的殺手們，對嗎？」占姆士說道。

阿生點點頭。

「然則，歐洲人和華人的明爭暗鬥勢將持續下去。」占姆士担心地說。

「但明顯地，歐洲幫佔了地利。」阿生說，「宗明和他的手下們，目前可能正被人追得喘不過氣來。可惜我們找不到包剛，否則，多少也可以問出一些頭緒來。」

這時候，一名警官已揀準余大爲淸醒過來的一刹那，到床前問他：「你今天與誰人在一起？」

「朋友，我的朋友！」余大爲夢囈似的說，「他們怎麼樣了？」

「你說誰？」警官又問。

「包剛。」余大爲道，「他們……他們是否也……」

「當然還有人受傷。」警官道，「你能再說出他們的名字麼？」

「不！」余大爲說道，「他們的人又怎麼樣？」

「他們？你是指誰？」警官故意問道：「告訴我，你在跟誰人發生槍戰？」

「黑手黨。」余大爲說，「我肯定他們是黑手黨派來的殺手們！」

「他們爲什麼要殺你？」警官問。

「嗯——」余大爲頓住了，說不下去。

「黑手黨的殺手們不可能認得你的，余大爲。」阿生插咀道，「他們一定是認出了與你同行的人，是不？」

「嗯！對了，也許，他們認得了包剛。」

余大爲支吾着說。

「不！包剛並不重要。」阿生盯住床上的余大爲，又說：「與你同行的，除了包剛之外，還有一個人，他是誰？」

「我不知道！」余大爲閉上了眼睛，不敢直視阿生。

阿生却說道：「但是我却知道，讓我告訴你好嗎？」

這時在場的人都感到無限驚奇，阿生怎麼會知道？

余大爲忙又睜大了雙眼，望住阿生。

阿生道：「當時與你在一起的人，還有你的波士，對嗎？」

余大爲吶吶地說：「你是說——」

「當然是指宗明！」阿生道，「黑手黨的人正在四下裏找他！」

「不！」余大爲苦笑着搖搖頭，「你別瞎猜了，明叔不會讓他們找到的。」

在旁的警官道：「你說了出來，讓我們保護他，總好過左閃右避，到頭來他還是逃不了黑手黨的魔掌！」

余大爲道：「你們憑什麼可以保護我們的人？你們都是歐洲人，歐洲人總是幫着歐洲人的！」

警官望住阿生與占姆士二人苦笑。

占姆士說：「在荷蘭沒有種族歧視這回事，主要還是爲了對付非法份子。」

「但是，爲什麼不見你們對付歐洲黑社會？却把華人趕盡殺絕！」余大爲很生氣地說。

警官道：「誰說我們不對付他們？一次空前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今晚已經展開了！」

占姆士也說：「只要是非法活動的人，都會被捕，不管他的國籍與種族如何！」

阿生道：「我也是中國人，與你同種同族，但說句公道話，我覺得你令我們丟臉。」

余大爲瞥了阿生一眼，說道：「你在幫着外國人。」

阿生道：「我只是幫理不幫親。」

占姆士拉拉阿生的衣袖，阿生會意地跟他走出了房門外。

占姆士道：「你離開阿市之後，我們收到一項十分可靠的情報。」

「什麼情報？」阿生問。

「黑手黨總部決心要追殺宗明，無論死的活的都有獎金可以拿到手！」占姆士說。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向來對付叛徒都是如此。」

「尤其是一個像宗明如此重要的頭目，他們更難放過。」

「這裏的警方，有些什麼發現？」

「一切要看我們的。」占姆士道，「這裏警方只是例行公事，不會有太大收穫的。」

阿生心裏想：這也難怪余大爲指斥他們偏心了。

占姆士又說：「看情形，黑手黨的殺手們，可能已查到宗明跑到這兒來了。」

「是的，我們也正在這樣想。」阿生說，「但是，他們如果當時果眞發現了宗明的話，也太大意了！」

「不！並非他們大意，而是宗明的人反應太快。」占姆士說，「根據目擊者稱，當時形勢是六對三，換上低能者，他們三人早已死光了，但現在只傷了一個，已經難得！」

阿生道：「無論如何，現在也該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是的，如果我們不設法抓住兇徒，一場大屠殺必將展開！」占姆士道，「能夠再遇上你眞好，這件事遲早要解決，任務也一定落在我們身上，能與你合作，總比任何人更好。」

「你太過獎了！」阿生說，「我們也希望不法之徒早日落網。但是，你以爲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如果你是黑手黨殺手，你會如何展開追殺宗明的行動？」

「到他的地盤去。」阿生說，「但是，他還有什麼地盤？」

「有的，聽說有些非法勾當，仍由華人黑社會所控制。」

「例如地下賭場之類，是不？」

「對了！」占姆士說，「我們不妨去看看，也許會有點收穫！」

阿生告訴他，呂林二人已經去了，要不是爲了到這兒來，阿生也會一齊去。

占姆士問道：「你可知道，那個地方怎麼樣去？」

「我不知道，有位朋友答允帶我們去。」阿生說，「不過，我相信警方的人也可能知道一點門路的。」

這時候，一位警官正由房內出來，占姆士截住他問：「你可知道華人在本市有些什麼非法活動？例如地下賭檔之類。」

那位警官苦笑搖頭：「如果我知道，它還怎麼可以存在？」

阿生與占姆士互相望了一眼。

他們自知找錯了對象，事實上對方是一位警官，他如果知道有非法勾當存在，又豈可不採取行動呢？

占姆士帶着阿生離開了醫院，他的助手候在汽車裏。阿生當然認識他，他們在阿姆斯特丹見過面了。

三個人坐在汽車裏，汽車並不立刻開走，因爲占姆士也沒有目的地。

占姆士在跟阿生討論着下一步驟，他們不能再等史芬尼根的警方有所行動。尤其是看過了剛才那位警官的態度之後，他們不能不有所懷疑。

凡是有非法勾當存在的地方，貪汚都有可能同時存在。

占姆士就根據這個原理，去找他的一位警探朋友查里。

查里剛好休息，所以占姆士在警局裏找不到他。

查里曾在阿市任職，年前調到史芬尼根來之後，占姆士一直未與他連絡過。但由於占姆士是國際特警，所以他可以從警局中找到查里的居處住址。

查里獨居於一層舊樓裏，他顯然想不到占姆士會在這個時候來找他。

占姆士留下助手在車裏，他只和阿生二人登門拜訪。

他對查里說，阿生只是他的一位同事，他們剛由阿市來的。

阿市亦即阿姆斯特丹，名字太長了，僑胞們習慣了如此簡稱。

查里一身酒氣，這時又傾酒招呼這二位不速之客。

但占姆士和阿生都表示不喝酒。

查里一怔：「你們正在辦公？」

「不！只是不想喝！」占姆士道。

查里笑了笑：「難得的是下了班，爲什麼不喝一點？」

「查里，我有事跟你談談，不要喝酒了，否則你頭腦糊塗！」占姆士道。

「隨便說好了，老朋友，何必吞吞吐吐？」查里還是呷了一口酒，「我習慣了，不必上班時，我一定喝個飽。」

「你可知道黑手黨內鬨的事？」占姆士問道。

查里道：「當然知道，華人與歐洲人鬧翻了，聽說今天海灘那邊還發生槍戰事件。」

「是的，我還以爲你出差去了。」占姆士說。

「不！我正在放假！」查里說，「這種事見怪不怪，我們不會加班出差的。」

「但是，這不是一般性質的槍戰，而是一場大屠殺的前奏曲。」占姆士說，「你可有興趣立一功？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

「怎麼一回事？」查里問。

占姆士道：「我不熟悉本市的環境，想找一個人合作，但我不相信你的同事，所以來找你。」

「你想怎樣？」

「找個華人開設的非法架步，先探清楚門路。」

「嗯！」查里沉吟片刻，又說：「但據我所知，本市地下非法架步，與黑手黨無關。」

占姆士望望阿生。

阿生說：「無論是否有關，總要是華人所經營的。」

「華人經營的非法事業，以賭檔最多，但不是黑手黨控制的。」查里說。

占姆士問：「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他們只以什麼俱樂部的名義開設，警方亦無可奈作。」查里說，「所以你不必懷疑我們收規。」

占姆士確曾如此懷疑過，所以他笑了：「我還以爲你非常熟悉這方面的門路呢！」

「這不是秘密，許多華人都熟門路。」查里說，「當然，我也知道那兒有這種架步，如果你們想去，我可以帶路。」

占姆士道：「那就請你帶我們去看看。」

於是查里進去更衣，阿生想打個電話，但這裏竟然不設電話，可能是查里不想上司隨時可以找到他。

阿生想找呂林二人，他不知道他們是否已回到酒店去，可惜沒有電話可用。

不久，查里已穿好衣服出來，看他的神情也不大像喝醉了，看上去很清醒。

三人落到街上，坐上占姆士的汽車裏，助手依查里的指示，把車子開到一條橫街。

史芬尼根的晚上很靜，也許夜已深了。

查里帶着阿生和占姆士下車，往四下裏瞥了一眼，順口說道：「情形似乎不大對勁。」

占姆士問他有什麼不對勁，他不說，只是往前走，走向一幢大廈。

阿生和占姆士二人亦步亦趨，四下裏竟然靜得連行人也沒有一個，查里剛才說不對勁，可能就是指這些吧！

查里走到大廈門前，發覺鐵門關上了。他按動一個通話機的電掣，但是久久未有人回答

他。

等到對話機中有人回話時，一個男子的聲音却說道：「對不起，今天晚上本會所暫時休息。」

查里再按按鍵，仍然是那一句話，看來是事前錄好了的，鐵門還是沒有打開。

他毫無辦法地，回頭朝各人聳聳肩。

明爭暗鬥　各顯奇謀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胡壽和丘祺的陪同下離開了長壽餐室，到一間地下俱樂部去。

根據胡壽說，這是他常來消遣的地方，門禁森嚴，如果沒有他帶路，呂林等人根本就不得其門而入。

到這裏消遣的，都是華僑們，年青的、中年的都有，甚至還有女子。

俱樂部裏有蔴將、番攤、牌九、骰寶等等，都是中國式的賭博。

俱樂部裏，也有酒飲、有茶喝，看來一些年紀稍大的人，來此的目的並非爲了賭博，而是志在與鄉親們聊天散心。

呂林二人覺得他們大有可能找錯了對象，看情形，這兒不似是他們想像中要找的地方。

但是，他們都抱住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暫且留下來玩玩再說。

胡壽有不少鄉親在此，他進來後這些人紛紛與他揮手招呼。

胡壽有意出讓他的店子給丘祺，所以他們又在展開談判。

呂林夫婦二人當然不能怪他們，因爲夫婦二人畢竟已經混入來了，進來的人習慣上都是各自尋找他們自己適合的消遣的。

夫婦二人只好去賭幾手骰寶，都輸了。

俱樂部裏面很大，人頭湧湧的相當熱鬧。

呂偉良心裏難免在悄悄地想：華僑們在海外辛辛苦苦工作，家鄉的人不明白個中情況，都說他們「在外國淘金」。

事實上也有不少僑胞「衣錦榮歸」，他們都有了成就。

但是，有些人却無影無踪，他們並非在這個世界上失踪，只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已。

爲什麼？

因爲他們失敗了，那裏有面目回家鄉去？

嚴格來說，前者亦並非「成功」，他們只是省吃省用，辛辛苦苦積蓄了一些錢，回到生活水平較低的家鄉，錢就變得好使好用而已。

相反，後者機會是均等的，只因爲他們嗜賭，受不起引誘，所以便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金錢浪擲了，以致永遠流落異鄉。

眼前呂林夫婦二人見到的，大多數是屬於後者。他們在不自覺中墮落，永遠無法自拔。

但是，呂偉良眼前是另有目的，並非準備向他們進行說敎。

呂偉良正獃在那裏想得出神，突然有人伸手在他的肩膊上拍了一下。

呂偉良下意識地吃了一驚，回頭一看，那是一個中國人。

這面孔似曾相識，但呂偉良一時之間無法想得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呂老兄，你好！」那中國男子年只三十左右，呂偉良也差不了多少，這時他却伸出手來，跟呂偉良熱情地握了一下。

呂偉良在禮貌上是難以拒絕的，他笑了笑，只好說聲：「你好？」

「很久不見了，想不到會在荷蘭這地方見到你！」那人拖着呂偉良的手臂，走向酒吧那邊：「來來來！讓我們喝一杯，聚聚舊！」

呂偉良雖然陪着他走，腦海裏却不斷地想着，這人到底是誰？

不會是白撞的，因爲在呂偉良的印象中，確曾見過此人。

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

「怎麼啦？來了荷蘭之後，有沒有玩玩槍？」那人翹起姆指，又說：「老兄的槍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一次在飛鏢俱樂部裏，我石某眞的輸得口服心服。」

「石某」？——呂偉良總算想起了，他叫石支非，罕見的神槍手。

喜歡「鐵拐俠盜故事」的讀者都知道「飛鏢俱樂部」是什麼地方，那是呂偉良和阿生常常去的射擊俱樂部，位於市區近郊，也是唯一可以合法地以眞槍實彈練習射擊的場所。

（按：早期的「鐵拐俠盜故事」裏面，常常有提及上述的飛鏢俱樂部。）

呂偉良一直肯定見過此人，是由於對他的印象份外深刻。

所謂深刻，是比「一面之緣」的印象深了而已，亦非至不可磨滅。故此剛才呂偉良一時之間也想不起在何處見過他。但是經他提及「飛鏢俱樂部」之後，呂偉良立刻記得他叫石支非。

石支非在「飛鏢俱樂部」與呂偉良較量過槍法，結果竟然不分上下，二人俱以滿分完局，滿分亦即一百分。

正因如此，呂偉良對於這個人份外有印象，但日子太久，接觸的人太多，一時之間想不起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石支非跟呂偉良到了酒吧這邊，他似乎存心要考考呂偉良的記憶，一邊召來侍者酒保喚酒，一邊又說道：「呂老兄，看情形，你已忘記了我是誰，可不是嗎？」

呂偉良笑道：「如果老兄叫石支非，證明我未退化，否則，我的記憶力就大有問題。」

「好記性！」石支非也笑了起來，他又問：「來荷蘭有多少日子？」

「短短十數天而已！」呂偉良反問道：「你呢？」

石支非道：「三幾年總有的，我喜歡歐洲式的生活。」

呂偉良順口又問道：「石老兄是在那兒發財？」

石支非故作神秘地左張右望，輕輕地說：「這些年來，小弟流離浪蕩，說起來也太過沒有出息。」

酒送來了。

石支非嘆了一口氣之後又說：「老兄好環境啊！」

呂偉良聳肩一笑，輕輕呷了一口酒，道：「如果你是老闆，你會僱用一個跛子麼？」

石支非瞪住呂偉良，若有所思，却又老是不說話。

呂偉良的態度跟他的頭腦同樣的冷靜，等閒人不輕易可以從他的表面看得出他的內心在想着一些什麼，石支非因此亦捉錯了用神。

石支非又低聲問呂偉良：「老兄是否須要一份工作？」

呂偉良由一開始就覺得此人態度充滿了神秘，所以他一邊點頭，但一邊又說：「主要還是與趣與待遇方面，像我們這種人，老是東不成西不就的，唉！眞難說啊！」

石支非欲言又止，吶吶地問：「近年來有練習過射擊麼？」

呂偉良心裏一凜，像他這麼敏感的人，心裏想一些什麼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呂偉良故意問道：「這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我才問，如果沒有關係，我又何必問你？」石支非道：「不過這兒非談話之所，我們到外面談談好嗎？」

呂偉良心裏既有所疑，他自難輕輕放過。

他往那邊掃了一眼，發覺他的妻子林愛莉正在那邊離遠監視着自己。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石支非十分敏感，他立刻就問：「你跟誰一齊來？」

呂偉良道：「一位鄉里帶我來這兒消遣消遣，想不到你也在這裏，眞湊巧！」

「是的。」石支非道，「朋友說這是最多華人聚會的地方，我才進來看看，我們也算得是有緣千里能相會吧！」

呂偉良站了起來，一邊說道：「讓我跟我鄉里交代一句，與你出外面談談吧！」

「好的。」石支非順手召來侍者，先結了酒賬。

呂偉良走到那邊，目的本來想找丘祺，但只見到胡壽一人在着。

他對胡壽道：「我遇見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我們要到外面去走走，等會見到我內子，請代轉告一聲，叫她自己先回酒店好了！」呂偉良又問：「丘先生呢？」

「他剛跑開了，回頭我會對他說，你自便好了，不必客氣。」胡壽說。

其實林愛莉早已發覺呂偉良的動靜，她一直在暗中監視。

呂偉良所以要如此做作，目的有兩：一是向胡壽和丘祺交代一下，二是看看石支非有些什麼特殊的反應。

當他回到石支非身邊時，石支非道：「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是的，石老兄。」呂偉良說。

二人走出俱樂部，石支非忽然又問：「你認識不少旅居荷蘭的鄉里，是不？」

「是的。」呂偉良順口答道：「不算多，但也不算少。」

石支非忽然又問：「然則，老兄可曾聽過宗明或者明叔此人？」

呂偉良又是一凜。

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石支非這種問法也算得上是單刀直入。要不是街燈不太光亮的話，石支非應該看得見呂偉良的驚異神色。

呂偉良實在想不到對方有此一問，差點兒他不知如何作答。

石支非聽不到回音，他又補充說：「宗明是阿姆斯特丹的華僑富商，我以爲你一定會認識他的。」

呂偉良因爲一時之間無法猜測對方的來意，只好說道：「我來了荷蘭的日子不久，這名字雖會聽過，但卻弄不淸楚他的來頭。怎麼，你就是想介紹我到那兒工作麼？」

「不！」石支非說，「此人已經失了踪，如果你有他的消息，我保証你可以發達！」

呂偉良笑道：「他原來被人綁架？」

「你弄錯了，他是自行失踪的。」

呂偉良故意一怔：「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慢慢再詳細解釋。」石支非看看腕錶，「你現在可有空？」

呂偉良認爲事有蹺蹊，道：「我當然有空，否則怎會到俱樂部去消磨時光？」

石支非一邊與呂偉良併肩慢步於行人道上，一邊說道：「除非閣下的射擊術退化了，否則，我今晚遇見你，算得是十分合時的。」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雖然很久未有用槍，但相信尚不致退化。」

「那好極了！」石支非道：「我正須要一個像你這麼樣的人合作，就是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我也不瞞你說，我是來此闖機會的。」呂偉良道，「可惜我這跛子並無一技之長，也沒有親人在這裏。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正是求之不得。」

石支非沉思着說：「我們是在飛鏢俱樂部裏面認識的，對嗎？」

「對啊！」呂偉良說，「我你二人不止一次地比過槍法！」

「是的，我們常常不分彼此，通常都能射九十九至一百分的，只有我你二人。所以，我特別欣賞老兄的槍法。」

「我們正是彼此彼此，不必客氣了。」

「但恕我講句老實說話，我們似乎並未有進一步的互相了解。」

「你以爲我是個怎麼樣的人？」

「只是偶然聽人說過，我只是直話直說，請你切勿見怪。」

呂偉良笑道：「隨便說好了，我又不是什麼紳士名流，不怕你開罪的！」

「朋友說，呂老兄曾有過案底，可不知是眞還是假呢？」

「眞的！」呂偉良答得十分爽快，「你想知得更多麼？」

「雙方如果能澈底了解，以後合作也一定更加愉快。」

「我這個人很坦白，不怕對你說，我不怕天不怕地，最怕朋友對得我太好，所以你敬我一尺，我必然會敬你一丈。」

「這才是江湖兒女的性格。」

「我不但偷過搶過，也犯過法，還殺過了人。」

「這點我知道，若非如此，我也不會靈機一觸，找你幇手。」石支非道，「當然，主要還是你的神槍絕技可以大派用場。」

呂偉良故意壓低聲音問道：「可是有什麼買賣？」

石支非左張右望，他顯然担心有人跟踪，也担心有人聽到他們談話。

其實這時街上鬼影也沒有一個，最低限度他們現在就見不到有人。

石支非很審愼地問：「呂老兄，你可是移民到這兒來的？」

「不！只是過境性質，那兒有機會就在那兒駐足一陣。」

「這更加好極了。」石支非又問：「你對於民族觀念，有什麼見解？」

這問題似乎來得突然，呂偉良感到難以作答，因爲他想得到石支非不會無的放矢，必然是有作用才會有此一問。

呂偉良只好苦笑聳肩：「沒有什麼特別見解。當然，如果能與同聲同氣的人合作，當然比跟外國人要好些。」

「我的意思並非指合作，而是萬一須要你去殺一個中國人的時候，你有些什麼感受？」石支非忽然又這樣問。

呂偉良呆了一呆。

如果他不知道對方的眞正意圖，他確實難以回答這問題。

但是，呂偉良聽到現在，他多少總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石支非曾提及呂偉良的槍法如神，又問他有沒有練習過射擊。

現在又問他對民族觀念的見解，更明目張胆地說「如果要殺一個中國人」，這分明是邀呂偉良幇他去殺人，甚至可能就是要他去殺死一個中國人。

呂偉良於是很市儈地說：「在外國，我可以說是人生路不熟，只要有錢拿到手，管他是什麼人，到頭來還不是一樣麼？」

「嗯！你說對了！」石支非拍拍呂偉良的肩膊，「我的見解亦與你一樣，只要人家出得起錢，什麼國家民族，管他媽的。何況，這次我們要對付的人，又是個犯人呢！」

「犯人？」

「就是我剛才提過的宗明。」

呂偉良故意抓抓腦袋說：「我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是說，宗明他……他已經失踪了嗎？」

「是的，老實說吧，如果不是因爲他失踪，我也根本用不着去找個人來幇幇手。」石支非道，「不過，你切勿誤會我的意思，這一宗只是我們合作的試金石，以後我們還有許多機會合作下去的。在這裏，沒有一種職業比得上殺人更能賺大錢！」

呂偉良心裏道：想不到這傢伙竟然是個職業殺手。

但是，他爲什麼要殺宗明？

石支非可能是黑手黨，也許，他是受黑手黨人僱用的。

呂偉良覺得這是一宗意外的收穫，他不能過份沉默，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

他說：「我只担心我沒有這種能力。」

石支非道：「你有的，我知道你一定有，除非你沒有興趣，否則你一定做得很好。」

「祇要有錢賺，又怎麼樣會沒有興趣？不過……」

「現在你須要考慮的只是老兄你對我本人的信任程度。」

「你這話的意思，我不大明白。」

「通常像今晚這情形，你可能懷疑我別有用心，或者以爲我是國際刑警之類。」

呂偉良道：「我確會這樣想過。」

「我當然不會是國際刑警。」石支非道，「我只是受人僱用。」

「誰？」

「黑手黨。」

「你的意思是：黑手黨要你殺宗明？」

「是的。」

「我不大明白，黑手黨據說在歐洲的勢力十分龐大。」

「是的，照計他的黨中，高手如雲，根本無須外求。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石支非道，「他們大都是歐洲人，尤其是以意大利人最多。他們在形勢上，難以滲入華人社會中進行深入的偵查。只要有歐洲人出現，宗明就會提高警覺。」

「嗯！倒有些道理。」

「另一個原因就是責任問題，這地方講究法律證據，尤其是殺人方面，能用局外人幹掉對手，被認爲是最佳的做法。」

「對了，我們都是局外人。」

「而且，還是華人，不易引起僑胞的注意，希望快些找到他。」

「但是，我担心並不容易。」呂偉良心裏想：他們何嘗又不是正在找宗明？

石支非道：「當然不容易，否則，一個人賺十萬美金，無論如何總比兩個人賺好得多，你說是嗎？」

「怎麼？黑手黨出到十萬美金的代價收購宗明的性命？」

「是的！我這個人十分公道，事成後，十萬獎金由我你均分，每人五萬，不多也不少，你以爲如何？」

呂偉良故意說：「生意門路是老兄你的，你分多一些又何妨？」

「不！吃這行飯一定要公公道道，我們責任同樣，代價也不該分彼此，何況以後我們還可能永遠合作下去。」石支非道：「呂老兄，在歐美這社會裏，只要你不擇手段，不計較良心問題，幹它三幾年，我你大可以收山，找個地方享其餘年！」

呂偉良心裏想：殺人而不講良心，只有冷血動物才會如此。

但是，他却不能表現得太過正派，否則，對方就會「敬而遠之」。

石支非又問：「你住在那一家酒店？」

呂偉良把一張酒店的名片遞過去：「你找我可以打這個電話，接三〇三號房。」

「好的，那我們明天再約個時間談談如何？」石支非收下了咭片。

呂偉良點點頭。

石支非忽然又說：「後面好像有一個人跟踪我們，你發覺嗎？」

「不！我一點也不覺得。」呂偉良回頭望了一眼，「也許只是過路人。」

「嗯！算了！」石支非道：「你先回酒店休息去吧！明天見。」

「明天見。」呂偉良在一處十字路口與石支非揮手告別。

他其實早已知道後面有人跟踪，因爲當時街道上太靜，後面的細碎步聲來得鬼鬼祟祟的，聽覺較爲靈敏，警覺性較高的人，都有可能會提高警惕。

呂偉良所以一直不作聲，主要是他以爲那是他妻子林愛莉。

現在他雖然與石支非告別，又聽他說「明天見」，但是，他是個十分敏感的人，也善觀氣色，他知道石支非決不會放過後面跟踪他的人。

萬一後面跟踪他們的人是林愛莉，而林愛莉又不知趨避的話，如何是好？

呂偉良於是在黑暗街頭裏突然失了踪，他像會隱身一樣地消失得無影無踪，其實他只是折回，反跟踪石支非。

但是，當他發覺石支非也失了踪跡時，便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

他担心石支非去對付林愛莉，更担心石支非比他棋高一着，反跟踪自己，那時候石支非一定對他疑心頓生。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不知如何是好，但無論如何，眼前他必須先找到石支非再作打算，即使找不到石支非，也得把他的妻子找到。

呂偉良所以不敢在石支非面前介紹林愛莉給他認識，只不過希望保持原來的身份，免致令到對方生疑而已。

林愛莉與她丈夫素有默契，尤其是當晚大家混入這種地方，更加心裏有數，所以她發覺呂偉良與一個陌生人談得投機時，便只有從旁小心監視，並未露出身份。

這時候林愛莉是否因爲跟踪石支非而出事？呂偉良還無法肯定下來，但憑常理忖測，呂偉良認爲十之八九是林愛莉剛才悄悄在後跟踪監視他們。

然則，現在他們何處去了？

呂偉良在黑暗的街頭上，步步爲營地，悄悄展開搜索。

他既不能求助於任何人，也不能夠讓對方發現自己。因此，他的搜索工作也顯得份外困難。

還好街上實在靜得可以，所以呂偉良只回頭走了兩個街口，便聽到了一些兒低沉而緊張的吆喝聲。

他循聲追踪，發覺聲音來自一處窮巷。

「……你再不說，老子殺死你！」

「先生，你叫我說些什麼呢？我只是個過路人，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爲什麼你硬說我跟踪你呢？眞個沒有道理。」

「他媽的！老子不是初出道的，我老早已經發覺你亦步亦趨的，跟在我後面！」這最先聽入呂偉良耳中的聲音，正是石支非的。

他咬牙切齒地，顯然佔了上風，呂偉良儘管看不見，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可能正用雙手握住對方的頸項。

被他扼住咽喉的是個男子，既然不是林愛

莉，呂偉良倒也放心。

但是，那邊突然傳來一陣汽車馬達聲，呂偉良為了避過車頭燈光的照射，急忙閃過一旁。豈料那車子刹那間已在他身邊的路旁停了下來。

車上跳下一個彪形大漢，燈光掩映下，可以見到他手中有槍。

呂偉良心裏又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毫無疑問，看那人的來勢，目的是衝入橫巷裏面去。

但是，呂偉良難以確定他到底是幫誰的。他是石安非的助手嗎？還是那神秘跟踪者的同黨？——呂偉良一時也弄不清楚。

呂偉良躲在黑暗處，目擊他闖進橫巷裏去，一手持着一支手槍，另一隻手握住一支强光電筒，動作與聲音配合一致地吆喝起來。

他喝令石安非不要動，否則他便會開槍。

這一聲吆喝，頓然把來者的身份弄得一清二楚了。

呂偉良隨即又聽到反賓為主的人說：「他媽的，你來遲一步我就沒命。」

持槍的人說：「別嚕囌了，先將他搜身，然後押他上車。」

呂偉良回頭看看車上再也見不到有人，到底這二名神秘男子是什麼人？是警探麼？還是石安非所訪尋的宗明的手下？

這時候那持槍的人又說：「你不是要找尋明叔麼？現在我就帶你去。」

呂偉良沒有猜錯，果然是宗明派來的人。然則，石安非也沒有瞎猜，果真是有人在後面亦步亦趨地跟踪他們。

由此可見，石安非絕不是等閒之輩。

呂偉良由巷口望進去，發覺他正高舉雙手，被人搜身。

他靈機一觸，反身走向車後，開了行李箱，藏身其中。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只知道機會難逢，卻未想到後果堪虞。

因為他們千辛萬苦，目的只為了找尋宗明的下落，現在眼看石安非就要被二名槍手押去見宗明，這正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又豈容輕輕放過，所以呂偉良迅速躲了進去。

二名大漢把石安非押出橫巷，登上汽車，疾馳而去。

持槍的大漢在旁小心監視，以防石安非反抗，另一人開車。

「大家同是中國人，何必如此呢？兄弟。」石安非神態鎮定。

持槍大漢「哼」一聲：「誰跟你稱兄道弟？他媽的！不要臉的傢伙！」

「嘿！既然你也知道大家同是中國人，剛才為什麼卻死扼住我咽喉？」開車的大漢說。

石安非道：「那只不過是一場誤會，誰叫老兄你鬼鬼祟祟的在後面跟踪我？」

「你怎麼曉得我跟踪你？」開車的說。

「我當然知道，你跟得不够技巧！」石安非說，「你不該迫得太近！」

「聽到了嗎？」開車的大漢冷然一聲，對他的同伴說：「他在教訓我們呢！」

握住手槍的人反唇相稽，對石安非道：「你其實也不見得如何高明，最低限度你偵查明叔的行踪時，就不够技巧，讓我們發覺你不大對勁，所以才會跟踪你。」

「聽你這口吻，我倒放心了一些。」石安非隨機應變地說，「最少我知道你們是明叔的人，不是警方派來的。」

「你說什麼？」持槍的人意外一怔。

石安非氣定神閒地說：「你何必為我焦急，讓我們見到明叔時再說好了。」

持槍大漢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中國人，你應該早就知道的。」石安非笑了笑，說道。

「別跟老子耍花樣。」持槍大漢道，「我問你是誰派來的？」

「絕對不會是警方，亦非國際刑警，那你可以放心了吧？」石安非道。

「那麼，你為什麼到處查問宗明的下落？」持槍大漢又問。

「你想知道麼？」石安非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但我可以對你說個明白，我決不會對你隨便道出其中真相的，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讓我見到明叔，就是宗明，我才會對他講出實情。」

「你好大的口氣，你不講出身份，我們怎麼會讓你見明叔？」

「那隨便你好了。」石安非道，「你殺了我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事關重大，損失的還是你們，信不信由你吧！」

這傢伙不知是否心理攻勢，說得二名大漢頻頻交換眼色。

無論如何，石安非總算有了一些收穫，因為對方很快便作出了反應。

握槍的大漢示意開車的人將車子先停向路旁，然後替石安非幪着雙眼。

呂偉良藏身於後面的行李箱內，只聽到汽車的馬達聲，根本不知道車內三人的交談情形，所以，當汽車在路旁停下時，他還以為目的地經已到達了。

他由罅縫中外望，外面還是街道，而且聽不到有人開門落車，呂偉良於是動也不敢動。

車子很快又再開動。

呂偉良當然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只以為前面可能遇上了紅綠交通燈。

其實二名大漢只不過是為了安全計，才停車路邊，由一人監視石安非，另一人為他綁上黑巾幪住了雙眼。

「好了。」持槍大漢在車子再次開動時，又說：「現在是你說出你名字的時候了。」

「我不會隨便說話的。」石安非道，「除非真的見到了明叔。」

「你這傢伙好頑固。」持槍大漢道。

石安非說：「兄弟，你可不能怪我，萬一你們不是明叔的人，我豈不是……」

「蠢材！如果我們不是明叔的人，你早已死於槍下了。」

「那麼，我只可以告訴你，我是中國人，姓石，來自意大利。」

「意大利？」

「是的，就是黑手黨的總部，明白嗎？」

「嗯！黑手黨？」持槍的大漢緊張起來，「你……你是黑手黨的人？」

「是的，我是黑手黨派來搜尋宗明的下落的殺手。」石安非很大方地說，「但你們不必太過緊張，我要見宗明，當然有原因。」

「嗯！你倒也坦白，其實我們早已經開始懷疑你了。」持槍大漢道。

「想我說得更加坦白一些麼？」石安非笑了笑，又說：「我是故意引人注意的。但你們不該鬼鬼祟祟，令我誤會你們是警探。」

「他媽的，你簡直活見鬼，這裏那有唐人警探？你以為這是美國嗎？」持槍大漢也不是個愚蠢的人。他用槍管在石安非的腰間推了一下，表示他可以隨時開槍殺他。

但石安非十分機靈，他說：「黑暗中誰會曉得你是唐人？」

車子左拐右轉的，最後終於停了下來。

呂偉良躲在後面，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二名大漢將石安非押下車去的腳步聲，以及開車門的聲音。

他由罅縫中外望，光綫昏暗，隱隱發覺這兒好像是室內一處車房，或者停車場之類的地方，因為附近有汽車。

呂偉良不敢輕舉妄動，直至聽不到人聲步聲，才輕輕推開行李箱的門蓋，鑽了出去。

果然不出所料，這是一處車房，裏面最少也停了四五輛汽車。

車房之內，光綫昏暗，大門已經關上了，似乎沒有人看守。

呂偉良朝四下裏瞧了一眼，發覺車房一角有電梯亦有樓梯。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電梯之前，往錶板上看，只見燈號亮在「3」字之上，那是表示剛才車內三人可能上了三樓去。

呂偉良為了安全計，不敢按動電梯機掣，徒步爬樓梯。

登上二樓，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呂偉良沒有去追究這是什麼地方，登高一層，他發覺這兒雖是三樓，但電梯的錶板顯示只是「2」字。也就是說，剛才一班人已上了四樓，這才是電梯錶板上所表示的「3」字。

四樓燈光明亮，走廊上也有人來人往，呂偉良只好伏在梯間不動。

在視綫中出現的人，都是黃面孔的中國人，大概都是宗明的手下。

有些人腰間或脅下都掛了槍，要不是知道內情的話，好容易以為這是警局呢！

石安非被二名大漢押過走廊，但呂偉良不敢冒險露面。

石安非顯然是被人轉押至另外一間房間裏去。他仍舊幪住了雙眼，雙手往後反綁住。

進了房間之後，他雙眼解開，但石安非因為光綫的刺激，一下子睜不開雙眼，只露出一條罅縫。同時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一名大漢道：「別多問了，乖乖的等在這裏吧！切勿企圖逃走，否則，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當石安非逐漸習慣了室內的光綫時，便將雙眼睜大，往四壁環顧一周，他發覺這兒彷彿監牢的地方。

門是鐵的，四壁無窗，室內亦無傢俬陳設，只有一個木箱供坐用。

「我可以見宗明先生麼？」石安非問。

大漢輕視地一笑：「你有這種資格嗎？」

石安非道：「我早已說得明白，我必須見他。」

這時候，鐵門响了起來，外面又走進了三個中國男子。

為首一人年約四十，後面二名較年青，三人成「品」字形推進，押解石安非的人避過一旁，站開了……

「我就是宗明。」中年人說：「是你要見我嗎？」

石安非瞥了他一眼，很快就說道：「不！你不是我所敬仰的明叔，別開玩笑了。」

室內幾個大漢互相交換着眼色，他們大概也覺得驚奇。

中年人問：「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宗明？」

「我見過你們首領的照片，你不會是宗明。」石安非道。

「誰派你來的？」

「黑手黨僱用我。」

「你是什麼人？」

「職業槍手。」

負責押解石安非的大漢道：「他並未帶槍，身上只搜出了這些！」

中年人接過一看，那是一幀宗明的半身照片，經過翻印放大仍然很清楚。

此外有個銀包，裏面有些錢，以及一張酒店名咭，那是呂偉良給石安非的。

中年人道：「你如何證明你是黑手黨派來的？」

「我有一份追殺密令，賞格是美金十萬大元！」石安非道。

中年人攤大了手掌：「讓我看看！」

石安非苦笑道：「現在我如何能够取給你看？」

中年人示意在旁的人給他解去綁着雙手的繩子。

石安非把臂伸了幾下，讓血液再暢通起來。這才慢條斯理道：「老實說，我一直仍在懷疑你們的身份！」

中年人有點生氣：「你在說什麼？」

「我懷疑你們並非宗明手下，而是他的敵對人物！」石安非又說：「我知道明叔有許多敵人，包括他的華籍合夥人在內，有許多人想他死的……」

「別嚕囌了，讓我看看那份什麼密令！」

中年人盯住了石安非！

「密令不在這裏！」石安非說：「但是，如果讓我親眼見到明叔，我會證明我的身份。相信你們也心知肚明，無論你們屬於那一方面的人，亦必然知道黑手黨不會放過『黑手黨內的叛徒——宗明』，這幾乎是黑色世界裏半公開的事！」

「你很狡滑，明叔不會輕易在你面前出現的！」中年人道，「除非你能够先證明你的身份！」

石安非想了想，道：「如果我能證明我是黑手黨的殺手，你們是否讓我見到宗明？」

「是的。」中年人說，「你如果是誠心誠意的話，他會見你！」

「好吧！」石安非緩緩在木箱子上面坐了下來！

他脫下一隻鞋！

這時代男子也流行穿高蹻鞋，尤以西方為然！

石安非把鞋蹻甩了出來，裏面原來是挖空的。他把一份副本翻開，那就是黑手黨總部所發出的「追殺密令」！

密令是經過縮影翻印的，裏面除了書明賞格十萬美元給予殺死或活擒宗明的人之外，亦足以證明持有人的身份。因此，如果持有人如有所須，各地的黑手黨徒睹此將予援助。

中年人看了一遍，面上冷無表情，石安非這才暗暗吃驚！

他忍不住問中年人：「怎麼？我可以見到明叔了吧？」

中年人道：「你有機會的，等着吧！」然後，那中年人帶住各大漢退出房外，將石安非反鎖起來！

石安非明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也沒有辦法。

呂偉良則在梯間伺伏，看看走廊上逐漸冷落下來，伺機竄了上來！

他跑到鐵門外面，輕輕敲了兩下，由門縫處叫着石安非的名字。

他親眼看見石安非被人帶入這間房內去的，這時門外並沒有人留下看守。

石安非自然如夢初覺，感覺到萬二分的驚奇！

他認得呂偉良的聲音，卻難以置信地伏於門後問：「你怎樣混入來的？」

呂偉良還未答話，鐵門上的鎖已經給他搞開；他是個著名的開鎖高手，這麼簡單的構造勢難將他難倒。

石安非由裏面出來，呂偉良立刻帶着他撤向梯間那邊！

電梯門打開着，裏面沒有人！

石安非大步想跨進去，給呂偉良手快，一

呂偉良道：「當時我們赤手空拳，只怕多留在那裏一刻，就多一分危險！」

「是的，當時我也這樣想。」石安非說，「對方都有槍在手，我們很易送命！」

「但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有了一點頭緒，問題只是如何把十萬美元賺到手。」呂偉良故作沉思着說。

「你放心好了，只要宗明確實在那兒，賞金仍然是屬於我們的。」石安非道，「只要黑手黨人包圍那裏，將宗明生擒或者殺死，功勞還是屬於我你二人的！」

呂偉良心裏也在懷疑，宗明會否仍留在那兒？

如果剛才跟蹤住他們的人是宗明手下，那就等於說：他們明知二人逃走也不加阻攔，正好表示對方早已胸有成竹。

那麼，宗明又豈會呆在那已經暴露了目標的地方，等人家去抓住他？

但在另一方面想，萬一跟蹤他們的人不是宗明的人，他們又可能是誰？

最有可能應該是林愛莉！

因為呂偉良覺得林愛莉既然明知他與一個陌生人離開了俱樂部，就有可能跟蹤監視，以便必要時連絡阿生他們，將對方一網打盡！

假如那「可疑的跟踪者」是林愛莉的話，呂偉良就應該感到後悔，最低限他不該擺脫她的跟踪！

但無論如何，事到如今，一切已成定局了，後悔也沒有用。何況實情到底如何？呂偉良至今也只是猜測而已！

不久，有人敲門！

石安非由枕下取過一柄手槍，示意呂偉良先避過一旁！

石安非在戒備中沉聲問道：「誰？」

「是我，格蘭！」門外的人說。

石安非開門，進來的是個黑人！

石安非把呂偉良介紹給格蘭認識，然後把今天晚上的事說了一遍；他把呂偉良說是他多年好友，他們是老搭檔。

石安非又對他道：「我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失手被擒，對方在澈底搜身時，將密令搜出，與鈔票一併取去了！」

最後石安非對那黑人說道：「格蘭，現在只有你一人可以證明我的身份，沒有你在場，他們再難相信我！」

「你放心好了！」格蘭說，「只要我們把宗明找到，你一樣有獎金可拿。現在你們跟我走吧！」

石安非問：「到那裏去？」

黑人格蘭說：「我們的人在下面等着，我們一道兒去捉宗明！」

三人落到街上，三輛汽車儎了超過十個人以上，等在街上。

格蘭把呂偉良和石安非二人帶到第一輛汽車，車內早已坐了幾個人。都是歐洲人，個個有槍，神情十分兇惡！

車子迅速開動！

石安非指示着司機把車子開到那間車房去，後面二輛車子亦步亦趨地跟隨住！

呂偉良看這陣勢，明知情況危急，卻又是無可奈何！

他已無法制止一場惡鬥，更無法通知警方或者阿生他們，心裏為之焦灼萬分！

眼看轉過前面一處路口就到達那間車房，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車內有人喝道：「快停車！」

司機把車子剎停在路旁，呂偉良與石安非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在車內發號施令的人顯然是一名頭目。這歐洲人年約四十，非常機警。他雙眼望向前面較遠處，各人亦循他的視線往前望！

只見一輛車頂有看旋轉燈號的警車，正停在前面路口處！

「這是怎麼一回事？」那歐洲人問黑人格蘭。

呂偉良毫不考慮地，搶先說道：「看情形我們又來遲了一步！」

石安非也說：「是的，警方可能已經搶先採取搜捕行動！」

格蘭覺得難以交代同黨，埋怨着說：「你們不該這麼遲才通知我們！」

「其實我們已經爭取第一時間通知你們！」石安非道，「眞奇怪！警方怎麼會知道此事的？」

車內的歐洲人又發出命令：「快將車子往後開走！」

他的命令透過了一具無綫電對講機，通知了後面二輛同黨的車子。

於是三輛汽車，迅速後撤！

呂偉良也不明白，警方怎會知道宗明等人躲在那車房內！

但看剛才的情形，顯然是警方正在那邊有所行動，黑手黨人不會看錯的。

石安非在暗自担心，他在盤算着，等會兒如何向黑手黨人解釋！

呂偉良也知道情況危險，但此時此地，他根本不可能逃走！

歐洲人透過無綫電對講機，派人輕車減從地到現場去調查；其他人原車回到一處黑手黨的基地去！

這是一處十分龐大的廢鐵場，車子由進口處入來，也行駛了幾分鐘才停下來。

歐洲人看來十分生氣，格蘭一言不發！

呂偉良和石安非二人在槍手們的監視下，被押進一間鐵皮屋內！

槍手們示意呂、石二人舉高雙手接受檢查，石安非的手槍被取去！

歐洲人沉着臉說：「你們二人還有些什麼話說？」

石安非道：「我可以發誓，我們並未通知警方！」

呂偉良也說：「事實上通知警方對我們將一無所有！」

歐洲人朝二人面上掃了一眼：「格蘭，你告訴我，誰擁有總部的密令副本？」

「他！」格蘭毫不考慮地指住石安非說，「石君是一名職業殺手，我在紐約認識他！」

歐洲人盯實呂偉良，道：「然則，你又是誰？」

「我是石先生的朋友。」呂偉良說，「你不必懷疑，我不可能是一名奸細。如果我是宗明的人，現在我不可能再在這裏！」

石安非也為呂偉良辯護：「他會冒死救我出險，當然不可能是宗明的人！」

「老實說，我懷疑他是警方的人！」歐洲人雙眼始終未離開過呂偉良的面部。

換上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會為之顯得忐忑不安！

但是，呂偉良現在却是氣定神閒的，冷靜得很！

「如果我是警方的人！」呂偉良說，「最低限度石安非也會落入警方手中。而你們在場各位，也不可能安然回到這裏！」

各人交換着眼色，大概有人同意了呂偉良這種說法吧！

石安非用眼色向格蘭求助！

格蘭這時也說：「貝拉，等外面的報告回來之後，看看宗明是否被捕再說吧！據我所知，警方並沒有個跛了一條腿的華人。」

那個叫貝拉的歐洲人於是叫人把呂偉良和

手拉住，然後他指指樓梯道邊！

石安非會意，跟他由梯間沿梯而下！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對於這一類事情的應變能力顯然比石安非尤勝了一籌！

梯間很靜，也許是由於夜深之故，完全未見有人上落，這是對他們絕對有利的。

他們非常順利，便迅速由四樓落到了樓下的車房！

但是，正是由於沿途未阻滯過，經驗老到的呂偉良才感到無限驚奇！

照他的經驗，這種地方一定守衛森嚴，現在竟然未見有人，一定也有許多隱蔽起來的電眼。然則，他們亦早已在監視網底下！

可是直至現在，還未見有人出面制止他們逃走，為什麼？

剛才呂偉良所以捨棄電梯不用，就是他明白到這種地方的電梯之內，多數有電眼監視，所以他寧願走樓梯。

一般人能如此順利逃走，內心一定充滿了喜悅之情！

但是呂偉良反而戒心大增，加倍小心地躲向車房一角！

石安非低聲道：「你如何進來的？」

呂偉良道：「我看見你在橫巷給人要脅住，所以我躲上了他的汽車行李箱內……」

「你眞要得！」石安非說，「早知如此，我就不會交出追殺密令！」

「追殺密令？」呂偉良怔了一怔，低聲問道：「那是什麼東西？」

「黑手黨總部發出的重要文件之一，慢慢我會向你解釋。」石安非又指指門那邊，「我們快由那兒逃出去，否則，被他們發覺就逃不了！」

石安非說着就想衝過去，但給呂偉良制止住！

呂偉良道：「車房門似乎是特殊結構的，先看看清楚！」

石安非不見有人看守，內心也暗自驚奇！

呂偉良在門旁看了一遍，道：「門上有感光設備，快跟我來！」

石安非不得不相信呂偉良是個見多識廣的人，只好跟他走！

呂偉良登上一輛汽車，亮了車頭燈，光柱投在車房的鐵門上，鐵門果上升！

呂偉良手上雖然未見有車匙，但竟然也能將車子開動！石安非實在看得心服口服！

車子開出街道之上，石安非如釋重負地，回頭瞥了一眼！

石安非怔怔地說：「呂老兄，你實在了不起！簡直像玩魔術一樣。」

呂偉良一邊迅速開車離開現場，一邊留意着倒後鏡的反映！

他突然對石安非說：「我們果然被人跟踪，你住在何處？」

石安非回頭張望，後面遠處有車子亦步亦趨地跟隨！

「設法擺脫它吧！」石安非說，「我們不能讓他們再擒住！」

「我早知有此一着的！」呂偉良一邊把車子的速度加快，一邊說道。

石安非出奇地問：「你怎麼知道？」

呂偉良說：「我們逃得容易！這正好表示他們故意放走我們！」

「嗯！果然高見！」石安非又說：「現在我們怎辦？」

「先擺脫他們，然後到你同黨那兒去躲一陣。」呂偉良說。

「我沒有同黨。」石安非說，「我只是受僱性質，並非黑手黨徒！」

「但你總有方法跟他們連絡的。」呂偉良試探着說。

「只怕他們再難相信我的身份。」

「為什麼？」

「因為我失去了足以證明我身份的追殺密令。」

「試試吧！他們最低限度已經見過你了！」呂偉良說。

「那麼，把車子往右轉，我們在那兒路口迅速離開車子！」

呂偉良照他的吩咐去做！

他偷眼望望倒後鏡，不遠處仍有車子跟踪住！

呂偉良以為那是黑手黨巢穴所在，所以停車之後，立刻與石安非匆匆落車。

石安非帶住呂偉良迅速竄向一條橫巷，由另一條巷口竄出，那兒是一條大街。石安非似乎對這兒的環境非常熟悉，他帶住呂偉良左穿右插的，轉眼又轉入了另一條街。

呂偉良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只知道石安非最後帶他登上了一幢樓宇！

石安非似乎仍然有點不放心，回頭張望一番，確見沒有人跟來，他才轉進了另一道梯間，與呂偉良登樓！

石安非開了門，進屋後亮了燈。

屋內沒有人，窗簾都落下了。

「這是什麼地方？」呂偉良忍不住問。

「我的臨時住所。」石安非倒了一杯酒遞了過來，「定定驚再說！」

呂偉良放眼四望，只見這兒陳設簡單，廳房連在一起的小住宅，幾乎連烹飪用的廚具也靠近了床邊，正是一眼就可以見盡！

呂偉良當然有些失望，他原本想知道黑手黨的巢穴之所在！想不到石安非却帶了他來此地！

呂偉良呷着酒，沉思着！

石安非道：「先在此休息一晚如何？們我都實在太倦了！」

「不！我們不能浪費時間。」呂偉良說，「否則那筆獎金就會失落在別人的手上！」

「怎麼，你也以為宗明就在那裏？」石安非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我以為我們最低限度也要及時與黑手黨人連絡一下！」

石安非道：「我手上的密令失落了，只怕他們未必相信我！」

「最初是誰與你交手？」

「一名黑手黨黨徒。」

「那就找他好了。」

石安非想了想，終於放下了酒杯，走去打電話！

呂偉良趁這時候計劃一下他的步驟！

他覺得這是一次非常意外的收穫，但如何通知阿生他們到那車房去把宗明抓住？

呂偉良儘管表面上一直在幫住石安非，但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偵查出黑手黨徒之所在；他當然不希望宗明落入黑手黨徒的手中。無論宗明是否就在那車房的樓上！

電話打過了！

石安非坐下來說：「我的朋友立刻就會到這兒來會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找他？」呂偉良問道。

「這種事情焦急不來的。」石安非說，「黑手黨人做事向來小心翼翼，我不是正式黨徒，他們未必相信我們的話。」

呂偉良佯作担心地說：「只怕這時候宗明等人已聞風先遁！」

「這也沒有辦法！」石安非呷了一口酒，「我一直希望證實宗明在那裏，然後再設法對付他們，可惜我們撤退得太快！」

石支非二人，帶往一間房休息！

呂偉良和石支非心裏都十分明白，他們實際上已被軟禁起來！最低限度石支非也被人解除了武裝！

神槍絕技　百步穿楊

這是林愛莉跟踪她丈夫和石支非二人的情形！

當林愛莉離開了那間華人俱樂部之後，正對呂偉良和石支非二人展開跟踪和監視，豈料這時候她卻發覺路旁停了一輛可疑汽車。

車內有兩個人，形跡可疑！

不久，其中一人落了車，鬼鬼祟祟的開始跟踪呂偉良和石支非！

林愛莉一時之間無法肯定他們是誰，只知道兩個可疑人物之中，一人徒步跟踪，一人留在車內。因爲呂石二人曾步行穿過一些小巷，那些巷子根本不能讓車子通過！

林愛莉在這種情形底下，只有亦步亦趨地吊在後面，靜觀其變！

後來他們如何在一處小巷內爭執，以及石支非被人以手槍要脅登車等等過程，林愛莉都在遠處看得一淸二楚。

唯一可惜的是：由於當時所處的角度關係，在昏暗的街頭上，她見不到她丈夫呂偉良！

直至到她離遠發現有個人閃進那車子的後面行李箱內，她才憑身形隱約分辨出那人可能是她丈夫呂偉良。

在這一刹那間，林愛莉萬二分焦急，她担心她丈夫身處險境亦無人加以援手，所以她在路旁匆匆偷了一輛汽車，立刻展開追踪！

最後，當二名大漢把石支非連人帶車開進了那間車房之後，由於車房鐵門迅卽關上，她也只好在外面想辦法！

她當時既不能進內，亦無辦法與她丈夫呂偉良取得連絡！

正當她焦急萬分之際，車房大門升起，一輛車子由裏面急急開出！

林愛莉發覺開車的人好像是她丈夫，於是又再度展開追踪！

因此，呂偉良設法擺脫的人並非是由車房內追出的人，而是自己的妻子。

林愛莉因爲失去了丈夫的下落，情急之下，惟有設法通知阿生和占姆士二人。

占姆士發覺要對這麼大的一幢樓宇展開包圍搜索，須要較多人力，所以立卽通知了史芬尼根市的警方採取行動！

那是一幢商業性大厦，除了樓下是車房之外，上面幾層是一些寫字樓或貨倉。表面上看不出有何不對！但林愛莉既然這麼說，警方也只好連同國際特警人員，展開了一次嚴密的搜查行動！

在大厦的四樓，警方找到了一些華人，但他們都有正當職業，分別屬於幾間華僑開設的出入口公司。他們對警方供稱，只是留宿的職員。

因爲他們是華人，極有可能是宗明的手下，所以警方仍然不會輕輕放過了他們！

警方與國際特警人員一邊對各人展開嚴密偵訊，一邊在各可疑單位展開了一次仔細的搜查行動！

搜查行動一直進行到翌日早上，四樓幾間不同字號的華僑商行，都被澈底搜查。

警方發覺這些商行都是星、馬、泰等地的華人做老闆的！

只要提及「泰國」，國際特警人員就會十分敏感地想到毒品問題。於是搜查行動，也就變得更加仔細而澈底！

有人高聲抗議警方的行動，指他們非法！

但是各地的警方人，似乎都有他們的一套，他們根本沒有理會什麼抗議，也不准受監視的人打電話通知他們的律師！

俟至天亮後，一紙合法的搜查令才送到，但警探們仍然搜不到什麼可疑的物品！

占姆士率領一組國際特警在一個可疑單位內搜了大半晚，連一些賬册也查閱過了，看來只是一些商場賬目，根本沒有可疑之處。

在搜查過程中，也搜到了一些手槍，但都領有槍照。在這裏人人都可以合法地領有自衞手槍，當然不能算是違法！

阿生由外面進來，占姆士失望地瞪住他，表示一無所獲！

阿生也告訴占姆士，外面的搜查行動同樣沒有結果，看來他們失敗定了！

警方開始有人埋怨阿生他們捕風捉影，因爲這種事情只可以發生在歹徒控制的地方，警探們才可以處於上風！

相反，如果人家確確實實是個正當商人，警方就算有更多的理由，也難免受到輿論的指責，甚至會被當事人用法律追究！

警方正感到非常尷尬，他們下令收隊之際，阿生在絕望中竟然突然之間有所發現！

阿生是個受過非常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他不但武功底子好，平時也因爲受了師父呂偉良的影響，頭腦十分冷靜！

他沒有理會警方人員的埋怨，卻在冷靜中與占姆士討論！

他從占姆士口中知道眼前這間商行辦事處大部份地方均已搜過，唯一未搜查的只是那些牆壁！

占姆士的意思就是：假如這兒有秘密收藏的話，就只可能在牆裏的暗格中。

但是，他不敢肯定牆壁中是否有暗格。警方負責人既然嚷着收隊，他們當然亦不會支持國際特警的重行搜查行動！

不過阿生卻有他鍥而不捨的理由，那是在一間空房之內，他發覺房門有被人撬毀了門鎖的跡象。這種開鎖功夫正是他師父呂偉良最擅長的。

既然林愛莉力證目睹呂偉良在此間進出過，現在阿生又發現了這種痕跡，所以他一直在想着：如何才可令到那些可疑人物無從狡辯？

就在垂首沉思之際，阿生視綫所及，發覺一張辦公桌旁有個字紙簍！

阿生問占姆士：「這兒看過了沒有？」

占姆士搖搖頭！

占姆士並非故意疏忽，只是他覺得那一堆廢紙，似乎不可能留下有用的綫索。

但是，阿生在失望之餘，連一絲一毫的綫索也不肯放過！

他傾了一堆廢紙出來，塵埃飛揚中，有些探員已掩鼻遠避，只有阿生蹲了下去，親自動手在廢紙堆中搜！

占姆士也覺得阿生多此一舉，眼中所見，那只不過是一些廢紙，難道會給他搜出了海洛英毒品不成？

阿生卻不理人家有何感想，他知道堅持一種信念的重要性，所以他連一小片紙塊也不肯輕輕地放過！

突然之間，眼前一亮！一張可能是照片似的紙張被人搓作一團，混在廢紙堆中。

阿生將它攤開，赫然發現宗明的尊容就在其中！

那是一張經過縮影的副本，上面印了宗明的照片之外，還有黑手黨總部發出的密令，字裏行間寫得淸淸楚楚，任何人殺死宗明或者活擒他，將獲得賞金十萬美元！

這正是石支非口中所說的追殺密令，他企圖以此爲餌，將宗明誘出，以確證他就在這裏。但後來目的未達，呂偉良卻先行將他救離此地！

這副本可能是被人在危急中揉成紙團，投入廢紙簍內，以免爲警探搜獲，想不到現在仍然給阿生搜到！

這是十分重要的綫索，足以使到在場的數名星馬籍華人面色亦爲之大變！

警方不敢再埋怨阿生和占姆士他們了！毫無疑問，這班人大有可疑。於是一次嚴密的偵訊，又再度展開！

更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就因爲這一紙副本，而擴展到其他各層樓宇去！

史芬尼根市的警方和國際特警都知道黑手黨來頭不小，現在然他旣們發出了追殺密令，事情當然非同小可！

黑手黨總部的賞金竟然高達十萬美元，可見他們對宗明已恨之刺骨！

在阿姆斯特丹市發生的「淸理門戶」一案中，有關方面已證實宗明就是黑手黨的叛徒！所以，這次黑手黨爲了淸理門戶而出到十萬大元的賞格收買宗明的性命，絕非意外！

問題卻是：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爲了既已知道有這件事，他們一方面必須設法制止，另一方面更希望搶先找到宗明以及他的家人，同黨等等！

國際特警和警方人員爲了那份密令的副本，把數名星馬華人分隔起來，嚴加審問。

他們都異口同聲，否認是宗明的手下之一。至於黑手黨那份密令副本，他們也推得一乾二淨！

但是，阿生由於重新獲得當地警方的信任和支持，卻帶人在那幢大厦中的幾個單位，重新展開更嚴密的搜查行動！

結果，阿生果然發現了一些入牆暗格，裏面所收藏的，包括了大量鈔票和賬項，最重要的當然是一包包的海洛英，以及一份名單。

名單上的地址有香港、星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以及荷蘭本土的大城，卽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

這些人有亞洲人、歐洲人以及美國人等，都有詳細地址！

另一方面，警方的擴大搜查行動中，亦大有所獲；他們在其他各層樓宇中，搜出一些僞裝貨品，裏面都夾有海洛英。該等貨品都是等待按址寄出或付運的。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販毒集團！

根據事後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綜合來自各地特警調查所得的資料，他們應該屬於東南亞一個新興的販毒勢力——星馬幫！

星馬幫的主要成員是華僑，包括星馬各地的土生僑胞在內。

這股新勢力的興起，使到國際販毒工作受到了新的挑戰！因爲他們已由東南亞各地，迅速伸展到歐美各地去！

荷蘭旣然成爲歐洲毒品集散地，星馬幫自然不會自甘寂寞！

荷蘭警方甚至有理由相信：星馬幫可能就是引起黑社會內鬨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則，宗明到底是否屬於「星馬幫」？

這問題令到阿生大感興趣，可惜從被捕的人的口中，都問不出結果來！

無論如何，警方這次的收穫十分可觀，一些僞裝的商行，紛紛被封閉！

警方又根據搜獲的名單，在荷蘭各大城市展開捕人工作。

國際特警總部於收到阿生的報告後，將名單錄轉世界各地，由國際特警出名，寄給各有關地區的警方參考！

阿生雖然大有所獲，但是他卻無法知道他師父呂偉良的下落！

國際特警和當地警方儘管對阿生的功績大加讚揚，但是，阿生卻一點也不開心，主要當然是因爲呂偉良毫無消息！

尤其是林愛莉，她開始有點後悔，當時爲什麼不與呂偉良在一起！

雖然呂偉良可能不贊成與她在一起，因爲那樣容易引起對方的戒心，但總好過現在讓她爲他憂心如焚！

× × ×

呂偉良與石支非二人被軟禁在廢鐵場內，與外界完全隔絕！

他們沒有報紙可看，沒有收音機可聽，電視機當然更加談不上了。

他們不知道黑手黨人將如何處置他們，但石支非卻有十足的信心，他安慰着呂偉良說：「貝拉無論如何也不會難爲我們的。」

「你似乎太相信他們。」呂偉良道，「你可知道黑手黨爲什麼會如此聞名於世界？」

「我當然知道，因爲他們手段夠殘暴！」石支非說，「但是，他們無須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們二人，因爲我們屬於第三者身份，對他們來說，好使又好用！」

「你原來不但太過相信他們，也太過相信自己。」呂偉良說，「現在連你的朋友格蘭也沒有來看看我們，你怎麼曉得黑手黨在打什麼主意？」

「他們打什麼主意我雖則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須要中國人幫手，尤其是槍法準的中國人。」

「你是指他們爲了對付宗明麼？」

「是的，從出賞格十萬大元這點你可以想像得到，黑手黨對宗明是志在必得！但不幸的是：在荷蘭各大城市，著名的黑手黨徒都因『淸理門戶』一案而受到警方的監視！」

「黑手黨是世界性組織，尤其是歐洲，到處都有他們的人；他們大可以由外地調人到荷蘭來對付宗明。」

「說來似乎容易，問題卻是他們缺乏中國人的黨徒，有的早已跟隨宗明叛逆了他們，所以，他們必須找局外的中國人設法滲入華僑社會中，明查暗訪宗明的下落！」

呂偉良苦笑道：「可惜你曾落入華幫的手中，他們必然認得你，甚至連你身上的追殺密令亦已繳去，相信你再難有機會滲入對方的組織中。貝拉他們如果知道你失去了利用的價值，相信我你都命不久矣！」

呂偉良還不知道外面事態的發展，他所指的「華幫」就是已被阿生揭發了的新興黑勢力「星馬幫」。

二人正在談論間，有人推門入來！

進來的是黑人格蘭。石支非一直希望見到他，他終於也來了！

格蘭神態木然，他把石支非拉過一旁問道：「你的朋友可是槍法加神？」

石支非道：「爲什麼你不安排一個場合，讓他試試身手？」

「爲了你們，我可謂費盡唇舌！」格蘭道，「你不該失掉那份密令，這將令黑手黨高層震怒，你明白嗎？」

「我明白的。」石支非說謊道，「但他們自頂至踵的搜了我一遍，我也沒有辦法。」

格蘭自然相信他的話。他解釋道：「黑手黨高層人物認爲你將追殺密令失掉，是故意洩漏軍機，罪可處死！」

石支非心裏吃驚，口裏卻哀求道：「我不是正式黨徒，而且事出無奈，早知如此，我就不會把密令帶在身上！」

「算了！」格蘭說，「事情至今亦總算告一段落，我已替你講盡不少好話，以後的事是你幫我，不是我助你。」

「你太客氣了，格蘭老兄，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樣感謝你。有什麼吩咐，你儘管說好了，我必盡力而爲！」石支非道。

格蘭說：「由現在起，我是你們二人的担保人，如果你們出問題，我也不會好過。希望你們明白我的處境才好！」

石支非把呂偉良拉過來，拍拍他的肩膊道：「我們携手合作，保證無堅不摧！」

「那麼，你們現在就跟我走吧！」格蘭示意着，將房門推開！

呂偉良和石支非總算可以悄悄地舒了一口氣！

雖然他們無法估計以後將發生一些什麼事，但眼前的危機大概已經過去了！

廢鐵場的另一邊，面對郊外，這是人跡罕至的地方！

再過去那邊，便是波濤洶湧的海邊，岩石嶙峋，游泳人仕也不會喜歡這種地方。

貝拉和黑手黨的頭目們，早已候在那兒；他們見了呂偉良與石支非二人，並未招呼，面上仍無半點兒表情！

格蘭過去與貝拉交談了幾句，只見格蘭一揮手，一名大漢持着一支來福槍走過來。

四周廢鐵山積，外間想一窺這兒究竟，相信亦非易事。

十多名大漢，分據左右，他們都有槍在手，小心監視呂石二人。

格蘭接過來福槍，親自檢查過一遍，才交給石支非！

格蘭很愼重地說：「現在要看你的了，只有你可以證實我的推薦！」

石支非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大概黑手黨人經此一役之後，不相信中國人，要不是格蘭力諫，連眼前這場面亦不會出現！

石支非接過格蘭手上的來福槍，雙手也有些兒發抖！

他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但他同時也明白黑手黨的殺人手段。

甚至站在一旁的呂偉良也非常之明白，他們處境並不樂觀；看眼前的安排，大概是貝拉受到格蘭的勸告之後，答允暫時留下他們二人，但必須受到考驗，那必然是先要看看他們的槍法如何！

果然，格蘭指示着面前遠處一堆廢鐵，說道：「看見了嗎？那堆廢鐵中有些什麼？」

石支非本身的特殊職業令到他明白黑手黨人的眞正企圖是什麼。他在這種場合中，必須表現出自己是個視力極佳，反應敏捷的槍手。

因此他很快就回答格蘭：「那是一輛舊汽車，夾在廢鐵堆裏！」

「是的。」格蘭又問：「汽車裏有些什麼？看見嗎？」

「有個假人！」石支非目力果然不凡，他很快便答道。

那距離足有一百碼，加上舊汽車的玻璃門關上了，玻璃封了塵，在陽光下反映，要看個明白，確不易呢！

但石支非是個有頭腦的槍手，憑些少的輪廓，再加上想像力，這已經够了！

現在他要担心的，只是那份緊張的心情，能否受到控制？

假如他無法控制的話，槍法一定失準，那就麻煩了！

呂偉良也在爲他暗自緊張，因爲他們的距離僅數呎而已；他可以看得淸楚，石支非仍在不斷發抖！

這是一個職業槍手所不能有的現象，可能是石支非在黑手黨人的威脅下，心理受到了極大的影响所致！

格蘭終於告訴石支非應該做的事，那就是叫他射擊車中的目標——那個假人的頭部！

石支非早已想到此乃必然的事，所以他立刻瞄準。

這種距離，這種環境再加上了這種心情，格蘭和呂偉良都在暗暗爲石支非的演出而担心不已！

但一切担心似乎都沒有用，只有石支非他自己才可以解決目前的窘境！

槍聲一响！也把呂偉良的思潮打斷了！

呂偉良担心石支非萬一失準，黑手黨人可不知道還會不會讓他一試！

但是現在，石支非總算做得很好！

檢驗結果，子彈中假人頭部，貝拉表示滿意。他向格蘭點點頭！

格蘭和石支非都鬆了一口氣！

現在輪到呂偉良了！

呂偉良久歷江湖，什麼風險都試過了，這種事難以令他發抖，所以他輕輕鬆鬆的接過了那支只有一枚子彈的來福槍！

格蘭告訴他：「你也試一試，貝拉先生要看看你們的槍法！」

呂偉良輕輕一笑，道：「如果要我殺宗明，相信像宗明這種人，決不可能獃在汽車裏一動也不動的等我去殺死他！他一定狡滑得像一頭狐狸，除非就不露面，否則必然是奔來竄去！格蘭先生，你以爲對嗎？」

呂偉良這一番說話，貝拉等人在一旁也都聽到了！

格蘭還未答話，呂偉良抬頭一望，一隻飛鳥剛好在空中匆匆掠過！

呂偉良左手一指：「那才是目標！」

話猶未完，右手已提槍發射！

呂偉良有如一個成功的演員正在舞台上演出，而貝拉等在場的人，都變了觀衆。他們的注意力深受呂偉良的影响！

因此，當呂偉良左手一指，指向天空時，所有的眼睛也隨着望向了天空！

只見那飛鳥在視覺中僅有拳頭般大小，但當在場各人還未估計出牠的高度時，那飛鳥已被發覺停止了振翅飛前的去勢，然後就是垂直地朝地面墮下！

「好槍法！」

情不自禁脫口驚呼的並非別人，竟然是黑手黨頭目貝拉！

一名大漢過去把飛鳥檢來，那烏亮亮的羽毛已染滿了鮮血！

這是一隻飛行速度極快的黑鷹，雙翅展開時，足有超過三英呎直徑，但剛才飛在空中時，人們的肉眼只覺得牠僅大如拳頭，可見高度實在已有相當高的距離！

其實呂偉良的表演仍不止於此，他本來還有一個連續的動作，就是一擊即中後，槍咀一擺，朝向汽車中的目標！

但是，由於來福槍中僅得一枚子彈，所以呂偉良無法發射第二槍！

由於大多數人的視綫集中在高空之上，所以能見到呂偉良那連續動作的人不多！

貝拉由於距離與角度關係，他也總算見到了。所以驚嘆之餘，還有些自疚！

原來每次給來福槍放進一枚子彈的主意，也是貝拉出的。他所以要如此，主要是担心呂、石二人作反！

但是現在他看了呂偉良的神槍絕技，發覺他的動作快如閃電，如果當時來福槍內有另一枚子彈的話，他必然眼界大開！

所以，貝拉內心在責備自己這一次未免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呂偉良因爲射不出第二槍，心裏儘管不高興，但也明白到「信任問題」！也因此令到他暗自警惕：必須小心翼翼！

石支非並不妒忌，他早已領教過呂偉良的百發百中絕技！所以當時他也不由自主地，拍掌叫好！

呂偉良第一次看見貝拉的面上擠出了一點兒笑容，那是足以令他稍爲放心的。

貝拉親切地過來跟呂偉良握手：「歡迎閣下加入我們這裏！」

呂偉良處在此時此地，難免有些兒受寵若驚！

他跟貝拉握手時，却注意到石支非的表情。他對貝拉說道：「貝拉先生，你可不能冷落我的搭檔，他精神有點困倦，否則他做得要比我更好！」

格蘭也看得出貝拉不大重視石支非，但經呂偉良這麼一說之後，貝拉也過去跟石支非握手，表示歡迎！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了解石支非的心理反應，而事實上他們這時候必須互相照應。何況呂偉良本身又是個講義氣的人呢！

現場上的氣氛，迅速地起了變化——由緊張而變得輕鬆！

各人轉進室內，貝拉以酒相待，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到格蘭的面上也沾了不少的光彩！

石支非藉着酒精的鼓勵，一再保證以最快的時限找到宗明，將他生擒活捉！

貝拉也頻頻擧杯道：「如果有人能殺死宗明，獎金十萬大元，生擒的必然加倍。可惜我們總部簽發追殺密令，超過了一萬份，至今仍然沒有結果。如果二位衷誠合作，我私人保證另外還有更多好處給予你們！」

呂偉良雖然不知道黑手黨爲什麼如此憎恨宗明，但貝拉的心理他是不難了解的。

貝拉看來是主管一方的頭目，如果呂、石二人能助他完成殺宗明的使命，總部的高層必然對他另眼相看！

但是說句老實話，至今爲止，呂偉良仍然毫無把握可以找到宗明之所在，更加談不上把宗明殺掉了！

不過，在貝拉等人的面前，他必須取得他們的信任，所以任得石支非如何吹牛，呂偉良也不加制止。

貝拉儘管滿心歡喜，但看他的安排，顯然仍不致過份相信呂、石二人。

貝拉安排二名黑手黨人與呂、石二人在一起，其中包括格蘭在內！

但是，一切武器由格蘭和另一名黑手黨徒加以保管！非到必要時，呂、石二人不能懷械。因此可想像得到貝拉的內心恐懼仍難消除！

這似乎亦理所當然的事，因爲呂、石二人都是華人，他們會不會殘殺自己的同胞——宗明？難以預料。

不過，有格蘭等人在旁監視，相信呂、石二人亦難以作反——這最低限度也是貝拉他們的想法。

呂偉良自然覺得貝拉不够大方，其實他們如果想作反，絕非格蘭他們所能控制。除非二人給他們用手鐐鎖了起來！

呂偉良儘管心裏不高興，但他却沒有說出來！

貝拉似乎很忙，他很禮貌地向呂、石二人告辭，又吩咐格蘭等人好好照顧他們；其實是示意格蘭等人小心監視他們！

貝拉走後，格蘭等人便跟呂、石二人展開商討，討論行事的部署，以及一切步驟！

× × ×

躺在醫院中的余大爲——海灘槍戰的傷者傷勢已有起色！

但是他死也不肯承認是宗明的黨羽，自然也不會供出宗明之所在！

至於他在昏迷中提及的包剛——長壽餐室的廚子，至今仍無下落！

余大爲在犯人病房中，受到史芬尼根市的警方與國際特警的疲勞審問。

有一次阿生也在場，他問余大爲：「向你們開槍襲擊的人，我們已肯定他們是黑手黨派出的殺手，如果不是由於他們認得你們是宗明的手下，相信決不會企圖將你們置諸死地！」

余大爲道：「我們都是中國人，我才不怕對你說，年來我國同胞湧到歐美各國定居，無論在正反兩途上，對他們總是一種威脅！」

「你所講的正反兩途，是指那一方面？」阿生故意問道。

「正途自然是指正正當當的做生意；反途當然是指非法勾當了。」余大爲又說，「不知道是由於他們愚笨呢，還是我們聰明，總之無論在何種行業上，只要有競爭性，有挑戰性的，他們完全不是我們的對手。因此，年來我國僑胞無形中變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討厭人物。所以，我們受到襲擊，你又何必大驚小怪？」

「恕我愚蠢，我仍然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阿生瞪住他說。

「我的意思就是：我們僑胞的四周，有許多無形的敵人，其中，也包括了黑社會或者行家……」

「你所指的行家，又是那一行？」

「廚子、酒保……」

「不！別裝蒜了！」阿生說，「你的行家是走私販毒的。」

「想不到你也跟外國人一般見識，以爲中國人都是幹非法勾當的！」

「你別弄錯了，事實上像你和你老闆這種人，並不配稱爲中華兒女，更不能代表中國在海外的僑胞。說得更明白點，你玷汚了我們僑胞的聲譽！」阿生理直氣壯地說。

「嗯……」余大爲吶吶地說，「無論你怎樣說也好，總之我對此事一無所知！」

「本來，我有許多方法可以令到你知的，但是，可惜這是外國人控制的醫院。」阿生牢牢盯住他說，「不過，我仍然有辦法叫他們放走你！」

「眞的？」余大爲有些喜出望外！「那麼，我眞要多謝你！」

阿生道：「不必了，只怕你沒有機會向我說句多謝！」

「爲什麼？」

「因爲當你踏出醫院門外時，黑手黨的殺手們已等得不耐煩！」

「嗯……」余大爲眨着雙眼，眼神之中，充滿了恐懼！

「但無論如何，你將獲得自由，即使是短暫的一刹那。因爲要有收穫，必須要有犧牲，而你就是唯一可作犧牲的人！」

阿生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病房！

走到病房門外，他仍然可以聽到余大爲在叫他，但阿生充耳不聞！

下午，有個女護士進來探視余大爲；她一邊給他服藥注射，一邊說道：「中國人，你眞好福氣，病房外面有便衣警探保護住你，總統留醫也跟你差不了多少！」

「別開玩笑了，你也知道這是犯人病房，他們只不過令我失去了自由。」余大爲嘆口氣道。

「你有什麼親人在這裏？」女護士問。

「沒有。」余大爲說。

女護士聳聳肩：「那也沒有辦法，否則，我可以爲你送個口訊，叫他們給你送一束鮮花來！」

余大爲感到奇怪，爲什麼在此之前未有人如此同情過他？

不用說了，這是警方的詭計。——余大爲心裏又想：要是眞的託她送口訊出去，相信一定會落入警方耳中，我才不上當！

不過，余大爲仍然禮貌地表示了謝意！

「不要客氣，有事隨便吩咐好了！」女護士臨走時又說：「以前我們進來要受到警方的檢查，但今天眞奇怪，他們瞧也不瞧我一眼，所以我想，你也不必太過担心！我看，他們也快要放你出去了！」

余大爲這才開始明白了一點兒，原來女護士敢與他對話，是警探的態度改變了。然則，他未必受警方利用。

儘管如此，余大爲仍然不敢輕易地相信於她！

余大爲心裏又在想：阿生眞有這種影响力？還是警方本來就有意釋放他？

然則，他自己如果只是警方心目中的「魚餌」的話，那麼，他寧願留在這兒有警探保護的病房中，也不希望成爲活靶！

但是，可惜他沒有抉擇的權力！

余大爲在胡思亂想中睡着了。

不知道是否由於心理作祟，他竟然發了一個噩夢，夢見有人要殺死他！

他在掙扎中驚醒時，發覺一個背影在門旁出現，那人正待離去！

余大爲不由自主地叫住他：「你是誰！站住！」

那是一個男子，很陌生！

他穿了制服，但不像醫院中的醫生，或者護士。余大爲並未見過此人！

他驚奇地止了步！隨口問道：「先生，是你叫我嗎？」

「是的，請你回來！」余大爲由床上坐直了身子，瞪住那陌生人。

他現在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那是醫院中的雜役——從他身上的制服可以看得出他的H作崗位！

余大爲覺得他沒有理由進來！因此他問：「你進來幹什麼？」

那人指指床頭几上：「有位先生託我送一束鮮花入來給你！你可是余大爲先生吧？希望我不致會弄錯了！」

余大爲回頭看看床頭几上，果然插了一束鮮艷欲滴的玫瑰花！

「誰叫你送來的？」

「對不起，我不知道。老實說，要不是看在小賬的份上，我才不會冒險。還好警方的人剛下了班！是你的福氣！」

那傢伙輕輕一笑，走了！

余大爲警覺地伸手將一束鮮花由瓶中拿了出來，他立刻感到不妙，尖聲叫了起來！

那小斷迅速折返房內，驚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候，只見余大爲捧住手，鮮血由指縫間滲了出來！「快些叫人入來救我……」余大爲驚叫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小斷站在床前問。

一位當值女護士聞聲入來查看，發覺余大爲面露驚惶之色，手有鮮血，也不禁爲之吃了一驚！

她一邊爲余大爲止血，一邊查問。

小斷據實說了，同時彎腰把墮在地上的玫瑰鮮花拾起！

這時余大爲才想起了，玫瑰花梗是有刺的，他剛才就是給花刺刺傷了手指，以至鮮血淋漓！

余大爲啞然失笑！

女護士卻義正詞嚴地，責備小斷不該隨便爲不明來歷的人送花入來！

小斷唯唯諾諾地說：「我只以爲他是余先生的親友啊！」

當值女護士與小斷退出房外後，余大爲仍然目不轉睛地瞪住那束鮮花。

玫瑰花已被小斷重新插在床頭几上的花瓶中去！

不知道是余大爲心理作祟，還是他睡得太多，以致眼花繚亂，這時候他隱隱見到花中有烟冒出！余大爲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立刻以最快的動作，跳下床去，奔出房外！

他一邊奔跑，一邊驚叫着有炸彈！

他雖然奔出了房間外面，但房外還有走廊，走廊一端有鐵柵攔住，鐵門之上加了鎖。這是犯人病房，等閒人不易闖進一步！

這時一名當值探員剛剛進入鐵門以內，聞聲立即衝過來，一邊問道：「炸彈在那裏？」

余大爲指住房內：「就藏在玫瑰花裏！」

探員怔了一怔，隨即冷靜下來，瞪住余大爲：「好計謀！」

探員立刻拔槍指住余大爲：「舉起你雙手！休得妄動！」

余大爲迫於形勢，只好高舉雙手，但仍然力指所言屬實！

探員有理沒理，先給他加上了手鐐，同時招呼着鐵門外的另一名同僚，叫他也小心戒備以防犯人逃出去！這才進入房間中查看究竟！

玫瑰花束仍在冒出烟霧來！

探員也爲之吃驚起來，他高聲發出了警告，以防炸彈眞的會在一下子之間，就會爆炸起來！

醫院中响起了警鐘，讓所有人都有所戒備！但也無可避免地，引起一陣哄動，秩序亦一度引起了混亂！

探員不敢怠慢，首先推開了病房中的窗門，迅速將花束抛出窗外草地上！

外面一些探員已事先得到通知，在草地四周戒備，不准任何人接近！

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但是，花束投到草地之上，並未引起「隆」然巨响的爆炸！只是仍在冒烟！

伏在一旁的人都竊竊私議，猜測藏在花束中的可能是計時炸彈，未引起爆炸，只是因爲時候未到而已！

送花的小斷立即被警方拘捕！

大批警方人員迅速開到現場！

軍火專家穿上避彈衣，步步爲營地踏進草地上，瞪住那一束不斷冒烟的玫瑰花！

沒有人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發生爆炸，包括軍火專家在內！

也許他還未動手接觸它，一聲「隆」然巨响已將他炸得血肉橫飛！

但是，這是他的責任！如果他躊躇不前，不但會受到上司的責備，還會被在旁觀看的人取笑，所以他一定要硬住頭皮去幹！

所有目睹其事的人，都在替他担心，包括鎖上手鐐的余大爲在內！

余大爲被一名探員押住，伏在病房的窗後看那軍火專家工作！他內心不斷在想：是誰幹的？誰要他死？

軍火專家突然掏出了手帕，掩鼻蹲了下去；從他的神情看，經過一番觀察之後，他似乎輕鬆得多了。

起碼現在大家都可以看見他動手把花束拆開！

花束之內，並未見有炸彈收藏在其中，即使站得較遠的人，也可以看得到。

軍火專家向他的助手打着手勢！

助手把一些人勸開，讓出一條路，讓軍火專家將花束投入花園中的一個水池之內！

沒有人知道他何故會這樣做，但從他用手去掩鼻的動作忖測，他大概已知道花束中所收藏的並非炸藥，只是毒氣而已！

果然，專家向警方負責人報告：玫瑰花之內有個小巧的裝置，隱藏在花瓣內的毒氣管，能在適當時候自動噴出毒氣！

毫無疑問，有人要殺死余大爲！

於是那個把花束送入來的小斷順理成章地，被警方扣留問話。

余大爲的手鐐被開啓了之後，受到警探的忠告，凡遇上可疑事情，立即按警鐘通知他們；同時切不可離開病房半步！

否則，他隨時有可能被人殺死！

但是誰要殺他？黑手黨呢，還是自己人呢——宗明的手下麼？

照常理推測，當然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但如果想深一層，却又以後者的成份較高！

因爲黑手黨如果要殺他，根本不會選擇這個時候動手！

但宗明派人殺他，却有足够的道理，主要是担心他向警方招供！因爲除黑手黨之外，宗明也是一名警方要找的罪犯！

許多人既然都會這麼想，身爲當事人的余大爲當然亦會這樣想。

所以那一晚，他根本無法入睡！

他想的問題太多，包括了阿生對他說的每一句話在內！

萬一他獲得省釋，他會不會一出醫院門口就被殺？一如阿生所提出的警告一樣。

看情形確是大有可能的！

不管是黑手黨，或者是宗明的人，都足以對他造成威脅！

阿生就算沒有能力促使警方眞的把他放了出去，但他的建議却有可能被警方採納。例如放他出去，誘捕其他人犯等等，看來都是非常實用的做法！

余大爲在忐忑不安中睡去！

噩夢是難以避免的，問題只怕噩夢會一旦變成爲事實！

夜半余大爲曾一再驚醒！

醒後他睜大了雙眼往四下裏張望，但見一片空虛，靜得令人感到心悸！

他不知道以後還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他的前途並不樂觀，這却是可以肯定的。於是他開始有些後悔，後悔入錯了行！

一失足成千古恨！他開始悔不當初，但看來爲時已晚！

雖然在荷蘭，法律對許多種犯罪形式是相當寬容的，問題却是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難以抵擋；他想像着自己要不是死在黑手黨的殺手槍下，便是死在自己同黨的手中！

胡思亂想中又天亮了！

太陽的光綫足以給人一種難以名狀的勇氣，尤其是久處於黑暗中的人！

余大爲下了床，他走到窗前，伸了一下懶腰！

他順手推開了窗門，做了幾下深呼吸！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他感覺到有些東西由他耳畔擦過！



警探押着戴上手鐐的余大爲伏身院內，窺看軍火專家處置被疑放置有炸彈的玫瑰花束。

他非常機敏地放眼望過對戶高處的天台之上，只見有人伏在欄杆之上，一支長程來福槍，正朝他瞄準！

他想也不敢多想一下，隨即倒在地上，伏身於牆後！

他驚魂未定，已看見了放在窗後不遠處的一把木椅子的椅背之上，現出了二個彈孔！

毫無疑問，由他耳畔擦過的必是第一枚朝他發射的子彈，但可惜差了一綫，沒有命中，却中了他身後的椅背！

當槍手發射第二枚子彈時，他已離開了那個站立的位置！於是子彈又再次落空，椅背加了一個彈孔！

眞可惡！到底是誰如此心狠手辣？

余大爲想起昨天送進來的毒玫瑰，以及眼前的暗殺，就忍不住高聲呼叫起來！

探員撲入房內，余大爲向他高聲警告！因爲他不敢探首窗前張望，不知道那槍手是否還在對面天台之上。

探員一邊高聲招呼外面的同僚，一邊已拔槍衝到窗後！

但是，天台之上見不到人影！

余大爲有了探員壯胆，也探首張望，但對方顯然已經躲避！

余大爲担心探員指他神經過敏，指示着椅背上的彈孔給探員看！

探員首先把窗門關上，才看椅背上的彈孔。他一邊觀看，一邊埋怨余大爲不該開窗。

探員說：窗門上的玻璃是防彈的，室內又有空氣調節，所以爲安全計，余大爲不該再將窗門打開。否則會給人可乘之機！

外面値勤的探員聞訊衝上醫院對面的一幢大廈天台。

但是，那兒鬼影也沒有一個。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到現場調查，靜寂的

醫院內，又變得鬧哄哄的！

余大為思前想後，越想越不對勁，終於向一名警官表示，要求要見阿生。

阿生很快就來了！

「也許你說得對，我應對你說出一切！」余大為嘆氣道，「他們要殺我，還有許多方法。我在這裏也不安全，出去就更加危險了！」

「是的。」阿生道，「但如果你不招供，警方也無法把你落案，最後只能把你放出去，然後派人跟踪監視你。這情形相信你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對嗎？」

「你是中國人，所以我把你找來，希望你幫個忙。」

「別客氣，我你地位雖然對立，但我會盡鄉親之誼，能力範圍之內我能做得到的，一定會盡力而為。你放心說好了！」

「你們沒有猜錯，我的確是宗明的得力助手之一！可惜，看這環境，我就算能回到宗明那裏，他也不會再信任我！」

「當然，如果他還信任你，又怎麼會派人來三番暗殺你？」

「是的，他既不仁，也怪不了我不情不義！」余大為又說：「其實，宗明是自討苦吃，我國俗語亦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這到底是人家的地方，人家既肯好好地跟他合作，他偏又大貪，要獨吃！這就犯了撈家的大忌！」

「撈家」是廣東俗語，大致是指那些做旁門左道生意的人！

阿生問：「目前宗明躲在何處？」

「自從在阿姆斯特丹市逃脫後，一直躲在本市。」余大為說，「但是，如今黑手黨的殺手們既然追踪而來，他會不會逃往別處，那就難說了。」

「你肯定那天在海灘上向你們襲擊的人，就是黑手黨派來的殺手麼？」

「是的。」

「他們有多少人？」

「五六個人，我一時也看不清楚。」

「既然看不清楚，你又如何知道他們是黑手黨的人？」

「包剛當時與我同行，他認出了其中一個是黑手黨人，一邊拔鎗還擊，一邊向我們發出了警告。可惜我走避不及，以至受了槍傷！」

「包剛是誰？」

「長壽餐室的廚子，他也是我們的人。」余大為又說，「當日我奉了明叔之命，由他和沈德那兒收集情報。我們約好在海灘見面，想不到會遇上了黑手黨的人。」

「沈德又是誰？」

「一家餐室的侍者。他們二人都是我們的線眼，我們因為眼前正處於劣勢，必須消息靈通，明叔和我們一樣，都希望重振聲威！但可惜……」

「這種聲威振不振也罷了！」阿生說，「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沈德？」

「唐人餐室。」

「如果宗明還留在史芬尼根市的話，你以為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一幢四通八達的住宅樓宇，那是宗明的臨時大本營！」

「可以告訴我那兒的地址麼？」

「可以的，但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

「警方如何保障我的安全？」

「你可以繼續留在這裏，直至到你認為對你有威脅的人都落網了，你才出院！」

「但是，我仍要坐牢嗎？」

「那要看你過去的案子了。」阿生很坦白地說，「如果你過去曾殺人放火，我不敢多說。否則，單以海灘槍戰一役，我也可以保證你不會有事，只要你將來肯為警方作證！」

「過去我也清白！雖然我一直追隨宗明幹毒品買賣的不法勾當，但從未殺過人。」

阿生未進來之前，已跟警方高級負責人談過；他們任阿生作為全權代表，負責與余大為談判。

所以阿生才會如此胸有成竹，一邊安撫余大為，一邊又把他的口供巧妙地傳送出去！

阿生口袋中有個無綫電的袖珍咪高峯，警方可以在隣室收聽到他們二人的談話，然後加以錄音。

當然，這一切余大為是不知道的。只有阿生心中明白。

阿生又問：「宗明的家人呢？」

「躲在海牙一位僑胞的家中，他正設法安排他們到別處去！」

「也一併給我地址。」阿生說，「我可以向你保證，除非他們反抗，否則他們一定受到保護，絕對不會受到傷害。」

余大為於是憑記憶，在阿生遞給他的小册子之上，寫了兩個地址，一個是海牙的，一個是史芬尼根——本市的。

前者是宗明家人的藏身之所，後者是宗明本人的「臨時大本營」！

阿生有意讓隣房的警方及時獲悉，所以把地址唸了一遍！

然後阿生又順口問道：「宗明可不能永遠躲起來的，他到底還有一些什麼計劃？」

「組織起志趣相投的華人，向黑手黨反擊！」余大為毫不考慮地說。

「所謂志趣相投，也就是糾集一些亡命之徒。你以為每一個僑胞都有這種興趣嗎？」

「我倒不大清楚。不過，宗明死心不息，却是顯而易見的事！」

「他目前手上有多少人？」

「指那一方面的？跟他一起住在大本營的，還是附從他的？」

「有許多人附從他麼？」

「不少，但為數也不會多。」余大為道，「宗明有方法暗中勸服一些僑胞出錢出力支持他，所以我有時也不得不佩服他！」

「是指本市麼？」

「不！包括荷蘭幾個大城市在內，不管是否他過去認識的僑胞，他都有辦法說服他們。所以有人說他是無孔不入！」

「你的意思可是：這些僑胞都同情他？」阿生問道。

余大為點點頭：「一方面是鄉親之情，另一方面是民族觀念作祟，以中國人跟歐洲人鬥，相信你老兄也希望中國人勝一仗！」

「不！我只希望他們兩敗俱傷，因為這種鬥法實在太不名譽！」阿生一本正經地說。

余大為怔了一怔，又說：「除了上述所說的之外，還有一種人，就是希望一本賺到萬利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問。

「貪心的僑胞，往往給宗明的心理攻勢說服。」余大為說，「他們集資讓宗明做非法生意，以為可一本萬利，而且又有人代罪、代勞，賺錢之時照分一份，失手之後又有人代罪，多好呢！所以說穿了，宗明的財富，大部份是僑胞們的血汗錢。而宗明本人就『白手興家』，大做他的『無本生意』。他就是靠這樣冒出頭來的，可惜上了當的人自知那是犯法勾當，有如啞子吃黃蓮，不敢作聲！」

阿生這才明白：宗明這個大富翁，內裏原來如此這般！

看情形余大為不會冤枉宗明，他只是在絕望中說出了良心話。

阿生道：「宗明當初為什麼要找黑手黨人

合作？」

「這是誰也不想的，一塊肥猪肉誰肯分一半給了別人呢？」余大為道，「無奈宗明當年是初來步到，對人家這裏的環境並不太過熟悉，碰巧黑手黨人又是無孔不入的，人家既然抓住了他的痛脚，他也只好乖乖的給人牽着鼻子走！」

宗明加入黑手黨，當然有他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惜他事前似乎並未想到黑手黨人對付「叛徒」的手段如此認真、毒辣！

宗明現在大概也知道兩面受敵，陷於進退維谷之中。他一方面要躲避警方的追緝，另一方面也得對付黑手黨殺手們的圍剿！

但是，他為什麼不逃到老遠的地方去？

阿生問余大為：「他本來有許多機會逃出荷蘭的，為什麼還獃在這裏？」

「他不會走出荷蘭的，大概黑手黨人也知道了。」余大為說，「如果他走到老遠地方去，他就等於承認自己失敗了。而且，他還有一班手下和家人，要走也並不容易！」

阿生道：「難道他還不承認失敗？」

「是的，他很頑固。」余大為道，「他說過了，他要跟黑手黨人拚到底；現在只是準備反攻階段，想不到黑手黨的殺手們已經找到來了！」

阿生也不明白，黑手黨人為什麼會如此靈通，竟然會找到史芬尼根市來？

阿生又想起在阿姆斯特丹市時，曾在鑽石展覽會中見過那六名殺手，當時他們正追問一枚心形粉紅鑽石的來歷，難道那就是綫索？

阿生於是又問余大為：「宗明是否擁有一枚名貴鑽石？」

「你是指那枚獨一無二的粉紅心形鑽石麼？」余大為反問道。

「是的，我最近在阿市見過！」

「是他叫人拿去暗中出售的，宗明極之須要現金維持我們的生活。」

「黑手黨人可知道他擁有此物？」

「當然知道，年前在一次秘密慶功宴中，宗明借着三分酒意，當衆誇耀過這罕見的粉紅鑽石，當時許多黑手黨人都在場。」余大為又反問阿生：「為什麼你會問起它？」

阿生道：「不妨告訴你，黑手黨人可能就是根據這綫索追踪到史芬尼根市來的！」

「嗯！」余大為恍然大悟地說，「我想起了，他當日叫一個熟悉的珠寶鑽石商估價，顯然是那鑽石經紀出賣了他！」

「那經紀可知道宗明居處嗎？」

「我想不會知道，但最少他也知道宗明目前在史芬尼根。」

「好吧！你好好地在這兒休息下去吧！」阿生站了起來，「希望我們能够比黑手黨的殺手們更快一步找到宗明，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余大為點點頭，又望望窗外，他顯然不會忘記那些可怕的子彈會由窗外飛入來！所以他為了生存下去，他就不能不合作！

其實，那只不過是阿生的詭計而已！

阿生因為無法獲得一些有用的口供，他覺得這樣拖下去，只有對宗明造成更大的威脅，反而對黑手黨人更有利而已！

另一方面他與他師父呂偉良也失去了連絡，正是生死未卜，他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方，所以他才向警方建議使用這種「心理攻勢」！

想不到由阿生設計的許多「暗殺絕招」還未使出，余大為已屈服下來！

這手段雖然有些左道旁門，但對一個歹徒來說，無論如何總好過向他使用暴力，而且來得更有效和澈底！

當地警方在隣房所錄得的大堆口供，證明阿生的見解是對的。

現在他們就聯合了國際特警人員，分頭出發到那處由余大為提供的地方去，希望可以及時找到宗明他們！

另一方面則通知海牙警方，按址去找宗明的家人！

四面包圍　幾番槍戰

黑手黨的小頭目黑人格蘭，帶了呂偉良和石支非二人到一處地方去等候，據說宗明不久之後將有可能在這兒附近出現！

這是一幢樓宇的天台，只有三層高而已。對面是一幢只有二層高的屋宇，樓下是一間唐人餐館！

根據黑人格蘭說，他們的情報指出，今日午間宗明將在這間唐人餐館出現，會見一名地下軍火商，目的自然是要購入一批軍火！

與格蘭一起的，還有二名黑手黨徒，他們都帶了槍械！

呂偉良當時的心裏非常之矛盾，難道要他真的親自將宗明殺死麼？無論宗明是好是歹，也應該交由法律來裁判才對！

呂偉良眼看自己將被迫變成一個殺人兇手，却又偏偏沒有機會讓他反抗！

格蘭與二名黑手黨人對他們監視得很緊，要反抗可不容易！怎麼辦呢？

呂偉良覺得他必須儘快就要有所決定，否則，等到宗明真的在對面出現時，他就必須在格蘭的監視下變成殺人兇手！

殺人須要槍和子彈！

有了槍和子彈却不一定須要用來殺人的，就算要殺，也不一定要殺宗明，他可以殺格蘭和二名黑手黨徒！

但是，格蘭和二名黑手黨徒不但有槍，而且是手槍，最少有六七枚子彈。

等會兒格蘭交給呂偉良的，肯定是一支配有瞄準器的來福槍，但有多少子彈？

從廢鐵場練靶時的情形忖測，相信來福槍之內決不會多過二枚子彈。那麼，呂偉良又是否有把握以寡敵衆？

呂偉良只有一個人，即使加上了一支來福槍和二枚子彈又如何？

他和石支非並無默契，因此到時他只有獨力對抗他們！

石支非可能真的決心要賺取黑手黨那一筆殺人賞金！

呂偉良不敢確定黑手黨是否真如此大方，肯照數付足十萬美元給殺死宗明的人，但無論如何他也不想賺這些血腥錢！

石支非是個職業殺手，也不會同意呂偉良的做法與想法！

呂偉良正在思想間，一名黑手黨徒已向格蘭示意；呂偉良以為宗明的車子來了！

但是，衆人俯視之下，只是一輛街車。

街車在那間叫龍子的唐人餐館門前停了下來，車上走下二個歐洲人，一先一後，進入了餐室中去！

餐室向街的一面全是玻璃屏，因此各人在天台之上，可以望得見屋內大部份的座位。

那二個歐洲人就在視綫以內的一張桌子兩旁坐了下來！

呂偉良等人又可以看見一名侍者過來招呼他們。侍者是華人。

格蘭看看腕表，焦急地說：「時間差不多了，宗明也該到了！」

他們顯然在等，另外一輛車子的來臨！

呂偉良問格蘭：「等會兒，由誰動手殺宗明？」

「你和他！」格蘭指指石支非，「有你們

二位狙槍手一齊動手，相信宗明九死亦無一生的希望！」

呂偉良於是伸手過去：「請把槍交給我，我要試行瞄準！」

「何必這麼早？」那黑手黨人道。

呂偉良故作生氣地說：「是你動手還是由我來動手？這角度刁鑽得很，這支槍我一直未曾用過，你怎可以要我在一剎那之間能熟習一切？」

格蘭向同黨打個眼色，黑手黨人只好把一支裝上了瞄準器的來福槍交給他！

格蘭對呂偉良說：「裏面有兩枚子彈，你第一槍失手，還有另外一個機會！」

呂偉良沒有答他，俯伏在天台的欄杆之上，試行瞄準！

豈料這一看，卻看得他血脉沸騰起來，原來宗明已經出現在龍子餐室之內！

呂偉良曾經見過宗明，他們夫婦二人一度成為宗明的俘虜，（按：詳情見上篇「淸理門戶」一文。）他自信不會弄錯。

宗明正與二名歐洲人共坐一餐桌。那二名歐洲人也是剛進餐室中去的。

呂偉良把情形告知各人，因為他明知道是無可避免的，說不定人家比他更先見到，說不定這是一個陷阱亦未可料。

萬一其餘四人未知其事，萬一他們感到無限驚奇的話，又或者四個人都俯伏欄杆注視着對面餐室中的情形。那麼，呂偉良的機會就來了！

所以呂偉良決定爭先告知他們！

格蘭和石支非果然感到意外地驚奇，而且紛紛窺進餐室中去。但是呂偉良仍然無機會。因為他身後還有名大漢持着手槍，虎視眈眈！

包括格蘭在內的三名黑手黨人，事前似乎有充份的默契，三人之中似乎每一分鐘都有人值動，揮槍站立在呂、石二人後面監視！

即使現在突然之間發生了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也無例外！

呂偉良毫無辦法，因為格蘭只靠近天台欄杆片刻，又退了後！

他迅速向呂、石二人發號施令：「兩位，你們領取巨額獎金的時刻到了！」

石支非可能等得焦急，神經有些緊張，他舉起那支來福槍，立即發射！

但是，他更快也不及呂偉良快！

呂偉良絕非存心爭功，他自始至終並未想過那些殺人獎金。

他所以搶在石支非之前動手，目的無非想救宗明一命！

聽起來似覺矛盾，他既搶先發射了子彈，以他的槍法之準，宗明勢必死在他的手中，又怎麼會救了他？

原來呂偉良自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格蘭他們既然如此不信任他們，如果他還稍有懷疑的話，後果難以想像。

他首先開槍的目的，只是想向宗明發出及時的警告，儘管石支非亦非弱者，但是呂偉良卻明白宗明是個相當敏感的人，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便會知所趨避！

因此，呂偉良就在那一剎那間，決定搶先發射了一槍！只要能比石支非快上十份之一秒就已經夠了。

同時他也顧及後果問題，那就是不能失準！因為如果他故意失準，難免會引起格蘭他們的懷疑，亦可能有麻煩！

於是那一槍呂偉良瞄準宗明的臂膀部位，那是不足以致命的！

呂偉良開槍的時間果然比石支非大約也只是快了十份之一秒左右，他可以從瞄準器中見到宗明的反應極快！

當石支非發射的子彈射破玻璃時，宗明已滾離了他原來的座位！

儘管宗明身手如此矯捷，但石支非志在必得，所以第二枚子彈連續發射！

通常一名有經驗的職業殺手，他會估計到他的對象的反應，以及事發後的動作和方向，所以第二槍石支非位置稍移，務求不再失手，所以照計宗明勢難倖免！

呂偉良也把另一枚子彈射光為止，他不能引起格蘭他們的疑心，因為這次殺人任務不管成功與否，他也希望有機會繼續偵查黑手黨的活動，冀能將他們一網打盡！

所以，他也必須做得「似模似樣」！

現在，龍子餐室朝向街道這一邊的玻璃屏上面，最少也有四個彈孔，但宗明的傷勢如何，卻難以估計。

因為他動作快得出奇，轉眼之間已接連地幾個打滾，迅速離開了視綫範圍之內！

同時餐室方面也有所行動，人們在走動！就在這一剎間，天台上那五個人卻呆了一陣！他們都給餐室中的情形，嚇得目定口呆！

本來只有呂石二人看得最親切，但開了槍之後格蘭他們也關心到收穫，所以紛紛過來俯視現場中的情形。

現在五個人十隻眼睛都可以見得到，餐室中最少也有超過六名中國男子，他們都穿同一款式的服式，身裁樣貌竟與宗明一模一樣！

這是不可能的事，宗明已經受傷滾開了，他怎麼還會出現？

他不但出現，而且還不止一個！而是六七個之多。為什麼？

五個人即使是三歲小孩，也明白到他們不可能都同是宗明，最多也只可能有一個是真的；假如剛才中槍滾開的是真的，那麼這些都全是假的。

不論真真假假，現在他們都正隔着玻璃屏，仰視上來！

格蘭吃驚之餘，朝住玻璃之內，狂放了幾槍，但是，那一班「宗明」，竟然毫無所懼！只見眼睛眨了幾下！

這情形，看得各人又驚又懼，更加莫名其妙！

儘管他們難明其中究竟，但看了眼前情形，最少也明白到一點，就是他們中了人家佈下的「圈套」！

於是格蘭立即下令緊急撤退！

但是，看來一切都太遲了，一聲吆喝，一批槍手，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出現在他們身後不及二丈之外！

他們是誰？

不問可知，必是宗明的手下！

眼前出現的全是華人，他們手中分別持有手槍、手提輕機槍等等武器！

一名黑手黨徒企圖突圍，舉槍欲射，但立刻棄槍捧臂，因為人家比他的動作更快，一枚子彈射過了的手臂！

格蘭等人不敢再妄動！他們迅速被人押離了天台！

石支非怔怔地對格蘭說：「你犯了職業殺手的大忌，否則我們不會失手被擒！」

石支非雖然沒有再作詳細的解釋，但呂偉良卻聽得明白，他大概在埋怨格蘭太遲撤離了現場。假如他們能早些回過頭來，即使來不及撤退，也不致束手被擒。

只要早些回轉身來，也許一場槍戰是難免發生的！但決不致在毫無反抗餘地的情況下，變成人家的俘虜！

但是，餐室之內突然之間多了幾個「宗明」——這是他們謀殺的對象，任誰也會為此而分了心，包括一向表現得精明過人的鐵拐俠盜

呂偉良本人在內，亦難例外！

也許這就是餐室中突然之間出現幾個「宗明」的主要原因吧！

各人被迅速押離現場，橫過馬路，進入餐室之內。餐室大門立即關上！

玻璃門上隨即掛上「休息」的牌子！

玻璃屏內外兩幅布幔也落下了！

除非目睹剛才的過程，否則，沒有人知道這兒剛才發生過一些什麼事！

呂偉良爭取被押進餐室現場的片刻時間，看看那幅巨大的玻璃屏與室內的桌椅等物，竟然未見淩亂現象！

那一班「宗明」在笑——得意洋洋地，帶有嘲諷意味的笑！

距離是那麼接近，呂石等人同是中國人，他們可以輕易分析得出：這些「宗明」都是假的——只是經過了巧妙的化裝而已！

只須仔細地接近多瞧他們一眼，便不難看出了破綻。

那幅巨大的玻璃屏並未出現洞孔，只是外面有裂痕！

也就是說，那是防彈玻璃！子彈根本未有穿過它！

呂偉良佩服宗明，他實在聰明得很，到底連呂偉良自己也上當了！

二名歐洲人也是偽裝的，假的棕色鬈髮，以及面上的化裝，他們都是中國人，當然也是宗明的人！

這些人都在笑！

雖然他們沒有說出口來，卻好像在說：你們太低能了！

呂石等人被押到餐室後面去！

他們在手槍要脅下，毫無反抗餘地，絕對處於被動——有人為他們蒙上了雙眼。

他們被押至後門，穿過一條後巷，迅速爬入另一幢屋宇之內。

呂偉良只聽到一些人聲，他們都在說着一種中國方言。

呂偉良聽得懂，但他不知道久居外國的石支非是否也可以聽得懂。

有人說道：「快把他們綁起來！他們並非等閒之輩！」

也有人說：「嗯！這傢伙不是那個姓呂的跛子麼？」

「是的，我也認識他，他怎麼也會成為黑手黨的人？」

「他媽的，我早就懷疑他的身份，想不到是奸細！」

「搜過他們了嗎？」

「搜過了，我們已將他們繳了械！」

「快押進地牢去，明叔在等着！」

於是每二人押着一個，將呂石等人挾持進一處地牢中去！

呂偉良等人都被蒙上了雙眼，所以他們只能憑感覺作種種忖測，卻見不到四周圍的環境與事物！

地牢看來不會太深，這點可以從梯階之少推想得到。

進了地牢之後，又是被人押着緩緩地走。他們不斷被警告：「小心點，不要碰着頭！」

憑此亦可以想到地牢很矮。到底這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等三個人有如瞎子一樣，要不是有人扶持，真的是寸步也難行。

他們當初還以為進入了地牢之後，便是「宗明的大本營」，但卻久久未聞人聲，看來還要走一段路呢！

呂偉良不止一次被人蒙閉雙眼走路，許多人都會用這方法令到被俘虜的人如墮五里霧中，所以他可以說得上是富於經驗！

呂偉良知道「盲人心水清」的道理，所以在視而不見的情況底下，他極力保持頭腦的冷靜，處處憑觸覺去分析！

他覺得地道是傾斜的！

奇就奇在往上斜，但要不是小心留神，很難分析出這現場的環境！

他們被人摻扶着走，已不止一次地差些兒就絆倒在地上！因為扶持着他們的十個人，步伐較急時，他們就跟不上！

另一方面呂偉良也從呼吸方面仔細分析，一切雖則只是憑着本身的感受，但也不難想像得出其中的奧妙來！

呂偉良曾一度感到有點窒息，那時正是十個摻住他們五人的大漢步伐加速的時刻。

為什麼會產生窒息的感覺？

凡是建地牢的人，相信都明白到空氣調節問題首先要解決！所以即使沒有空氣調節機，也要有抽氣扇之類！

同時從地理環境上去推想，荷蘭地處水平綫以下，除非有最佳設備，否則地牢之下必然潮濕不已。

憑此種種分析，呂偉良終於有了一個結論：這不可能是地牢！

尤其是當他逐漸感到呼吸由窒息而至回復正常時，他更加肯定當時他們已由地道步上了地面之上！

那麼，這又是什麼地方？

宗明和他的手下為什麼要故弄玄虛？擺下這疑陣？

說起來道理也非常之簡單，呂偉良有過這樣的經驗，所以他以為對方大概明知他們都是不易對付的人，首先要令他們頭昏腦脹，以為被押到一處秘密地點去了！

現在這五個俘虜終於停下來。

有人過來為他們解開蒙住雙眼的黑巾，但雙手卻綁得結實。

他們並無過份刺激視綫的感受，因為室內燈光昏暗得很！

這是反常的，呂偉良他們都記得這是日間，而且還是午間時份，太陽應該當空，為什麼會烏天黑地的？

毫無疑問，他們又在故佈疑陣。

他們既然要當這兒就是「地牢」，當然不能讓外間的光綫透入！

但是，呂偉良卻可以肯定，厚厚的布幔後面，必有窗門，只不過給人將光綫絕對隔開而已！

室內站了一批持械大漢，他們都是華人，而且很年青！

呂偉良、石支非、格蘭和他的二名同黨，總共五個人，都在監視之下。

他們若有所待，可能在等宗明出來吧！

果然不久之後，有個中年中國人出來了，他正是呂偉良見過的「黑手黨大叛徒」宗明。

宗明穿上了一套唐裝衣服，態度瀟洒，面帶笑容，與他們在餐室中見到的，完全兩樣。

當宗明的視綫觸及呂偉良的面部時，面色頓然一沉。

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宗明事前似乎未想到呂偉良竟然會出現在「俘虜的行列」中。

宗明呆了一陣之後，說道：「姓呂的，你別來無恙吧！」

呂偉良輕輕一笑：「你有心！令人敬佩的僑領，僑胞口中的衆人明叔，你也好嗎？」

「我們為什麼如此有緣？」宗明說。

「也許是上帝的安排吧？」呂偉良道：「相信我們亦無須轉彎抹角了，我勸你立即向警方自首，以免死無葬身之地！」

「嘿！你說什麼？」宗明面上的肌肉一陣綑緊，「你到了這個時候還敢對我如此無禮？

實是不知死活。」

呂偉良明知一切已成定局，所以態度還是那麼的冷靜。

他說：「如果不是因爲你是中國人，我也懶得去理你。」

「說得好，我你同是中國人，但你偏偏三番四次與我過不去，爲什麼？」

「不妨告訴你，我只知道我憎恨罪惡，尤其討厭毒品，所以在這方面我是不分國籍的。」呂偉良又說：「不過我叫你自首，却有我的絕好理由。因爲黑手黨的殺手不止這幾個，相信亦只有警方才可以保護你。」

「他媽的，我看差了你，你也未免太過低估了我。」

「可能是的，難怪你這樣想，因爲我現在是擠在黑手黨人的行列中，所以你以爲我存心與你爲難，但我以爲這點無須多作解釋。只希望你明白的，就是你目前所處的形勢。」

「我無須你提醒我，我自己知道應該怎樣做的。」

「那就最好不過。」

「現在我要問你，你幾時加入黑手黨的？」宗明盯實呂偉良。

呂偉良道：「我從來未加入過黑手黨。」

「那麼，他們花了多少錢僱用你？」

「十萬美元！」

「噢！」宗明故作驚奇地，吹了一聲口哨，道：「價錢驚人！原來我宗某這條性命，竟然也值上十萬美元！」

「但是，我相信今天萬一你眞的死了，我也拿不到這麼多。」

「爲什麼？」

「因這份殺人賞金可能要二一添作五。」

呂偉良朝他身旁的石安非瞥了一眼。

宗明會意地，把視綫轉移到石安非的身上去。

他牢牢盯實石安非，問道：「你也是中國人麼？」

「嗯！」石安非點點頭。

「黑手黨徒？」

「不！職業殺手。」

「誰聘請你？」

石安非望望格蘭，說道：「就是他，格蘭先生。」

宗明走到那黑人面前：「你就是格蘭？」

格蘭不作聲。

「你是個啞吧嗎？」宗明有些生氣了。

「……」格蘭還是沉默着。

宗明突然擧起巨靈之掌，「拍」的一聲，力摑了一掌。

格蘭面頰上留下了五隻指印，他的咀角正在流血。

二名黑手黨徒欲想衝前，立即被數名大漢制住。

「克吐」一聲，格蘭出其不意地，含血噴人。宗明臉上、衣服上沾滿了帶有鮮血的涎沫，又髒又臭。

宗明咆吼如雷，立即拳如雨下。

數名彪形大漢撲了過來，將黑人格蘭分左右挾持，令他毫無反抗的餘地。

有人遞過一方濕手巾，讓宗明抹去面上的血，宗明這才稍爲冷靜下來。

格蘭奄奄一息，看來他已內傷。

呂偉良忍不住說道：「你這樣對待俘虜太不够風度！」

「什麼？」宗明睜大了雙眼盯住呂偉良：「你眞不知死活。」

呂偉良輕輕一笑，道：「我向來如此，見到就說，想到就講。如果我是你，我會趁住還有時間，立刻與警方連絡一下。」

「爲什麼？」

「你可以吩咐你的手下用黑巾矇住我們五個人的眼睛，但是你可不能蒙住貝拉他們的眼睛。」

「貝拉？」宗明怔了一怔。

「你可知道貝拉是誰？」

「我當然知道，他是黑手黨派駐史芬尼根的大頭目。」

「既然你知道，我也不用多作解釋了。老實說，我担心這裏已被他們包圍。」

宗明果然呆了一陣。

但很快他又佯作冷靜地說：「你放心吧！我不會怕他們。」

「我不敢低估你，但我勸你也切不可低估了他們。」呂偉良說，「你的實力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但我却明白到這兒距離現場不會太遠，儘管你故佈疑陣，也瞞不了我。」

「我也知道你們三俠的厲害！」宗明說，「但你不該爲了錢，就出賣自己的同胞。」

「我只維護正義的同胞，同時對付你也不單單是爲了錢。」

「不是爲了錢，那是爲了什麼？」

「爲了制止一塲黑社會的大屠殺，但是可惜的是：現在時間上可能已經太遲了。」呂偉良輕輕嘆息。

突然有人冒冒失失的闖了進來，那是宗明的一名手下。

他氣喘喘地說：「我們被包圍了。」

宗明大吃一驚，急忙問道：「是黑手黨人嗎？」

「我想是的，他們要求你說話。」

「在那裏？」

「在電話中。」

「他們怎知道這兒的電話號碼？」

「是打到龍子餐室來的。」

「他媽的！」宗明回頭吩咐各人小心看守住呂偉良他們。

他帶了幾個近身保鏢，與來人離開了那個大廳，匆匆而去。

呂偉良心裏想，他並未估計錯，一切只是宗明他們故佈疑陣，這兒絕非地牢。從剛才那來人的口中，可以聽出了端倪。

這裏大概只是距離龍子餐室不太遠的另一幢建築物。

格蘭雖然身受創傷，但他仍不忘處境堪危，低聲對身旁一名助手道：「有香烟嗎？」

呂偉良從眼色中知道他企圖施用詭計，但是，宗明的手下却不許他們稍動一下，甚至不許他們交談。

格蘭想坐下來，反而給人用力推了一把，「臨」然一聲，頭部撞向那邊牆角。

其他各人不敢動彈，因爲宗明的手下們手段十分殘暴。

呂偉良等人只能耐心等待着，他們根本不知道稍後會怎麼樣。

× ×

「你是誰？」宗明拿起電話筒之後，首先就問道。

「你是宗明嗎？你應該認得我的。」對方是個歐洲男子。

「你是貝拉？」

「不錯啊！」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我目睹一切，當然知道。」貝拉輕輕一笑，「你很狡滑，可惜終於大限難逃。」

「胡說。」

「宗明，你被包圍了。」

「如果你有種的，爲什麼還不進來？」

「黑手黨的宗旨，一向以和爲貴。」

「你想怎樣？」

「希望跟你談談。」

「還有什麼好談？」

「我們到底曾經是一家人。」

「你既然懂得這麼說，就不該苦苦相迫，欺人太甚。」

「算了，過去的由得它過去吧！要不是你企圖脫離組織，一切會很平靜。事情既由你而起，現在也應該由你站出來把它終結。」

宗明怔了一怔，道：「你能代表總部講話麼？」

「當然，我是這兒史芬尼根的負責人，你是知道的。」

「那麼，讓我說得坦白，我想永遠脫離黑手黨，自立門戶。」

「本來這是犯了天條，按黨規你要判死刑，但是你出來跟我好好的談談，也許還有商量的餘地。」

「那就在這裏談好了。」

「你怕被殺？」

「如果我怕，我就不會有今日，我也不會背叛你們。」

「那麼，你出來吧！」貝拉說，「我有人在你手中作爲人質，你根本不必担心什麼。」

宗明笑了笑，道：「你別當我是三歲孩童，他們五個人之中，有二名華人，他們都是你請回來的。」

「但是，還有其他三個……」

「其他三個，甚至三十個，三百個，他們又值得什麼？」宗明說道：「除非你先棄械進來，那又不同。」

「你好狡滑。」

「彼此彼此。」

貝拉頓了頓又說：「那麼，我就遷就你的意見，在電話中談談好了。宗明，你的目標已經暴露，我們想殺你，實在易如反掌。」

宗明冷笑道：「我看未必。」

「無論如何，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也該切切實實地談談。宗明，你名義上可以脫離黑手黨，但是，我們爲了利益，還是可以携手合作的。」

「這話從何說起，我給你們不少好處，現在也應該停止了。」

「但你不要忘記，黑手黨人也給你帮過了不少忙。如果沒有我們，你的非法生意根本不可能存在。」

「那你未免太過小睹我了，老實對你說，我的生意至今爲止，仍在持續。」

「你騙不了我的，我熟悉一切門路。」貝拉說：「你別打腫了臉皮充胖子……」

這時候，宗明看見他的手下匆匆過來。

他看得出事情不妙，忙用手掌掩住講筒的傳音器。

他的一名手下氣急敗壞地說：「他們開始進攻了。」

宗明大吃一驚，對住講筒咆吼道：「貝拉，你記住，我不會放過你的。」

「哈哈哈……」貝拉也意味到他的拖延詭計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大笑不已。

宗明生氣地掛了綫，帶人趕到後面去。

一連串的槍聲响起，室內的人四下裏奔竄起來。

呂偉良並不估錯，這兒確實不是地牢下面，只是一幢建築物的樓下，換句話說，外面可能就是街道。

槍聲頓然四起，呂偉良等人在這裏面亦聽得十分刺耳。

宗明的手下們紛紛蹲下來，顯然是担心子彈直接命中他們。

呂偉良等人也紛紛就地伏下。

他們可以看見宗明的手下們竄至布幔後面，拔槍戒備。

揭開了厚厚的布幔，後面果然有窗，窗外也眞的是街道。

一名華人槍手正待由窗門的玻璃上往外瞥一眼，突然「砰」的一聲，玻璃開了花，但子彈未見射入來。

看情形，這兒窗門的玻璃又是防彈玻璃，否則槍手們不會如此冷靜。

防彈玻璃絕非一般建築物常用的，宗明可能早已有了打算。

顯然，宗明等人大概已下定決心，頑抗到底？——呂偉良他們難免亦會這樣想。

他們並不担心宗明的「頑强鬥志」，只担心沙塵滾滾之中，殺錯了他們。

呂偉良不大了解荷蘭警方的「行動效率」，只是以常理忖測，如果宗明頑抗下去，必然兩敗俱傷。

因爲這樣子槍聲卜卜，警方人員遲早總會聞訊趕來。

當然，警方越早趕來，對他們就越加有利。否則，他們五個人這一回就眞眞正正的「東手待斃」。

宗明突然怒氣冲冲地闖進來，叫人將呂偉良等五名「俘虜」集中起來。

呂偉良他們當然明白到宗明的想法，他們不禁暗自吃驚。

宗明果然說道：「你們現在就出去，叫貝拉他們停火。否則，我先殺了你們五人。」

外面的槍聲越來越猛烈，這時候叫他們五個人闖出去，無疑只是送死而已。尤其是呂石二人，他們都不是黑手黨人，對方决不會因爲看見他們而停止射擊。

這時候　宗明的一名手下已將一塊白布扯起，綁在一支木棒之上，再插在格蘭的背脊衣領之內，然後對他說：「你先出去。」

二名大漢推着格蘭先走。

呂偉良說：「我並不怕死，但我們並非黑手黨人，你不該叫我們去。」

「少嚕嗦！」宗明咆吼着說：「你們既是他們請來帮手的，他們總應該認得你。」

數名彪形大漢，不由分說，把五個人推了出去。

但是，走不上幾步，「臨」然一聲，格蘭倒在地上。

他再也走不動，看情形，極有可能是由於剛才傷得太重。

宗明過去看看，最後竟把白旗拔出，改插在呂偉良的背上。

呂偉良雖然少了一條腿，平時走路也要拄着一支枴杖。但是他曾裝有義腿，即使沒有枴杖，也可以走路。

這時候他大可以佯作走不動，但他沒有這樣做。

宗明叫他先走，石安非和二名黑手黨徒則跟在後面。

有人將一度門打開了，子彈紛紛由那處飛入。

還好各人早知有此一着，紛紛避過，躲在門旁墻後不動。

有人揚聲高叫：「不要開槍，我們投降了，聽到嗎？」

槍聲果然沉寂下來。

宗明的助手對呂偉良他們說：「叫他們停止射擊，派人過來談判，否則，你們都會首先被殺，明白麼？」

呂偉良沒有答話。

他眞不明白，宗明這班人怎麼會如此不濟？其實，只要再堅持片刻，深信警方必然會趕來替他們解圍。

無論宗明意欲何爲，呂偉良等四人在槍尖

之下，也只有唯命是從。

背插白旗，在槍林彈雨下跑出去，在呂偉良這一生人之中，也是第一次。

他沒有佯作絆倒，反而挺起胸膛，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走了出去。

其他三人跟在後面，步步爲營地走着。

他們雙手均被反綁，而且都拖着一條長長的繩子。

當四條繩子被屋內的人一扯，他們四個人就只好止步不前。

他們呆立街中，等待着對方派人過來「對話」。

街上靜得有如墳墓，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但呂偉良他們心裏也都明白，人是有的，只不過此刻都躲在那些掩護物後面，伺機而動。

呂偉良從未置身於這種尷尬場面之下，他隨時會被人槍殺。因爲他既非黑手黨徒，貝拉和他的黨徒們當然不會有所顧忌。

另一方面，宗明和他的手下們躲在屋內，此刻亦必然是注視着他們四個人的一舉一動，只要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企圖逃走，相信子彈就會由背後飛來。

不過，除非是傻瓜，否則他們當明白單憑本身的力量，根本無法逃走，即使有此勇氣，也扯不斷後面的繩子，何況他們每個人的雙手均被反綁呢！

正當四人呆立街頭之際，那邊屋角有人冒出半邊臉來。

可以肯定的就是：此人絕不會是過路的。街上的行人們，相信早已被剛才的一連串槍聲嚇跑了。

「喂！中國人，裏面的情形怎麼樣啦？」屋角那人沉聲問道。

呂偉良和石安非都以爲那是貝拉的手下。

石安非答道：「格蘭傷得很重，他走不動了，你們快想辦法救救我們。」

「格蘭？格蘭是誰？」那人竟然會有此一問。

呂石二人呆了一陣。

二名黑手黨徒早已有所懷疑，因爲在他們二人的記憶中，似乎對這人沒有印象，他們似乎未見過這同黨。

二名黑手黨徒中有一個首先就忍不住問：「貝拉先生呢？」

那邊忽然有另一個人說：「哦！我明白了，他們一定是黑手黨徒，貝拉的手下！」

這時又聽到了另一人說：「不！那名中國人是姓呂的。」

「你怎麼知道？」

「我們國際特警呂阿生同僚的師父，我當然認得。快些想辦法救他們。」那人又說：「他是佐治，快去通知隊長他們吧！」

這一連串「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對話，彷彿給呂偉良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他並沒有估計錯誤，警方果然已經採取行動了，只是他想不到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把房外的大局控制。

所謂不知不覺，也只是他們四個人的想法而已，其實剛才那一串驚天地、泣鬼神的槍聲，並非每一枚子彈都射向宗明的「大本營」，而是警方與黑手黨徒們在街上交火。

不過由於宗明這「大本營」佔地頗廣，四通八達，故此屋內人才會一無所覺而已。尤其是呂偉良這等「俘虜」，他們自顧尚不暇，又豈會知道外面的局勢呢？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危機尚未過去，因爲他們現在是插翼難飛。

呂偉良等四個人不但沒有把握扯斷那四條繩子，同時亦不能保證屋內人在這距離之內，隨時會一槍便將他們的性命結果。

不過對呂偉良本人來說，也總算在絕望中有了一綫生機。

呂偉良等四人所站立的位置，均在宗明手下的射程之內，所以警方的人不敢接近他們，只能躲在屋角那邊，跟他們對話。

一陣陣電單車的馬達聲傳來，但呂偉良他們根本見不到什麼。

街道上還是人影全無，車輛絕了跡。

警方既然控制了大局，他們大概已在各處街頭阻止行人、車輛進入這一帶，這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電單車的馬達聲在那邊屋角後面停了下來，似乎還不止一輛，最少，也有二三輛以上。

呂偉良仍然不敢動。

他們四個人都了解到自己本身的危險處境，所以連站立的位置，也未敢擅自移動半步，只因爲他們曾被警告。

阿生的聲音突然出現在那邊屋角：「師父，你怎麼啦？」

呂偉良喜出望外，但他是個頭腦冷靜的人，他想像到後面不遠處，有人一直在屋內監視着他們。

他不敢作出喜悅之狀。

他只低聲地說：「還好未曾死掉。」

阿生是剛剛接到報告，由另一處地方趕來的。與他同來的人，尚有林愛莉和占姆士等人。他們都以電單車代步，因爲汽車無法進入較狹窄的橫街窄巷。

自從呂偉良突然不知所踪之後，林愛莉和阿生固然爲之担心不已，就是占姆士也覺得責任重大，頻頻與當地警方連絡。

無奈他們想盡了辦法，也無法把呂偉良找回來，警方也只有派出綫人，四處打聽。

直至到阿生用「心理戰術」，攻破了余大爲的「思想堤岸」，令他不打自招，供出了宗明「大本營」之所在，國際特警的行動組人員才連合了當地警方，按照余大爲所述，將一些街道封鎖，包圍了一些可疑屋宇。

想不到警方的行動還未開始之前，黑手黨徒們已不約而同地，包圍了龍子餐室正門那邊，與宗明手下發生了槍戰。

根據余大爲後來對警方作更詳細的指示，宗明這「大本營」四通八達，由地下隧道可以穿過兩三條街！

正是「狡兎三窟」，所以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除了傾巢而出之外，還出動了部份荷蘭的軍隊協助！

那兒街道之上，一時之間，如臨大敵！商店紛紛關門，行人與車輛繞道而行。

此情此景，困處屋內的宗明和他的手下們根本一無所知，他們只以爲貝拉帶人圍攻他們而已！

其實，貝拉等一班黑手黨人，在軍警的聯合行動中，早已敗下陣來，俯首就擒，等候進一步審訊！

由於範圍太大，宗明這「大本營」出口處亦多達數個，所以阿生和占姆士等人，當時正在另外一條街道上。

那邊有人用擴音器廣播，向宗明和他的手下招降。

但是這一邊卻靜悄悄的，警方的高級負責人還未趕到，所以警探們也只好按兵不動，等待着進一步的指示。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呂偉良他們便開始相繼出現！

現在阿生也知道情勢十分危急，他們必須小心處理，否則，呂偉良等人就會死於宗明手下們的槍下！

阿生問呂偉良：「屋內有多少人？」

「大約二三十個。」呂偉良說，「但我相信除了這兒之外，還有其他出口！」

「是的，我們已知道了這點！」阿生沒有解釋他如何知道。

他明白到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拯救呂偉良他們！

林愛莉救夫心切，她建議道：「讓我過去！我佯作過路人！」

占姆士立刻就反對：「不！你曾被宗明抓去，他們認得你！」

（按：在「清理門戶」一集中，呂林夫婦二人曾一度被宗明抓作人質。）

林愛莉意志堅定。她說：「我會戴上假髮罩，略加化裝，他們在屋內是不會看得出破綻的。」

說完，她已往後面跑！

阿生沒有制止她，因爲他覺得除了他本人之外，相信亦只有林愛莉肯在這種場合中冒險！

事情總要解決的，而且越快越好，否則呂偉良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林愛莉回頭走，是要去找回她的手袋！

她剛才是坐在阿生所駕駛的電單車後面來的。

她的手袋就放在電單車的小箱子裏。

手袋裏面放了一個棕色的假髮罩。林愛莉匆匆將她戴上了，又利用電單車上的望後鏡，略加化裝！

她只化極短的時間，便把自己變成一個外型十足的歐西婦人！

她回到屋角那邊，看見阿生、占姆士和一名警方的指揮官等人，正在展開部署！

她不知道他們打算怎麼樣，但她卻在心中另有打算！

她伏在屋角向她丈夫呂偉良招呼，表示她要來了！

三俠之間，向來有默契。因爲他們平時合作得多，也合作慣了，所以儘管他們只交談了幾句，甚至只望上幾眼，彼此之間便了解得到對方想做一些什麼。

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這種默契自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

在阿生這方面，因爲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他必須緊守立場與崗位，儘管他目前仍在渡假中，也得與占姆士好好地合作。

但在林愛莉這方面，她因爲在以前的「迷你女賊」時代，習慣了獨行獨斷，所以有了大批軍警在旁，她反而覺得礙手礙脚！

至於呂偉良這方面，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此刻已有一半掌握在他自己手上，所以他必須作好心理準備。

林愛莉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挽住手袋，大搖大擺地，朝呂偉良身後走過去！

她想過了，如果有人喝止她，她會佯作不明不白地故作驚奇！然後利用對話之際，冒險發難，一邊朝屋內擲出她的「迷你炸彈」，一邊用利刀將呂偉良後面的繩子切斷！

當然，如果還有時間的話，她也會把其他三人的繩子切斷。

「迷你炸彈」和「眉筆手槍」等等，一直都是她手袋中常備的自衛武器，她已很久沒有使用了。

林愛莉已暴露在對方視綫之內，但是很奇怪，竟然沒有人揚聲喝止她！

當時的林愛莉也顧不了其他，她只以爲對方的反應未够敏感而已，那麼，她的行動一定要比對方快！

於是一個轉身，一雙「耳環型」的「迷你炸彈」首先脫手飛出，直朝住屋內飛擲而去；爆炸之聲還未傳出，一個「粉盒型」的「烟霧催淚迷你彈」已作連環出擊！

「迷你女賊」一經大發雌威，猶如猛虎出柙！

兩聲「轟」然巨響，屋內烟霧瀰漫，這邊林愛莉已揮刀連割，連系在呂偉良等人手後的四條尼龍繩子，已先後斷去！

呂偉良早有了準備，繩子一斷，隨即翻身遠滾！

林愛莉一切看得親切，她担心屋內有人發槍射擊，衝前搶去呂偉良頸後插住的「旗杆」，讓她丈夫可以滾得更快！

但是，屋內却沒有反應！

大批軍警早已枕戈待旦，紛紛由各隱蔽處一擧衝出，湧入屋內！

阿生知道呂偉良有林愛莉照料，也跟隨大隊衝進宗明的「大本營」去！

但是，完全令他們事前無法估計得到，屋內空無一人！

他們以爲是疑兵之計，步步爲營，再作深入搜查！

唯一可以找到的，只有黑手黨人格蘭，他已奄奄一息！

軍警在屋內展開分頭搜查，事前他們已得到指示，知道這兒四通八達，下面還有隧道可以透至別處街道，於是分頭由那些地下隧道，展開追踪！

在另外一條街道之上，另一批軍警已將宗明等人逮捕！

宗明和他的手下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利用呂偉良等人引開對方的視綫，然後帶領手下們由此溜去！

但想不到一批軍警已按圖索驥地，早已「恭候」在此，未費一槍一彈，便垂手可得！

其他各路軍警也根據余大爲口供中的指示，由各處隧道出口攻入屋內；他們却有些在半途遇上了自己人——這些人却是占姆士等人所率領的另一隊軍警。

僵局終於打破了！

軍警總算完全控制了大局！

宗明等人固然無所遁形，就是貝拉和他的一班黑手黨徒們，也是無一漏網。但這只是包括了現場上參加這場「戰鬥」的兩派黑社會。

至於未參加血戰的，到底還有多少人？實在難以估計。

荷蘭警方爲了剷草除根，把貝拉等人押回總部，嚴加審訊！

格蘭立即被送往醫院急救；呂偉良與其他三人，也按例被送院檢驗！

一場驚天動地的黑社會大決鬥，至此總算告一段落！

留下來的就是：如何追捕漏網的餘黨？

警方根據呂偉良等人的口供，圍搜那個荒僻的廢鐵場！

但是，廢鐵場之內已空無一人。

唯一可以找到的只是一些文件和彈藥。這些東西對警方很重要，所以也算是有了收穫！

警方要把黑手黨的勢力自荷蘭境內澈底清除，因此對貝拉等人嚴加偵詢。同時亦根據搜獲的文件，展開捕人工作！

貝拉名下的黑手黨徒，固然有不少漏網之魚，就是宗明的手下，也有不少失了踪！

別的不說了，單是據余大爲的口供，最少也有包剛一人不知下落！

至於那個沈德，警方已根據余大爲的提供，把他找到了。

這些人自然全被落案提控！

但是，一件令三俠大爲震驚的事，終於在海牙方面發生！

根據海牙警方消息傳來，宗明的家人並不在余大爲所講的地址裏。

不過，警方却在那兒找到了一具屍體，他

是宗明的一名親信助手！

宗明的親信助手被殺，他的家人却失了踪，這表示什麼？

三俠感到震驚的原因亦在於此。他們不難會想像得到：這是黑手黨人的所爲！

宗明儘管罪大惡極，但這只是他個人的事，不該牽連到他的家人的身上的。

「黑手黨的人也實在太過豈有此理！」阿生咬牙切齒地說。當時在場的，還有呂林夫婦二人和占姆士他們。

這是占姆士的辦公室——阿市的特警辦事處內。當事情暫告一段落之後，三俠被占姆士邀到這兒來，因爲阿生是一名特警，他循例須要簽署一份報告！

呂偉良只是循例送到醫院驗傷，他根本沒有什麼大碍，有的也只不過是皮外傷而已！

林愛莉正在悄悄地舒了一口氣，暗自慶幸又可以與她心愛的人重聚一起，想不到事情還未了結，聽呂偉良的口氣，又想到海牙去！

呂偉良道：「黑手黨人太過沒有人性，怎麼可以涉及無辜婦孺？」

占姆士道：「是的，史芬尼根方面的警方，正根據貝拉和宗明的口供，設法營救！」

阿生說：「我們在海牙有人駐守麼？」

「有的。」占姆士道，「所有較大的都市我們有三數人駐守，必要時才由這兒增援。」

「那麼，我們要到那兒去一次！」阿生毫不考慮地說。

占姆士道：「你們還要理下去？」

「是的。要理就要理到底！」阿生道。

呂偉良不但未加阻止，還說道：「如果不找回宗明的家人，我們內心也感到難過！」

林愛莉知道他們的個性，她不敢作聲！

事實上，她除了極少極少的自私理由，不希望丈夫再冒險之外，她也覺得這些事很難令到他們三人不去理！

於是占姆士立刻爲他們安排到海牙去！

海牙是國際法庭之所在地，可惜此刻三俠再難有心情去參觀！他們三人在占姆士的陪同下首先會見了國際特警派駐海牙的三名特警隊員。然後才去拜會當地警方！

根據海牙警方的資料，他們於接到史芬尼根市警方的知會之後，立刻去找宗明的家人。但門鐘響了很久亦無反應！後來警員破門而入，發覺那屋子內的人，早已走光了！

唯一留下的，就是一具男屍！

男屍死去已有兩日之久，開始發出臭味。根據警方調查所得，他是宗明的親信助手之一。自然也是華人。

警方無法知道屋內人何時離去。

但根據附近隣居說，那屋內最近才遷入一伙華人。根據時間推算，應該是宗明由阿市的運河上乘快艇逃出之後不到三兩天左右。那麼，這「華人家庭」確是宗家家人。

但是，爲什麼宗明不與家人同住？

根據宗明本人，以及余大爲的口供，宗明是希望他的家人遠離他，免生危險。因爲他和他的手下們，明知隨時會被黑手黨人追殺！

可惜他千算萬算，還是算錯了這一着！到頭來黑手黨人還是如此消息靈通，派人找到海牙來，將他的家人擄去！

雖然至今還沒有確實的消息，足以證明這是黑手黨的所爲，但憑常理推測，也必然是他們幹的！三俠忙了一天，夜半才回到他們稅居的一家酒店去！

呂偉良正要更衣入浴，電話忽然響了起來！他以爲是隣房的阿生，叫林愛莉接聽。豈料林愛莉只聽了一句，面色便爲之一沉！

「什麼事？」呂偉良心感不妙，立即走了過去！

「找你的！」林愛莉按住話筒，「是個陌生的人！」

呂偉良在驚愕中接過了電話聽筒。

「你可是姓呂的？」

「是的，閣下是誰？」

「我是黑手黨海牙的負責人！」

「什麼事？」

「想知道一點關於宗明家人的消息麼？」

「他們怎麼樣了？」

「目前還很平安，以後就難說！」

「你想如何處置他們？」

「先要聽聽你的意見。」

「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如果我不知道，就不會打電話到這兒來找你。」

呂偉良打手勢，叫林愛莉過去通知阿生。一邊又說：「我們只是局外人！」

「但我却知道你爲你的同胞而焦急。報紙說你們今天到本市來的，所以我想找你談談，有興趣麼？」

「好吧！你們想怎樣？說出來聽聽。」

「你加想救你的同胞，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宗明交給我們！」那人說。

呂偉良苦笑道：「你以爲我是什麼人？我可不是荷蘭女王！那有這種權力？」

「你雖然不是荷蘭女王，但我們知道你必有辦法。」

「你過奬了——」呂偉良剛說到這裏，阿生已經和林愛莉由外面入來！

那人又說：「你們三個中國人甚有名堂，這點我們黑手黨當然了解，只要你們答允下來，必有辦法！」

「如果我說沒有辦法又如何？」呂偉良故意說。

「那麼，你準備祭禮好了！」

「你不該妄殺無辜！」

「黑社會是另一種方式的政治，政治是不擇手段的！」

「嗯！」呂偉良沉思着，他在等阿生的意見和暗示。

阿生向他打着手勢！

呂偉良又說：「可讓我跟他們談談麼？」

「當然可以！」

電話中沉寂了幾秒鐘！一個女人的聲音在發抖中說：「你是呂先生麼？請救救我們…」

「滾開！」剛才那男子的聲音十分躁暴。他搶過了電話，又說：「把她押下去！別讓她哭哭啼啼的！」

那人回頭又對呂偉良道：「剛才那妞兒叫宗珍妮，聽過她是誰麼？」

「她是宗明的女兒。」呂偉良道。

「對了，你應該很了解宗家的情況。」

「還有他的兒子宗約翰呢？」

「嗯……」

「叫他跟我講幾句，我跟約翰比較熟悉一些！」

「不！他們被押在房內，我們不會讓你再嚕囌了！」

「這樣好嗎？」呂偉良頓了頓，「給我一點時間。」

「你是否要弄詭計？」

「不！我在這裏人地生疏，還有什麼詭計可弄呢？不過，我要找占姆士商量商量，他才有這種辦法！」

「不！你不能找他商量，你可以利用他們，然後用你們的辦法去救宗明出來。」那人又說，「我們知道你三人法寶多多，一定有辦法的，縱然是非法的也不怕，你除非不理會你同胞的死活！」

拳術漫談

美國人推崇太極拳

慧心

太極門的人，多數信奉張三豐，認爲張三豐是這一個門派的開山祖師，張三豐先師誕辰之日，太極門的子弟就舉行盛大的紀念儀式，聚在一起飲宴，另外一說，則認爲太極拳雖由張三豐創造，但却僅有一部份，並非全部太極拳都是張三豐發明出來的，換句話說，初期的太極拳是空門中人用來健身，並非用以打鬥，把太極拳發展到變成能攻能戰的一種拳脚，那個人叫做戚繼光，是明代的名將，戚繼光除了太極拳，還有太極槍，太極劍等。此外，清朝康熙初年，陳家溝的一個武林高手叫做陳玉庭，他就是把戚繼光的太極拳再加研究與改進，然後打得特別出色。

陳玉庭少時已經擅長少林拳，他先習外家拳脚，再練內家拳，故此，他的出手另有一套，學習太極拳之後，確能出手傷人，後來楊露禪習技於陳家溝，學到太極拳最精妙的手法，稱做楊家太極，不久之後，又有吳家太極出現，由吳公儀發揚光大，故此，太極拳是由許多個高手分別研究，而加創立的，至於楊家太極，因爲楊露禪到了北京，連敗七個外家拳的高手，變成清代皇宮大臣的教師，故此，特別有名氣，後來太極拳流傳到南方來，吳家太極拳名手吳公儀跟白鶴派的高手陳克夫在澳門比武，奪取勝利，於是，學習吳家太極的人比較學楊家太極更多，現時太極門的高手，首推鄭天雄，因爲他在台灣比武，打贏了台灣的武狀元，揚威寶島，先聲奪人。

太極門最爲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太極推手」，這種推手是由兩個人互相練習的，一個推，一個御，互相推動，兩隻手都非常有勁，碰着眞的交手，能够把敵人的手勁瀉開，隨即還擊，平時可以練習作爲健身之用，正式比武，却又能够把內勁化爲外力，打傷對方。

故此，練習太極拳的人，照例是比較另外一些門派更爲蓬勃的，原因是超過六十歲的老翁，特別適合練習它，年輕的一輩，亦可把它的拳脚變化作爲實際下場作戰交手之用。

美國人極爲推崇太極拳，說到中國的功夫，多數是把太極拳看做代表的，因爲他們眼中所見的太極姿勢，非常玄妙，看也看不懂，愈是看不懂，愈加覺得神秘，以爲太極拳可以代表中國功夫觀念就是由於神秘的感覺而發生。

現時美國加州或紐約幾處公園裏面，每天早上照例有許多人到該處做深呼吸，兼做健身運動的，那些美國人現時多數學習太極了，事實上用太極拳代替普通的健身運動，獲益更大，原因是它使呼吸深長，同時在呼吸當中加以各種健身運動的姿勢，身上許多處肌肉骨骼都活動自如，中年以上的人，勤練太極，確確實實可以預防風濕，不妨一知。

「好吧！」呂偉良已胸有成竹，「明天早上你再打電話來，我們商量好連絡的方法，然後我們回到史芬尼根市去，把宗明救出來！」

「一言爲定！」

電話就此掛斷了！阿生和林愛莉焦灼地望住呂偉良，想不到呂偉良却一反常態地笑了起來：「眞是小兒科得很！」

「什麼小兒科？」阿生和林愛莉異口同聲地問。

「你猜他是誰？」

「黑手黨人！」

「不！他只是宗約翰！」

「什麼？宗明的兒子？」

「是的，我不但認出了他的聲音，也試探出他的口風！」呂偉良說，「這小子初出道，經驗不足，很快就露出馬脚來！」

「你怎麼知道？」

「我叫他召宗約翰跟我談談，他立刻呆了一呆！此外還有氣語上的破綻。現在我們先去找占姆士，只有他才可以令到警方派人協助我們查出電話來源。」

阿生回到他的房中穿回衣服。

林愛莉也一邊穿上鞋子，戴回耳環，一邊問：「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呂偉良說，「當初他們一家人只是廻避警方和黑手黨人，當曉得了我們三人來此之後，便利用我們同情之心，希望我們奇跡地救出他父親宗明！」

「但是，他爲什麼要殺他父親的親信劉智才？」

「那就要抓住他們才可明白了！」

阿生已穿回衣服，三人正要離去，電話又響了！他們以爲又是宗約翰，不料竟然是占姆士打來的。

「我們正要去找你！」呂偉良說。

「我知道。」占姆士說，「是爲了宗約翰打電話給你麼？」

呂偉良大爲驚奇：「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是國際特警啊！」占姆士開玩笑地說。然後他說了一個地址，叫呂偉良抄下，按址召街車趕來自會明白！

三俠於是按址找到那兒去，只見幾部警車停在一旁，占姆士和一位警官過來招呼他們！

「謝謝你！」警官笑道，「要不是你們三位來了海牙，我們還要花費一番工夫才可以找到他們！」

三俠不明白警官的意思。

占姆士道：「他們早已想到你三位過去的歷史，以爲黑手黨人會找你們，所以偷聽酒店電話，想不到追查之下，竟是宗家家人，奇怪嗎？」

「不！一點不奇怪，我早想到了，因爲在電話中，我認出了他！」呂偉良問：「但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殺了宗明親信劉智才？」

「很簡單，這世界沒有什麼比金錢更可親、更可信！」警官說，「劉智才企圖出賣他們，向黑手黨通風報信，但給宗約翰及時發覺，所以殺了他。宗約翰剛剛才認了罪！他們亦因此而匆匆逃離那原來的居處！」

三俠至此才明白，有些人在大難臨頭之時，即使至親也不可靠！

他們原是想救宗家家人的，想不到到頭來却送他們入獄！

（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傳心奇術**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遊俠傳奇故事

文·朱羽
圖·盧令

沙漠風雲(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韓棠、大金牙、蔡非合演一幕苦肉計，在大金牙擊昏韓棠及蔡非後，齊寒梅突自暗處現身，大金牙把奪自韓棠的密函交給齊寒梅，並隨齊寒梅往哈朗王公處續演下一齣苦肉計，結果，齊寒梅留在王公的蒙古包中，大金牙獨自返回客棧，甫進門，女掌櫃曹長喜對大金牙說齊寒梅失踪，事前店伴曾目睹齊寒梅與大金牙往馬廐備馬，先後自店後離去，在齊寒梅未平安返店前，大金牙難脫嫌疑，曹長喜要大金牙從此暫失自由，大金牙無從反抗，只好委屈認命，曹長喜隨命巴喀帶大金牙回返他的住房——

沙漠風雲險

大金牙既然決定暫安現實，就只有老老實實聽曹長喜的擺佈。當他離開店堂時，那兩個武師也跟了上去。

大金牙悶不吭聲地往床上一動，那巴喀却沒有離去。

他站在床沿，輕聲細語地說：「柳爺！咱們女掌櫃的要我捎一句口信。」

「哦？什麼口信？」

「她，如此作，是爲了你好。」

「爲了我好？這是什麼意思？」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咱們女掌櫃是個很懂道理的人，她如此作必有她的緣故，你歇着吧！」

巴喀退走了，房門也帶上了，房外有人走動，那毫無疑問是關正飛和唐一峯，大金牙只有一件事感到奇怪，既然自己涉嫌，他們兩個爲何那般鎭定而絲毫不衝動呢？

這是個圈套已經可以肯定了，只是人物的關係他一時還串聯不起來，管它！先睡個大頭覺再說。

站在房外的兩個武師也在暗暗嘀咕。

「一峯，你說怪不怪？大金牙竟然如此安份？」

江湖兒女狠

「這小子很精，他還在衡量情勢。」

「在咱們的預料中，他是不會這樣的安份的。」

「你等着瞧，他也許先養養精神再說。」

「咱們閃開點，那邊有人來了。」

來人是韓棠，他倆所謂閃開，也只是從走廊走到院子，假裝散步的模樣而已，目光仍然盯着大金牙那間房。

韓棠來到了大金牙房門口停住了，似乎猶豫了一下，才擧手敲門，而且還敲得很有節奏，那顯然是有暗號的。

「進來！」房裏傳出大金牙的聲音。

韓棠推門而進，大金牙躺在床上動都沒有動，他將門關好，直趨床前，輕聲問道：「大金牙，怎麼回事？」

「我還在想。」大金牙仍然沒有翻身。

「你在想？這還用想嗎？太明顯了。」

「哦？你莫非看出什麼來了嗎？」

「這是對手的一條計，目的在陷住你。」

「如此說來，我們的身份已經敗露了？」

「我想是的。大金牙！我有個計劃。」

「此時此地，什麼計劃都不必動。」

「大金牙！你好像對整個情勢都已控制住

了。」韓棠語氣中帶着警告的意味。「但是不要太自信，那會害你。」

「那麼，你的意思是想怎麼辦？」

「以動制動，立刻將關、唐二人制服，以極爲嚴厲的手法逼他們吐實，不怕他們不說老實話。」

「韓爺，你把事情看得太單純了，試想，長喜姑娘是怎麼介入的？只因爲有她在，我才沒有輕擧妄動。」

「哦？你認爲那位二轉子女掌櫃也捲進來了？」

「韓爺，我大金牙跑遍了關外九省，大江南北，黃河兩岸，雲南，貴州帶四川，蚊子眼前過能分公母，這種馬虎眼兒還能打得過嗎？她要不是螃蟹相聯——上了串，她會用這種態度對付我嗎？你想一想，不就明白了嗎？」

韓棠沒有則聲，半晌，突然雙掌一擊：「對，我明白了，那妞兒一定是跟棘有方搭上了綫。」

「棘有方？」大金牙眨眼。「可能嗎？」

「大金牙！你千萬記住，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我已經留意過了，那個二轉子對棘有方格外有好感。」

「韓爺，就算你看對了，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先穩住，我去找姓棘的探探他口氣！」

「韓爺！不怕你生氣，我可要跟你打聲招呼。」

「大金牙，別吞吞吐吐，有話儘管說。」

「棘有方年紀雖輕，人却老練得很，你不一定對付得了他，問話不能單刀直入，不然你會白費勁兒。」

「平心靜氣而論，我應該服你，而且我今天已見識過棘有方的厲害，我會倍加小心。」

韓棠退出了大金牙的房間，只見那兩習武師仍在院子裏幌來幌去，並沒拿目光去看他。

經過拱門，迎面碰上了曹長貴，他劈頭就說：「韓爺，我正要去看大金牙，你說我能爲他作點什麼嗎？」

「少掌櫃！你是準備找機會報恩呀！」

「韓爺！你要這麼說，可就難聽啦！」

「少掌櫃！如果你眞有心，我告訴你一個作法。」

曹長貴口沫橫飛說：「我當然有心呀！」

「首先，你要說服你妹妹。令妹實在太過火了，一無憑，二無據，就限制了大金牙的自由，這算什麼呀？少掌櫃！咱們化錢住店，可不是來坐監的呀！」

「什麼？這是長喜那個丫頭的主意？」

「怎麼！少掌櫃你還不知道呀？」

「我問過長喜，她說，是那位丁少爺請求的。」

「不會吧？」韓棠連連地搖着頭。「就算姓丁的這麼請求，你妹妹也不該答應呀，大家都是客人，怎可分彼此呢？少掌櫃，你是個豪爽漢子，你想想有理麼？」

「沒理，沒理，我問長喜去。」曹長貴扭頭就走。

韓棠抱着看熱鬧的心情來到了店堂。

只見曹長貴怒氣沖沖地跑到櫃上，氣勢洶洶地說：「長喜！你是什麼意思？人家犯了那一條，你要關人家。」

「長貴！」長喜冷冷地說：「這件事你少管。」

「什麼？我少管？我不管妳誰管妳？」

「長貴！你要是不指望曹家老店出漏子，你要是不想遭橫禍，你就要安安份份地別問這件事。」

曹長貴正要瞪眼豎眉發脾氣，驀見店門口來了一帮人；哈娃娜走在前面，後面跟着她的父母，再後面是五、六個彪形大漢，再看哈娃娜的臉色，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

「哈娃娜！」曹長貴跑了過去，「妳怎麼啦？」

「巴金利被殺了，他們要問你的話。」

巴金利被殺，對曹長貴來說，應該是一個好消息，但是，現在的情勢却使得曹長貴打了一個冷顫，因爲蒙族戰士最有榮譽觀念，如果有深仇大恨，都是以決鬥的方式來解決，謀殺是他們最不恥，最最痛恨的行爲。

「漢人！」其中一個顯然是帶頭的，他操着生硬的漢語問：「你最後一次見到巴金利是在什麼時候？」

曹長貴道：「自經那次決鬥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巴金利被殺了，你願意提供一點兒綫索嗎？」

「我不知道，巴金利的行動，我一向不注意！」

「巴金利是好戰士，沒有仇人，他唯一的仇人就是你，大家都猜測巴金利是被你殺死的，你有什麼話說？」

曹長貴連忙加以否定：「這種猜測完全沒有根據。」

「我們會查，如果查到憑據，我們就把你吊死，或者將你活活燒死，那時你就沒有話說了。」

「好吧！你們儘量去查，我不怕！」

「還有！」現在是哈娃娜的父親說話：「在這件事情沒有清楚之前，我們不許你跟哈娃娜來往。」

「爲什麼？」

「我們的女兒不能跟謀殺犯來往。」

「要查多久？」

「三天。」

「好吧！我會忍耐，哈娃娜，你也要忍耐點。」

哈娃娜向曹長貴擺擺手，然後先轉身離去，其餘的人也相繼離去，曹長貴楞楞地站在店門口，他現在似乎已經忘掉了大金牙的事，這是很平常的事，人總是先想到自己，然後才想到別人，曹長貴總覺得巴金利的死亡有些蹊蹺，好像有人在暗中幫了他的忙，却要他來分擔罪過。

韓棠沒有再追過去要曹長貴繼續爲大金牙的事奮鬥，他了解，像曹長貴這種年輕小伙子作事全憑一股衝勁，當那股衝勁受到挫折時，就無法再鼓起勇氣了。

突然，他發現丁月泉來到了店堂。

韓棠靈機一觸，連忙向丁月泉走過去，很客氣地向對方打招呼：「丁少爺！有件事要跟你談談。」

「哦？什麼事？」

「聽說齊寒梅齊姑娘她失踪了。」

「不錯。」

「有人認爲齊姑娘失踪與大金牙有關。」

「這只是空口說白話，並不足爲憑。」

「可是，已經有人採取了行動。」

「什麼行動？」丁月泉好像很意外。

「大金牙被囚，由你聘請的二位武師看守着他。」

「囚在那裏？」

「囚在大金牙化錢租來的客房裏。」

「有這種事嗎，我根本一點也不知道。」

「可是，掌櫃說，如此作，是由於你的請求，丁少爺！如果是出於你的請求，我將嚴厲反對。」

「韓爺，我也反對。老實說，我根本不相信齊姑娘會失踪，她也許到大草原，到哈爾紅河河畔去走走。」

「丁少爺！你這樣說眞是太令我高興了。但是大金牙是事實，你那兩個武師看守着他更是事實。」

「有這種事？我應該去問問女掌櫃。」他一面說，一面向櫃上走去。

韓棠並沒有跟過去，他還不願意跟長喜發生正面的衝突，目前，他還可以站在袖手旁觀的地位。

丁月泉跟長喜說了些什麼，因爲距離太遠，而且二人說話的聲音很低，韓棠一個字也沒有聽見，不過從神色上看，二人似乎在言語上起了爭執，而且還不是小爭執。

不久，丁月泉結束了和長喜的談話，他跑到韓棠面前，激動地說：「韓兄，這都是女掌櫃的主意，她堅持說這樣是對的，我才不管她，現在我就要去召回我的武師。」

儘管丁月泉表現得如此激動，韓棠還是不會把他看成局外人，當時沒有作任何表示，只是默默地跟在丁月泉的身後。抱着一種「看你要什麼花樣」的心情。

丁月泉倒是說到作到，一見關正飛和唐一峯就厲聲問道：「你們站在這裏幹什麼？」

關正飛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在監視這個傢伙，他有拐誘齊姑娘的嫌疑。」

丁月泉道：「胡說！你們憑什麼說人家有拐誘之嫌。」

關正飛拿眼光瞟向唐一峯，沒有說話。

丁月泉的脾氣竟然來得很大，一開始就沒完：「你們是幹什麼的？在這裏就能找到齊姑娘嗎？她也許走遠了迷了路，也許墮馬受傷了，你們應該去找呀！」

「丁少爺！」唐一峯在關正飛目光的鼓勵下說話了：「齊姑娘如今已經出了問題，的確是這個人弄的詭。」

「不管你們怎麼說，我都不許你們這麼作。」丁月泉的態度非常堅決。「你們立刻分頭去找齊姑娘。如果你們一定要說這位客人有拐誘嫌疑，就把憑據找回來。」

關正飛與唐一峯互望一眼，沒說二話就走了。

「韓兄！」丁月泉抱拳一拱，很客氣地說：「請向貴友致意，這件事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抱歉。」

「丁少爺！」韓棠冷冷地說：「我發現了一件很不合乎情理的事。」

「哦？是什麼事呢？」

「齊姑娘下落不明，你一點都不焦急。」

丁月泉笑了笑，然後又搖搖頭：「我爲什麼一定要有焦急的表現呢？」

「這話可就奇怪了，她畢竟是你的未婚妻呀！」

「不錯，她是我的未婚妻，但是她並沒有失踪。」

「丁少爺！你怎麼能够如此肯定呢？」

「因爲我太了解她。」

「那麼，你不妨作一個假設，她現在在何處？」

「在大草原。」

「她在大草原上幹什麼呢？」韓棠很有興趣地在追根究底。

「韓兄！齊姑娘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她一定在東看西看，忘記回來了。」

「她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就到處亂跑，這好像不對吧！」

「她一向就不安份。」

「哦？」不是裝的，韓棠眞有些吃驚，他想不到丁月泉的嘴裏會冒出這句話。

「漂亮的女人，聰明的女人，或者有錢的女人都不會安份，何況齊寒梅是又漂亮、又聰明，而且還有錢哩！」

「丁少爺！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對齊姑娘並不滿意。」

丁月泉並沒有答覆，只是作了一個苦笑。

「丁少爺！」韓棠追的功夫很厲害，絲毫也沒有放鬆。「你好像有難言之隱，何不說出來鬆散、鬆散？」

「韓兄！你這句話就不高明了，既是『難言』，就不該說，既是『隱衷』，就更不該宣揚了。」

韓棠突然發現自己實在低估了丁月泉，從他這兩句話就可以聽出他不是一個簡單人物；事實上，今天住在曹家老店的沒有一個是簡單的人物，丁月泉絕不例外。

韓棠發覺自己跟丁月泉已經無話可說，苦笑着搖搖手，掉頭走了。

丁月泉站在房門口猶豫了一下，還是跨進了房內。

大金牙好像很沉得住氣，他竟然睡着了。

丁月泉搖搖他，又輕輕地喊，大金牙這才翻身坐了起來。揉揉眼皮，訝異地問：「這不是……這不是……？」

「我姓丁，是齊寒梅的未婚夫……」

「丁少爺！我實在不知道齊姑娘去了那兒呀。」

「我不是來追問你的，我是來向你道歉，他們的作法太過份了，怎麼可以無憑無據就限制你的行動呢？」

大金牙道：「哦！原來是這麼回事，那算不了什麼。」

丁月泉道：「其實，齊寒梅上那兒去了，我知道，你跟他先後出去，是暗中約好了的，我也知道……」

「什麼？」大金牙不禁大吃一驚。

「你不必吃驚，我現在提到這件事就想給你一個忠告。」丁月泉的神態很認眞。「請你務必要聽我的忠告。」

大金牙只有楞楞地看着他，什麼話也說不出。

「眞的，你務必要聽我的忠告：齊寒梅是一個妖魔，是一個精怪，千萬不要上她的當，千萬，千萬！」

說完後，丁月泉立刻掉頭走出房去。

而大金牙卻被扔進了一團迷霧之中。

×　×　×

酒已經喝了兩瓶，哈朗王公都已經薄有醉意，但是齊寒梅卻依舊談笑風生，開懷暢飲，看上去她的酒量還眞不小。如此拚下去，先醉的一定是哈朗王公。

「寒梅！」哈朗的漢語不但發言標準，而且非常流暢。「當初我在內地，跟你父親可以說是莫逆之交，那時你還是個黃毛丫頭，再幾年不見，你就這麼大啦！」

「王公！你沒聽說過，女大十八變呀！」

「嗯！不但變得非常漂亮，而且還變得非常精明……嘿嘿！寒梅！我們閑話說得不少，也談談正事了吧？」

「好！」齊寒梅把酒杯往前一推。「我聽王公的。」

「這批東西雖然是小路貨，而且在塞外又沒有銷路，當然在價格上要殺低一些，不過，也不能拿金條當銹鐵賣，寒梅！估價的時候，妳可不能太離譜呀！」

「王公！你要這麼說，我可就難作人啦！家父不是跟您說好了的嗎？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從這裏到內地，路途遙遠，風險還多，所以嘛！只能按兩成估價。」

「呀！寒梅！你可眞狠呀！兩成？那不如送給你算啦！多少還有個人情，是你爹交給你的嗎？」

「王公！你這麼說就不對啦！咱們老遠跑來，擔着風險，還不就是爲了賺兩個，王公！你總不能讓咱們白跑呀！你說是不是？」

「這麼着，五成，這是最少的碼子。」

「兩成半，」齊寒梅稍稍鬆了點口：「冲着王公你的美酒、美食，我擅自作主，加了半成。」

「齊姑娘！這可眞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你比令尊還要厲害嘛！這麼着，討價還價，沒什麼意思。何況，你殺得太厲害，我也會加高底價，到時又要扯不清。齊姑娘！冲着你陪我喝這頓酒，我已享盡了人間艷福，三成半，絕不能再少，要不然，咱們免談，不傷和氣。」

「三成！」

「哈哈……」哈朗忽然放聲狂笑起來。

「王公！」齊寒梅等哈朗笑够了，才冷冷地問：「你在笑什麼呀？」

「行！行！行！」哈朗王公豎起了大姆指。「眞有妳的，難怪令尊派妳一個人單槍獨馬地來跟我打交道。就這麼說，三成！能够跟美女作買賣，虧一點也算不了什麼。」

「那麼，咱們就可以開始估價啦！」

「嗯！」哈朗王公點一點頭，然後雙掌一擊。

掌聲一響，立刻就進來了四個蒙女，她們都是訓練有素的，行禮之後，立刻散開，各就各位。

其中一個拿着兩張單子，一張遞給哈朗，一張遞給齊寒梅，那是一些金銀珠寶的估價，一張紙寫得滿滿的。

其中一個則去打開了那口盛放財寶的木箱，箱子打開後，她就站在箱子旁邊。另外兩個則各拿一個木盤。

哈朗開始照着單子上的估價開始唸了起來：「東珠一串，計大小七十三粒，作價漢人大洋三千五百元。」

站在箱子旁邊那個蒙女就從木箱中將那串東珠取出，放在木盤裏，由另外兩個蒙女端送到齊寒梅的面前，讓她檢視。她好像很內行，看一眼，點點頭，那兩個蒙女就走開，將盤中的東珠放進了另一個空的木箱。

「紅玉一方，」哈朗又開始唸下去：「作價漢人大洋五千五百元。」

這是一場冗長而又繁複的工作，其中並不十分順利，有時，齊寒梅認爲估價過高；有時，她也認爲東西的品質不純，幾經挑剔，幾經磋商，最後才將總價目議妥，三十九萬九千塊大洋，三成，也就是十三萬三千元。

這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齊寒梅帶了這麼多錢來嗎？

最後，談到交貨，交欵了。她說：「王公！我們決定今晚深夜交欵，交貨，王公的意思怎麼樣？」

「可以。」

「至於付欵的方法，我們可以先付四萬大洋，其餘的，全部是京城『瑞蚨祥錢莊』的錢票。」

「瑞蚨祥的錢票？」哈朗想了一想，隨即答應。「好！可以。」

「王公！我還有一個附帶的請求。」

「齊姑娘！不必如此客氣，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忙的，儘管說。」

「我想請王公派十個精幹的護衛，護送百里。」

「可以。」哈朗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

齊寒梅道：「錢票要等我們進入武川縣境之後才付。」

「爲什麼？」哈朗王公顯得非常詫異。

「王公！說句話你千萬別見怪，在塞外我們漢人就像風中之草，草上之露，保命都成問題，那裏還敢妄想保護這批財寶。我們付淸貨欵之後，也許立刻就有人再從我們手裏搶了去。果眞如此，我怎麼向家父交差呀！」

哈朗王公道：「齊姑娘的話中含意，莫非說我哈朗……？」

「不！不！不！」齊寒梅飛快地接口：「我絕不敢有這種想法，在塞外，手下戰士如雲，健馬成羣，聲勢浩蕩的人，除了王公你之外，還多得很哩！」

「齊姑娘，妳這種要求太過份。憑我跟令尊的交情，我派人護送你們到武川縣境，當然是沒二話可說，不過，貨欵一定要在本地付清，以後作買賣的機會還很多，這回絕不能破例。齊姑娘！你不妨仔細想一想，同意，就成交；不同意，就作罷。買賣不成仁義者，沒有關係。」

「王公！」齊寒梅又笑了。「就算是談買賣，也不必繃着臉呀！這麼着，咱們換個方法談談，怎麼樣？」

「哦？」哈朗顯然不是齊寒梅的對手。

「現大洋，錢票，我一次付淸，你除了派人護送我到武川縣境之外，你還得另外替我辦一件事。」

「什麼事？不妨先說出來聽聽。」

「有幾個漢人，也是爲了這宗買賣而來，他們當然不想化錢買，他們只想攔路行刧，發一筆橫財。」

「哦？這幾個漢人都已經來了嗎？」

「來了。」

「住在什麼地方？」

「曹家老店。」

「你要我怎樣去對付這幾個漢人？」

「王公！最好是讓他們沉進哈爾紅河。」

「齊姑娘！我哈朗怎麼可以幹出殺人的勾當？」

「那麼，伴住他們，三天之後再讓他們自由。」

「這倒可以，好！說出他們的姓名吧！」

「韓棠、蔡非、還有一個名叫練有方。」

哈朗王公道：「好！我可以使他們三個暫時失去自由。」

齊寒梅站了起來，她將那口盛滿珠寶的箱子加鎖，又在鎖上加了封條，鑰匙放進了貼身處。笑瞇瞇地舉起酒杯：「王公！你這個人眞和氣，我要敬你一杯。」

「好！乾杯！」哈朗王公很豪爽地舉起酒杯。

齊寒梅辭出了哈朗王公的蒙古包，跨上她的座騎，並沒有奔向女兒城的曹家老店，却去了相反的方向。

又是那座孤孤伶伶的蒙古包，矗立在無草、無水的亂石堆裏，這個包也眞怪，爲什麼不能搭在大草原上哩！

包內也是非常華麗，不亞於王公的蒙古包，好幾個蒙女也都非常出色，大金牙就曾經在這兒作過一個美妙的夢。

一到包門口，就有人接過齊寒梅的馬，她像是這裏的主人，大搖大擺地進去，蒙女們都對她躬身相迎。

包內也分作內外兩間，當中隔以帳幔，齊寒梅未經通報，就直入內間，裏面有個人正在等待她。

是誰？只怕任何人也猜想不到。

是那個騎野馬的楞小子練有方。

二人見面，先是一個緊緊的擁抱，從這個動作可以看出他們的交情絕非泛泛。而練有方怎麼會在這座華麗的蒙古包裏，那實在是一個令人解不透的謎。

齊寒梅坐下來，顯得很累地搓揉她的脚。練有方偎倚在她的身邊，輕輕地問：「成了？」

「嗯！」

「多少？」

「十幾萬。」

「幾折？」

「三折，我辦事，還能便宜得了誰嗎？」

「寒梅！妳就暫時住在這裏，別回去。」

「曹家老店已經鬧翻天了吧？」

「大家都認爲你失踪了，我在女掌櫃面前搧了一把火，她把大金牙軟禁起來，丁月泉却出面唱反調。」

「哦？」

「寒梅！別小看丁月泉，他不傻。」

「小辣！以你看，他會不會碍事？」

「很難說。」

「如果碍事，就狠狠心，做掉他。」

「那倒不必，」辣有方臉上浮現着陰冷的笑。「我有法子料理他。」

「哈朗那邊我已經報了名，他也答應了，不過，我連你也報進去了，我對他，還得提防點。」

「寒梅！我對妳，是最信得過的。」

「小辣！曹家老店你絕對控制得住嗎？」

「沒問題，那個二轉子已經上了鈎。」

「小辣！長喜生得標緻，可別被她迷了去呀！」

「寒梅，我敢嗎？」辣有方佻撻地在她頰上擰了一下。

「這回是大買賣，可不得大意，小辣！咱們一定要按照預計的步驟去進行，亂一步就會出漏子。」

「寒梅！這一點妳還放心不下嗎？我辦事一向穩妥第一，我呀！是不見兎子不撒鷹，錯不了的。」

「小辣！你該回去啦！」

「我眞想在這兒跟妳多溫存一會兒。」

「別膩啦！」齊寒梅向他飛了個媚眼兒。「快去吧！」

辣有方很聽話地站了起來，抱抱她，這才走出蒙古包，跨上了齊寒梅騎來的那匹馬，牽着他自己的那匹野馬，一口氣趕向女兒城。

一到曹家老店，他就向馬夫子嚷道：「這匹馬的馬腿上烙了個曹字，是你們圈子裏跑出去的麼？」

馬夫子一眼就認出來了：「呀！這匹馬是那位齊姑娘騎出去的，這麼說，齊姑娘眞是失踪了。」

「我可不知道，只是看見這匹馬兒沒主兒，給你們牽回來而已。」

齊寒梅失踪原是一種猜測，現在就更加證實了。於是，店堂中議論紛紛，談的都是這檔子事。

蔡非坐在那兒靜靜地聽，他似乎已發覺這件事有些不對勁。

他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偸偸溜開了，到了大金牙的房裏。一見面就緊張地問：「你知道齊寒梅在那兒？」

「當然知道啦！她在哈朗的蒙古包裏。」

「大金牙！她却僞裝失踪了，這顯然是有計劃的行動。他們這麼作的理由何在？我們應該先想想清楚。」

「韓棠呢？」

「去連絡蒙古戰士了，」蔡非突然壓低了聲音：「大金牙！你認爲齊寒梅眞正上了你當，不知道你的目的嗎？」

大金牙皺了一下眉頭，遲疑地說：「這就難說了，如果我們化費了這麼多心血，到頭來還是被她識破，那也只能怪我們命該如此，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大金牙！你看到了那些珍寶了嗎？」

「看到了。」

「多少？」

「跟咱們先前的估計差不多，要值十幾萬塊錢。」

「大金牙！說正格的，我可有點担心。」

「担心什麼呀？」

「齊寒梅可能在耍花樣，這個丫頭，詭得很！」

「哦？」

「你想想看，她不見了，曹家老店鬧得沸沸騰騰的，丁少爺，姓關的，姓唐的都沒出去找，這不是怪事嗎？」

「嗯！」大金牙對蔡非的看法深表同意，「這一點，的確是說不通。」

「我看啦，這丫頭一定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你是說，齊寒梅會暗地裏開溜？」

蔡非的語氣很肯定。「依我看，八成是這樣。」

大金牙道：「蔡爺！你看錯人啦！她不會那麼驢的。」

「那麼，她來這麼一招偸天換日，又是什麼用意呢？」

大金牙眞像一個指揮若定的軍師，說起話來有板有眼，頭頭是道：「蔡爺，別在意，該幹什麼就幹什麼，我算定了，齊家丫頭不管她怎麼滑，怎麼溜，她都跑不過我的手掌心，蔡爺！你等着瞧吧！」

「大金牙！你要這麼說，我當然是放心了，不過，八十歲老娘倒繃孩兒的事多得很，你還是小心點。」

「蔡爺，不瞞你說，這回到塞外來，我連汗毛都用膠水黏起來了！誰要想拔我一根毛都辦不到哩！」

蔡非重重地在大金牙的肩頭上拍了一下，走了。

大金牙臉上流露着自得的笑容，隔了一陣，他也走出屋子，來到丁月泉的房門口，他敲響房門。

開門的就是丁月泉，他楞了一下，接着說：「剛才的事眞是對不起！」

「那兒話。」大金牙一臉都是笑，「我能進來坐坐嗎？」

「請進！請進！」丁月泉表現得非常的客氣。

進屋，坐下，大金牙立刻就開了口：「丁少爺！我想跟你談談齊姑娘失踪的事情，可以嗎？」

「可以，可以。」

大金牙道：「丁少爺！你認爲齊姑娘眞的失踪了嗎？」

丁月泉沒有答話，目光直直地望盯着大金牙。

大金牙立刻釘了下去：「丁少爺！你明明知道她沒有失踪，對不對？」

「唉！」丁月泉嘆了一口氣，仍然沒有說話。

「每個人都有難言之隱，丁少爺！我不該追問你的，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我很關心你，因爲你是一個純潔的讀書人，沒有半點心機，沒有……」

「別說了！別說了！」丁月泉突然吼了起來。

「對不起！」大金牙顯得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我不應該來打擾你的，丁少爺，我告退了。」

「大金牙！」丁月泉突然叫住他。「你別走！」

「丁少爺！你……」

「你不知道我內心的痛苦，許多事都控制

在寒梅的手裏，我根本就拿她沒辦法，她高興作什麼就作什麼。」

「丁少爺！」大金牙明白，一個人在最軟弱的時候，也最容易透露心中的秘密，「你有什麼話千萬不要蹩在心裏，都說出來吧！這樣心裏也舒服一點。」

丁月泉突然有了警覺，猛烈地搖着頭。「不！不！我不能說，我不能說……」

「丁少爺！如果不能說的，就千萬不要說，萬一惹得齊姑娘發了火，那麼我就心裏難過啦！」

「你以爲我眞的怕她嗎？」丁月泉突然吼了起來。「絕不，她是一個賊婆娘，永遠也改不了賊性的賊婆娘。」

「丁少爺，這……這話是從何說起呀！」

「我這麼說，你還不明白麼？好了，你不用再問了，反正這回到塞外來，她是不想幹好事……」

「丁少爺！」大金牙一本正經地說：「齊姑娘是你的未婚妻，假使她捅出什麼漏子來，你也有責任，如果她眞的不想幹好事，你一定要想法子約束她呀！」

「談何容易！連她爹要約束她，都辦不到哩！」

「她爹？齊姑娘的老太爺的名號是如何稱呼呀？」

「對不起！」丁月泉突然又有了警覺，「我說得太多了，請你回吧，請你記住，我在你面前什麼也沒說過。」

大金牙退了出來，其實，他不需要問太多的話，也不需要在丁月泉的口中挖掘太多的秘密，他只要聽一句話，看一個臉色，就行了。

在甬道上，碰見了關正飛，大金牙不想去理他，但是，關正飛却迎了上來。

「大金牙！到後面空地上去，我要跟你談談。」

「談什麼？」

「關於齊姑娘的事。」

「關武師，希望你不要找我的麻煩，齊姑娘的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談到她，爲她，我已經倒够楣了。」

「大金牙！是齊姑娘帶了口信來。」

這是最容易上當的時候，大金牙差一點要張口了，但他還是沉住了氣，以疑惑的目光望着關正飛。

「眞的。」關正飛的神態很嚴肅，語氣很認眞：「齊姑娘帶了口信來，她要你立刻跟她會面。」

大金牙立刻發覺這是一個圈套，因爲齊寒梅過去曾向他表示過，這兩個武師根本就不是她的心腹，她和大金牙的來往又是如此秘密，這種口信怎麼會教姓關的稍來呢？

關正飛又在催促了：「大金牙！你快點去呀！」

「姓關的！」大金牙很嚴峻地頂了回去：「你最好弄清楚，我不是齊寒梅的奴才，她叫我，我就去呀！哼！」

「怎麼啦？大金牙！齊姑娘把你看成心腹哩！」

「別見鬼了，我跟她沒照過面，沒說過半句話，心腹個什麼勁兒？」大金牙說完之後，掉頭就走。

他剛一回頭，就有個人堵住了他，是唐一峯。

關正飛也跟了上來，現在他也不再繞圈兒了，索性敞了開來：「姓柳的，現在只有一條路，指點一下，齊姑娘在什麼地方，要不然這兒就是你埋屍之所。」

「關正飛！」大金牙絲毫沒有畏懼之色，反而振振有辭地說：「你們先軟禁我，剛才又耍花樣，佈圈套，現在乾脆來硬的，硬說我跟齊姑娘有來往，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根本就跟齊姑娘有來往。」

「關武師！你說我跟齊姑娘有來往，憑據呢？」

「有人看見你們在大草原上在一起。」

「哦？」大金牙暗驚，臉上並未顯露。「誰看見的？」

「一個蒙古哥兒，這個人你不認識。」

「我不認識他，他又怎會認識我？」

「大金牙！」一直沒有開口的唐一峯這時也說話了：「再來這一套就沒意思啦，人家不但看見你跟齊姑娘在一起，而且還看見你跟齊姑娘先後進了哈朗王公的蒙古包。」

消息的來源非常正確，大金牙差點答不出話來，所幸他還很有急智，立刻又頂了回去：「二位，既然你們知道齊姑娘在什麼王公的蒙古包裏，上那兒去找她不就結了嗎？」

「你說得不錯，上那兒去找她就行了。」

關正飛冷冷地哼了一聲：「可惜，她現在已經不在那兒了。」

「你們不是派了人在監視齊姑娘嗎？」

「齊姑娘一定是在那個蒙古哥兒來報信的時候溜了。」

「關武師！你是個聰明人，應該想一想，就算我跟齊姑娘先後到了什麼王公那裏，可是我早已回到曹家老店，如果她又離開了那兒，我也同樣不知道她上那兒去了呀？」

關正飛一字一字很用力地說：「你應該知道。」

大金牙毫不示弱地反問：「我爲什麼應該知道？」

「她要去什麼地方，一定會在事先告訴你的。」

「二位！你們還是省省精神吧！我不知道！」大金牙說得斬釘截鐵一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師兄！」唐一峯說道：「何必跟他泡蘑菇？」

「大金牙！」關正飛沉下臉來說：「你是眞要吃點苦頭才肯說嗎？咱們要是一動手，你就別想求饒了。」

「二位如果眞想以暴力而壓制我，欺侮我，那我也只好認了。不過二位最好衡量一下，曹家老店還住了別人，這當中也有講道理，講公理的，到時二位恐怕下不了台哩！」

如果說關正飛連這番道理都不懂，他還憑什麼在外面走腿闖道？只可惜他是被情勢所逼，已經無法顧及利害關係，當即向唐一峯打了一個眼色，就要打算動武。

大金牙何嘗不明白眼前的情勢，以實力衡量，合關唐二人之力也絕非他的對手，但是，他此時還是以深藏不露爲宜，因此，他連忙叫道：「關武師，你眞打算動武麼？」

關正飛道：「不讓你吃點苦頭，你那裏會說老實話？」

大金牙道：「關武師！如果你眞要動武，我就叫……」

唐一峯從他後面悄聲欺上，一手勾住大金牙的脖子，一手摀住嘴，沉聲說：「叫？我看你怎麼叫？」

同時間，關正飛的鐵拳也搗向大金牙的下腹。

若是別人的拳頭，大金牙還可以咬住牙關挨兩下，這關正飛是有名的拳師，這種拳頭可挨不起，大金牙發現已經不能再不露身手了，立即兩手向後反點，絞住了唐一峯的腰肢，借力騰起，雙脚向關正飛面前踢去。

關正飛絕沒有料到有這一着反擊，待發覺，已是閃避不及，剛好又是右眼被對方踢中，

在頃刻之間，他的攻擊力量就完全消失了。至於唐一峯，雖比他的師兄遭遇要好些，也是被大金牙重重地摔了一個四仰八叉。

在地上連翻兩翻，唐一峯才爬了起來，看見關正飛捂着右眼在喊痛，當然是立刻趕過去照顧他的師兄，就算有那份狠心要跟大金牙拚一拚，一時也騰不出手來。

大金牙拍拍手，就像拍掉手上所沾污的晦氣似的，然後狠狠地吐口唾沫，大搖大擺地走了。

才走了兩步，大金牙又突然站住。

爲什麼？原來有人靜悄悄地站在那兒瞧熱鬧。

不是別人，正是大金牙時刻提防着的練有方。

練有方笑嘻嘻地幌了過來，邊走邊說話：「柳兄！你眞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嘛！隨便這麼一出手，就把兩個久經訓練的名武師擺平了，眞是了不起呀！」

大金牙暗暗吃了一驚，不過，表面上他還力持鎮定，冷冷地說：「小練！你不知道，我剛才是在作困獸之鬥。」

「柳兄！我親眼看見，那還錯得了嗎？」練有方走過來伸手挽住他的胳臂。「走！咱們談樁買賣去。」

「小練！別說笑話了，咱們有什麼買賣好談的？」

「怎麼？忘啦？我跟蔡非的樑子，你幫忙了斷一下。」

「小練！別逗！我可沒那份能耐。」

「柳兄！你又何必客氣哩！走！走！咱們到前面去，先喝幾杯鬆快，鬆快，再談買賣也不遲。」

「小練，說正格的，」大金牙一把將他拉住。「像蔡非這種人物我絕不敢動，有一個人你不妨跟他談談。」

「誰？」練有方問得很認眞。「快說。」

大金牙偏偏說得很慢，很輕：「韓棠！」

「他？」練有方不屑地揮着手：「算了吧！那天在店堂裏我就見過啦！他被蔡非的氣勢一壓，就完全沒轍兒了。他敢動蔡非，如果他敢動，我自己也敢動啦！」

大金牙一本正經地說：「小練！那才眞叫深藏不露，相信我的話，快去找他，準沒有錯兒。」

「好！去找韓棠，你說，這會兒上那兒去找？」

「如果他不在店堂裏，就一定在房間裏睡覺。」

「大金牙！」練有方冷冷地說：「你的消息實在不够靈通呀！韓棠這會兒絕對不在曹家老店。」

「哦？」大金牙怔怔地看着面前這個年輕小伙子，他必須要把對方的心意先摸透，才能決定如何應對。可惜，憑他那雙江湖老眼，竟然一點名堂也沒有看出來。

練有方道：「大金牙！你可知道韓棠去了什麼地方？」

大金牙搖搖頭，他也只有搖搖頭。

「他到大草原去了，」練有方的臉色突變，語氣也突變：「大金牙！你難道不知道他去幹什麼嗎？」

大金牙現在總算摸透了對方的心意，那是一種攤牌的趨勢，而且這一次攤牌，一定要有決定性的結果。

大金牙並不怕，而他只是覺得這不是相宜的時候，於是他試圖全力阻止：「小練！走！咱們去喝幾杯……」

「喝幾杯是早晚的事。」練有方那張面孔似乎缺少變化，一旦扳了下來，想要恢復原狀就不太容易了。「但不是現在。現在我必須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小練！不要把氣氛弄得這樣的緊張，行嗎？」

「哼，大金牙，你不要故作輕鬆，其實，你心裏頭早就緊張了。說吧！你到底在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脚色？」

「小練！」大金牙還在裝迷糊。「你在說些什麼呀？」

「大金牙！用不着來這一套，誰也不是瞎子，老老實實說，你到底在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脚色？」

大金牙發現一味軟弱，裝迷糊不是辦法，於是臉色也放了下來，沉聲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好！如果你眞不明白，我就說得更清楚一些，你在表面上是和齊寒梅串成一氣的，實際上，你和韓棠，蔡非又有三角盟，到底那一邊才是你的眞身份。」

練有方挑得如此明朗，眞的出乎大金牙意料之外，他發現情況嚴重得幾達不可收拾的地步。殺練有方滅口也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辦得到嗎？卽使辦得到，又怎知道練有方沒有將他所知告訴了另一個人呢？冷靜！他心裏高喊着。

「大金牙！別忘了我在等你的回答。」

大金牙道：「小練！你明明知道你得不到任何回答！」

「大金牙！一個偉大的計劃被人從中破壞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我沒有幫助的能力，却自信絕對有破壞的能力。不過，你放心，我與你永遠不會有利害的衝突，不會因利害關係去破壞你的大計，不過我可以利用這大好機會。」

「小練，你天生就不是一個善於勒索敲詐的人。」

「勒索敲詐並非本能，而是需要。」

大金牙的目光始終盯在對方臉上，此時此際，神色上絲毫變化都是任何一個大行動的前兆。同時，他緩慢地說：「小練！有許多事情都可以商量，而不需勒索。」

「事實上有許多人却無可商量。」

「小練，說吧，你到底需要什麼？」

「我需要你幫我幹掉蔡非，」練有方的神色非常嚴肅，語氣也非常認眞。「而且還是迫切需要。」

「其實，你自己就有幹掉蔡非的本領。」

「如果我自己行的話，何必還要找你？」

「小練！」大金牙的臉色沉了下來。「這件事你好像作得太衝動了一點。如果你自信對付不了蔡非，你就不該向我勒索，因爲我比起蔡非，還更加難以對付。」

「哦？」練有方一楞，當驚訝向全身漫開的時候，警戒的意識却在心底滋生了。「你是在向我宣戰？」

這時，正好唐一峯扶着傷眼的關正飛從他們面前經過。大金牙也就故意將聲音提高了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有人以爲我很好欺侮，那他就絕對錯了！」

當唐一峯和關正飛走過去了，練有方鎮定有力地開始回話：「大金牙！你小時候玩過剪刀，石頭，布嗎？」

「玩過。」大金牙很快地點頭回答。

「大金牙！你悟出那種遊戲的眞理嗎？」

「哦？」大金牙的神色突然顯出了一股迷惑。

「那表示天底下無絕對的勝者，我壓不倒蔡非，而絕對能勝過你，你能贏蔡非，却可能敗給我。」

「你除了懂得馴馬之外，好像還懂得不少別的。」

「是的。」練有方趁機作了更多的剖露。「我除了來賽馬之外，也有許多別的事情要作。如果你幫我除去蔡非，你一切都會順利，不然，你就會有麻煩。」

「小練，你剛才還說我跟蔡非有來往。」

「有時候，爲了自己的利益，只得犧牲朋友。」

「這倒是金玉良言，」聽不出大金牙的語氣是譏還是讚。「在塞外，在這曹家老店，你有朋友嗎？」

「如果你答應幫我除去蔡非，你便是我的朋友。」

「小練，你可知道，你的要求極不合情理嗎？」

「很合情理，因爲，只有你才作得到這件事。」

「小練，你是一個男子漢，身爲男子漢，無不懷着手刃仇家的大志雄心，誰願意假手於人呀？」

「也許我是例外，因爲我從不作自不量力的事。」

大金牙發現對方年紀雖輕，城府却極深，想要摸透對方的心意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只得暫時擱下：「好吧，咱們的談話就此打住，這件事我得好生想想。」

「柳兄，你必須在天黑之前給我肯定的答覆。」

「好吧！」大金牙先將情勢穩住。「也許，等不到天黑，我就已經想通了，這只是一念之間的事。」

「那麼，我再重覆一遍我剛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計劃被破壞，那實在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

大金牙深深吸了一口氣，以使自己保持平靜。

練有方掉頭走了，他的步履是那樣堅定有力。

大金牙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個年輕小伙子的背影，直到對方在拱門處消失。放眼曹家老店，這是唯一的勁敵。大金牙心頭不禁滋生了一股寒意，不管你是如何堅强，如何勇敢，當你面對一個眞正强勁的對手時，心理上一定會不平衡，情緒也一定緊張。大金牙目前正是如此。

他站在那兒一動都不動，嚐試用各種方法來穩定情緒，到最後，他才發現，心理上的防禦已經徹底被瓦解了。

一個聲音在他身後响起：「大金牙！你對這個小子好像很含糊。據我知道，你以前幾乎沒有怕過任何人。」

大金牙緩緩轉過身來，其實，他就是不轉過身去，他也知道在他背後說話的是他的伙伴蔡非。

「蔡爺！」大金牙神色凝重地說：「這小子是一個頑强的敵人，連閻王老子都會對他敬畏三分。」

「大金牙，你也未免太誇捧他了。」

「蔡爺，我絕沒有過份誇捧，在江湖道上混了這麼多年，就是學會了識人之術，尤其是認識敵人。」

蔡非顯然對大金牙的話非常信服，他不再表示自己的意見，而憂心忡忡地問道：「那麼，咱們該怎麼辦呢？」

「敵人雖然頑强，却並非完全沒有法子對付。」

「瞧你，大金牙！」蔡非又笑了。「你既然早已胸有成竹，又何必說得那樣嚴重，教人担心！」

「不，蔡爺，說句實話，我心中並無成算，不過，我自信還鬥得過他，如果栽在他手裏，那有多寃呀？」

「對呀，」蔡非豎起大姆指讚道：「這才像話嘛！」

「蔡非！去找曹長貴，請他到我房裏來一趟。」

「好的！」蔡非對他是唯命是聽。「我這去叫他。」

「小心點，千萬別讓其他的人瞧見。」

蔡非道：「放心，大金牙！我辦事還會那麼驢嗎？」

大金牙剛回到房裏坐下，曹長貴就來了；後者所表現的是年輕人的熱誠，一見面就問：「你找我有事呀？」

「坐！慢慢聊。」大金牙很慎重地去關上了房門。

曹長貴一見大金牙神態嚴肅，倒有些侷促不安起來。

「少掌櫃！」大金牙一上來就用氣勢壓住了對方，「我可是拿你當朋友看待，你對我也得老老實實的！」

「當然啦，」曹長貴連忙點着腦袋瓜兒。

「那麼，不管我問什麼，你都得據實回答我。」

「一定，一定，絕不欺瞞你半個字。」

「少掌櫃，隔壁藥材舖的小鬼頭叫什麼名兒來着？」

「哦？他呀！他叫陸順槐，是少掌櫃，不是小鬼頭。」

「我老看着你們倆嘀嘀咕咕的，在合計什麼呀？」

曹長貴道：「街坊嘛！總有個來往，沒合計什麼呀！」

「少掌櫃！」大金牙的臉兒沉了下來。「你在說謊。」

「是這麼回事，」曹長貴連忙據實回答。「我想教他配一副藥，馬兒吃下去之後會發瘋般的跑。」

「哦？這種藥配得出來嗎？不成吧？」

「配是配出來了，不過，馬兒吃下去之後不管用。」

「你應該請他配一副藥，讓馬兒吃下去就跑不動。」

「對呀，」曹長貴的目光立刻變得非常明亮。「你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樣，比方說，瀉藥什麼的……」

「你跟陸順槐談過這件事情嗎？」

「談過了，馬兒吃了會瀉肚的藥巳經配成功了。」

「好，少掌櫃，你現在該爲我辦一件事情了。」大金牙還特別加重了語氣：「你還欠我一筆情，沒忘記吧？」

「當然沒忘呀！」曹長貴拍着胸脯，一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神態。「要我辦什麼事，你儘管吩咐。」

「明天一大早，就給姓練的那匹野馬吃瀉藥。」

「怎麼啦？」曹長貴顯得非常吃驚。「那小子那匹不成氣候的野馬兒還瞧在你的眼裏，當牠一回事呀！」

「少掌櫃，不用問，你照我的話去辦，就行了。」

曹長貴道：「好！我照辦就是，沒有別的吩咐了麼？」

「沒啦！明兒就開始賽會了，全副精神去奪你的綵頭，別的事什麼也不用管，我包管你今年是大勝而歸。」

提到賽會，曹長貴的精神就來了：「你不提，我倒忘了，那位姓韓的，還有那位姓練的，他們參加嗎？」

「少掌櫃，你怎麼啦？信不過我，是不是

名師名技

木爾多技壓趙壽川

海雲

從北方傳到南方來的拳術當中，有一派拳術稱做查拳，香港拳師裏面有兩個人是在查拳打出一個名堂來的，他們二人就是「劉飛」與「劉錦東」。

當時劉錦東學萬籟聲的查拳，非常精練，後來他教授門徒也有北少林，查拳以及氣功三種。萬籟聲在他的武術匯宗這本巨著談及拳術的時候，也盛讚查拳。他這樣說：「查拳是回教的正宗拳術，我的查拳從趙壽川學習得來，至於趙壽川却從回教的清眞長老學練得到，可以說是正宗的查拳。」萬籟聲本身對於查拳有特殊的興趣，玩了許多年，懂得很多，他介紹查拳的時候，指出這一點，這一套拳術是長橋大馬，放到盡去打鬥的，特別有許多穿、跳、崩、縱的姿勢，所謂九字訣，就是蹬、崩、排、打、勾、掛、連、環、肘。

這一套拳術是華北五省最流行的拳法之一，跟彈腿、花拳、洪拳、炮拳等，共稱北派五大名家。據說：這一派拳術是西藏一個姓查的高手創造，故此叫做查拳。

查拳從西藏、青海、新疆傳入關內的。那時大約是清代的末葉，當時有一個回教徒叫做「哈爾巴」擅長拳術，住在北京的清眞寺裏面，有時他也肯教授一些拳腳，不過，仍限於回教中人，因此之故，學習得到清眞寺查拳的人，只是教徒，到了民國初年，北方的拳師趙壽川，擅長少林彈腿，知道查拳另有一套，打得十分高明，故此，從奉天到北京去調查此中的能手，知道清眞寺的主教木爾多，擅長查拳，故此，他親自到清眞寺拜訪木爾多。至於木爾多，正是哈爾巴的首徒。

兩人見面後，他自稱從奉天到來，志在研究這一派的武功，根本上他本人的武功已經是相當有名氣的了，而且是彈腿這一門的高手，木爾多懂得拳法，當然對他早已聞名，英雄重英雄，兩人就互相談話，並不介意，沒有存心搏鬥，只是研究性質。木爾多說：「學習查拳，一定要練習對拆，查拳有二十路，每一路都有單獨打門的姿勢，兩人把各自學習的單打方式對拆，便是查拳，因爲查拳是由兩人對拆的，甲的拆法跟乙的拆法不同，相加起來，就不止二十路，合共是四十路的拳術了，手法脚法都乾淨俐落，對拆的時候，更加精采。至於查拳本身的特色，却是以繞住對方奔走打鬥爲目標的，有點像游身八卦拳，同時有些地方跟彈腿也有相同之處，它的脚法有蹬、彈、崩、踢、磨、盤、勾、排八種，練習查拳，先要馬步穩固，然後練脚，脚法靈活，再練手，第四路查拳是查拳主要拳術，練習既久，能够一個打三幾個。」

趙壽川聽了，發生很濃厚的興趣，說：「我在奉天聽到一般人說起回教的查拳，打法高明，並非普通的拳術可比，故此有心研究，拜候主教，目的是想跟主教研究一下，可惜沒有機會實地試驗。」

聽了他這句話，木爾多即時明白，趙壽川遠道而來，當然不是聽聽拳術理論的，立刻接口說：「趙師傅既然有心研究，我們都是拳術中人，我一定奉陪。」

當下兩人就在大殿之內交手，木爾多是主，趙壽川是客，故此他擺好了架式，就很清楚的說：「趙師傅，請你先行發招。」趙壽川看見他擺出來的架式，左脚向前踏進一步，右脚在後伸到直，那是標準的弓箭步，左弓右箭，同時右手由下邊向前，拳出手指在前，手心向左，左手則依附右肘之內，這種架式叫做：「弓步撩掌」，可攻可守。

他明白對方的變招，拱手爲禮，說了一聲：「請！」便即揮拳撲攻。

趙壽川用「衝步釘拳」，直衝過去，打他的右邊額角，這一下手法，半虛半實，如果對方擋格，就把落空的一拳睪爲收了一半，突然升起，以卦拳的姿勢從上至下，打他的面門。倘若這一招仍然失敗，就把一條腿踢起，使出連環十字撩陰腿，連發三脚，手快脚快，確是不容易招架。

照趙壽川想，木爾多的擋格，再快也沒用，不論他用左手或右手去擋截，仍然會打輸，怎料木爾多並不接招，對方剛剛出手，他就偷步斜走，施展查拳第二路拳術的「纏絲手」應戰，這一招是專門截住對方的橋手，封住敵人馬步，乘機絆倒他，兼且伸手搶摸趙壽川的手腕，企圖用擒拿手截擊。這種拳術除了正宗的拳術外，還有摔角招式在內，隨時兩人倒地變成摔角。當時趙壽川也很機警，他看見敵人從側門進攻，便把打出去的一拳往下一沉，避開對方的纏絲手，隨着轉身取勢，用另外一隻手向背後打去，這一招叫做「轉身鞭拳」，打算把對方的肋骨打中，可是，木爾多似乎料到他會有這一招的，他剛轉身，就用下邊的脚偷步，搶入他的下盤馬內，隨即雙掌向他肩膊和手臂使勁一推，漯喝了一聲：「站穩！」他的呼喝之聲剛剛衝口而出，趙壽川已經向後倒退幾步，幾乎跌倒，因爲他的功夫已經有很深的基礎，不過拳術未精而已，故此僅退五步，仍然提得住氣，站着不跌。

那時他已經知道木爾多的查拳確有獨到之妙，不但不再打鬥，還在木爾多的跟前站定，口口聲聲自稱佩服，懇求木爾多收他做門徒，把回教的武功傳授給他。

木爾多因爲他剛才能够承受自己的一掌，沒有跌倒，知道他的功夫已經有相當根底，想發揚查拳，希望開枝散葉，不妨把眞功夫傳授給他，稍爲考慮，便答應他的要求，但却聲明，學習查拳起碼要三幾年然後有成就，故此，趙壽川答應不回天津，留在北京。

當時他每月必到清眞寺學習查拳，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北京體育學校的聘請，担任教師，一邊學，一邊教，而且在許多個門徒當中，特別挑選萬籟聲，用心教授查拳。那時萬籟聲只是體育學校的學生，但他學習查拳有很深的基礎。

至於劉飛，後來也學習過查拳，而且練習得相當到家。教授查拳的人，現時在香港來說，只是劉飛與劉錦東兩個屬於第一流的高手，但却不是專教查拳。

？什麼也不用問，只要拿出全副精神去參加賽會，今年你一定大勝。」

「好，好！」曹長貴樂了。「托你的福！托你的福！」

曹長貴歡天喜地而去，大金牙這裏稍稍舒了一口氣，不管練有方有多能，胯下少了一匹能跑的座騎，就差了好多勁兒，他自認這一着棋下得非常狠毒。

不過，大金牙的心情却還是寧靜不下來，齊寒梅一直沒有回客棧，這跟他們原先商量好的計劃略有出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齊寒梅改變了心意，把他撇了？還是齊寒梅出了漏子？或者齊寒梅壓根兒就在耍他？

大金牙覺得這件事情必須立刻弄清楚。

於是，他打算到大草原去找哈朗王公。

他是想到即作，出了客房，就去馬廐。

剛剛牽出馬匹，背後却有人在叫他：「柳爺！」

回頭看，是長喜，她臉上還帶着笑。

對這位年紀不大，却很老辣的女掌櫃，大金牙打從心眼裏含糊，立刻笑着問：「女掌櫃找我有事？」

「哦！」長喜笑得很甜，「我要向你道聲歉意。」

「噯，那事已經過去啦，不提也罷。」

「您……」長喜的眼波一瞄。「上那兒去呀？」

「到大草原去蹓躂，說句實話，對齊姑娘失踪的事我一直覺得很納悶，順便也想去打聽，打聽。」

「也好，你就帶我到大草原去蹓蹓吧？」

大金牙楞住了，他一時還摸不透長喜的用意。

長喜毫不客氣，立刻就翻身爬上了馬背。

大金牙也無法推辭了，將馬韁往長喜手裏一塞：「好吧！我陪妳去蹓蹓，韁繩拿着，我再去牽匹馬來。」

「不成啊！」長喜嬌笑着說：「我不會騎馬啊！」

大金牙又楞了，居住塞外，不分男女老幼，無不善騎，長喜分明在說假話，她的目的又何在呢？

「上來呀，要是讓我哥哥瞧見，又會罵我了。」

大金牙一橫心，躍上馬背，雙手環着前座的長喜，抖動馬韁，策騎而行，心想，看妳玩什麼花樣。

但是，在奔馳了一陣之後，大金牙心中的戒備又鬆弛了，長喜軀體的接觸，顯然具備了莫大的摧毁作用。

「柳爺，咱們上那兒去呀？」她回過來問道。

「你說，」他的雙臂略微夾緊了一些，這顯然是一種試探。「那裏最清靜，我們就上那兒去！」

長喜想了一想，才緩緩回答道：「去哈爾紅河！」

「大白天，去哈爾紅河幹什麼呀？」

「嘻嘻，」長喜笑着往他懷裏靠。「你是老經練哩！」

「快說吧，女掌櫃，咱們去那兒。」

「我剛才不就說過了嗎，去哈爾紅河。」

「怎麼？」大金牙更大膽了。「妳要下河洗澡？」

「柳爺！你到底是外鄉人，我告訴你，往下游走十里，那裏有好多草寮，是漁人過夜的，白天都空着哩。」

「哦？」大金牙索性一手執韁，一手將長喜抱住了。「妳才是老經練哩，咱們上那兒去幹什麼？」

「談心呀！」她柔順地一點也沒有反抗。

大金牙明白，女色是他唯一的弱點，但他並沒有將這個黃毛小丫頭看在眼裏；他知道，長喜的投懷送抱來得太突然，其中必有緣故。但他完全不放在心上，他是想先吞下了這塊肥肉再說，至於如何擦拭滿嘴油，那是另外一回事。

長喜眞是老馬識途，在她的指引下，大金牙放馬直奔，順着河岸而下，立刻就看到了許多低矮的草寮。

下了馬，大金牙還小心察看了一番，證明長喜的話不錯，草寮中放着釣綫，紗網之類的漁具，的確沒有人。

長喜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對着大金牙笑。四週很靜，只是潺潺的水流聲，大金牙冷靜片刻，但他實在想不出有什麼陷阱，心頭立刻又放鬆了。

長喜主動地進了一間草寮，大金牙當然跟了進去。

長喜在草堆上坐下，大金牙也跟着坐下，面對眼前這一塊肥肉，大金牙反而有了不知從何下口的感覺。

「柳爺？你知不知道，蒙女都有帶刀的習慣？」

「哦？」大金牙一楞，不知如何回答。

「我久居塞外，也有了這種習慣。」

大金牙這才明白了，那股情慾之火立刻冷却下來，冷冷地問：「女掌櫃！妳說這些幹什麼呢？」

「柳爺！」長喜面上仍然浮着笑，不過口氣却很硬朗：「爺們的性子我可了解哩！跟一個妞兒單獨在一起總難免想入非非，我又是個烈性子，萬一動刀傷了你，可就不妙啦，所以，我把招呼打在前頭，你莫見怪呀！」

「我不是臘月生的，不會動（凍）手動（凍）脚。」

「你倒挺會逗趣的，好啦！咱們開始談心吧！」

大金牙道：「女掌櫃，這可是妳邀我來的，妳先說吧？」

「咱們店裏今年買賣不錯，可是，我發現，這些人當中幾乎沒一個是來趕廟會，瞧熱鬧的，這是怎麼回事？」

「妳開店作買賣，收房飯錢，管那些幹什麼？」

「柳爺！你要這麼說就不對啦！你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普通女娃子，也不是一個普通買賣人，是不是？」

大金牙在馬背上摟着長喜時所產生的情慾，這會兒已經完全冷却了，他瞯視着長喜，冷冷地說：「妳的確不同於一般妞兒，妳聰明，漂亮，早熟，如果妳利用這些優點去找一個如意郎君，那妳便是眞正的聰明，要不然……」

「柳爺！我明白，你要我少管閑事。」

「不錯，這正是我想要說的話——少管閑事。」

長喜平躺下去，那是一個誘人的姿態，而且，看起來她對大金牙的戒備似乎也放鬆了。她以柔媚的聲音說：「偏偏我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柳爺，我們交換如何？」

「算了，女掌櫃！同樣的方法，不要用兩次。」

「哦？」她側過身來。「你以爲我會用什麼跟你交換消息？嗯？你以爲我指的是我的人嗎？」

「在我眼裏，那應該是最具交換價值的。」大金牙一副色迷迷的神態，其實他心頭絕不是那麼回事。

「錯了，我不會那麼愚蠢，那麼下流。」

「哦？」大金牙原本也是躺着的，現在他

坐了起來。

「有許多事情你知我不知，但是也有許多事情我知你不知，咱們交換一下，豈不是大家圓滿？」

大金牙發現自己有些低估了這個女娃子，她的心智比她實際的年齡更高，她的內心也不如她外面那樣稚嫩。

「我有些被妳說動了，」大金牙一面說，一面注視她的反應。「不過，我是一個謹慎的生意人，我要先看貨。」

「比方說，我以店主人的身份限制你的行動自由，那是有人教我這麼作的，你一定想知道那個人是誰。」

「誰？」

「練有方。」

「是他？妳為什麼那麼聽他的話？」

「因為我喜歡他，那個姐兒不愛俏？」長喜很大膽，也很坦白，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一點也不忸怩。

「妳的話使我吃驚，但是，妳又為什麼要告訴我呢？這是一個秘密，妳喜歡他，就不該洩漏他的秘密。」

「我雖然喜歡他，但是我也恨他。」

「恨他？」大金牙深深吸了一口氣。「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他並不喜歡我，他只是利用我。」

「女掌櫃，妳把我弄糊塗了。」大金牙的眼睛却一點也不糊塗，他嚴厲地注視着長喜的反應。「他喜歡誰？」

「對了！他喜歡另一個女人，我感覺得出來。」

「誰？」

「齊寒梅。」

大金牙打了一個冷噤，同時吸了很長一口氣。

「別以為我疑心，女人最敏感，他和齊寒梅暗中有來往。如今齊寒梅在什麼地方，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女掌櫃！」大金牙盡力保持平靜。「練有方還對妳說了些什麼？妳要一字不漏地告訴我。」

「他要我聽他的話，廟會完了之後，他就帶我走。」

「妳願意跟他私奔？」大金牙很吃驚地問道。

「是的。我對他一見就着迷，我真的願意為他作任何事，可是，我發現他是在騙我，在利用我。」

「女掌櫃！也許是妳疑心，妳一點憑據都沒有。」

「我剛才就說過了，我感覺得到。」

「女掌櫃！感覺是靠不住的，千萬不要太自信。」

「我絕對相信那種感覺，不瞞你說，我跟他也到這裏來過，他很冷淡，冷淡的原因是他心中另有女人。」

大金牙道：「縱使另有女人，也不一定是齊寒梅呀！」

「是她，」長喜肯定地說：「絕不會錯，因為他的言行，以及他教我作的事，都與齊寒梅有關。」

「也許，妳的感覺是對的，妳還知道些什麼？」

「練有方說，整個店裏，他最怕的人，是你。」

「哦？」

「他還說，必要時，要我施展美色將你纏住。」

大金牙笑了，也許他很嚮往那種被困的方式。

「我所知道的都說完了，輪到你說啦！」

「女掌櫃！妳想知道那一方面的事呢？」

「我想知道練有方跟齊寒梅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告訴我，妳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想知道？」

「我要報復，換句話說，我是要破壞。」

「女掌櫃！交換要公平，我不能聽了那麼多消息而一件事也不告訴妳，首先，我要說，妳的感覺可能是對的。」

「嗯！」她靜靜地聽着，等待着，沒有插嘴。

「如果他們真的在一起，那麼他們是在謀奪一筆財富。」

「謀奪一筆財富？塞外遍地黃沙，有什麼財富？」

「那筆財富是從錫金王宮偸出來的金銀珠寶，現在已經到了大草原，在哈朗王公手裏，他們也許……」

「哈哈……」長喜突然瘋狂般地笑了起來。

大金牙吃驚地問道：「女掌櫃！你笑什麼呀？」

「我笑這兩個狗男女死期不遠了。」

「哦？」

「哈朗王公在蒙族是最陰狠的，手下戰士如雲，他們如果真想謀奪那筆財富，他們就死定了。」

「女掌櫃！我看，妳這種說法，只怕靠不住。」

「為什麼？」

「你可知道齊寒梅姑娘是什麼出身？」

長喜恨恨地說道：「我只知道她是一個淫婦。」

「她是一個賊女，她父親曾經是有名的江洋大盜。」

「哼！」長喜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果然不是什麼好東西！」

「練有方也是出身武林世家，他們聯手，一定有了週密的計劃，所以，妳不該高興，哈朗王公也許對付不了他們。不瞞你說，齊寒梅我已經領教過，厲害得很！」

「那麼，我這一口氣出不了啦？」

「有辦法，但是，我又怕妳疑心我在利用妳。」

「我不在乎你利用我，只要能破壞這對狗男女的好事，我什麼都願意作。說吧！有什麼好辦法？」

「首先，妳一切一切都要聽我的。」

「柳爺！我剛才就表示過了，什麼都願意作。」

「約他到這裏來。」

「現在？」

「是的。」

「然後呢？」

「然後妳不用管，那是我的事了。」

「好！」長喜一躍身爬了起來。「現在就載我回去。」

「慢點，」大金牙拉住了她的手，她也沒有掙脫。「妳還要證明一件事，證明妳不是在玩花樣。」

「要怎樣才能證明？」她偏着頭，模樣兒很嬌，其實，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存心多此一問。

大金牙沒有答覆，他抬起手來，撫着她的頭髮，慢慢滑下，手背從長喜的面頰撫過，停留在她的頸項上。

長喜一動都沒有動，她的神色也沒有變。

大金牙的手繼續往下滑，長喜的領口被解開了，然後是第二顆鈕子，然後是第三顆，長

喜還是沒有動。

大金牙却沒有再繼續下去，吁吐了一口長氣，站起來，揮揮手說：「長喜！咱們走吧！這裏好熱！」

「怎麼！這樣就算證明了嗎？」長喜坐在那裏沒有動。

「算了！妳那種眼光太奇特，最好還是少動妳為妙。」

「那麼，剛才你說的話還算數嗎？」

「當然算數。」

長喜道：「仍按照原定計劃去約練有方到這兒來？」

「是的。不過千萬記住，一定要在這一座草寮。」

「你放心，這一方面，我是絕對不會弄錯的。」

「來吧！我載妳回去。」大金牙抓住她的手，將她從草堆上拉起來。她雖然整天作事，手並不十分粗糙。

在這一瞬間，大金牙很後悔自己方才太文靜，但他不會再重來一次。他認為正事遠比那事來得重要。

仍舊是二人一騎，不過，現在大金牙有了警惕，在離曹家老店很遠的地方就放下了長喜，讓她自己走回去。

長喜一回到店裏，練有方就向她走了過來，看神色似乎已經等她許久，她則故作不見，走進了櫃枱。

練有方立刻到了櫃前，輕輕地問：「上那兒去啦？」

「怎麼！」長喜似笑非笑地反問：「管起我來了？」

「長喜！怎麼可以說我管妳呢？我是關心罷了。」

長喜只以一笑回之。這一笑，有太多的解釋。

「長喜！」練有方追問下去：「你還沒有回答哩！」

長喜仍是那種半開玩笑的神情：「你真想知道我上那兒去啦？」

「當然啦！」

「好！我告訴你。」

「我在聽。」

「在這裏，我才不會說，到老地方去，好嗎？」

「老地方？哈爾紅河河畔的草寮？」

「嗯！」長喜的笑容更甜美，更嫵媚了。

「好！」練有方警覺地看看四週。「我先去，妳隨後就來。」

「那怎麼行？你明明知道我不會騎馬。」

「怎麼？要我載你去？」

「嗯！」

「妳不怕被別人看見？」

「怕什麼？」

「你不怕，我也不在乎，好！來吧！」

他們兩人同時離開了店堂，同時到馬廐，練有方牽出他那匹野馬，抱着長喜上馬，策騎而去。

他們的行動的確引起了不少驚訝的目光。

仍是那座草寮，短短的時間，曹長喜重又回來，所不同的，是她身邊的男人換了，心中當然也在暗懷鬼胎。

練有方往草堆上一躺，大模大樣地說：「長喜！這裏再也沒有旁人，有什麼話可以全說出來啦！」

長喜一直在觀察四週，但是她沒有看出任何跡象，她心裏想：那個姓柳的莫非在吹牛，說大話？

「怎麼啦？」練有方似乎看出了破綻，突又翻身坐起。

就在他坐起的那一瞬間，一把鋒利的短刀抵上了他的背脊，原來大金牙將自己藏在草堆裏。

大金牙這一露面，立刻沉叱道：「女掌櫃！出去！」

他似乎存心要為曹長喜留一個退步。

長喜也沒有多說什麼，立刻轉身走出了草寮。

練有方倒很冷靜，他輕輕地問：「是柳十郎嗎？」

「是的。」大金牙的語氣冷如寒冰。

「柳十郎！你這是幹什麼呀？」

「我要問你幾句話，希望你老老實實的回答。」

「用這種方法對付我，不太妙吧！」

「姓練的，我用這種方法對付過不少英雄好漢。」

「你既然這樣有把握，你就試試看吧！」

「先問一個問題：齊寒梅在什麼地方？」

練有方道：「這可奇怪，她在那裏，我怎麼會知道？」

「小練！」大金牙冷冷地說：「我會有耐性地問了一遍又一遍，我再問一遍，刀尖就會扎進去一分。」

「如果我回答了你的問題，你又怎樣？」

「只要你老實地回答，你怎麼來，就怎麼去。」

「哦？你不怕我事後對你報復嗎？」

「小練！如果我把你看在眼裏，也不向你動刀了。」

「嘿嘿！看樣子我今天碰上硬手貨了。」

「聽清楚，齊寒梅如今在什麼地方？」

「柳十郎！你也聽清楚：那個地方，你知道。」

「不管我知不知道，我要你回答。」

「在那個蒙古包裏，你曾經在那裏接受過美女與美酒的欵待，你應該不會忘記那個地方的。」

大金牙當然不會忘記，他微微一楞之後，又接着問道：「你跟齊寒梅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與她是什麼關係，我與她就是什麼關係。」

「小練！你是一個練武的人，而且出身武林世家，見聞必多，在刀法上，有一種挑筋手法你聽說過嗎？」

「柳十郎！你久走江湖，應該知道凡是出身武林世家的人都是嚇不倒的，你又何必多費唇舌？」

「小練！我再打一次招呼，你這種回答難令我滿意，我不會殺你，但可能會挑斷你身上的三根筋，是那三根筋，我不說你也明白，那會使你比死更難受。」

「我沒有聽說過，你說說讓我長長見聞如何？」

「好吧！一根是舌筋，挑斷了你就一輩子不能說話。」

「夠狠的，再往下說，第二根筋呢？」

「脊背筋，挑斷了你從此就站不起來。」

「躺着不是挺舒服嗎？這第三根筋呢？」

「這第三根筋就不好說了，只要一挑斷，你就不算男人了。」大金牙說完後還陰陽怪氣地笑了笑。

練有方禁不住打了個寒噤，老實說，大金牙這一套邪門歪道他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心頭那能不寒？

「小練！現在可以實話實說了吧？」

「柳十郎！你問吧！只要我答得出來。」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你跟齊寒梅是什麼關係？」⑮

（未完）

三期完俠情故事

南宮吟雲・文
盧　令・圖

毒龍帮（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珠璣秀士褚明佈下妙計，使多名極負盛名的白道人物假死，同時又以暗殺手段挑了毒龍帮漢中第一舵，使得毒龍帮主懷疑新任副帮主的三絕神君東門梟在暗中培植第三勢力，冀圖獨霸武林，是以在又一次白道人物挑了毒龍帮長安分舵後，尹豪更對東門梟置疑，他立即召集一次緊急會議，表面是商决如何應付當前危機，暗中却在觀察東門梟等動靜，最後决議派紫旗壇主季媽媽往對葉帆施展美人計，以探聽白道人物的動向。那日葉帆正在家擁妾豪飲，據報季夫人到訪，葉帆命管家王福進來詢問——

拒蛾投火談

葉帆道：「王福，那位『季夫人』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你可曾查問她的來歷？」

王福道：「那位季夫人坐在一輛華麗的馬車內，因車簾低垂，小的沒有見着人，不過她隔簾囑咐小的，如果老爺忘懷了，可提『富春舊友』，老爺便會想起來的。」

葉帆「哦」了一聲，接着哈哈笑道：「是媽媽。王福，你先去招呼，說主人親自出去迎接。」

王福離去後，一個面目妖嬈的年輕女人昵聲道：「爺，那姓季的女人是不是你的老相好呀？」

葉帆笑着在她臉上輕輕捏了一把，道：「怎麼？吃醋了？」

接着臉色一正，沉聲道：「她現在是毒龍帮紫旗壇壇主……」

妖嬈女人接口冷聲道：「原來只是個女帮匪。」

葉帆低喝道：「不准亂說話！她可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母夜叉，小心她宰了妳。」

妖嬈女人冷哼一聲，賭氣閉口不言。

葉帆徐徐一笑道：「妳們都回房去吧。」又轉向侍立一旁的垂髫小童吩咐道：「小

殲魔息禍源

紅，妳去吩咐廚下，撤去殘席，重整一席盛筵送上來！」

一切交代好，才匆匆離開沁春閣，向前廳而去。

一輛裝飾豪華的油壁香車仍然停在門前，車簾也仍然低垂着，家人王福垂手躬身站在階上。

「哈哈哈，眞是貴賓！眞是貴賓！」葉帆人未到，爽朗的笑語聲已先傳了過來。

車簾緩緩捲起，葉帆人也正好到了階前。

季媽媽走出車廂，向葉帆含笑檢衽道：「賤妾無端過府打擾，葉大俠不會不高興吧？」

季媽媽年約三十許，雖然美人遲暮，但那股醉人風韻，仍極撩人。

葉帆抱拳笑道：「芳駕蒞臨，使蓬蓽生輝，只是葉某迎接來遲，還請季女俠多担待。」

季媽媽嫣然一笑，轉向車廂內輕聲道：「妹子，妳可出來，難道還要大姐攙妳不成。」

「妹子怎敢。」聲如出谷鶯啼悅耳已極。驀地，葉帆頓覺眼前一亮，一個淡粧素服，清麗絕倫的雙十年華少女，出現在他眼前。精神爲之一振。

葉帆性喜漁色，爲花中魔王，濫艷半生，

可說閱人無數，但從未遇見過像眼前這般迷人的少女，不禁一時看的呆了。

季媽媽微微一笑道：「葉大俠，讓賤妾給你們引見。」

她說這話時，暗注內勁，直送入葉帆的耳內。

葉帆猛然驚覺，不由尷尬萬分地抱拳道：「葉某一時失神，深爲抱歉，兩位請先下車，候入內奉茶再引見不遲。」

在大廳中分賓主坐落後，一個紅衣美婢奉上香茗。

淡粧少女始終粉頸低垂，一副不勝嬌羞之狀。

季媽媽這時笑着輕拉了淡粧少女一把，道：「妹子，瞧妳都這樣大的人了！還害臊……來，姐給妳引見，這位就是姐常跟妳提及的『日月雙環』葉帆葉大俠。」

淡粧少女粉面飛紅，檢衽道：「見過葉大俠。」

葉帆嘻嘻笑道：「姑娘請不必多禮！」

季媽媽又道：「這是我妹子西門媚娘，很少在外走動，失禮之處，還請葉大俠多包涵包涵。」

葉帆色迷迷地望着西門媚娘道：「不敢！令妹天姿國色，無殊小謫塵凡的瑤池仙子，葉某有幸得睹令妹芳容，誠不辜負此生了！」

話完，向西門媚娘深深一揖，只驚得西門媚娘忙檢衽還禮不置。

葉帆和季媽媽稍作寒暄，剛才奉茶的紅衣美婢又入廳中向葉帆嬌聲道：「爺，酒席已備妥，請爺陪客人入席吧。」

葉帆向紅衣美婢揮揮手，然後起身肅客道：「濁酒粗肴，不成敬意，請二位賞光！」

季媽媽媚笑道：「這不太打攪了嗎。」

說着，已和西門媚娘盈盈起身。

× × ×

沁春閣已支起長窗，雖係深秋，但窗外仍然花團錦簇，一片葱蘢。

季媽媽被推在首位，西門媚娘打橫，葉帆坐在下首主位相陪。

三個紅衣美婢，分站在三人身後侍候。

酒過三巡，葉帆笑向季媽媽道：「自富春江一別，倏忽數年，最近才知季女俠榮任毒龍帮紫旗壇壇主，眞是可喜可賀，葉某應敬季女俠一杯，藉表祝賀之意。」

季媽媽媚笑道：「算啦，既屬舊交，應知賤妾素不擅飲，倒是這位媚娘妹子，天生海量，葉大俠不妨多敬幾杯。」

葉帆哈哈一笑，將杯中酒一飲而盡，自有紅衣美婢又爲他將空杯注滿，擎杯目注西門媚娘道：「在下和西門姑娘雖係風萍偶聚，但因季女俠的關係，亦無異舊交，在下敬姑娘三杯，請姑娘賞光。」

西門媚娘羞澀一笑，兩抹紅暈登時飛上雙頰，愈顯得嬌艷無邪，媚態撩人，葉帆看得一呆。

季媽媽看在眼裏，心中暗笑，咀裏却凑趣道：「媚妹，妳是怎麼哪？人家葉大俠在敬妳的酒呀！」

西門媚娘一陣忸怩，終於還是喝了三杯，但季媽媽又慫恿着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媚妹也應回敬三杯，才是道理。」

西門媚娘嬌笑道：「妹子酒量淺薄，怎能和葉大俠較量，媽姐，請妳不要捉弄妹子。」

葉帆笑道：「姑娘但喝無妨，這種陳醅酒性極溫和，不易醉人的！」

季媽媽接口笑道：「媚妹，聽到沒有，這酒不易醉人，愚姐也品嘗過了，以妳的量，三五斗决無問題，並非愚姐捉弄妳，而是咱們不能輸了禮數啊！」

西門媚娘白了季媽媽一眼，終於舉杯道：「葉大俠，小妹借花敬佛，也回敬你三杯。」

就這樣由季媽媽從中撥弄，西門媚娘和葉帆三杯來，三杯去，十餘斤重的一罈酒頃刻而盡。

西門媚娘已是嬌靨緋紅，醉態可掬，嬌喘吁吁地道：「葉……葉大俠，小妹實在不勝酒力了……嗄……」

季媽媽笑道：「我這妹子今天確是醉了，葉兄，還是留點餘興吧！」

葉帆狡獪一笑道：「在下着人去調製點醒酒湯來，好爲西門姑娘解酒。」

季媽媽道：「不用了，府上客房在那裏？我這妹子只須小睡片刻，便不碍事了。」

西門媚娘人本嬌艷，加上幾分撩人醉態，更如出水紅蓮，美得不可方物，葉帆早已被逗得心旌搖搖，幾難自持，他深恐這雙尤物宴後即行離去，空留一片綺思，這時聽說還要小睡片刻，正中下懷，忙殷勤地道：「啊，客房離此不遠，就由在下領二位姑娘去吧。」

季媽媽看看窗外天色，已是「夕陽無限好」的傍晚時分，向葉帆嬌媚一笑道：「賤妾尚有其他事故，必須出去一下，最遲明日午時前一定回來，我這妹子就交給你了，希望葉兄能好好照顧她……」

葉帆這時可眞是心花怒放，全身的毛孔都張開了，說不出的舒暢，笑道：「西門姑娘是葉某的貴賓，怎敢怠慢，請季女俠儘管放心好了。」

「放心？哈哈哈！」季媽媽笑得極爲淫蕩地道：「別人，嘛，淸楚，你葉大俠呀，哼，賤妾可眞有點不大放心！」

一語道中葉帆心事，葉帆也不禁感到臉上一陣臊熱，涎着臉嘿嘿笑道：「媽媽，妳怎能這樣不相信在下。」

季媽媽冷聲道：「我很希望能相信你，也希望你眞能使我相信！請記住你的諾言，不准碰她！」

話完，柳腰款擺，向外行去。

「媽媽，讓我送妳出去。」

「不必！能好好照顧我妹子就行了。」

季媽媽離去後，葉帆冷冷一笑，隨吩咐兩個紅衣美婢道：「將這位西門姑娘攙扶到綴錦園歇憩，非經我的許可，誰也不准去打擾！」

兩紅衣美婢相視會心一笑，便攙扶着西門媚娘往綴錦園而去。

綴錦園自成一格，一棟精緻樓房，裝璜得美命美奐，四週奇花異卉，燦爛續紛。

二樓佈置，極富浪漫情調，四週牆壁和一應傢具物事，都是粉紅色彩。

西門媚娘秀目微閉，仰臥在綉榻上，身上蓋着一張粉紅色綾羅錦被，鼻息微微，顯已熟睡。

兩個紅衣美婢已退到外室，不時的指點着內房，交頭接耳，談論不休。

天，漸漸暗了下來，二樓內外都已點燃燈火。

葉帆已換上一領白綢綉花長衫，手持摺扇，顯得文質彬彬的，確不遑多讓擲菓潘郞。

他搖搖擺擺的到了綴錦園，徐徐登上了二樓。

兩個紅衣美婢忙站了起來，葉帆作了個不要高聲說話的手勢，然後輕聲問道：「西門姑娘醒了沒有？」

二紅衣美婢之一作了個鬼臉，也輕聲嬌笑道：「睡得正甜呢，爺，這正是偷香的大好機會，要不要婢子們留下？」

葉帆走過去，在那說話的紅衣美婢臉蛋上輕捽了一下，笑道：「我兒眞乖，爺要找個適當機會好好報答妳一下。」

紅衣美婢嫣娟一笑道：「聽說爺是天生異稟，婢子可消受不起。」

葉帆淫邪地一笑道：「是否天生異稟，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從現在起，西門姑娘有爺服侍，妳們也累了一天，歇憩去吧。」

「爺，祝你好運！」

葉帆待二女離去後，便輕輕將房門掩上。摺扇輕搖，進入內室。

湊巧西門媚娘夢囈似地輕聲呼道：「水！水！」

葉帆忙將摺扇收攏插在衣領上，斟了一杯茶送至榻前，低聲道：「姑娘，請用茶！」

連呼數聲，西門媚娘才醉眼微睜，當她看清送茶的是葉帆時，似是驟吃一驚，道：「怎麼是你？」

葉帆小心地陪着笑臉道：「是葉某害姑娘醉酒，理應親自侍候。」

西門媚娘道：「這怎麼敢當，怕不折煞奴家了。」

用力搖搖頭，又道：「我的頭還好暈啊！」說着，又用力搖搖頭。

葉帆笑笑道：「這茶有醒酒之能，還是由葉某扶姑娘起來用茶吧。」

說完，坐到床沿，左手伸入西門媚娘頸下，將她輕輕托着坐了起來。

西門媚娘斜睨着葉帆輕輕一笑道：「你好壞！」

葉帆老於花叢，得到「你好壞」這三個字的暗示，便左臂用力一勾，西門媚娘的上半身便倒進了他的懷裏。

西門媚娘嚶嚀一聲道：「你……」

下面的話，却被兩片灼熱的嘴唇堵住了。開始時，她還「唔唔唔」的掙扎，慢慢地，她竟變成了一隻八爪章魚，先將葉帆手中茶杯接去放在床頭櫃上，然後手脚並用，將葉帆緊緊纏住。

葉帆騰出雙手，一邊在西門媚娘身上上下其手，大施輕薄，一邊也得西門媚娘之合作，衣服一件一件像花蝴蝶般滿空飛舞，最後，一副柔嫩滑膩，像白玉般凹凸分明的胴體，完全展現在葉帆眼底。

然後，小樓內室的燈熄了，無邊春色，帶來一陣滿足的嬌喘……

× ×

天尚未曙，葉帆和西門媚娘絡宵厮纏，這時仍在交頸貼股而眠，突然一條纖細人影，如狸貓般毫無聲息地溜進了房中。

內室燈光雖滅，外室燈光仍明，來人一身翠綠，正是葉帆的富春舊識，現任毒龍幫紫旗壇壇主的「桃花娘子」季嫣嫣。

季嫣嫣嘴角含着一絲冷峻的笑意，眸子裏浮動着心情複雜的光彩，默立床前良久，手中「嗆啷」一聲，拔出背後長劍，指着葉帆一聲嬌叱道：「姓葉的，你幹的好事！」

葉帆驟然驚醒，頭微側，頓覺寒鋒逼面，不禁駭然道：「季女俠！有話好說，妳這又是何必呢。」

季嫣嫣冷聲道：「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將妹子托你照顧，你就趁她酒醉姦污她。你，你簡直是人面獸心！」

西門媚娘似也驚醒過來，睡眼惺忪地從葉帆肩頭望過去，季嫣嫣沖她使了個眼色，她頓如受了極大委屈般，雙手掩面嚶嚶啜泣起來。

葉帆道：「季女俠，在下知罪了，甘願領罰。」

季嫣嫣冷笑道：「領罰？嘿！你將女人的名節看得這樣微不足道！葉帆，姑奶奶今天欲用你的血，洗去我妹子所受的污辱！」

西門媚娘泣道：「我該怎麼辦啊？嗚嗚，我這一輩子……倒不如死了乾淨！」

季嫣嫣忙勸道：「妹子，妳可不能做傻事，這並不是妳的錯啊，妳放心，愚姐一定給妳出這口怨氣，將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寸寸凌遲，刀刀剮割！」

西門媚娘似哭得更加傷心，哽咽道：「姐，那就勞妳費心，將小妹也一併殺了吧！」

葉帆已聽出西門媚娘的弦外之音，也附和着哀求道：「季女俠，葉某雖年逾不惑，但迄今中饋尤虛，只要西門姑娘不嫌棄，葉某願大肆舖張，明媒正娶！」

季嫣嫣聽二人的口氣，都有了將錯就錯，化嫌隙結連理的意思，其實這本來就是個騙局，她自然見堵下台，不過她還是狠狠的將葉帆折磨了一番，才收劍入鞘道：「你們快穿衣服，我在外面房裏等候。」

這時天已大明，三人就在這座小樓促膝而談。

葉帆雖是花中魔鬼，被他遭遇的女人不知凡幾，但他對艷光四射的西門媚娘，確是產生了一份發自內心的愛意，所以對季嫣嫣所提出的若干條件，雖覺太苛，但最後他還是勉強的接受了。

葉帆和西門媚娘的婚禮，果然大事舖張，極盡浮費奢糜之能事，只要是在西北武林上稍有名氣的江湖朋友，莫不收到一份大紅燙金的喜帖。

當然毒龍幫例外，因爲葉帆不願抖出他和季嫣嫣的關係，所以連西門媚娘也改名換姓爲居珍珍了。

× ×

太白後山，有一處人跡罕至的荒谷，谷中亂石縱橫，蔓草高與人齊，是狐鼠野兔的棲息之處。

這天晚上，星月無光，強勁的西北風，在谷中打着迴旋，風吹草偃，發出一片「刷刷」繁響。

谷中，蔓草叢裏，這時圍聚着黑黝黝一堆影子。

是狐？是鼠？

兩者都不是，而是圍聚着七八個萬物之靈的人。

這些人在毒龍幫中都有相當地位，爲首的就是副幫主「三絕神君」東門梟，依次是內三壇的紅旗壇壇主「黑豹子」高嵐，和外三壇的黑旗壇壇主「赤練蛇」白彪，綠旗壇壇主「火鴿子」邵雲亭，以及紅旗壇的兩位香主「開山斧」殷七，「病尉遲」周凱，黑旗壇香主「飛毛腿」蔡萬里，綠旗壇香主「巧燕子」畢參。

雖是在這種荒涼的山谷中，而他們說話的聲音，仍然謹慎地抑得極小，僅堪他們圍聚在一起的人聽到，距離稍遠，那點極小的聲音便被風聲草聲掩滅，一無所聞了。

在這樣深的夜裏，他們鬼鬼祟祟地在這種荒涼的山谷中聚合，喁喁密議，到底在密議些什麼呢？

因爲他們說話的聲音實在太小，加以風聲草聲的掩護，外人自是無法得知，不過最後的幾句話倒頗堪玩味。

最後的幾句話，許是情緒激動的關係，聲音漸漸拉高，那是副幫主東門梟的聲音：「老實說，我東門梟從未服過任何人，當初敗在尹豪的『流髏指』下，便曾疑心有詐，不過東門某素重諾言，既成事實，也就不再計較，却想不到尹豪器淺量小，不能容物，且累及在場諸位，使東門某萬分過意不去！」

「副幫主大可不必自責，」這是「黑豹子」高嵐的聲音：「冰凍三尺，決非一日之寒，毒龍幫雖然表面日益壯大，其實內部勾心鬥角，互相傾軋，而尹幫主又耳根奇軟，相信讒言，即使沒有副幫主加入本幫這檔子事，毒龍幫

遲早也會內鬨火併，不過現在咱們有了副幫主作主，在氣勢上也不遜他們多少了。」

「呂無極這個人很可怕，諸位要特別的防着他點。」

「呂無極平時倒和屬下很談得來，」這是「火鴿子」邵雲亭的聲音：「他雖是尹幫主的親信智囊，但對尹幫主的爲人處世，怨言最多，常於不經意間流露，自被摘去護法之職，更是憤懣萬分，近來尹幫主好像對他愈形疏遠，幾次極重要的集會都未讓他參加，由此可見一斑了。」

「副幫主的指示很對，」這是「赤練蛇」白彪的聲音：「不管呂無極居心如何，咱們多防着他點，總是不會錯的。」

然後，聲音又突轉低……

約莫又經過半個時辰的密議，才見一條條的黑影宛如狡狐黠鼠般，分批竄出了這座荒涼山谷，消失在黝黑的夜色之中。

過了片刻，在離東門梟等人密議處不遠的一叢蔓草內，「颼」地竄出兩個身着寬大黑袍，面覆黑紗的人來，其中一個身材略高的嘿嘿冷笑道：「東門梟這厮背叛老夫，猶有可恕，想不到高嵐，白彪，邵雲亭竟也敢鼓動手下香主背叛老夫，簡直是罪當萬死！哼！老夫非讓這些叛徒嚐嚐百毒噬心的滋味不可，以爲生心背叛者戒！無極，走！」

× ×

烟嵐四合，大地蒼茫。

終南山午心谷中的終南派重地——歸農莊，家家屋頂上都在冒着裊裊炊烟，一班門下弟子爲農事辛勞了一天，也相繼牽犢荷鋤歸去。

終南派式微有年，尤幸掌門人駱君甫目光如炬，未雨綢繆，不但嚴禁門下弟子行走江湖，而且將所有弟子聚集午心谷中，耕種紡織，以韜隱晦，才得免於江湖洶湧巨洪的淘汰。

這次毒龍幫崛起西北，且和終南派密邇相鄰，所以未向終南派挑釁，一則因爲終南派並不參予江湖上的是非恩怨，雖然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却可留以緩圖，主要原因是終南派雖然式微，總還是武林中九大門派之一，曾有過光輝的歷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算能將終南派一鼓盪平，亦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使毒龍幫元氣大傷，這是尹豪所不願爲的，因之這相隣的一派一幫，一正一邪，得以暫時相安無事。

以上是毒龍幫主尹豪一廂情願的想法，也是他的親信智囊呂無極向他分析武林形勢所獻的芻議。其實，駱君甫早已另有打算，覆巢之下無完卵，在暴力的範圍內，雖可苟安一時，一旦毒龍幫的勢力茁壯得能輕易毀滅終南派時，終南派仍難逃覆滅之禍。

所以，駱君甫雖未濫明和毒龍幫公然爲敵，但暗地裏已積極參與瓦解毒龍幫的行動。

終南派表面上是寧靜的，其實每個人的心上，都如壓着一塊重鉛。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急如驟雨的馬蹄聲，頓給這座表面平靜的農莊，帶來些許訝異和一陣騷動。

歸農莊男耕女織，確像一處世外桃源，誰知他們無時無刻都緊繃心弦，做了應變的準備功夫。馬蹄聲漸行漸近，是單人獨騎。

那是一匹全身毛色潔白的長程健馬，馬上人英挺俊逸，年約二十七八，一身白綢長衫，鞍旁掛着一支帶鞘長劍，原來是「珠璣秀士」褚明。

馬至莊前，褚明一提長衫，飛身而下，含笑抱拳道：「諸位辛苦！」

褚明已數度來歸農莊，終南派弟子全都相識，這時也都抱拳道：「褚少俠辛苦！」

褚明道：「在下有急事須面謁貴掌門人駱老前輩，煩那位仁兄代爲傳報一下？」

一個荷鋤的中年漢子笑道：「家師正和幾位師叔在大廳議事，褚少俠不是外人，用不着傳報了，請自便吧。」

說完，向一個年輕漢子呶呶嘴道：「去好好照顧褚少俠的坐騎，多上飼料！」

褚明道了聲多謝，便逕向一棟較高大的房子走去。

大廳中，駱君甫正和三位師弟娓娓而談，一見褚明進來，便笑着欠身而起，道：「褚老弟辛苦了！」

褚明拖拳長揖道：「晚輩褚明，拜見駱老前輩！」

駱君甫笑道：「褚老弟請不必多禮……」一指他的三個師弟，問道：「褚老弟可認識他們？」

褚明打量了三人一眼，赧然地道：「晚輩眼拙，請老前輩賜予介紹，以便晚輩一一拜見，以盡禮數。」

駱君甫含笑道：「他們都是老夫的師弟，落籍湖廣一帶，久已不問武事，日前才被老夫馳函召回……」

接着便爲雙方一一引見。

面如古月頸下長鬚的是「玉麒麟」盧彬。豹頭環眼虬髯繞頰的是「賽張飛」解恒。前二人的年齡都在五旬開外，另一個的年紀和褚明彷彿，生得眉清目秀，一派斯文，姓楚名慕漁，此人人雅名雅，可惜綽號太不雅，「八步追魂」完全像個黑道人物的匪號。

經過一番寒暄，落座後，褚明道：「晚輩此來，是奉了管大俠的指示，向老前輩報告一件機密大事。」

話至此處，疑遲的溜了盧彬等三人一眼。

駱君甫會意，笑道：「老夫這三位師弟，雖離開師門甚早，但都是嫉惡如仇的血性漢子，老弟但說無妨！」

褚明不禁臉上一熱，嚅嚅地道：「晚輩不敢……」

駱君甫拈鬚笑道：「年輕人謹慎是應該的啊！」

褚明抱拳道：「謝老前輩寬宥！」稍停，又道：「管大俠密函指示，毒龍幫已被他用離間計一裂爲二，毒龍幫主尹豪準備在本月十五日，該幫創幫五週年的慶祝宴上，將叛幫之人悉數鴆殺，但屆時這個秘密一定外洩，以引發他們火併……」

駱君甫登時興奮得以手加額，老淚縱橫地道：「這確是個好消息，也虧了仲英這孩子受盡委屈，總算這兩年下的功夫沒有白費。」

「玉麒麟」盧彬笑道：「大師兄，小弟和解，楚兩位師弟奉大師兄諭召，間關千里，馳援師門，想不到這位褚少俠捎來如此大好消息，眞是師門福澤深厚，大師兄德望所化……」

駱君甫拭去臉上淚痕，呵呵笑道：「盧師弟，愚兄何德何能，你捧愚兄不要緊，可要笑掉這位褚老弟的大牙了。」

褚明笑道：「老前輩德高望重，武林所共欽……」

駱君甫雙手亂搖笑道：「得啦！得啦！老夫如眞有德望，也不至躲到這山谷裏來做農夫了！褚老弟，還是說正經的要緊。」

褚明道：「管大俠希望老前輩能出面，暗中召集白道羣雄，望日午刻前須到達飛龍堡附近隱匿，決不能稍露形跡，以啓毒龍幫徒疑竇，一見沖天青燐蛇發箭訊號，便可直撲飛龍堡內……不過——」

駱君甫道：「不過什麼？」

褚明道：「管大俠密函中說，希望諸位前輩善體天和，除元兇巨惡外，莫廣事株連，多造殺劫！」

路君甫哈哈笑道：「仲英不僅機智百出，這份善良心地，尤難能可貴！老夫和他一比，倒感到自慚形穢了。」

雙眉一皺，又道：「連絡其他同道非難，只是那五位詐死的行踪飄忽，不知是否能及時連絡上？」

褚明笑道：「那五位前輩行踪，晚輩倒是知道，就由晚輩負責連絡好了。」

路君甫道：「如此就多辛苦你褚老弟。」

褚明起身，深深一揖道：「晚輩尚須趕往貴前輩等人處傳訊，就此告辭了。」

路君甫和他的三位師弟也站了起來，沉聲道：「老弟現有正事在身，老夫也不留你了，俟將來武林清平，老夫當専誠邀請老弟來莊中盤桓盤桓。」

褚明正待離去，突然「哦」聲道：「晚輩眞該死，幾乎忘了件重要事情！」

路君甫微笑道：「老弟忘了什麼？」

褚明趨前兩步，低聲道：「老前輩千萬莫通知『日月雙環』葉帆！」

路君甫愕然道：「爲什麼？」

褚明道：「因爲讓葉帆知道了這個秘密，很快便會傳到尹豪的耳中，則咱們等待了幾年的機會，就功虧一簣了！」

路君甫不以爲然地道：「葉帆早年是聲名狼藉，但自落籍洛川後，業已改邪歸正，和以前判若兩人，上次在敝莊集會時，他陳詞何等慷慨激昂，決非矯飾，老弟既然提出警告，當非空穴來風，必有所本？」

褚明道：「前次在老前輩莊上集會，葉帆的慷慨陳詞雖然言不由衷，倒確實並無二心，但自他新婚後，情況却全完變了。」

路君甫意似不信的道：「哦？」

褚明道：「老前輩可知他的新婚夫人是誰嗎？」

路君甫道：「聽說是姓屠，芳名診診。」

褚明冷笑道：「那只是化名，她的眞實姓名該是西門媚娘，這城山三妖姬之一，毒龍幫紫旗壇壇主『桃花娘子』季嫣嫣的二妹子。」

「啊！」路君甫眞的驚得怔住了，半晌才噓口氣道：「好險！若非褚老弟告知眞相，可眞要誤了大事了！」

說着，抬手自額上抹下一串冷汗。

× ×

十月，望日。

天上濃層堆得很厚，沒有風，顯得陰沉沉的，似是欲下雪的樣子。

早上，離飛龍堡約七八里處的周家集，來了一大批的皮貨商人。

西北氣候寒冷，皮貨最爲暢銷，每年這個時候，總有很多批皮貨商人經過周家集，當然也順便做點生意。

周家集是個不算小的鎮甸，有三五百戶人家，因正當交通孔道，往來商旅很多，所以客棧業一枝獨秀。

這批皮貨商共有十餘人，五輛載滿皮貨的車子。

他們到了周家集，便將車子一逕趕往集尾的三和客棧，原來他們早已派了打前站之人，在三和客棧訂好了房間。

十幾個人分住東西兩座跨院，地方尚算寬敞。

打前站的是個眉毛很濃，膚色黝黑的中年漢子，大伙兒都管他叫褚老七，這時來到東跨院，向一個鬚髮斑白，背部微駝的老人拱拱手道：「路大爺，酒菜已準備舒齊，是分開來開？還是開在一起？」

路大爺也拱拱手，含笑道：「褚老七，這一路來辛苦你了，酒菜都擺在這裏吧，大伙兒聚在一起聊聊，也比較熱鬧點。」

褚老七轉頭向候在跨院門口的伙計大聲道：「伙計，聽到了嗎，兩桌都開在這裏，馬前點！」

伙計應聲離去後，褚老七又轉向路大爺低聲道：「老前輩，一切均按照計劃行事，飛龍堡現正忙得緊呢！」

× ×

飛龍堡確是忙得緊，打曙色微曦開始，幾乎用上全堡人的力量，懸燈結綵，大事舖張的佈置。

今天負責總提調的是「毒手書生」呂無極，毒龍幫創幫五年來，幾乎席捲了整個西北武林，而且還在暗中積極向中原武林伸展其勢力，這種成就，撇開是非邪正不談，確是值得驕傲和誇張的。

呂無極運籌帷幄，確是煞費苦心，他不止是指揮佈置場所，有關飲食安全等問題，他都得做全盤的籌劃。

飛龍堡平時的明樁暗卡，是由一班普通徒衆担任，但今天情形特殊，呂無極商得「火鶴子」邵雲亭的同意，全改由神火隊勇士接替。

至於呂無極爲何商得邵雲亭同意？其中是否另有文章？因事關他二人的機密，自非局外人所知了。

飛龍堡附近各舵，均奉到幫令，除舵主必須參加外，並得選派一位香主爲代表，隨同舵主趕回總壇參加慶典。

巳正，慶典開始。

一十二支藍燐蛇燄箭射入高空，拉開了慶祝儀式的序幕，接着鼓樂喧天，爆竹聲震耳。

慶祝儀式，整整舉行了一個時辰，才在悠揚的鼓樂聲中結束。

大廳中，宴開三十餘桌，幫中眷屬，則另在第一密室設宴。

香主以上的座位，都設有名牌，所以入座時用不着客套謙讓，各自找名牌入座，秩序井然。

午刻，呂無極默查人數，均已到齊，只有正副幫主的兩個位子仍然空着。

大廳中將近有兩百人，但沉靜得幾乎可以聽到每個人的心跳，竟然毫無聲息。

又過了約莫盞茶光景，才聽到內室傳來清楚的步履聲。

呂無極站起來做了個手勢，大廳中所有的人，全都站了起來，但仍然異常沉靜。

先露面的是個軀幹修偉，身着古銅色長袍，顎下一部紫髯的老人，他，正是毒龍幫幫主「紫髯叟」尹豪。

緊隨在尹豪右肩畧後的，是個身材頎長，面色陰沉的中年人，是副幫主「三絕神君」東門梟。

呂無極領先鼓掌，一响百應，大廳中立刻响起了如雷般的掌聲。

尹豪和東門梟在掌聲中步入各自的座位，揮揮手大聲道：「諸位請坐下！諸位請坐下！」衆人這才就座。

尹豪自己並未坐下，毒蛇般的眼光掃了全場一眼，然後假謙虛，眞賣弄的將締造毒龍幫的艱辛，和五年來的成就簡畧的說了一遍，才擧杯道：「總之，毒龍幫今日的這番氣象，都是在座諸位弟兄的功績，本幫主無以爲敬，希望與諸位同乾一杯……」

「且慢！」東門梟一聲大喝，儼如打個焦雷，使得所有在場之人心情猛怔，全將酒杯擱在唇邊，不敢將酒汁傾入喉中。

尹豪面色一沉，怒視東門梟喝道：「副幫主，你這是甚麼意思？」

東門梟冷笑道：「幫主，屬下覺得今天這個宴會，含有某種意義，可否請幫主坦白說明眞相？」

尹豪毒蛇般的眸子裏掠過一抹狡獪的兇光，冷冷地道：「副幫主，本幫主倒欲請教，你說這番話的用意何在？」

東門梟冷笑道：「用意嗎？嘿嘿！東門某覺得今天這個盛大的宴會，並非眞的是慶祝創幫五週年……」

尹豪怒聲道：「不是慶祝創幫五週年，你倒說說看，是爲了甚麼？」

東門梟一字一字地大聲道：「淸——除——異——己！」

尹豪沉聲喝道：「東門梟，你想在本幫中挑撥是非，製造風潮，哼！那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東門梟冷笑一聲，道：「姓尹的，你的卑鄙手段，東門某在仰天坪就已領教過了。是否是東門某挑撥是非，製造風潮，嘿，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說完，自囊中取出一塊白花花的碎銀，往杯中一塞，取出一看，只見沾酒部份，已變成烏黑顏色，顯然酒中下有劇毒。

目光一抬，「黑豹子」高嵐已虎地站了起來，伸手捏着半截烏黑的白銀，指着尹豪大喝道：「姓尹的，你實在太狠毒了！高某和諸位兄弟出生入死，助你成名立萬，有那點對不起你，你竟對咱們妄加猜疑，且使出這種卑鄙惡毒的手段，欲置咱們於死地，姓尹的，你還有理性嗎！今天不還咱們一個公道，誓不與你干休！」

尹豪一臉猙厲之色，咬牙狠聲道：「敢背叛本幫主的，除死無他途！本幫主原念你們對本幫不無微勞，想給你們一個全屍，你們既然不知好歹，就怨不得本幫主狠心，欲使你們形神俱滅了！」

呂無極這時在尹豪身畔低聲道：「幫主，一切均按原定計劃行事，屬下這就去準備。」

尹豪輕「嗯」了一聲，突然雙臂一揮厲喝道：「殺！決不能讓叛幫賊漏網！」

登時碗盤酒盞齊飛，叫罵喝叱並起，一場自相殘殺的混戰，就此展開了！

東門梟戟指尹豪喝道：「尹老賊！你也不用閑着，咱們是舊恨新仇一起算！這裏地方太狹窄，你的『流螢指』恐施展不開，有種就隨東門老子到外面去分個高低！」

尹豪獰聲道：「你是禍亂之源，老夫決不會容你活着離開飛龍堡！」

東門梟冷笑道：「咱們不分個强存弱死，誰也不用想離開！」

「嗖！嗖！」尹豪和東門梟宛如兩隻碩大無朋的穿簾巧燕，淩空射出了大廳。

× ×

呂無極的第三支藍燐蛇燄箭，正好射空而起。

三支藍燐蛇燄箭出手雖有先後，但昇空時却似同時出手，三團藍色火燄，成品字形緩緩上昇。

尹豪仰面望了三團藍色火燄一眼，然後目光轉到呂無極猙獰的臉上，綻出一絲陰沉的笑容。

東門梟目光中流露出一片興奮的色彩，似有意又似無意地投了呂無極一瞥，讚許地微微點了點頭。

× ×

周家集，三和客棧的東跨院內，這時正酒至半酣。

褚老七突然興奮地道：「瞧！規定訊號射出來了！」

路老大放下酒杯，沉聲道：「賊巢裏已經開始火併，咱們也得準備往裏闖了。」

書中交代這一批皮貨商人，正是俠義道中人所喬裝，路老大便是終南派掌門人「神杖翁」路君甫，褚七自然是「珠璣秀士」褚明了。

不到半個時辰，他們每人挽着一小捲皮貨，從容地離開了三和客棧。

× ×

西北的十月，夜色來得很早，申時尚未過盡，四際已是暮色蒼茫了。

經過兩個多時辰的火併，飛龍堡中已是死傷狼藉，慘不忍睹！

「黑豹子」高嵐和「奪命金丸」甄霸，都是內三壇的壇主，高嵐掌紅旗壇，甄霸掌黃旗壇，二人平日的交情尚不惡，可是碰到這種節骨眼上，却有如生死大敵般，各展平生所學，互不相讓，恨不得將對方三五招內置之死地，因而出手甚狠毒。

高嵐和甄霸如此，藍旗壇主「搜魂手」賈季忱和對手黑旗壇主「赤鍊蛇」白彪，紫旗壇主「桃花娘子」季嫣嫣，和綠旗壇主「火鶴子」邵雲亭，以及各舵主，香主，頭目和所有幫徒之間，也莫不如此！

他們根本不理會原是同幫共事的患難兄弟，這也許就是黑道人物之所以爲黑道人物吧。

「紫髯叟」尹豪和「三絕神君」東門梟已酣戰數百合，仍是勢均力敵，誰也無法搶制機先，尹豪的一對龍虎雙環，各重十餘斤，招招大開大闔，硬擋，東門梟的鐵骨摺扇雖不敢硬招硬架，但扇走輕靈，配合奇譎的招式，却也毫不遜色，顯非短時間內可能分出勝負。

× ×

「神杖翁」路君甫等一行十餘人，在快接近飛龍堡時，便很快的各自卸去僞裝，恢復了本來面目。

皮貨捲內暗藏的兵刃都取了出來，皮貨捲兒却隨手棄在路旁。

他們坐在一起畧爲商議，便分散開來，很快的隱入蒼茫夜色之中。

× ×

夜幕終於垂了下來，雖是十五的晚上，但天上沒有團圓的月亮，也沒有閃鑠的星辰。

天，暗沉沉的，對面難辨五官。

風，入夜已轉勁，刮得呼呼作响。

飛龍堡沒有半星燈火，但廣場中却常因兵刃碰撞，冒出一溜溜刺眼的火花。

空氣中瀰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傷殘者的呻吟，和正在拚鬥的喝叱聲，使人不禁有種激忿的衝動。

場中的火併，顯已進入殊死階段，大部份的幫徒非死即傷，所賸下的僅功力悉敵的十餘對而已。

「紫髯叟」尹豪和「三絕神君」東門梟二人，心裏都懷着斗大一個疑團——呂無極施放三支藍燐蛇焰箭後，即行離開打鬥場所，再也未見露面，而幫中的一支神火勇士隊，已交由呂無極指揮，呂無極事前曾暗中分別和雙方約定，施放三支蛇焰箭，是通知神火勇士隊準備支援，施放一支則是行動開始，然而準備訊號已放多時，而行動訊號却如石沉大海，尤其在這戰況慘烈，膠着之際，雙方都將勝負之數，期望於神火勇士隊的應援，可是他們作夢也未想到竟完全受了呂無極的愚弄。

神火勇士見到三支冲空而起的蛇焰箭，不止未做應援的準備，反而各將神火噴筒卸下，袖手做壁上觀。

當然這也是呂無極所運奇謀的一部份，使白道諸人能很順利地解決這一支極爲霸道的火器隊伍，進而控制全盤局勢。

然而，呂無極施放三支蛇焰箭之後，突然失去下落，就像突然在空氣中消失了一般，使雙方面的人都爲之惴惴不安，他究竟去了那裏呢？各人均心存疑竇。

× ×

呂無極施放三支蛇焰箭後，見場中雙方雖已死傷纍纍，但惡鬥更趨慘烈，不由冷冷一笑，自言自語道：「哼！看你們去狗咬狗，一咀毛吧！」

說完，倒縱而起，向一片松林中隱去。

這片松林中原派有幾名神火隊勇士插樁，但卻都着了呂無極的道兒，被點了昏厥穴，軟綿綿地躺在地上。

呂無極原想往知諸白道中人會合，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剛進入林中，便聽到一陣陰惻惻的笑聲，來自一株撐天古松的梢頭。

呂無極心頭微微一震，忙凝神戒備，低聲喝道：「朋友！鬼鬼祟祟的豈是大丈夫行徑！如是衝着呂某來的？就請現身賜教！」

「嘿嘿！閣下借屍還魂，來飛龍堡臥底，以惡毒的離間詭計，使毒龍幫自相殘殺。難道這就是堂正行徑？」

說話的聲音極爲怪異，像是故意揑着鼻子說的，顯是平時常見面，而且是十分熟悉之人矯飾的。

呂無極哈哈笑道：「朋友既認爲呂某是『借屍還魂』，必有所本，想不致是信口雌黃了？」

「哈……」

長笑聲中，一條黑影淩空飛撲而下，落地處與呂無極相距不足七尺。

林中光綫雖然黝暗，但呂無極內功深厚，目力何等銳利，業已看清遠來人面目，正是毒龍幫中，位居左護法之職的「九頭獅子」倪通，不禁發出聲驚「咦」道：「原來是倪兄！」

倪通微笑道：「正是區區，呂兄，不！現在應該稱呼一聲管大俠了。管大俠應得很意外吧？」

呂無極一怔道：「倪兄怎知在下姓管？」

倪通道：「區區不但知道管大俠姓管，而且還知道管大俠是怎樣李代桃僵，冒充呂無極混進毒龍幫臥底哩！」

略頓，又道：「也許管大俠懷疑，區區怎會知道得如此淸楚？」

呂無極道：「不錯！在下正欲請教！」

倪通微微一笑道：「因爲在下才是如假包換的『毒手書生』呂無極哩！」

說至此處，雙手由兩頸側往上一掀，一張人皮面具應手而起，登時露出一張英俊的面孔，變成了兩個面目，身材完全酷肖的呂無極，洒脫地笑道：「管兄！想不到我呂無極雖然名滿武林，卻有『九頭獅子』倪通冒充於前，復有你『神機秀士』管仲英僭用於後，實大出呂某意料之外！」

呂無極，不！現在應該稱他「神機秀士」管仲英了，錯愕良久，才疑惑地道：「管某在潯陽江畔所殺的，是『九頭獅子』倪通？」

呂無極笑道：「不錯！管大俠代呂某誅此惡獠，呂某正欲向管大俠道謝哩。」

管仲英一時摸不淸呂無極意向，沒有多說話，只是輕輕地「哦」了一聲，表示心中的疑問。

呂無極笑容倏斂，神情肅然地又道：「呂某並不否認三年前的彰彰惡行，但自與『非非僧』在佛陀崖一夕長談，竟使呂某氣質盡變，不啻昨死今生……至於呂某近三年來的遭遇，說來話長，現管大俠身繫滑魔衞道重責，分秒必爭，呂某不欲因個人而使管大俠貽誤大事。管大俠，請！」

這確是大出管仲英意料之外的一個變故，他愣然良久，才抱拳由衷地道：「浪子回頭金不換！呂兄明珠去翳，暗室生明，正是武林之福！現毒龍幫傾覆在即，尙望呂兄一本初衷，從傍協助，俾早了此殘局！」

呂無極道：「尹豪豺狼心性，恐遷怒手下家屬，兄弟願畧盡棉薄，負起仙源谷的安全之責。」

管仲英抱拳一拱，道：「如此就有勞呂兄了。請！」

「請！」

兩條黑影同時彈身而起，一東一西，眨眼無踪。

× × ×

夜色，愈來愈深。

夜風，愈來愈勁。

飛龍堡前，毒龍幫徒的自相火併，仍陷於膠着狀態。

× ×

管仲英與駱君甫等一干俠義道會合了，並當着將一班改邪歸正的神火勇士安慰一番，才轉向駱君甫道：「駱老前輩！尹豪勢窮力竭，覆亡在即，晚輩深恐其遷怒背叛者的家屬，所以想請老前輩分一部份人去保護他們，不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駱君甫頷首道：「你顧慮的極是！就請公孫賢昆仲偏勞吧。」

管仲英道：「仙源谷已有『毒手書生』呂無極負責保護，兩位公孫前輩就請負責第一密室好了。」

公孫棠兄弟聞言一愕，其實發愕的不僅是公孫兄弟，所有在場的人都愕住了。

駱君甫迷惑地道：「仲英！你說『毒手書生』呂無極在仙源谷中？」

管仲英道：「是呀！」

駱君甫更加迷惑了，咦聲道：「呂無極不是在潯陽江畔死在你劍下了嗎？」

管仲英道：「那個呂無極是『九頭獅子』倪通喬裝的。」

駱君甫笑笑道：「你簡直把老夫攪迷糊了，『九頭獅子』倪通不是毒龍幫的左護法嗎？怎會……」

管仲英微微一笑道：「他才是如假包換的『毒手書生』呂無極呀！不過他已被聖僧禪師點化，如今已改惡遷善了！」

接着便將呂無極在林中和他說的話，複述了一遍，羣俠才瞭解眞象，同聲道：「哦！原來如此！」

公孫棠兄弟離去後，羣俠也不停留，齊向飛龍堡前的廣場撲去。

× ×

毒龍幫徒的火併，仍在捨死忘生，都恨不得將對方撕上幾個窟窿。

一干俠義道現身後，熾烈的火併場面反而鬆弛下來。

尹豪生性陰鷙狡詐，多疑善變，他本已對今晚的情形起疑，羣俠的出現，更使他的猜想獲得證實。

他與東門梟的功力，原只在伯仲之間，雖已惡鬥五六百個回合，卻仍銖錙必較，勝負難分。

這時，東門梟的鐵骨摺扇正一招「樵子指路」，點向尹豪的膺窗穴，尹豪身形微側，右手龍環卻向鐵骨摺扇輕輕磕去。

尹豪這一着，是無敵意的表示，東門梟自然明白，於是也放緩了攻勢。

「東門兄！你可曾看出今晚的情勢？」

「嗯，咱們似乎都中了人家的圈套！」

「呂無極那狗娘養的！有朝一日落在老夫手裏，非將他銼骨揚灰不可！」

「幫主！那是以後的事情了，問題是咱們目前的處境！」

「東門兄說的是。其實咱們這只是場誤會，都是受了呂無極的愚弄，只要咱們能同心協力，大事尙有可爲！」

東門梟收招躬身道：「在下願聽候幫主差

遣！」

尹豪道：「東門兄不必客氣，請趕快招呼他們住手，先合力對付強敵！」

東門梟躬身道：「屬下遵命！」

場中的惡鬥，經東門梟大聲「喂」，登時停了下來，尹豪走過去老淚縱橫地道：「諸位弟兄們自相殘殺……唉！現已眞相大白，老夫眞是內疚神明，汗顏無地，好在諸位都是老夫同生死，共患難的好弟兄，必可見諒……」

「黑豹子」高嵐嘿嘿冷笑道：「姓尹的！你也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你如果眞將咱們當作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也不會輕信人言，在酒中下毒，忍心將咱們置於死地了！」

尹豪雙目中兇光一閃而逝，嘆口氣道：「高老弟，老夫已知錯了，如今強敵當前，咱們豈能……」

「火鴿子」邵雲亭大聲接口道：「姓尹的，你不必再假惺惺了，邵某也不會再替你賣命，從現在起，邵某宣佈脫離毒龍幫……」

「赤鍊蛇」白彪登時大聲應和道：「對！咱白彪也從現在起和毒龍幫一刀兩斷！」

白彪大聲一嚷，影响所及，連被尹豪視爲心腹的「奪命金丸」甄鷴，「搜魂手」賈奉忱，「桃花娘子」季嫣嫣，以及僅存的十幾個舵主和香主，都受到了感染，當然他們並不是盲目附和，而是經過片刻思攷，對高嵐等人的遭遇，油然而生兔死狐悲之感，所以衆口同聲，一致宣佈與毒龍幫脫離關係。

東門梟尤想爲自身利益，出面斡旋，卻被秀嫣嫣遙指着鼻子嬌叱道：「你與尹豪是一丘之貉，都不是甚麼好東西！」

東門梟面色一沉道：「季姑娘，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妳……」

一傍守候多時的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這時接口道：「照說這是貴幫的家務事，外人不便干預，不過今夜情況特殊，老夫不得不出面說幾句話！」

尹豪突然越過東門梟，面對着駱君甫，雙目中寒芒如電，獰聲道：「駱君甫！尹老子好悔恨，沒有及時將歸農莊夷爲平地，才由得你此刻在這裏耀武揚威！」

駱君甫哈哈笑道：「終南派雖然式微，但歸農莊也並不是可以任人蹂躪的地方，閣下大可不必悔恨。至於貴屬欲脫離毒龍幫，老夫覺得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況人各有志，大可不必勉強……」

尹豪怒喝道：「住口！駱老兒，你別以爲毒龍幫業已解體，尹老子就奈何不了你。哼！你且先嘗嘗尹老子這對圈兒的味道！」

話聲方落，龍虎雙環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砸駱君甫雙肩。

駱君甫一閃身，避開雙環攻勢，正欲拔劍應敵，忽聽「風鈴劍」黃飆大聲道：「駱老！殺鷄焉用牛刀，請讓在下接他幾招！」

駱君甫微微一笑道：「黃兄偏勞了！」

尹豪憋了一肚子氣，也不再多話，雙環電掣，攻向黃飆。

尹豪能領導毒龍幫雄霸西北，進窺中原，屬下自不乏桀傲不馴的頂尖高手，尤其是在黑道中，弱肉強食，被認爲是天經地義之事，由此可見尹豪的一身功力，必有其驚人之處。

黃飆雖也是一方之雄，但知尹豪的功力相較，已遜了一籌，更何況尹豪是挾怒出招，威力倍增，十數招後，黃飆已不堪壓力負荷，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的師弟「賽張飛」解恆「哇哇」一聲怪叫，提着重達三十餘斤的竹節鋼鞭縱身而上，和黃飆雙戰尹豪，才算勉強扳回劣勢。

「三絕神君」東門梟也是以一敵二，對手是「鐵掃帚」上官淸和「風塵怪乞」王嵩，不過東門梟可不若尹豪輕鬆，十數招後，已被迫得毫無還手之力，加以老化子的一張咀死不饒人，使東門梟徒自氣破肚皮，卻是對他毫無辦法了。

駱君甫掃了全場一眼，然後低聲向管仲英問道：「仲英，那班已脫離毒龍幫之人，咱們如何處置？」

管仲英含蓄地一笑道：「老前輩悲天憫人，已有成竹在胸，何必讓晚輩掠美。」

駱君甫哈哈一笑，舉步向甄鷴等人走了過去。

「奪命金丸」甄鷴在毒龍幫中，職掌黃旗壇之首，平日在幫中亦頗受同儕輩尊敬，這時自然而然地越衆而出。

駱君甫含笑抱拳道：「甄大俠和諸位朋友能及時認淸尹豪的猙獰面目，毅然脫離毒龍幫，這是極明智的抉擇，老朽深爲諸位賀！」

甄鷴嘆口氣，沉聲道：「臨陣而叛，在下只有感到慚愧，駱掌門人有何教言，就請直截了當的說吧！」

駱君甫道：「教言不敢，因老朽和甄大俠以及諸位朋友，都是同源，有幾句諍言，不當之處，還請見諒！」

甄鷴道：「駱掌門人有話請只管直說，在下等都在洗耳恭聽。」

駱君甫莊容道：「諸位都是武林中有聲望，有地位的人物，只因一時不察，受了尹豪的蠱惑，助紂爲虐，戕害同源，而成武林公敵！尤幸諸位及時神明智朗，這固是武林之幸，也是諸位之幸！如今諸位宣佈脫離毒龍幫，也無異毒龍幫正式解體，希望諸位以尹豪爲殷鑑，今後能善用所學，多爲武林造福！」

甄鷴抱拳正欲答話，「桃花娘子」秀嫣嫣已搶先冷笑着道：「駱老頭！你這是在教訓咱們？嘿？」

駱君甫淡淡一笑，說道：「季女俠言重了！方才老朽已經說過，這是諍言，請不要誤會才好？」

秀嫣嫣道：「我不管你甚麼『諍言』，『教言』，只問你，咱們是否還要比劃比劃才能離去？」

駱君甫道：「季女俠和諸位朋友欲走，就儘管請便，只希望諸位今後能善體天心，多爲武林造福祉！」

甄鷴極爲感動地抱拳道：「駱掌門人宅心仁厚，語重心長，在下等當緊記在心！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在下等就此告辭了！」

駱君甫也抱拳道：「願諸位前途珍重！」

「唰……」黑影連閃，甄鷴等十餘人剎時走得一個不剩……

× ×

場中的厮殺，仍很激烈，尹豪雙戰「風鈴劍」黃飆和「賽張飛」解恆不下，已換上他的成名兵刃量天尺，並暗扣一支紫雲梭在左掌掌心。

今夜他弄巧反拙，致衆叛親離，陷身於羣俠包圍之中，心知欲想衝出重圍，比登天還難，因之激發兇性，一支量天尺施展開來，奇招譎式，層出不窮，而且全是進手招式，毫不理會自己的安全，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倒頗見效，登時將黃飆和解恆壓迫得毫無還手之力。

東門梟見賢思齊，邯鄲學步，竟然也將鐵骨摺扇，無風指和天魔掌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十數招後，不但已扳回失去的先機，取到主動，且反使上官淸和王嵩處處受制，陷於苦鬥。

駱君甫等一干俠義道雖目睹黃飆等四人險象環生，徒自暗暗焦急，因爲欲解四人之危，都難免貽人以車輪戰或羣毆之譏，這或許就叫

自道不同於黑道之處吧。

正當一干俠義道束手無策之際，驀地——遠處傳來一聲充滿悲憤的厲嘯，好快的身法，嘯聲甫歇，一條黑影已如殞星墮地般縱落當場，隨即沉聲喝道：「住手！」

喝聲雖然不大，卻有股震懾的力量，拚鬥雙方果然應聲而停，各自往後倒縱數步。

來人一身黑色勁裝，五綹長鬚，背後交叉揹負着兩柄帶鞘長劍，雙目中煞光灼灼地指着尹豪恨聲道：「尹豪！一劍堡與你何恨何仇？竟然派遣東門梟率人大舉進犯，哼！你摧毀一劍堡曹某並不痛心，但被毒火燒死的百餘條人命，曹某今夜非討還這筆血債不可！」

尹豪仰面大笑道：「尹某一生殺人無算，欠下的血債計不勝計。曹昇！你大言不慚的欲向尹某討還血債，但你可曾衡量過自己？」

原來來人竟是一劍堡堡主——「一字劍」曹昇，聞言獰聲道：「姓尹的，不必張狂，你應該知道『善者不來』的道理。哼！曹某就奉性實太狂，今夜欲憑背後雙劍，鬥鬥毒龍幫的正副幫主！」

尹豪狂笑道：「有種！有種！」

黃巍暗忖：「曹昇大概是被仇恨沖昏了頭，自往死路上鑽！」忙大聲相攔道：「曹兄，千萬使不得！」

曹昇冷冷地道：「為甚麼？」

黃巍雖對曹昇不知好歹的冷漠態度，極為不滿，但並未形之於色，仍婉言相勸道：「尹豪和東門梟，已如甕中鼈，網中魚，曹兄又何必，……」

曹昇似感不耐，不待黃巍話完，便冷冷地接口道：「黃兄盛情心領。曹某如不能親殲一雙惡獠，實難雪心頭之恨！」

東門梟嘿嘿冷笑道：「就憑你們這幾塊料也配！」

黃巍淡淡一笑道：「配與不配，很快便見分曉！」

曹昇驀地拔出背後雙劍，併交左手往懷中一挽，揚聲向俠義道中人道：「曹某已立誓親為百條人命討還血債，諸位都是曹某素所敬佩之人，但如插手管曹某這檔子事，不論是出諸善意或惡意，曹某均將視同生死大敵，不情之處，還請諸位見諒！」

在場諸俠都對曹昇的平日為人，知道得極為清楚，他並不是個有正義感的人，雖是掛着俠義道的幌子，但投機取巧，城府深沉，平日的所作所為，有時尤甚於綠林巨盜……所以大家都暗暗詫異曹昇的這種反常行為。

黃巍等四人也只有迷惑地搖搖頭，退到一傍。

曹昇雙劍一分，一指尹豪，一指東門梟，沉聲喝道：「你們兩個最好一齊上，也免得曹某多浪費！」

尹豪陰惻惻地道：「曹昇！放眼當今武林，大概還沒有人敢在尹某面前發此狂言！你想死得光彩點，尹某和東門兄也只有勉為其難的成全你了。」

又轉向東門梟道：「東門兄以為如何呢？嗯？」

東門梟抱拳道：「幫主決定之事，屬下唯命是從！」

曹昇冷笑道：「兩位這樣一唱一和，也不怕人笑掉大牙，嘿！其實誰死誰活，還很難逆料呢！」

話完，雙臂緩緩平伸，掌中劍一劍指天，一劍指地，目光微抬，凝視着上指的劍尖，腳下不丁不八，顯得虛飄飄的，似是毫無根基的樣子。

這種怪異的起手式，確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場的正邪雙方，都算得是老於江湖，

經驗極為豐富，然而對曹昇的這個起手式，卻都毫無所知，心裏暗暗嘀咕。

管仲英突然一聲驚咦道：「是陰陽和合劍法？」

駱君甫說道：「管老弟！甚麼是『陰陽和合』？」

管仲英道：「陰陽和合是百餘年前，一雙男女老妖邪所創的劍法……啊！老前輩請看，他們已經交上手了！」

曹昇和尹豪，東門梟是打起來了，尹豪的量天尺舞出一招，莫不風雷迸發，威勢驚人，東門梟的一支鐵骨摺扇也是怪招迭出，配合着無風指的不時奇襲，眞是令人防不勝防！

反觀曹昇，似在網中亂竄的游魚，兩支劍東刺西劈，顯得漫無章法，然而，尹豪和東門梟的聯手合擊，僅止於威勢驚人而已，卻對曹昇漫無章法的劍法，毫無辦法。

駱君甫迷惑地道：「管老弟！尹豪確非吹噓，你瞧他和東門梟聯手的那種威勢，細數當今武林中的絕頂高手，眞能接下數十招的，恐無一人？曹昇倒眞難為他了，就憑一套散亂無章的陰陽和合劍法，居然能擋數十招，眞是異數！」

管仲英微微一笑道：「陰陽和合劍法就妙在漫無章法，老前輩可曾注意尹豪和東門梟的招式，也被逐漸引導得亂了章法。」

駱君甫注視少頃，連聲道：「嗯，嗯！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說話間稍有一分神，驀聽傳來兩聲慘嚎，駱君甫悚然一驚，抬目望去，只見東門梟已被劈去半邊腦袋，屍橫就地，曹昇的另一柄劍卻刺進了尹豪的心窩。

尹豪面色獰厲，量天尺已不知何時失去，戟指着曹昇斷斷續續地道：「你……使的是，……什……麼邪……門劍……法？」

曹昇陰森森地冷笑道：「一字劍！」

尹豪不屑地冷笑道：「一……字劍？」

呸！一口血水，疾如勁矢，向曹昇臉上噴去。

曹昇不防尹豪死前有此一着，偏頭，拔劍，飛起一腳向尹豪衚下踢去，但他作夢也未想到尹豪的左掌心內暗扣着一支紫雲梭，竟在他劍離心窩的瞬間，憑藉着最後一口眞氣，手腕微振，紫雲梭電射而出，轟隆一聲巨響，曹昇竟被炸得屍骨無存……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護送郭老人遺屍前往皋蘭，途次秦州，適逢每年一度的賽馬大會，各地馬上英雄，雲集於此，郭老人唯一遺孤郭彩綾過去曾數奪魁首，今年也到來參加，馬販子周江別具慧眼，認出寇英傑胯下寶馬黑水仙為馬中之王，擬以重價向寇英傑購買，寇英傑拒之，周江心不死，向郭彩綾回報，郭彩綾親往向寇英傑洽購，寇英傑因不知對方便是自己恩師唯一愛女，是以郭彩綾喝令隨行小斯毛七把一漆黑盒子取出，各人目光均集中在那隻盒子上——

莽漢陸惹禍　嬌娃枉寄情

匣子打開了！

裏面閃爍出一片珠光寶氣，黃的是金子，白的珍珠，更多的是五光十色的金珠細軟，耀眼生輝。

毛七高高的把這個匣子送過來，玉觀音隨手由裏面拿起了一串珠子。

珠光閃爍着一片銀白之色，一顆顆大如蠶豆，粒粒潤圓，端的是上好龜珠，只一粒已價值可觀，如整串論，那個價碼兒可就有些駭人了。

玉小姐拿着這串珠子過目了一下，微微一笑，似乎變得平和多了。

「我這次出來，可沒有帶着這麼多銀子，這串珠子，算計着大概值十萬兩銀子，你先收下來，隨時拿着它到蘭皋和甘州的『寶祥銀樓』去兌現，我會交待下去的！」

一旁的劉掌櫃的看得兩隻眼睛珠子幾乎都要滾了出來，「火眼」周紅的一雙火眼也眞像是要噴出了火來！

他們當然也都知道這位「玉觀音」小姐有的是錢，父親金大王手下光金礦就有兩處，另外她兩個師兄在甘涼遍處，還照顧着六家銀樓珠寶的買賣，她的話自非虛語—

想想看，一出手以兩萬兩銀子去買一匹馬，已是聳人視聽，更何況以價值十萬兩巨銀的珠串輕以示人，更是聞所未聞的希罕怪事！

「玉觀音」把這串珠子提在眼前看了看，一面道：「接着！」

玉指輕揚，手中串珠已化為一片白光，飛向寇英傑眼前，寇英傑抬手接住，只覺得珠串上的力道輕重適度，宛若當面手接一般，這等能把內力均衡施展得「恰到好處」，卻是不易多見！

對方年紀輕輕的一個少年女子，竟然身負這等絕世武功，卻是極為難能可貴，如非是她這般的強人所難，傲氣凌人，寇英傑幾乎對她心生崇拜了。

玉觀音珠串出手，即轉向「火眼」周江吩咐道：「把馬帶過來，我們走！」

周江答應了一聲，就走過去牽馬。

「且慢！」寇英傑喚住他！

「玉觀音」微微一楞，即見寇英傑轉身步向自己身前站定，面上神采不亢不卑！

玉觀音道：「怎麼，你還嫌少？」

寇英傑深深一揖，苦笑道：「姑娘言重了，在下賤微之身，難當重金相屬，再說這匹黑

水仙生性擇主，只怕卽使在下有心割愛，姑娘却也不便騎用，請恕不恭，原物奉還！」

說罷雙手把串珠送上！

玉觀音一把接過來，秀眉一挑，說道：「你——？」

她身邊那個跟班的小厮却已忍不住怒聲道：「姓寇的，你也太不知好歹了——我們小姐是看得起你才——」

玉觀音斥道：「你不要多嘴！」

說罷身形微幌，如同一片彩雲般的巳落在了那匹「黑水仙」身前，遂卽轉向寇英傑冷笑了一聲，右手輕撩，已把身上那襲粉紅彈墨的擋風甩向肩後。

她不相信，還有自己不能乘騎的馬！

那裏知道，就在她單手拍向馬頸，正待翻身上馬的一刹，那匹黑馬陡地人立前蹄，唏聿聿長嘶一聲，却把揚起的一雙蹄脚，直向着面前的玉觀音當頭踏下來！

現場各人都爲之一驚！

玉觀音身形略閃，已飄出丈許以外，那匹黑水仙尚待撒潑時，寇英傑巳閃身而前，一把扣住了馬韁，幾經拍按，才制止住這畜牲的一腔怒火。

玉觀音目覩及此，面上一紅，狠狠的看了寇英傑一眼，冷笑一聲，忽地掉身而去！

毛七在身後叫了聲：「小姐！」忙自趕上，周江左右看了一眼，也跟着跑出。

這片院子裏，轉眼間，却只剩下了寇英傑與店東劉掌櫃的二人！

劉掌櫃的趕上幾步，伸頭探望了一下，才回身來道：「這位先生——不是我說你，玉小姐既然看上了你的馬，又出這麼多錢，你又何必……？」

說着重重嘆息一聲，十分遺憾的搖着頭！

寇英傑淡然一笑道：「店東你是有所不知，我這匹馬除了我以外，別人是騎不得的！」

劉掌櫃的冷笑道：「不過是性子烈了點罷了，你是不知道，這位玉小姐是專門喜騎烈馬的，她家裏馬養的多了，還會眞的怕了你這匹馬麼？」

搖搖頭，他由鼻子裏「哼！」了一聲，又道：「她是不願意跟你這種人一般見識！」

寇英傑心裏不樂，可是轉念一想，也就不以爲意。

劉掌櫃的又嘆了一聲道：「兩萬兩銀子呀——我的老天爺！你算看能買多少擔麥子？一五得五，五五二十五……足足二十五萬擔呀——老天，有了這些錢，你一輩子，也用不着發愁了！」

寇英傑微微一笑，不予置答。

他忽然發覺到馬身上覆蓋的那件夾披，就去解下來。

劉掌櫃的道：「這是玉小姐留下的東西——剛才是她親手蓋在馬身上的——」

說到這裏皺了一下眉，道：「奇怪——剛才這匹馬怎麼這麼老實？啊——牠是不願意叫人家騎牠！」

寇英傑聽說這件馬披是那位玉小姐留下來的，倒是微微一怔，發起愁來。

劉掌櫃的道：「明天你到賽馬會上去找她，準能找着她！一件馬披算不了什麼，你就留下也沒關係……倒是這匹馬……我看就栓在我這前院裏吧，這麼名貴，萬一是給人牽走了，我可是賠不起你……」

他一臉的不高興，好像寇英傑沒有把馬賣給玉小姐，連他也得罪了。

其實寇英傑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這種感覺倒有幾分與昔日在沙漠裏，初見到郭白雲時相彷彿！

那時郭白雲同樣的想以巨金購這匹黑水仙，遭到了他的拒絕，然而事後回想起來，心裏却頗不是個滋味。

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

寇英傑說不出爲什麼會把郭老人與眼前的這個玉小姐聯想在一塊，然而那種感觸，却是並無二致！

× × ×

不知是怎麼回家，日間所見到的那位「玉觀音」玉小姐的影子一直在他腦子裏盤轉着！

就他記憶所及，還不會有過任何一個女孩子，能在初次照面裏，給他留下這麼深刻的印像！

「玉觀音」——這個外號確是很別緻，然而她是否眞的姓「玉」？

不可否認，這位玉小姐的確是個不尋常的女子——他尤其忘不了在她離開臨去前的一瞥，那種包含了羞窘，憤恨，與敵視的目光，卽令他此刻回憶起來，却也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得罪一個强敵，是不智之舉，如果這個强敵是個女的，尤其不智！

到目前爲止，他還不會與這位玉小姐動過手，難以測出她的功力到底如何，然而他絕對相信這位小姐，絕非是易與之輩，必然是身負奇技，有着傑出身手的一個少女！

由這位玉小姐，使他聯想到了「宇內十二令」的鐵小薇，以及那位總令主鐵海棠的愛妾沈亮君……這些女人簡直沒有一個是好惹的，武功之高，駭人聽聞！

寇英傑想到這裏，不禁越加的激發他一番向上抉心，這些日子以來，每當他靜下來的時候，他總會小心翼翼的展開郭老人贈送他的那卷「金鯉行波圖」來觀看一陣，每一次都會引起他極大的興趣，似乎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一直的吸引着他，使他更深入，更加聚精會神的研究其中的奧妙！

然而，最終的結果，總是一片悵惘，最後不得不掩卷嘆息！

正如郭老人所說，圖中所暗藏的「魚龍百變」身法，端的是詭異絕倫，變幻虛實莫測，這種含暗着幾許天機的武功招術，如果一旦爲人所解開熟習，必將爲武林放一異彩，只怕任何門派武功，都將在此一詭異罕世絕功之下黯然失色！

也就是因爲這種力量的推動，使得寇英傑血液裏流動着無比的熱力，決心要把這卷「金鯉行波圖」內所包含的「魚龍百變」身法參習透澈！

夜燈下，寇英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孤獨，淒迷的燈光搖曳着他的憔悴的身影！

他把背部倚向牆壁，耳中恰於這時聽見了隔院宿客所唱出的淒涼句子——

「一燈如豆淒照旅——

夜涼如水——

好夢難求——

最怕更催——

噫——唏——啞——最怕更催！」

唱詞人語音沙啞，那曲調又屬一般人難以聽懂的「秦腔」。然而此時此刻，一經入耳，却能激起寇英傑無限感傷，和幾許的遊子思鄉情意！

他原是江南世家子弟，只因幼年喪父，母親改嫁他鄉，因不容於繼父而棄文習劍，先入「行易門」後轉冀北「馬」家攻習刀法，又因不容於馬氏二子而遠走邊荒！

淒離的身世，有如一根根鋒銳的芒刺在刺痛着他，疊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幕朦朧的往事——

乍然一驚之後的現實，却是陳列在一隅的那個黑漆大棺材，他陡然驚立而起，啞然發出

了一聲長嘆！興出了「人生如夢」的感覺！

「睡吧！」他對自己說，遂卽脫下了身上的長衣！

就在這襲長衣脫下的一瞬，他忽然發覺到繫在頸項上的那個水晶瓶，從而使得他滋生出一種綺麗的溫馨感覺！

在燈下，他由不住地細細的觀望着這隻晶瓶，洞悉着深深嵌於瓶內的那個絕世美女郭彩綾！

誰知道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使得他大吃了一驚，只覺得頭上轟然一响，半身發麻——晶瓶內那個美麗的少女，竟然和日間所見的那位玉小姐極其相似！

豈止是相似，如果把兩張臉叠印起來，簡直就是一個人，眼睛、鼻子、嘴，甚至於眼睛裏流露出的那種神采，和她那牽引上彎的嘴角弧度，都極其彷彿，如果說兩者有相異之處，也就是衣着方面的差異！

把晶瓶又拿近了些，再仔細的看了一陣，腦子裏追印着日間那位玉小姐的音容，再和瓶中少女互一印證，兩者顯然正是一人！

「天哪——」

他心裏面叫了一聲，禁不住發起呆來！

「玉小姐？」他在想：「爲什麼人們這麼稱她？一個姓玉，一個姓郭，怎麼會牽扯在一塊！不行，這件事我一定要弄個清楚！」

想着他匆匆穿上長衣，開門步出。

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各個房子裏的燈都熄了，穿過了第二進院子，才看見櫃房裏現着燈光！

寇英傑走過去，見房子裏有兩個人。

一個是賬房先生，正在核對賬目，算盤珠子撥的劈拍亂响。

另外的一個是夥計，正坐在板櫈上打着呵欠——

這個人寇英傑是認得的——蓋三。

蓋三也發現了他，慌不迭的由櫈子上站起來——

「咦——這不是寇爺麼？怎麼這麼晚了，你老還沒睡？有什麼事嗎？」

賬房先生的算盤也停了下來，奇怪的打量着他。

寇英傑點點頭，含笑道：「是有點事想找你問問！」

「什麼事？」

「是關於白天那位玉小姐……」

「啊！」蓋三臉上頓時綻開了笑容道：「我知道寇爺你會想明白的，本來嘛，十萬兩銀子呀——」

寇英傑微微一笑，說道：「你錯會了我的意思了——」

蓋三頓時一怔！

寇英傑道：「我找你不是想來賣馬的，只是有些事想問問你！」

蓋三臉上立時現出了失望的表情，意興索然的又坐了下來！

寇英傑道：「白天來的那位玉小姐，她是從那裏來的？」

「從那裏來的？」蓋三臉上顯現很奇怪的神情道：「玉小姐從那來的，寇爺你還會不知道？嘿嘿……看樣子，寇爺你對於玉小姐，眞的還不認識！」

「所以我就來問你！」

頓了一下，寇英傑才繼續問道：「玉小姐眞的是姓玉？」

蓋三又是一怔，遂卽咧嘴笑道：「這個地方，不知道玉小姐的人，還沒聽說過，玉小姐是人們這麼稱呼她的，她本來姓郭！郭子儀的郭！」

寇英傑登時爲之木然！

蓋三一怔道：「寇爺怎麼了？」

「沒有什麼……」寇英傑說道：「你說下去！」

蓋三吶吶的道：「這位玉小姐家在臯蘭，家裏有的是錢，她老太爺是這地方有名的金大王，郭老財主——」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點點頭。

蓋三說：「玉小姐是因爲她那個外號『玉觀音』才得來的！大家都這麼叫開了，反倒是她的本姓倒沒有人提起來了！」

寇英傑發了一陣子呆，才道：「我知道了——這位玉小姐來到秦州是專爲賽馬來的？」

「當然——」蓋三說：「每年賽馬都少不了她，去年前年一連兩年都是玉小姐奪的大魁，今年就難說了。」

「爲什麼？」

「寇爺你是不知道！」蓋三說：「今年賽馬會人可是來得多了，卓小太歲，虬九爺和崇古西郡王的女兒丹魯絲這些個人都來了，嘿！可是熱鬧着呢！」

寇英傑怔了一下道：「你是說因爲有了這些人，玉小姐就不能準跑第一了，是不是？」

「誰說不是？」蓋三說：「我剛才說的那些人，每人都有一匹名馬，玉小姐的那名『火雷紅』原是不差的，可是和這些人的馬比起來，可就不一定能勝得過他們了，所以才想到要周江周爺爲她找一匹更好的馬，這樣周爺才瞧上了你老的那匹黑水仙！」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這位玉小姐在秦州下榻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不知道。」蓋三搖着頭，說道：「不但是我不知道，恐怕沒有人知道，除了周江以外，沒有人知道！」

「周江呢？」

「這個……他住在那裏，我也不清楚！」說了這一句，蓋三很奇怪的看着他道：「寇爺找玉小姐有事？」

寇英傑點點頭，失意的嘆息了一聲。

蓋三道：「天這麼晚了，又不知道玉小姐住在那裏，怎麼找呀，我看這樣吧，明天上午寇爺你早點起來，先到馬場裏去等着，到時候玉小姐一定會去，不是就見着她了嗎！」

「馬場在那裏？」

「在城南，寇爺你一到就知道了，這幾天紮着排樓，熱鬧極了，早點去一定能見着她，要是去晚了，人多了怕就擠不進去了！」

「謝了！」

寇英傑取出一塊碎銀子賞給了他，遂卽轉身退出！

× × ×

一燈如豆！

寇英傑久久不能成眠！

他不住的在炕上輾轉着，滿腦子都是那位玉小姐的影子，心裏說不出的喜悅，又是憂慮與遺憾！

喜悅的是想不到這麼容易的就找到了她，自己正可將恩師郭老人後事托附，也可以略微脫卸仔肩，把一顆久懸的心放鬆下來！

遺憾的是，自己白天的行爲，很可能巳經觸怒了對方，一上來在對方心裏留下了敵視的印像，再見面豈非是大爲尷尬？而且這位小姐的嬌寵任性，師父巳深深告誡，事實證明，眞難以想像再見之後，她將是以何種姿態來對付自己！

然而，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一劑興奮劑！

他腦子裏反覆的思索着一些見面之後的說話，以及因此而將要產生的後果，心裏百感交集，直到天交四鼓，才沉沉睡去！

好像是沒有多久的事情——

一陣劇烈的擂門聲，把他由睡夢中驚醒！

寇英傑一個咕嚕由炕頭上翻身坐起來，只覺得天光大亮，陽光刺目，心裏一驚，暗叫了聲糟糕，趕快下地去開了門！

蓋三站在門外，乍然見到他，奇怪的翻着眼睛道：「我的爺——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要去馬場見玉小姐嗎！這都什麼時候了，還不起來？」

寇英傑呆了一晌道：「我這就去——你快去給我套上馬去！」

蓋三道：「馬我已經套好了，我要是沒看見這匹馬，還以爲寇爺你已經買了呢！快吧！去晚了可就擠不上了！」

寇英傑匆匆告了謝，就進屋去換了衣裳，盆子裏還剩的有半盆隔夜的潸水，他匆匆的洗漱了一下，也顧不得吃些什麼，就趕到棧房門外！

蓋三正牽着他的那匹馬，在跟幾個閑人說話，寇英傑接過馬來，翻身上了馬鞍子！

「寇爺你往那邊走——」蓋三指着一個方向道：「快去吧！」

寇英傑又告了謝，這才慌不迭的朝着那個方向，一路疾奔下去！

這匹黑水仙的脚程自是無待置疑，轉瞬間已奔馳了數里遠近，在馬上向前張望，可就看見四面八方朝着一個方向湧集的人潮！

男男女女，形形色色，各樣的人都有，騎馬的，走路的，坐車的，扶老携幼！

寇英傑緊了一下馬韁，加速的奔馳下去！

使他驚奇的是，想不到這個地方竟會有這麼多的人，用「萬人空巷」這句話來形容，一點都不算過份，由各人的服飾上看去，更是漢，回，蒙，藏各族雜處，林林總總，一時蔚爲奇觀！

出行約五里左右，可就看見了賽馬會場外高粱的五彩排擠：人潮更爲擁擠！

也是難怪，這個地方一年難得有這麼一次的盛會，賽馬會和本地的廟會安排在同一天，確實精彩，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更具有吸引力，給人以雙重娛樂的感受，莫怪乎連日來，使得遠近數百里內外的居民都出動了！

寇英傑心中急切，急急的策着馬，偏偏馬速因爲人潮的過於擁擠不得不慢了下來。

費了半天的勁兒，他總算擠開了一條路，就看見掛有五顏六色的三角旗幟的馬場！

馬場兩側早已擠滿了人，是不是已經開始比賽了不得而知，總之人聲鼎沸，這其間更穿雜着推車的叫賣的小販，大人嚷小孩哭，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寇英傑總算擠到了馬場邊——

他還是第一次看賽馬，照理說當有一番興奮的心情，只是他內心却充滿着焦慮與急躁！

橫在眼前的是平坦的一片草原，草原一邊迴還着長長的一道流水——

天空是晴朗的！

陽光照着濕潤翠草，溫暖了草原，也溫暖了數以萬計人們的心，大家情緒高漲，熱血沸騰！

草原上掛着旗幟，立着五顏六色的標竿，就在這片大草原上，將要舉行一年一度的大賽馬！

寇英傑不得不騎上馬背，因爲前面人檔住了他的視綫，他渴望着馬上找到郭彩綾，把這個不幸的凶訊告訴她——

人實在太多了，黑壓壓的一大片，由各人的表情上看來，顯然賽馬還沒有開始，人羣最擁擠的地方，必然是馬程的起點！

寇英傑騎在馬背上，略一張望，立刻發覺到左側方不足半箭的地方搭着一片蓆棚，那裏面拴着幾匹馬，排列着一些坐椅，坐着一些鮮衣彩帽的體面人物！

那片地方顯然不是任何人可以進出的，站有數人負責把守，來往進出的都須持有馬場主人的邀請函件，每人更可享受瓜果茶水的特殊招待！

寇英傑心裏，正自盤算着應該怎麼樣混進去——

就在這個時候，他身側人羣裏起了一陣子騷動！

有人極其興奮的在招呼着道：「卓小太歲來了！」

「卓小太歲！」

「卓小太歲……」

四週連帶着也都起了反應，匯成了一片歡呼聲潮，隨着寇英傑目光看處，即見一個猿背蜂腰，體裁魁梧的偉昂漢子，正自大步向面前走來！

「卓小太歲……卓小太歲……」

人聲不停的歡呼着！

那漢子偶而抬一下手，像是對歡呼人羣的答謝，面上不驚不喜，儼然大家之風！

「卓小太歲」這個名字，寇英傑早已不止一次的聽說過了，現在乍然聞得來人就是，自不免也投以注意！

來人約在二十七八的年歲，劍眉星目，儀表非凡，身上穿着一襲湖青色的緞質長衣，那襲長衣爲迎面清風飄揚揭起，顯露出他內着的那套紅色勁裝，一頭長髮又黑又濃，他把它盤紮成兒臂粗細的一條髮辮，辮梢兒隨便的甩向前肩！

他手裏拿着一根藤製的馬鞭，不時的就空揮着，全身上下，彷彿都充滿了勁力，說不出一股子的豪邁勁兒！

緊隨着這人身後，是一個年方十五六歲的漂亮馬僮，穿着大紅的衣裳，手裏牽着一匹駿馬！

衆人談論的話題，由卓小太歲這個人，轉移到了他的這匹馬，對於他的這匹向有「八荒第一名駒」之稱的「紫毛青」無不讚譽倍至！

那是一匹全身紫毛，有點似綿羊般鬈曲的高瘦駿馬，從外表上看過去，大異一般常駒，最大的特點是這匹馬的首尾兩端，都顯著的往下垂着，背脊部位，却又像一張弓也似的往上面弓着！

由於在馬市上混了許多年，天天與馬爲伍，寇英傑無疑已是馬道中的高手，只需一眼就可斷定出一匹馬的優劣！

是以，當他的目光一經接觸到對方這匹「紫毛青」時，頓時就看出這匹馬的不凡——

所謂「英雄相惜馬相憐」——

就在寇英傑驚異着對方的一人一馬時，他的那匹「黑水仙」似乎對於眼前的這匹異種名駒，也有了反應，倏地顛踏四蹄，發出了一聲長嘶！

卓小太歲的那匹紫毛青登時也發覺到了這匹黑水仙，立刻抖擻精神，回嘶以應：並似有趨前候教的意思，一時顯得頗不安寧！

這番情形，使得現場觀者大嘩。

那個牽馬的紅衣童子，想係一時難以控制住那匹紫毛青，顯得十分慌張，即爲那匹紫毛青大馬一仰長頸給摔了出去！

紅衣馬僮被摔得在地上打了個滾兒，連聲的嗳唷着，一副齜牙咧嘴的模樣，紫毛青乃得掙脫馬韁，直向着那匹黑水仙身前奔去！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匹紫毛青大馬嘶叫着，眼看已將奔向寇英傑身前的一刹那，即聽得卓小太歲一聲斷喝。

「好畜牲。」

三個字方一出，當空紅影一閃，襯着「呼

嚕嚕」一陣衣袂揚風之聲，卓小太歲偉岸的身軀，有如神兵天降，極其瀟洒俐落的已經落在了他那匹紫毛大馬的馬首前側！

這個人果然不愧是養馬世家出身，然而僅僅懂得伏馬之術，如無傑出身手，萬萬是制不住這匹異種名駒的潑辣個性！

卓小太歲却是兩者兼具！

只見他身子甫一落下的當兒，身形側轉，左掌疾出，只一掌，拍在了那匹紫毛青的前額之上，頓時就止住了這匹馬的待發性情——

同時間，卓小太歲右掌橫出，看是撫摸，其勢絕快，「噗！」一掌，又撫在了馬頸之上，由是向下一推一按，那匹紫毛青，立時溫順如昔！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休要小瞧了他這兩手，內行人如寇英傑的眼睛裏，那可是絕不簡單！

那直拍馬額的一掌，叫做「定馬術」，順撫的一掌，叫「馴馬功」，一拍一順看是容易，如無上乘的內功相配合，萬難奏功！

他不禁對於面前的這位卓小太歲大爲心生敬仰！

卓小太歲想係因爲這匹紫毛青而注意到了那匹黑水仙，他的表情頓時一驚——

須知道一個愛馬的人，一旦發覺到了好馬，那種內心的衝動是必然的現象，他的眼睛頓時被寇英傑胯下的這匹黑水仙所吸引住！

由於這匹馬，從而接觸到了寇英傑的這個人！

四隻眼睛乍一交接，寇英傑頓時體會出對方眸子裏那種內蘊神采極爲傑人，從而也就可以想知，對方這個人必然是一個身負奇技的傑出人物了！

寇英傑還來不及向對方抱拳施禮，卓小太歲却已把眼睛移向別處——他似乎有些不大習慣被衆人盯視，遂即移步前行——

那個穿着紅衣的馬僮追上去，由他手裏接過了馬，繼續向着前面蓆棚走進！

人羣裏，顯然又起了一陣子騷動！

有人說：「嗳呀！那不是西郡王的公主丹魯絲嗎！」

還有人叫着說：「那個矮胖子是誰呀？」

寇英傑趕忙回過頭來，就看見一個身着蒙族彩衣，額懸明珠的少女，跨坐在一匹雪白的長鬃壯馬上，他身側另有一個年在三旬五六，生得又矮又胖的矮漢子，與她併列前進！

這個矮漢子神態軒昂，留有滿腮虬髯，顯然也是個不凡的人物！

只見他跨坐在一匹黃鬃瘦馬上，那匹黃毛馬，立時被寇英傑認出來，是一匹難得一見的上好伊犁馬！

矮漢子顯然也是來參加賽馬的高手之一，而且他必然也是一個武林人物——

關於這一點，可以由他身側右邊佩着一對銀鞘雙刀上看出！

在場衆人，自然不乏高明之士，立刻就有人認出來這個矮漢子，正是陝北的「虬九」，其本人姓苗，叫苗飛，他所騎的那匹伊犁馬，曾是會炙人口的一時之駿，有個外號，叫做「快哉風」！

至於與虬九爺併騎前進的蒙族公主丹魯絲，人們當然不會對她陌生！

這位公主看上去雖然膚色略黑，只是眉目五官都生得很是俏麗，尤其是那對烏油油的眼睛珠子極其靈活，顧盼間，風姿綽約！

丹魯絲穿着蒙族的馬服，頭上青絲結着雙股髮辮，梢結在腦後，那顆懸垂在前額上的一顆明珠，約莫有蠶豆大小，晃動時晶光四射，珠光八面，相互增色。

男女二人騎在馬上，各有雍容，皆由一名紅衣馬僮拉馬前進！

寇英傑有了前次的經驗，生恐胯下黑馬再生事端，忙自下馬扣韁，警惕着牠再有異動，還算好，這匹馬似乎對於眼前的黃白二馬都沒有十分的興趣；就在這個時候，四週人羣爆出了一陣子喝彩聲！

寇英傑其實也注意到了——

一匹全身紅鬃的高脚駿馬，適於此刻由對面馬道岔入，人們的掌聲，緊接着喝彩聲後，爆雷也似的傳出！

「瞧——玉小姐——」

「玉觀音！」

「玉小姐來啦！」

大人嚷嚷小孩叫，姑娘們揮舞着雙手，跳着，喊着，笑着，簡直像是瘋狂了一般！

人人叫着玉觀音，玉小姐，玉千金，萬聲齊出，萬頭聳動，你推我擠，爭先恐後的向着前面挪動着，掀起了再次的人潮！

果眞是那位玉小姐來了！

騎坐在她的那匹火雷紅駒上，面上現着淺淺的一抹笑容，透着那襲遮面的輕紗，夢般的神秘，霧似的美，

天造的美人兒！

美就是美，你無須要品評她美在那裏！

任何人，不論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只要你的眸子接觸到她時，都會情不自禁的被她的美所深深吸引住；你會由衷的讚上一聲——

窈窕的身裁，細細的腰，一陣風過來，飄揚着披拂在她身後的秀髮，更似起了雲般的瑰麗，那抹笑容——

那抹笑容更似萬種風情的起點，自此散發出如痴如醉的馥郁芬芳，有如波譎的雲海，剎時間給人們以無窮的迷幻感覺！

人們如痴如醉——

寇英傑也爲之瞪目結舌！

他的勇氣忽然間爲之消失了！

面前的這個姑娘，那裏再是一個人？她是一個神，簡直是一個下凡的仙女，「人」不可能被「人」這般的崇拜，人也不會這麼的美！

總之，這一刹間，寇英傑所看見的這個人，似乎已非昨天所見的那位小姐了！

雖然明明兩者就是一個人，然而在這般萬民鼓掌，歡呼，如同瘋狂痴迷的場面下，「人」已經被神聖化了！

人家笑，他也笑，人家看，他也看！

心裏是說不出興奮、驚喜……也像是萬民一般的盲從，跟着鼓起掌來！

叫聲、笑聲、掌聲、吶喊聲，已亂成了一團！

玉小姐的坐騎緩緩的已來到了面前！

似乎有些出乎玉小姐的意外，她那雙隱藏在淺淺薄紗面罩內的一雙秀眉，微微皺了一下，小聲的關照了一下，那個紅衣馬僮立刻加快帶馬！

就在這一刹間，玉小姐的那雙翦水瞳子却無意的接觸到了寇英傑——

那實在是無意的一瞬！

寇英傑正在鼓掌，也許他內心的感觸，更較任何人來得深切，融合着旁人無從體會的喜悅與悲傷，激烈的情緒火般的焚燒着，使得他星目裏聚滿了淚水！

玉小姐顯然呆了一下。

她陡然勒住了前帶的馬韁，眼睛直直的向着寇英傑臉上逼視過來！

四週的歡呼聲忽然靜止——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千萬道目光，也都隨着玉小姐的目光，同時向着寇英傑身上集中過來。

所謂「千目所視，無疾而終」，足見羣衆

所加諸的精神威脅是何等的嚴重——當然這裏所謂的「視」，而非友誼的「親視」，而是含有敵意的「敵視」!

雖非敵視，却也談不上友誼的親視——

總之，這麼多雙眼睛集中之下，寇英傑大大的覺出不是一種滋味，他幾乎難以自處——

所幸這種尷尬的場面，並沒有繼續下去!

含着一絲淡淡的冷笑，那個美麗的天使玉小姐把眼睛移開之後，人羣的注意力遂即跟着轉移!

寇英傑這才感覺得忽然心情一鬆!

伊人已去——

只剩下她婀娜婷婷的背影!

寇英傑一剎時，忽然感覺到像是又失落了些什麼似的……

他不自覺的低下頭，心裏的情緒，無論如何再也難以平息下來!——

鐵般的意志，海樣的心胸，曾經洒脫得一如鷗鳥般的自在，來去自如，心板上永遠像浪花似的潔白，不染纖塵，套句俗話那是：「提得起，放得下」，今天是怎麼了?

他再次抬起頭來——

這一次連玉姑娘的背影也看不見了。

「我這是怎麼了?」

他再次的問自己說——答案，却是一張白紙!

忽然他想到了自己此行的任務，禁不住急出了一身汗，來此的目的，正是爲了要找尋這位姑娘，何以對方由面前經過，甚至於駐馬對視，而自己竟一無反應?

他怔了一下，忽然翻身上了馬背，就想立刻驅馬向着比賽的起點馬棚馳去——

然而此舉却是須要有相當的勇氣——

再者他又想起了那位姑娘臨去前的那抹無情的冷笑——一剎時他又踟躕了。

棚子裏已有了暴動!

賽馬的人排成了一列。

一共是十四馬，黑的、白的、紅的、黃的、花的……

似乎每種顏色的馬都有。

馬主人俱是來自各方的一時之彥，俱都有極高的馬上造詣!——

現在，這些人陸續都出現了，鮮衣彩披，紛紛跨上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愛馬，鞭絲帽影，玉女紅顏相映生輝!

土砲的砲衣已經褪了下來，炮手舉着火把，只須一亮着了火熠子，大賽馬可就開始了!

萬口無聲，四野蕭然，和煦的春風輕輕撫愛着草原，驕陽炫染出一天的碧綠——

人們的興頭，已經達到了飽和點!

沉默的盡頭，即將要爆發雷樣的歡騰，人人的一顆心都提在了嗓子眼，等待那要命的一聲呼叫——

寇英傑順着最前面的那一匹花馬往下面找着——第三匹馬上的人是那位蒙古郡王的公主丹魯絲，第五匹是陝北的虬九爺——

第七匹是卓小太歲——

第十四……

第十四——他的眼睛直了!

那匹紅鬃駿馬上，坐着的那個人不就是玉姑娘嗎!面紗已經由她臉上摘了下來，秀髮上結着紅繩，一身的大紅，也同她那匹「火雷紅」的駿馬一般的紅，一般的耀目!

寇英傑內心忽然起了一陣衝動。

他不願再失去這個機會，腦子裏只想到了現在就去找到她，可沒有細想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場地?

憑着這股子熱情勁兒，他倏地一帶手中馬韁，用力的一磕馬腹，胯下的黑水仙，倏地直躍而出，跨進了跑道!

羣衆大嘩——

就在這彈指間，火砲點着了，「轟」的一聲大响，揚起了大片的白烟!

賽馬開始了。

十四駿馬同時撥動四蹄，疾若脫兔般的衝了出來。

人聲爆雷般的嚷着!

寇英傑一股血性的衝馬直出，這才知道亂了章法，然而已是勢成騎虎——

他張惶的策着黑水仙，箭矢般的想橫越過草原，去追逐玉小姐的那匹「火雷紅」!

然而他的馬却碍着了最先脫穎而出的一匹馬!

黃毛的伊犂馬——快哉風!

騎在這匹馬上的那個矮漢子虬九爺，可是發了火兒，嘴裏罵了一句——

「媽的——混小子——」

一抬手「唰!」的一鞭子，摟頭蓋頂的直朝着寇英傑臉上抽了下來。

頓時抽了個正着，銳猛的鞭梢，立刻在他臉上留下了一條顯著的血痕!

虬九的黃馬繞了出去，可是這麼一慢，却落在了丹魯絲的後面了——

他不得不努力追上去，一面回過頭來，向着寇英傑用陝西話聲兇罵不已。

寇英傑這一鞭子挨得不輕，可是一點也不冤枉，所幸在其他的馬還沒有奔上來之前，他已來到了第十四馬——也就是玉小姐的「火雷紅」坐馬面前!

「火雷紅」上的玉小姐見狀大吃一驚，不得不力帶馬韁，兩匹馬差一點撞在了一塊。

寇英傑未及勒馬，匆匆忙忙地喚道：「玉姑娘——」

才喚了一聲，只聽見頭頂上「呼!」的一陣疾風，一團紅影掠過去!

敢情是那位姑娘連人帶馬的由他頭上過去了?

「玉姑娘——」

他慌不迭的又追了上去!

那匹「黑水仙」是何等的脚程豈甘落在人後?不待寇英傑策使，已主動的奔馳開來!

玉小姐的那匹「火雷紅」，是出了名的快馬，可是一跟「黑水仙」比起來，顯然就慢多了。

剎時間，黑馬已追到了紅馬之後。

二馬首尾相啣——

寇英傑急聲喚道：「玉姑娘——玉姑娘——妳等等!」

馬上的玉觀音倏地回頭過來，只見她蛾眉一挑，唰的一鞭子抽了過來!

這一鞭子自然不會落空，又打中了!

「郭小姐——郭彩綾——」寇英傑忍着疼兀自喚着!

他的黑馬已跑得與她的紅馬併在了一塊，甚至於領先了這匹火雷紅有一個頭的距離。

玉觀音顯然爲此嬌性大發，她一向最討厭人家呼喚自己的名字，況且這個人一再阻碍着自己的前進，而他的那匹大黑馬，却正在超越自己。

這些事集在了一塊，可就激起了她的大小姐脾氣。

「你這個人——討厭!」

嘴裏嬌聲叱着，手上的那根馬鞭子有如雨點般的向着寇英傑全身落去!

「叭!叭!叭!叭!」狠狠的抽在寇英傑的身上、臉上!寇英傑不得不抬起胳膊來擋着對方的鞭梢，然而這位姑娘的手法，稱得上「高明」二字!

無論寇英傑如何的躲避擋護，她抽出的鞭子絕不落空，幾鞭子下來，寇英傑早已皮開肉

綻，連身上的衣服都抽破了。

四下裏爆出了雷也似的喝彩聲。

「打死他——」

「打死這個混蛋——」

「打……」

鼎沸的人聲，滙成了一天的怒潮，大家對於寇英傑的孟浪深痛惡絕，認爲他存心阻得玉小姐的馬速前進，簡直罪大惡極，是一種絕對不可以原諒的行爲!

寇英傑終於難抗衆怒，玉小姐的鞭下更不留情!——

就在玉小姐最後猛力的一抽之下，他由馬背上翻了下來，人羣裏爆出了一陣轟天大笑!

人人鼓掌稱快。

玉小姐翻然掉身，疾速的催馬而前!可是經過這麼一耽誤，她已經落後了。

卓小太歲、虬九，兩騎快馬，已超過了她的馬身!

玉觀音嬌叱着，在馬上拳起了雙脚，「火雷紅」在她全力驅馳之下，加速前進，她絕不甘心屈居人後!

她身前的卓小太歲不知是存心相讓，或者是別有用心，不知怎麼回事，他的那匹「紫毛青」忽然慢了下來!

是以虬九的那匹「快哉風」很快的就追上了他。

這兩個人昔日原是認識的!

卓小太歲叫道：「苗矮子——幹嘛的這麼賣命呀!」

嘴裏說着，卓小太歲手上的那根馬鞭子有意無意的向前一撩，無巧不巧的正好撩在了虬九爺那匹伊犂馬的馬尾巴上!

卓小太歲手上的那根馬鞭子鞭梢甚長，這麼一撩，可就跟虬九爺的那匹伊犂馬的馬尾糾纏在了一塊!

這麼一來，那匹伊犂馬的速度，不得不猝然的爲之慢了下來!

伊犂馬上的虬九爺頓時大怒，霍地回頭怒聲道：「姓卓的，你這是幹什麼?」

卓小太歲大聲道：「啊——對不起，對不起——」

兩匹馬仍在奔馳着，可是那匹伊犂馬「快哉風」的速度可就慢多了。

兩匹馬就在現場不停的打着轉兒。

這麼一來，玉觀音的火雷紅可就趁機追了上來!以極其快捷的速度超越了過去!

虬九怒吼了一聲，顧不得愛馬負痛，倏地催騎前進，那匹「快哉風」怒嘶一聲，力掙之下，竟然把馬尾拉下了一束!

卓小太歲一面收鞭，笑呼了聲：「得罪——」繼續策馬疾奔!

賽馬的行程早經註定，馬程甚長，必須跑到草原的盡頭，然後繞過這道「哈馬脫河」繼續回奔，繞上一個圈子，終點仍是在開始起步的原來地方!這段距離足足有十里遠近，各人大可放開身手全力一爭!

目前的情形是丹魯絲的那匹「一朵雲」遙遙領先，然而玉觀音的那匹「火雷紅」却是緊追不捨，再下面是虬九爺的「快哉風」，而卓小太歲的那匹「紫毛青」却是緊綴着，使得虬九心分兩處，他生怕卓小太歲又重施故技，却又不得不努力前赴，是以顯得很是狼狽!不時的瞻前顧後!反之，卓小太歲的神態可就顯得輕鬆多了!

卓小太歲的臉上，自從與虬九的一段接觸之後，始終帶着一抹微笑——

他似乎胸有城府，又像是很有自信的樣子，胯下的那匹紫毛青看來有足够的潛力，足可與在場任何強者一較長短!

兩側觀衆爆出了如雷般的呼喚聲，有人揮着衣裳，跳着，叫着，模樣兒近乎於瘋狂!

現場情勢略有轉變——

玉觀音的那匹火雷紅以雷霆萬鈞之勢，已接近了蒙古公主丹魯絲的一朵雲!

一朵雲，僅僅不過只領先火雷紅一頭的距離!

丹魯絲模樣兒大爲緊張，不但用力揮鞭，猛力的抽打着她的愛馬，甚至於還大聲用蒙古話向玉觀音叫叱着，然而這樣並不能扭轉眼前的頹勢——

就在接近那條「哈馬脫河」的源頭之前，玉觀音的火雷紅終於超先了她。

丹魯絲屈於下風——

她的另一個勁敵卓小太歲的那匹「紫毛青」這時却追了上來，與她跑了個併列。

虬九爺一面用陝西話大罵卓小太歲，一面由左翼疾追上來，如此一來，丹魯絲大爲緊張，有左右應敵的威脅，緊張的神態，非筆墨所能形容!

幾萬雙眼睛始終追逐着領先的這幾匹快馬，誰也不會注意那幾匹落後的，落後的就是失敗，失敗的人誰也不會去同情!

人們喊叫着，幾至聲嘶力竭——

誰也不會看到，也不會想到，就在那已被認定爲失敗的馬羣裏面，爆出了一匹冷門的黑馬——

黑水仙!

天知道，寇英傑何嚐是來參加賽馬來的?

他只是放不下那位玉小姐，一定要追上她，告訴她關於她父親的重要消息，告訴她她父親的屍體靈柩就停在客棧裏……他內心壓着這般的悲楚，才會不計一切，甘冒萬民之憤怒咒罵，緊追着那位人們心目中的天仙偶像!

他是這麼的不智，不智到去與羣衆爭寵!

那匹黑水仙不愧是上都馬王，牠的身價早在牠還是一匹上都野馬時，就已被識者所認定，看來果然名不虛傳!

就在牠放蹄奔馳之初，已連續的超越過四匹健馬，接着是第五匹!第六匹!

現在牠已接近到第七匹馬的身側!

第七匹馬現在是那位蒙古公主丹魯絲。

由於她一連被玉觀音，卓小太歲，虬九等人所超越過去，內心早已積滿了怒火，現在忽然又有一匹馬來超越她了，使她無從忍耐——

尤其不能忍耐的是，這個人根本不是來參加賽馬的選手，也不知從那裏冒出來的這麼一個楞小子!

丹魯絲不禁嬌性大發，尖聲的用蒙古話向寇英傑罵着，倏地抬起右腿，用她尖硬的靴子，直向寇英傑那匹愛馬黑水仙肚子上踢過去!

第一脚沒有踢中!

第二脚踢中了馬腹，黑水仙發出了一聲短嘶，竄跳了一下!

丹魯絲還想再踢第三脚，奈何對方這匹黑馬的速度太快了，她的脚還來不及再踢，黑水仙已經超出了她!

緊接着她之後受到威脅的是陝北的虬九!

虬九其時早已怒火萬丈，那是因爲他又吃了卓小太歲的暗虧，屈居第三，忽然他發覺到寇英傑的這個人，更不禁怒火中燒!

他絕不甘心再落人後。

「混小子——老子殺了你!」

嘴裏叱着，虬九倏地一掄右手，竟把懸在鞍前的銀鞘雙刀拔出了一口!

刀光乍吐，劃出了一圈孤光，這口刀夾着一縷尖風，直向着寇英傑肩頭上落了下來!

兩側觀衆看到這裏，俱都由不住嘩然大亂，看賽馬已够刺激了，外帶着打架殺人，實在是過癮之至!

寇英傑一心一意的只是追上玉觀音，其他

的一切毫不在意，待到他霍然覺出不妙時，虬九的那口雪花刀已距離他肩頭不及半尺！

此時此刻，人在馬上，論攻防皆是不及，驚惶中他倏起左手，用掌背施出「玄烏劃沙」的一招，去擋開對方的刀鋒！

這一手算是用對了。

刀也被擋開了，却不經意，被刀尖在手腕上劃過去，拉開了有三寸長短的一道血口子。

鮮紅的血，立時洒落下來！

虬九一刀不逞，二次再運刀時，黑水仙已經超過了他！全場大嘩！

衆人雖是一直對寇英傑的介入不滿，可是虬九這種動刀殺人的作風，實在也太過份了些，有些人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噓聲——

再者大家對於寇英傑這匹黑水仙的超然神速，無不心生激賞！

當然，他們還是認爲寇英傑是無論如何不能超過玉觀音，任何的馬要是不知趣到要超過玉觀音。都不是他們所歡迎的。是以，大家在歡叫、激賞之餘，也都警惕着玉觀音，衷心希望着玉小姐一馬當先，永遠不要被寇英傑的這匹黑馬所超過！——

偏偏寇英傑就是要追上玉觀音——是以人叢裏立刻爆出了噓叫之聲，很多人站起來用力的揮着衣服，表示出他們內心的憤怒！

看看兩者的距離已是不遠——

前奔的玉觀音固是緊張，兩側的觀衆更是爲之瘋狂，人人皆自怒吼，匯成一片狂濤！

寇英傑快速的策着馬，他那副模樣看上去狼狽極了，頭髮披散着，衣服好幾處都破了，臉上還帶着傷，鬍子原本就好幾天沒刮過了，襯着他服喪時的憔悴面容，眞是一副怪模樣！

看看兩者距離已經不遠——

「玉姑娘——玉姑娘——」

他大聲的叫喊着！馬上的玉觀音倏地回頭怒看着他，對於這個不識進退漢子的糾纏，她厭惡極了，眞恨不能當時就停下馬來，好好的教訓他一頓！當然眼前這個情形却不容許她眞的這樣做！她只得忍着心裏的這團怒火，繼續的回頭策馬奔馳。

寇英傑看看已經接近，自是不會放鬆，兩匹馬只差着丈許左右就挨在了一塊！

驀地，由側方飛來了一截鞭梢，不偏不倚的正好纏在了他的右腕上。

發鞭人——卓小太歲，儼然是個高明人物，眼力準，手法妙，而且力道奇大！

那根鞭子在他手勁之下扯得筆直，猝然加諸的力道，差一點把寇英傑由馬上扯落下來！

寇英傑這才發覺到由於自己的快速策馬，已然超過了卓小太歲的那匹紫毛青！

他驀然側首，正和卓小太歲那雙鋒芒四射的眸子接觸在一起——

這個人——卓小太歲的表情，顯然不若虬九那等的惡劣，然而那雙眸子裏的光采却也並不友善！

卓小太歲一言不發，只是用力的扯着他手裏的長梢馬鞭子，寇英傑用力的掙了一下，沒有掙開。

「你幹什麼?快鬆開——」

寇英傑反過手來，就去奪他的馬鞭子。

卓小太歲倏的一鬆鞭梢，却又改向他另一隻手的手腕上纏過來，依然被他纏了個準！

寇英傑反手抄住了鞭梢，兩個人一前一後可就較起了力道！

只聽見「崩！」的一聲，那條雙股皮筋編製的馬鞭鞭身，竟然從手中斷爲兩截！

卓小太歲眉頭一皺，寇英傑胯下的那匹黑水仙早已怒嘶一聲，駄着他箭矢也似的竄了出去！

人聲雷般的歡呼着——

玉觀音的火雷紅，距離着終點不足兩丈的距離！

人人臉上展着狂喜，大聲的吼叫着，有帽子的揮着帽子，沒帽子的舞着衣服，他們以極其興奮激動的心情，來歡迎他們衷心所喜愛的這位玉小姐，再度蟬聯冠軍！

玉小姐臉上終於也散出了笑容——

然而，然而天下事每每意外。

就在這彈指的一刹，玉小姐身後的那匹黑水仙，竟然雄性大發——

這匹一向以王者自居的上都馬王，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甘心居人之後，只見牠一雙後足倏地向後一彈，整個身子躍空而起！「呼！」像是狂風裏的一片烏雲！颼然掠空直起！

玉觀音的那匹火雷紅距離着終點已在咫尺之間，却被黑水仙自身後超越了過去！

負責評判的幾個職司人員驚悸着趕上來，眼睛都直了！

依着先後的順序是寇英傑第一，玉小姐第二，卓小太歲第三，虬九第四，丹魯絲第五……其他各騎，還遠遠在後！

人們瘋狂了。

叫聲、罵聲、喊打聲，亂成了一片。

憤怒的人羣叫罵着，幾乎要衝進了蓆棚！

寇英傑竟似全然未覺，他心裏只想着追上了這位玉姑娘，帶着無限渴望的表情，他由馬背上飛躍下來，直向玉觀音身邊跑去！

玉觀音面色如紙，一聲不响的站在她的那匹火雷紅跟前！她表情沉着，顯然心中充滿了怒火。

寇英傑氣吁吁的跑上來道：「玉姑娘——郭小姐——我……我……」

倏地，面前的玉小姐柳眉一豎，手上的馬鞭子，已用力的抽了出去！

「叭，叭！叭，叭……」

無情的鞭梢，像驟雨般的遍落在寇英傑全身各處，較諸先前馬上的那頓鞭子更不知重了多少。

寇英傑踉蹌的跌坐在地上！

玉小姐似乎仍然未能夠發洩完心她中的怒火——

「你這個人——無聊！」她痛聲罵着：「無恥，幹什麼你老追着我，纏着我！你——」

眼睛忽然一紅，明珠似的淚珠，滾肥直下，她霍地擧起了手上的鞭子還想再抽下去——

「算了——姑娘——」——說話的是卓小太歲！

這時他忽然由一旁閃身出來，用着烱烱明亮，含有正直，却又有情的眸子盯向玉觀音！

「打得够重了！妳就手下留情吧！」

玉小姐嗔道：「要你多管?」

卓小太歲一笑，躬身道：「在下卓君明，久仰姑娘大名，就請賞在下一個薄臉，感激不盡！」

玉小姐鼻子裏「哼」了一聲，恨恨的丢下手上的鞭子，倏地反身翻上了馬背，一帶馬頸，火雷紅長嘶一聲，奪道疾馳而出！

寇英傑懷着無限的痛楚在地上站起來，責任在身，他不能就這麼算了。——

「郭姑……娘……妳慢走！」

他踉蹌着還想上馬追上去，却被卓小太歲一把拉住。

「朋友，你也太不識相了！」卓君明鐵冷着臉，冷聲說道：「足下看起來，不像登徒之流，身上還戴着孝，幹嘛，硬要追着人家姑娘不放——」

一旁的虬九大怒的罵着：「他媽的，天底下還有這種人，要不是他搗亂，老子非跑第一不可——」

說着身子向前一躍，霍地拔刀出鞘，就想

向寇英傑身上出手！

卓君明忽然以手架住他，冷笑道：「苗矮子算了吧！你的那匹快哉風，其實並不怎麼樣，不要說比這位朋友的黑水仙差遠了，就是比起卓某的這匹紫毛青，甚至於玉姑娘的那匹火雷紅來，都還要差上一籌……」

他冷冷一笑，接着又道：「能跑第四，你一點也不寃枉！」

虬九大怒道：「胡說，姓卓的你太不够朋友了，我們還有筆賬好算，不過，這個人太可惡！」

說着憤憤的用力指向寇英傑道：「你小子報個萬兒吧！」

寇英傑一心只在那位玉觀音玉小姐身上，那裏有心情再應付外人，聞言之後尚未答話！

虬九大聲喝罵道：「呔！小子，你是聾子呀！」

卓小太歲忽然笑道：「算了，算了……何必欺侮人家一個孝子，剛才那一頓鞭子已經够他受的了，說實在的，這個人雖然討厭，但他的這匹馬，却是眞不含糊，比起你我的這兩匹牲口來，實在是强多了！」

虬九冷笑道：「我就是不服氣，哼哼……卓君明，我倒要問問你，你中途跑不過我，爲什麼搗蛋?莫非以爲你們卓家的人沒人敢惹是不是?嘿嘿……告訴你，姓苗的第一個就不含糊呢！」

「那就好辦了……」卓小太歲微微一笑，接着說道：「你不是含糊我的人，還是不含糊我的馬?」

「人和馬我都不含糊！」

四週的人原本心情激憤，這時看見卓小太歲與虬九爺苗飛鬥上了，一時俱都大樂，羣衆的心理俱是一般，眞恨不能他們雙方馬上幹起來才叫過癮！

虬九說完話，後退一步，左手一翻，「嗆！」一聲，把另一口雪花刀也抽在了手裏——

他雙刀在手，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

「來吧，姓卓的，你既然要爲這個人擔待，就接着我的雙刀，來！拔你的劍吧！」

卓小太歲搖搖頭道：「這又何必，既然是你我二人的事情，何必要外人旁觀?」

虬九冷笑道：「那你說怎麼辦吧！」

卓小太歲道：「今夜子時，在太陽坡，我等着你，咱們先賽馬後比武，怎麼樣?」

「好——」虬九大聲道：「一言爲定！」

說完他翻身上馬，把雙刀回鞘，却向左右抱拳道：「各位都聽見了，姓卓的給我苗某人劃了道兒，今夜子時在太陽坡，先賽馬後比武，大家要是有興趣的話，歡迎到時候來看這場熱鬧！」

大家夥爆雷似的叫了起來！

「虬九」苗飛冷冷笑着，逕自帶過馬頭，一逕的去了！

這時，後面的幾匹賽馬，才陸續的抵達進棚——

負責賽馬大會的主人——秦場主，怒冲冲的也來到面前——

這個人在秦州說得上是個大名人，非但秦州一地，就在整個甘凉地面上，也是大大有名，有個外號，人稱「馬王爺」，姓秦名雷，開了數處馬場，從事本地馬匹買賣批發的生意，很發了些財！

生着一張長臉，一對招風耳，小眼睛，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個很難說話的主子！

——他是衝着大鬧賽馬場的寇英傑來的！

秦雷身後還帶着四個人，一見面不容分說，一指寇英傑道：「把這小子給我押下去！」

四個大漢，一擁而上！就要當場擒拿寇英傑。

卓小太歲却橫身道：「慢着！」

四漢子聞聲止步。

秦雷見是卓小太歲，不得不抱拳拱了一下，强作笑容道：「卓少君也在麼！幸會——」

卓君明抱拳一拱，道：「不敢，秦場主，請賞在下一個薄面，暫且寬恕這位朋友的罪過可好?」

秦雷頓時面色一沉，怒視向寇英傑——後者是時一副傷心失望之態，只是垂頭不語！似乎身側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與他無關一樣！

「這個——」秦場主滿臉怒容的道：「卓少君關照，按說秦某不容不遵，只是這太不像話了，好好一個賽馬盛會，被他一個人攪得亂七八糟，還開罪了玉小姐，秦某忝爲地主，對這等不法之徒，責無旁貸，還請少君示惠，把這個人交下，秦某秉公處理，絕不寬容！」

這番話，極得四週衆人支持。

一時間人人喊打，形成一片混亂。

果眞這些憤怒的羣衆滲了進來，情勢必將不了，寇英傑又將落得如何一個下場，就實在難以猜測了。

卓君明並不爲此，改變初衷——

他看着馬場主人秦雷微微一笑道：「這位仁兄孟浪之處實在有的，只是他的這匹黑水仙確實比任何一匹馬跑得快也是事實——老兄既然擧辦的是賽馬會，就算他中途得訊，來參加賽馬也不爲過之，况且，他已經被玉小姐打够了，秦老兄也就網開一面算了！」

秦雷心中雖然萬分不滿，只是他却知道這位卓小太歲，無論家世，財富，以及他個人本身的武功造詣，都不容輕視，自己實在開罪不起！

只是，他却別有爲難之處——

皺了一下眉，秦雷才又道：「卓少君既然如此關照，在下如果再不遵從，也太矯情——只是，這次馬賽的冠軍，却是不能給他——」

「這個——」卓君明一笑道：「那麼秦兄的意思是——?」

秦雷道：「按理，當然應該是玉小姐第一名！玉小姐已經蟬聯了兩屆冠軍，這一次也不應該例外！」

卓君明轉向寇英傑道：「怎麼樣，你自己倒是也該說句話呀！」

寇英傑長長的嘆了一聲，只是苦笑的輕輕搖着頭！

他的手還在流着血！

卓君明皺了一下眉，連忙抓起他的手來，看了一下道：「你受傷了，這是誰下的手?」

「不碍事——」

寇英傑把手用力的抽出來——

他像是忽然才恢復了理智，當下向着卓君明抱拳苦笑道：「多謝卓兄古道熱腸，寇某不智，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在下眼前還有大事，一待事情辦完，當專程造訪卓兄，重申謝忱，告辭！」

說完，回身就去拉他的馬！

卓君明橫身而前道：「寇兄弟你先慢走一步！」

寇英傑站住道：「卓兄有何關照?」

卓君明眸子在他身上一轉，道：「你就住在本地麼?」

寇英傑點點頭——他的表情很沮喪！

「好吧！」卓君明說：「你的鞭傷很重，回去好好歇着吧，一半日內我再去看你。」

說罷閃身讓開！

寇英傑抱拳環場一禮，帶過他的馬，由蓆棚內道拉馬自去！

「馬王爺」秦雷追上去道：「喂喂——」

卓小太歲攔住他道：「算了，算了……這個人看來是個老實人，讓他去吧！」

秦雷嘆了一聲，道：「好好的一個盛會，給他攪得烏烟瘴氣，這傢伙實在可惡——好吧，冲着卓少君，這件事就算完了！——只是玉小姐那邊……」

卓君明一笑道：「秦兄如果怕玉姑娘生氣，何不到她下榻的梅園去賠個小心——只是她是不是會見你可就不一定了！」

秦雷皺着眉道：「也只好這樣了！」

說罷拱了拱手逕自離開！

卓君明遂即喚過他隨身的小廝，帶過他的那匹紫毛青，翻身上馬亦自離開！

羣衆的熱情，自然而然的因爲幾個主要人物的離開而冷卻下來，也就紛紛散開自去！

× × ×

說不出的懊喪，惆悵，心灰意冷——寇英傑返回到了客棧裏！默默的，回到了他自己的房中——！

在書寫着「郭白雲恩師之靈位」的供桌前，他一聲不吭的坐下來只是發着呆！

靈前白燭的光蕊不停的搖曳着！照着他瑩瑩孤單的身子，自己低頭看看，由不住興出了一聲嘆息！

身上的衣服都破了，幾處鞭傷也都腫起來，現出了條條的痕跡，最厲害的是手上的那處刀傷，還在不停的淌着血，血漬把衣服都染紅了！

寇英傑忍着痛，匆匆把傷處止血，換上了藥，包紮了一下，連衣服也都懶得換，就倒在了床上！

「這是何苦？」

自己想着也是無聊！

腦子裏這麼想着，可就情不自禁的又浮起了那個玉姑娘的影子——

該是千嬌百媚的一個俏麗佳人——稱得上國色天香的美妙姿容，然而，他却是領教了！

怎麼也想不到她竟然會是這麼不講理的一個人，簡直是不可理喻——一想到她那般兇煞揮鞭的模樣，似乎恨不能要用鞭子把自己抽死的樣子，寇英傑禁不住由脚心潛生出一股涼氣來！

然而，——寇英傑思忖着，自己的行爲也是太孟浪了些，好好的一個賽馬盛會，只因爲自己的介入，弄得一塌胡塗，莫怪乎天怒人怨，所有的人都對自己感到不滿了！

越想越不是個滋味，一個人唉聲嘆氣，身上的鞭傷更是隱隱作痛，再想恩師臨死之前的託囑，把他愛女許配與自己的情景，內心更不禁感慨萬千！

原本是一樁順理成章的好事，想不到一上來竟會被自己弄糟了，師父郭白雲倒是眞沒有說錯，他這個女兒實在是太任性了，這般橫蠻不講理法兒，日後何以相處？

想到這裏，又不禁暗恨自己辦事莽撞，武功不濟，假使有一身好本事，又何致於會吃這個虧？

不要說比起那位玉小姐的武功來，差了一大截，試觀卓小太歲其人，又何嘗不高出了自己許多！

這樣又使他想到了卓小太歲——這個人倒不失爲一個見義勇爲的俠士，今天的事要不是他，自己只怕結局更慘，即使不被那位玉小姐的鞭子當場抽死，也難以逃開那批憤怒的羣衆之手！

他內心不禁對於卓小太歲這個人油然的生出了敬意，暗裏責怪自己眞是胡塗，居然不曾問一下對方的名字與住處，就這樣胡里胡塗的走了，簡直是太也失禮！

心裏正自懊喪不已，却聽得有人叩門！

「寇先生請開門！」

——是店裏夥計蓋三的聲音，門敲得很急促！

寇英傑含糊的應了一聲，開開門道：「什麼事？」

蓋三咧着口笑着道：「玉小姐那邊，打發人來看你老來了，在前面櫃房裏，等你老回話呢！」

寇英傑頓時精神一振，道：「玉小姐本人來了沒有？」

蓋三搖着頭道：「沒有——是她那個小跟班兒毛七來了，還帶來好些東西，說是要面見你老本人！」

寇英傑心裏很不是個滋味，想了一下，遂即點點頭，匆匆返回換了件外衣，鎖上房門，這才同着蓋三往前院裏走過去！

二人進了櫃房，就看見劉掌櫃的正陪着玉小姐跟前當差的那個毛七在說話！

上午在馬場毛七見過他，是以不待招呼就站起來抱了一下拳道：「寇相公麼……失敬，失敬！」

劉掌櫃像是對毛七很巴結的樣子，忙爲寇英傑介紹道：「這位是毛管家的——玉小姐跟前的紅人！」

寇英傑微微點頭，坐下來！

毛七一笑道：「早上賽馬場的事，我們小姐回去以後覺得很過意不去，特別打發小的來看看相公，另外送點東西，表示點歉意——」

說着走到桌前，打開一個包裹，由裏面取出一包銀子，道：「這裏是二百兩銀子——」

嘻嘻一笑他又取過一個小小玉瓶道：「這裏面是我家小姐家門收藏的上好傷藥，小姐怕相公鞭傷過重，傷了筋脈，囑小的關照相公日服三次，一半日就可見效！另外……」

毛七笑着又指了另外一個包着漂亮紅紙的紙包道：「這是馬場秦場主送去的獎金和獎品，我家小姐說眞正跑第一的該是寇相公，她不能收，所以一併的叫小的給相公你送過來！」

他一口氣說了這些，遂即取過紙筆，送到寇英傑面前，哈笑道：「東西全都在這裏，請賞下個收條兒，小的也好回去交差！」

寇英傑臉漲得通紅，過了一會兒，他才搖了一下頭道：「這些東西我不能收！」

毛七一怔道：「不能收？」

寇英傑冷笑道：「你們小姐眞是這麼關照你的？」

毛七連連點着頭道：「是呀——是她這麼關照我的，寇相公，有什麼不對麼？」

寇英傑道：「你們小姐人呢？」

毛七一笑，說道：「走了——起程回臯蘭去了！」

寇英傑呆了一下，苦笑道：「那麼很好，就煩毛管家把這些東西原封奉還，就說在下愧不敢受——」

「這又何必呢？」毛七皺着眉道：「我們小姐是一番好心，是因爲今天早上……總之，我們小姐心裏很過意不去——」

「既是過意不去，就應該她自己來——如果以爲送點銀子就——」

說到這裏，寇英傑面色一凝，苦笑着道：「就這樣吧，毛管家請把這些東西帶回去，至於這件獎品，我就更不敢收了，要是你們小姐也不肯收，那就退還給秦場主好了，我日內將起程赴臯蘭一行，也許還能見得着你家小姐，我有重要的事要找她……」

他不得不把話聲中輟——

毛七與劉掌櫃的也都看出來，這位寇先生臉色蒼白，氣極了的樣子，二人不由的相互對看了一眼！

劉掌櫃的乾咳了一聲道：「寇先生，既然玉小姐特別派毛管家來賠了不是……你先生也就算了吧！」

（未完）

新派武俠連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九重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新生留書他去，遺下一元經和大還丹，要沈老太太給予沈繼盛，詎知沈老太太還未來得及將這兩項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至寶收藏起來，便遭到辣手觀音郭玉笙的暗算，郭玉笙奪寶殺人，更嫁禍給胡新生，唆使雷炎和慈雲大師往追捕胡新生，柳風却不受支使，獨自留下，斥穿郭玉笙陰謀後，大笑而去。胡新生回到以前隱居的山洞，獲知牛姥姥被人擊斃，金寶、銀杏也被寧國府捕頭捉去，拘押在大牢，翌日，胡新生化名胡滿堂，往見捕頭單五奎，獻奉一顆火靈珠，單五奎詢問他有何委托，請直看——

向善除惡習　拒賂作義行

胡滿堂哈哈一笑，道：「五爺，這是見面禮，沒有任何請求，……。」

說着，又伸手懷中取出一隻小飾盒送到單五奎手中，道：「這份小禮物，便有請五爺你義伸援手了。」

常言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第一件禮物「火靈珠」，就足够要單五奎替他賣一萬次命，現在又來了一件，單五奎興奮得全身都抖了起來，結結巴巴的道：「公子，公子，……」他簡直話都說不出來了。

他話雖然說不出來了，可是他還是將那禮物接到手中，將盒蓋打了開來。

盒內又是一顆珠子，不過這珠子的顏色却完全不同，剛才那顆珠子放射的是紅霞，這顆珠子却是綠汪汪的，照體生涼。

單五奎喃喃地道：「水靈珠！水靈珠！水火雙靈珠都是我的了。」

他顯得有點興奮過度，也忘了禮貌上的客氣，就將那二隻小錦盒向懷中一收。

胡滿堂微微一笑道：「多謝賞臉！」

單五奎一拍胸膛，說道：「公子，咱們是一見投緣，你就是天大的事，在下都替你擔待了。」

胡滿堂道：「其實小生請托的事，在五爺您說來，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芝蔴綠豆小事。」

單五奎暗暗吁了一口氣，笑着道：「在下洗耳恭聽。」

胡滿堂輕咳一聲，道：「大牢裏有二位小生朋友的朋友，有請五爺仗義相救。」

單五奎一笑道：「小事，小事，但不知公子要救的人是那二位？」

胡滿堂道：「小生要救的是一個叫金寶的大孩子和一個叫銀杏的女孩子。」

單五奎一震道：「你要救的怎麼是他們？他們都是死囚呀！」

胡滿堂笑了一笑，道：「在下久仰五爺手眼通天，只要五爺你點頭，莫說兩個死囚，就是十個二十個你五爺也是不費吹灰之力，……事成之後，小生另當重謝。」

單五奎暗暗一皺眉頭忖道：「就這兩顆水火靈珠，就已價值連城了，就再沒有謝禮，也值得拚着一身剮幫他的忙，可是，這……。」

胡滿堂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事，微微一笑，道：「五爺，你可是顧忌着四海鏢局總鏢頭八臂哪吒董百成？」

單五奎愕然道：「公子，你……。」

胡滿堂笑笑道：「八臂哪吒董百成與令兄計誘黑心秀士前來自投羅網之計，黑心秀士早已洞悉一切，他是不會前來上當的。」

單五奎驚魂出竅的臉色一變道：「公子，你……。」

胡滿堂道：「不瞞五爺你說，小生乃是身受黑心秀士之托而來，五爺要是有困難的話，我想有這一對水火雙靈珠，府台大人也會法外施恩的。」

話聲一頓，接着冷笑一聲，又道：「哼！黑心秀士胡老弟現在是準備改變作風，否則，他有很多辦法將他們兩人硬從你們手中要回來，你五爺信不信？」

大凡設計誑人，是收效於攻其不備，如果對方已洞悉其謀，來一個將計就計，那麼最後的結果，就很難說了。

單五奎是火眼金睛單屏山的親兄弟，也就是單屏山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火眼金睛單屏山的佈置他當然瞭然於心，胡滿堂的話雖然隱若其詞，點到即止，他却有理由相信胡滿堂不是虛聲恫嚇，因此不由得現出不安之色來。

胡滿堂再次一聲冷笑，又加上一道壓力道：「黑心秀士胡老弟的爲人，小生想你五爺是非常清楚的，他請小生出面來求助五爺，那是對你五爺的一份敬意，如果他眞要不顧一切照幹起來，所謂老羞成怒，說不定首當其衝的就是你五爺，那麼五爺你京陵的天福祥，芳山的華園都得提防一點。」

京陵天福祥是單五奎的一個大買賣，芳山的華園那是他單五奎一生心血的積聚處，也是他整個的命脈所在，那二處地方出了事，他單五奎可就白混了這幾十年了。

單五奎聞言之下，急得大叫一聲，道：「公子，我們有話可以慢慢商量，令友千萬不要衝動。」

胡滿堂一笑道：「五爺放心，敝友但得有一條路走，絕不會得罪好朋友，小生不過是打個譬如而已。」

單五奎揮彈了一下額頭上的汗珠，輕吁一聲，道：「公子，你是明白人，這件事看起來輕而易舉，其實重若泰山，所以這件事在下不能一口回答公子您，請您等在下和家兄商量一下再見覆如何？」

胡滿堂搖頭道：「這件事，小生不願令兄知道。」

單五奎作難的道：「這……。」

胡滿堂截口道：「我知道令兄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不過這件事事先不宜讓他知道，他知道了反而爲難。」

單五奎道：「可是……。」

胡滿堂又是打斷他的話頭，道：「只要你五爺肯幫助，小生早替你五爺計劃好了，只要你五爺照計行事，事後包你面面皆光。」

單五奎道：「您的計劃是……。」

胡滿堂話聲一輕，只見他嘴唇微動，輕聲細語已是注入五奎耳中，只見單五奎連連點頭不已，同時，緊張的神情也鬆弛輕快起來。

胡滿堂話一說完，單五奎便樂得笑出聲音，道：「公子妙計，在下佩服得五體投地，在下一定不負所托。」

胡滿堂一笑道：「五爺您，眞够朋友。」

單五奎哈哈一笑，道：「在下佩服的還是你公子與胡爺，尤其胡爺……。」

說到黑心秀士胡才，他口才一竭，一時不知怎樣說才好。

胡滿堂接口道：「人貴相知，人一相知，就少了很多誤會，五爺能看出這一點，小生也是佩服得很。」

單五奎哈哈笑了一陣，忽然問道：「公子，你現在那裏？如果不嫌棄，請公子作客舍下如何？」

胡滿堂搖了一搖頭道：「多謝五爺美意，小生就此告辭。」

胡滿堂其實就是胡新生，他離開單五奎之後，帶了小猴子便逕自出了寧國城在一座香火冷落的破廟裏住了下來。

他是以讀書人的身份住下來的，廟裏只有一個廟主和一個火工道人，有了銀子，他們是天塌下來都不管。

胡新生回到廟中之後，很少說話，甚至也沒有把這一次去找單五奎的結果說出來，小猴子實在忍不住了，最後硬着頭皮問道：「大哥，事情辦得怎樣了？」

胡新生道：「單五奎樂於相助。」

小猴子道：「那你眞把水火雙靈珠送給他了。」

胡新生一笑，說道：「身外之物，何足掛齒。」

小猴子打自鼻裏「哼！」了一聲，說道：「大哥，你現在可眞大方了，也不想想，你爲了那水火雙靈珠，死了多少人，幾乎把自己都賠進去了，……」

胡新生一揮手，打斷了小猴子的話道：「小猴子，我們既然要立志重新做人，留下那些東西，看了只有難過，倒不如把它送走，落得靈台明靜。」

小猴子道：「單五奎是什麼東西，那配得到水火雙靈珠。」

胡新生道：「就因爲他不是東西，所以不用水火雙靈珠買不動他。」

小猴子搖頭一嘆道：「我就不懂，你爲什麼忽然要做起正人君子來，像單五奎那類正人君子，呸！眞還不如他媽的婊子强盜。」

胡新生道：「話不是這樣說，好人之中儘可有虛名盜世，存心可惡之人，但那只是少數之中的少數，我們不可因此作爲辯護自己行爲不正的理由。一個眞正的好人，是不計毀譽，但求心安理得，譬如沈老夫人……。」

小猴子一笑道：「你還說啦，沈老夫人還不死得不明不白，而且還把黑鍋扣在大哥你頭上，做這種好人值得麼？……」

胡新生被小猴子提起沈老夫人的死，心裏就感到刀割樣的難過，不由得怒惱起來，大喝一聲，道：「你給我住口。」

小猴子一聳雙肩，吐着舌頭道：「好，不說就不說，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他人小鬼大，說到不聽老人言時，還裝模作樣的扮了一個老人樣子。

胡新生被他逗得怒氣一消，嘆息一聲，道：「小猴子，你現年紀小，惡習不深，什麼都來得及，待這次事了之後，大哥給你請一位品德清高的老夫子，你好好的唸幾年書，就知道人生的眞諦了。」

小猴子一笑道：「你要我唸書，那是要我的命了。」

忽然，一道清脆的笑聲，傳了進來，接口道：「不長進的東西。」人影一閃，走進來一位風姿綽約，身穿青色衣裳的妙齡女郎。

小猴子歡呼一聲，叫道：「二姊，你回來了。」

二姊，就是小猴子前面說的，黑蜘蛛林若仙。

胡新生面色一正道：「你這些日子到那裏去了？」

黑蜘蛛林若仙道：「去找朋友去了。」

「哼！一天到晚只曉得找朋友。」

黑蜘蛛林若仙道：「大哥，我這次去找朋友可是爲了打救金寶銀杏。」

胡新生對這位二妹林若仙顯然不大滿意，冷笑一聲，道：「你的那些朋友，現在都用不

上了。」

小猴子邀功討好的接口道：「大哥講好了，人家自會把他們送回來。」

黑蜘蛛林若仙道：「我就不相信，火眼金睛會這樣好講話。」

小猴子道：「不好講話的人，有了水火雙靈珠就好講話了。」

黑蜘蛛林若仙聽得心氣一結，激動得大叫一聲，道：「大哥，你好呀，以前我向你要水火雙靈珠你不給，現在可將它送給外人了。」

胡新生道：「我不是送人，我是用它換金寶銀杏的命。」

黑蜘蛛林若仙蓮足一跺道：「不管，那該是我的，我去要回來。」

說着，嬌軀一擰，轉身就向房外走去。

胡新生身形一晃，後發先至的攔住了黑蜘蛛林若仙，輕喝一聲，說道：「二妹，不要胡鬧。」

黑蜘蛛「哼！」的一聲道：「什麼胡鬧，水火雙靈珠我也有份。」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你就不要金寶銀杏他們活下去了麼？」

黑蜘蛛林若仙道：「誰說不要他們活下去，你少來這一套，沒有你，我一樣會把他們救出來。」

她怎樣把金寶銀杏他們救出來，除了刦獄之外，別無他途，胡新生心中一動道：「你要刦獄！」

黑蜘蛛林若仙冷笑一聲，道：「我的朋友都比你有種。」

胡新生大叫一聲，道：「不准任何人管我的事。」

黑蜘蛛林若仙道：「大哥，別忘了，我也是他們的二姊，救他們也是我的事。而且，我也準備好了。」

胡新生拿這位二妹黑蜘蛛林若仙眞沒有辦法，聲勢一斂，道：「二妹，去不得，他們這是一個陷阱。」

黑蜘蛛林若仙見胡新生態度和緩下來，自己也放緩語氣，道：「我知道，你放心。」

胡新生道：「二妹，我們重新計較一下，好不好？」

黑蜘蛛林若仙搖着螓首道：「計較也沒有用，我走了！」身形一矮，便從胡新生腋下射了出去。

胡新生氣得大叫一聲，道：「二妹……。」同時右手一探，便向她肩頭上抓去。

驀地，一聲：「照打！」兩點寒星，挾着破空尖嘯，向着他伸出去的手臂射到。

胡新生一縮手，黑蜘蛛林若仙便射出一丈開外。

黑蜘蛛林若仙嬌軀一定，接着便有一條人影飛身瀉落在黑蜘蛛林若仙身旁，向胡新生雙拳一抱，道：「胡兄，別來無恙，請恕失禮之罪。」

胡新生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這蛇蝎書生在製造事端。」

蛇蝎書生常寄生一笑道：「大哥……。」

「住口，誰是你大哥。」

黑蜘蛛林若仙接口道：「大哥，他是妹子的夫婿，不叫你大哥叫什麼？」

胡新生一怔，道：「你們成親了！」不是不相信，而是有着難以表達的失望。

黑蜘蛛林若仙笑着道：「寄生人品俊，武功好，懂得溫柔體貼，妹子的選擇不錯吧。」

蛇蝎書生常寄生嘻嘻笑道：「大哥，以後我們是一家人了，過去的那點小過節，就請忘了吧。」

蛇蝎書生常寄生在胡新生眼裏，簡直不堪入眼，他就是不改邪歸正，眼睛裏也沒有蛇蝎書生那一號，當下一股厭惡之情油然而生，一揮手道：「去！去！去你們的。」

黑蜘蛛林若仙柳眉一豎，叫了起來道：「大哥，你……。」

蛇蝎書生伸手摟着黑蜘蛛林若仙的柳腰，笑道：「仙妹，大哥心情不好，你就少說一句吧，我們改日再來看他是了，……大哥，我們去了。」

最後向胡新生打了一個招呼，有禮貌的一欠身，帶着黑蜘蛛林若仙卿卿我我的而去。

「呸！肉麻！」小猴子不敢當着林若仙的面發聲，只好在他們去後，吐出了心中那口怨氣。

胡新生一回頭道：「是你通知了她？」

小猴子訕訕的道：「二姊交付的，要我在你回來後，打出我們的暗號，可是，我沒想到她會嫁給那綉花枕頭，大哥……。」

胡新生長嘆了一氣，道：「你快跟下去，看看他們搗什麼鬼。」

小猴子應了一聲：「是！」拔身而起，緊追了出去。

胡新生等小猴子去遠之後，想了一想，又甚是不放心，搖了一搖頭，身形作勢，就待追了出去。

這時，只聽微風一動，已經有人來到他附近，他身形一斂，緩緩轉頭望去，見是這破廟裏的香火道人。

這香火道人，已經現出了不弱的輕身功力，胡新生可不能把他當作香火道人接待了，當下微微一笑，道：「朋友，高明，小生竟然看走眼了。」

那香火道人被胡新生看破身份，便不再企圖掩飾，鎭定的微微一笑，道：「彼此，彼此，如果不是公子的來客，在下幾乎當面錯過了名滿江湖的黑心秀士了。」

胡新生暗暗一皺劍眉道：「請教……。」

那香火道人笑了一笑，道：「不敢，老朽錢六。」

胡新生暗暗一震，忖道：「錢六！白屋雙怪之一的老二不是就叫錢六？……」

白屋雙怪可是黑道中一對非常不好對付的老魔，胡新生一念未了，只聽那香火道人又道：「我們老大武二有請公子移玉一談。」

武二的名字也出來了，他們已是不折不扣的白屋雙怪了，胡新生倒抽了一口冷氣，這才一抱雙拳，道：「久仰！失敬！」

錢六道了一聲：「請！」也不管胡新生跟不跟來，便轉身向他們住的後殿走去。

顯得有點倚老賣老，和不大有禮貌。

這種情形眞是換了從前的胡新生，可能馬上就在錢六面前顯一顯顏色了，可是，現在的胡新生却完全不同了。

因爲他沒有了在黑道中爭雄之念，所以心理上也就視之淡然了。

後殿外表顯得更是破爛不堪，但武二錢六所住的那間房子，却有着出人意外的享受。

二個糟老頭子，住在一間花團錦簇的房子裏，叫胡新生看了都好笑。

武二見胡新生進來，身子也沒起，只揮了一揮手，道：「請坐。」

胡新生見他沒有禮貌，也就省去了自己的禮貌，老實不客氣的在一張錦墩上坐了下去。

武二面上泛起一道笑顏，道：「看來你很自滿。」

胡新生道：「那看在什麼人面前。」

武二哈哈一笑，道：「好小子，老夫交上你了。」說着人已站了起來，向胡新生伸出了友誼之手。

胡新生暗自吸了一口眞元內勁，含笑道：「武老客氣，小生愧感交加。」

一隻手掌一接，武二五指一收勁，但覺胡新生的手掌先是一軟，柔若無骨，完全不承力道，接着，忽然一下子又變得其硬若鋼，任由武二加力收勁，胡新生依然含笑自若，並無絲毫痛苦之色。

胡新生露了一手，告訴武二，自己可不是任人可欺之人，可是，胡新生並沒有吐勁還以顏色。

武老二心裏有數，曉得當面這年輕人斤兩相當足，不是浪得虛名之輩，當下勁力一歛，搖撼了胡新生的手，道：「英雄出少年，老弟不含糊。」哈哈一笑，重新請胡新生就座。

胡新生目光迎着武二的笑臉，道：「武前輩有何見敎？」

武二「咳！咳！」兩聲，道：「老夫看老弟乃是我道中後起之秀，有意和你合作作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不知你老弟可有興趣？」

胡新生一心一意要重新做人，天大的案子，他也不會再有興趣，當下一搖頭，話還沒有說出來，武二一揮手止住他口中那「不」字，道：「你先慢作答，老夫再說一句話，就是你自己的事，老夫兄弟絕不干預，如果你有什麼事需要老夫兄弟替你出手時，老夫兄弟絕不推辭。」

胡新生婉却之言，本已到了口邊，聽武老二這樣一說，不由心念一動，轉念忖道：「白屋雙怪一向目中無人，獨行其是，今天這樣拉攏我，要我做他們的帮手，不知有什麼重大的圖謀，我如果就此一口拒絕他們，不但馬上就會翻臉成仇，而且也錯過了進一步瞭解的機會，如果我答應的太快，可能就在他們眼中沒有了份量，我……」

略一沉思，胡新生微微一笑，說道：「兩位要找小生合作，可知道小生目前惹了多少麻煩？」

武老二一笑道：「就是全武林人找你的麻煩，我們兄弟也不放在心上，何況只是雷炎和柳風那一批二流角色。」

胡新生道：「可是這是我自己的事，不希望兩位伸手多管。」

武老二道：「你不要我們管，我們不管就是。」

胡新生道：「此外，兩位能不能將我們合作的事業說出來聽聽，讓我仔細攷慮攷慮。」

武老二道：「老夫只能告訴你，我們合作的事情，一旦事成之後，擔保你名利雙收，終身受用不盡就是，還有，你那些朋友，我們一個不要，要只要你一個人，你回去想三天之後，回我們的話吧。」

胡新生站了起來，道：「好，三天後回你們的信。」

胡新生回到自己房中，坐息了一陣，只見小猴子氣急敗壞的跑了回來，道：「大哥，二姊他們決定今晚就要下手刦獄打救金寶銀杏他們啦！」

胡新生暗暗吃了一驚，表面上淡淡的說道：「他們無事找事，那是他們的事，我們別管他的。」

小猴子道：「他們約了不少助拳的人啦！我看他們成功的希望非常大，……大哥，我們躱在暗中去看一看熱鬧好不好？」

胡新生道：「有什麼好看的，不准去。」

小猴子無可奈何的聳了一下雙眉道：「好，不去就不去，我要睡覺了。」

他說睡就睡，衣服一脫，倒在床上就呼呼啦啦的打起了鼾聲。

胡新生暗笑了一聲，手起指落，點在他「黑甜穴」上，小猴子就是不想眞睡也不行了。

胡新生一點點睡了小猴子，他自己却一幌身，出了破廟，向寧國府城內奔去。

胡新生趕進寧國城，城裏的人多半都已進入了夢鄉，承平時候，街上也沒有什麼兵丁巡查，只有一些無家可歸的野狗在街上跑來跑去，在寧國城中不時發出陣陣吠叫。

黑蜘蛛林若仙和蛇蝎書生常寄生在城內弄了一座宅第，胡新生根據小猴子的話，很快就找到了他們。

他們的那座宅第不小，很有幾分氣派，大廳上的燈火還在照耀着，胡新生看到那些燈火時，先自暗暗吁了一口氣，可是當他看到整個大廳的情形時，不由得又皺起了眉峯。

廳中一角，黑蜘蛛林若仙和蛇蝎書生常寄生還陪着二個半百老人在品茗談天。

此外，廳中滿眼都是杯盤狼藉的酒席，這都是剛剛用過的酒席，只是那些客人早巳不在大廳中了。

胡新生暗中嘆息一聲，現身而出，落在黑蜘蛛林若仙他們的面前。

黑蜘蛛林若仙歡呼一聲，站了起來，笑哈哈的道：「大哥，我就知道你嘴硬心腸軟，一定會來帮我們的忙，來！來！來！小妹替你引見這二位老前輩……。」

胡新生冷冷的道：「不用你介紹了，我們早就認識了。」

胡新生望也不望那二個半百老人一眼，接着又道：「我不是來助拳的。」

黑蜘蛛林若仙面色一冷道：「那你來做什麼？」

胡新生道：「要你召回所有的人手，取消這次的行動。」

黑蜘蛛林若仙一搖螓首，出語冷峻的道：「辦不到。」

胡新生道：「二妹，你們這次行動無異在自掘墳墓……。」

黑蜘蛛林若仙冷笑一聲，截口道：「人家會用計，我們就不會用計麼？大哥，你也太小看我們了。」

胡新生道：「就算你們準備充份，胸有成竹，但也犯不着如此小題大做，形同造反。」

「哈！哈！哈哈！想不到你黑心秀士胡才，原來是一個如此畏死怕事的人，那你就趁早夾着尾巴滾吧。」兩老之一，向胡新生發出了敵對的信號。

這兩個老人，在黑道中可不是等閒之輩，剛才發話的那位，就是人見人怕的鬼哭神嚎褚八。

另外，那位暗中提聚着眞元內力，斜眼望着胡新生，躍躍欲動的便是冷劍追魂莫桐。

胡新生劍眉雙軒，眼中射出兩道凌厲的殺光，看了鬼哭神嚎褚八一眼，「哼！」的發出一聲冷笑，可是他冷笑發出後，那凌厲的殺光忽然一收，搖頭一嘆道：「各位看來是執迷不悟，忠言逆耳了。」

鬼哭神嚎褚八冷笑一聲，道：「你少來這一套，誰不知道你鬼心眼。」

胡新生鑒於當時情勢，實在不能和他們翻臉動手，只好忍住一肚子怒氣，哈哈一笑，道：「鬼哭神嚎褚八，這次你却完全看錯了人，你們既然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那你們就去送死吧，我心意已盡，不陪了！」

話聲一落，人便射身而起，離開了他們。

胡新生離開他們之後，沉思了一陣，正要去找單五奎的時候，突然間，夜空中响起了一陣急促緊密的碎鑼之聲，隨風送到胡新生的耳中。

胡新生恨恨的一頓脚，道：「眞是一羣該死的東西。」

這時，只見東邊城角上沖起了一道火光，射入半空之中，接着，西邊城角上也沖起一道火光，射入半空之中。

驚鑼之聲加上燭天火光，驚得家家戶戶兒啼人叫，亂成一片。

胡新生飛身急步，趕到單五奎家中，只見單五奎正從室中走出來。

「五爺！」

單五奎一回頭見到了胡新生，怨聲道：「公子，你剛才是怎樣說的？」

胡新生道：「五爺，事出意外，與敝友完全無關。」

單五奎頓脚道：「這可糟了。牢頭早巳受命，金寶銀杏的性命只怕巳活不保了。」

胡新生臉色一急，伸手一把抓在單五奎肩頭上，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他這一抓可是情急而發，五指貫足了眞力，這一抓之下，單五奎可眞受不了，當下慘叫一聲，幾乎昏死過去。

胡新生「啊！」了一聲，趕忙縮手而回，抱歉不迭地道：「對不起！對不起！」

單五奎一面揉着雙肩，一面苦着臉道：「公子，因爲你既不打算刦獄，便與他們的生死無關，我自然沒有嘵舌的必要。」

胡新生一拉單五奎道：「快！我們去看看！看看來不來得及。」

單五奎道：「那只能碰運氣了！」

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單五奎雖然不是什麼好人，可也不能自己擋自己的財路，這時也就不顧一切的隨同胡新生向大牢所在地飛掠而去。

來到大牢附近，只見那一帶還非常平靜，原來那道火苗離開大牢還有一段距離，遠遠看去分辨不出，走近之後，就一目了然。

單五奎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也許還來得及，公子，你在暗處藏一藏，在下先去看一看。」

胡新生當然不放心單五奎，可是，又不能引起他的反感，只好一咬鋼牙道：「好，請你盡力而爲，事後一定重謝。」

單五奎倒也光棍，一點頭道：「公子，你放心，行有行規，在下答應了公子，就會一切爲公子着想。」匆匆一句話，便一溜烟的向大牢奔去了。

胡新生當單五奎去遠之後，却沒有聽單五奎的話，暗中躱藏起來，他當然不會那樣做，所以，暗中還是閃閃躱躱的向大牢一步一步接近。

胡新生這一向大牢接近，可就發現到大牢附近戒備森嚴無比，眞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要想毫不驚動他們而無聲無息的摸進去，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胡新生不願因小不忍而亂大謀，一看情形不對，只好又退了回來。

這時，那沖起的二道火頭，早巳紅透了半片天，忽然，轟隆一聲，就在大牢不遠之處，又沖起了一道火頭，引起了一陣騷動。

這道火苗燃燒得奇快，頃刻之間便形成了一片大火，接着火舌一捲，直向大牢方向一路燒來。

這時原本聲色不動的大牢也在騷動了起來，先是埋伏在四週暗處的弓箭手等人物，被火舌逼着存身不住，一個一個現身出來，接着是一片混亂，再也保持不住鎭靜了。

胡新生因爲是藏身暗處，所謂旁觀者清，瞥眼間，他巳發現有好幾十個人，以極快的身法，大混亂的人羣裏混了進去。

胡新生看得一陣心驚肉跳，暗自搖頭嘆道：「計策是好計策，只是太殘酷和小題大做了，這一場大火下來，眞不知有多少人要家破人亡，財產蕩然，這主意不知是誰出的，簡直失去了人性，唉……。」

眼前人影一閃，單五奎從暗影中鑽了出來，叫了一聲，便向一條黑巷子裏投去。

胡新生跟進暗巷裏，左彎右拐的走了一程，離開大牢漸漸遠了，單五奎停下身形，吁了一口長氣道：「幸好在下去得及時，他們的命是保住了，不過目前無法把他們弄出來。」

胡新生問道：「什麼候時可以把他們弄出來？」

單五奎道：「明天夜晚。」

胡新生道：「什麼地點？」

單五奎道：「城外苦竹坡。」

胡新生道：「好，明晚小生再準備一份重禮，相謝五爺。」

胡新生原先的酬謝巳够大方，有了這句話，便不怕單五奎不盡心盡力去做，果然，單五奎眉梢眼角透出了一片喜色，笑着道：「在下所受巳多，公子請不必破費了。」

胡新生一笑道：「五爺，敝友是一個很固執的人，五爺就不用客氣了。」

單五奎「呵！呵！」笑了二聲，語聲忽然一低道：「這次火焚寧國城的事，對令友非常不利，請令友多加防範。」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你五爺是知道的，這事與敝友完全無關。」

單五奎點點頭道：「在下當然知道，可是誰會相信呢？」

胡新生道：「說得也是。……」

單五奎輕嘆一聲道：「公子，你快引退吧，不必在這裏淌這趟渾水了。」

胡新生雙拳一抱，道：「多謝關注，小生告辭了。」身形一轉，飛掠而去。

單五奎望着胡新生去得遠了，忽然輕咳了一聲，暗影中回應了一聲輕咳，單五奎投向暗影之中，向着一個五十多歲年紀的精瘦老者問道：「大哥，你看，他是不是就是黑心秀士胡才？」

敢情，單五奎還是把胡新生的事，告訴了火眼金睛單屛山。

火眼金睛單屛山微一沉思道：「他戴了人皮面具……我看他就是黑心秀士無疑。」

單五奎道：「你相不相信這次的大舉刦獄，與他的眞的沒有關係？」

火眼金睛單屛山道：「我相信。」

單五奎道：「可是……。」

火眼金睛單屛山道：「這是你我兄弟之間的瞭解，人前的說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明白不？」

單五奎能被火眼金睛留在身邊，做他某方面的代表，當然也不是沒有頭腦的人，當下一點就透，點了一點頭，道：「小弟理會得。但是以後呢？」

火眼金睛單屛山道：「原計劃不變。」

單五奎楞了一楞，道：「原計劃不變？」

火眼金睛單屛山拍了一拍單五奎的肩頭道：「爲兄自有安排，你放心大膽的去幹吧！」

× ×

胡新生離開單五奎之後，心裏對黑蜘蛛林若仙這次的刦獄行爲太是怒惱，一咬鋼牙就飛身出了寧國城，可是，片刻之後，他又暗自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她雖一意孤行，說來說去總是爲了金寶銀杏，我又怎能就此抽身一去，不管她的生死呢？」

「唉！」一頓脚，胡新生又放心不下的回身進了寧國城。

這時，寧國城的四處火頭，巳經有三處被控制了，只有大牢緊鄰的那一處，越燒越大，蔓延甚廣。

只是火勢雖大，却依然燒不進大牢，因爲大牢的建造非常有計劃，大牢外圍先有一片空地，隔絕了普通民房，同時大牢四週都是又高又厚的風火牆，民房燒起來的火舌隔着一片空

地，根本燒不到風火牆。

空地上固然是一片嘈雜紛亂，擠滿了救火警戒的人，大牢大門前橫倒了三四十具屍體外，大牢之內可說安靜如常，一點損失都沒有。

另外那三處火頭：一處是四海鏢局；一處是府台衙門；另一處，是火眼金睛單屏山的住宅。

胡新生找遍了四處火場，就是找不到黑蜘蛛林若仙和蛇蝎書生他們的影子。

那幾處火場，顯然只是虛張作勢，志在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並沒有發生過份猛烈的搏鬥，這時搏鬥的場面，早已風消雲散了。

胡新生在城內找了一陣，找不到他們的影子，也就只好準備回去了。

當他正要越牆而出的時候，驀地，只見遠處冒出二條人影，飛出城外而去。

好眼熟的身形，其中之一不就是他担心的黑蜘蛛林若仙他們。

胡新生當時放下了一片懸心，搖了一搖頭，也懶去追踪他們，轉身回到自己住處而去。

× ×

苦竹坡離城並不太遠，但位置很是偏僻，是一處亂葬崗，所以一入黑之後，誰也不敢到那附近去。

有膽識，有目的的人當然是例外。

這時，胡新生就一個人等在一座新墳的祭台上。

今天是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也正是江湖人物活動的理想天候。

遠處，隱隱約約傳來三更時分的更鼓聲。是時候了！

單五奎眞是一個信人，果然準時而到，一輛輕快的馬車滾滾而來，停在路旁一側。

單五奎從座位跳落地上，輕輕的呼喚了一聲：「胡公子！」

胡新生口中回應了一聲：「五爺！」飄身到了馬車前面。

單五奎道：「幸不辱命，人就在車內。」

胡新生伸手打開車簾，只見金寶銀杏兩人人事不知的躺在車座之上。

身後傳來單五奎的話聲道：「在下剛才點了他們睡穴。」

胡新生伸手拍開金寶銀杏兩人睡穴，金寶銀杏睜開眼睛，望着胡新生一片驚愕之色。

胡新生一笑道：「小生是令兄的朋友，特來打救兩位，兩位可以走動麼？」

金寶銀杏在獄中受了不少苦，身子顯得有點虛弱，可是，他們卻豪氣如雲的一笑道：「我們又不是紙做的，有什麼不能走動。」說着，一拉腿就下了車。

胡新生見他們身手矯健如昔，點頭笑了一聲，道：「好小子！」

讚許的目光，在他們身上一掠而過，然後，回到單五奎面上，伸手懷中取出一個小布包，送給單五奎道：「五爺，多謝了。」

單五奎雙手一推，笑道：「公子，在下所受已多，再不知足，就不够朋友了，青山不老，綠水常流，後會有期，再見！」身形一長，跳出馬車，就要打馬而去。

驀地，黑暗中傳來一聲冷喝，叫道：「站住！」

單五奎長鞭一揮，擊在馬身之上，一聲驚馬急嘶，那輛馬車就箭一般射了出去。

「哼！你去得了麼！」三條人影一閃而出，其中一人，伸手就扣住了馬頭水勒向下一壓，馬頭一垂，馬車便釘在地上了。……

同時，胡新生卻也不慢，大喝一聲：「我們闖！」兩手一揮左手拉着金寶，右手拉着銀杏，身子疾射而起，向左邊衝了出去。

他身形一起，只見已有二條飛快的人影向他撲來，但是他這時使出了全力，其快速的程度，遠超過那截阻他們的人，身形交叉而過，以相差四五步遠的距離，讓那兩個人撲了一個空。

胡新生一步搶先，脫出包圍，腳下更是加力，帶着金寶銀杏猛飛而起。

金寶銀杏原有一身不俗的功力，關在獄中後，也沒有再受多大折磨，入獄時的傷勢，多已調養復原，胡新生帶着他們幾起幾落之後，身手已然完全活動開，無需胡新生，過份幫助了。

一陣狂飛，已離開那亂葬崗四五十丈開外，胡新生身形一歛，鬆手放下他們兩人道：「你們由此直奔『三王廟』，小猴子在等你們，快！我還要回去看看單五奎去。」

胡新生話聲一落，不待金寶銀杏有說話的機會，已回身向亂葬崗撲去。

他如今心情已變，回去的目的倒不是去找單五爺的麻煩，而是要弄明白是不是單五奎在搗他的鬼。

就這一來一往之間，單五奎突圍之戰已經結束，單五奎正被四五個人團團圍在當中，而單五奎本人卻雙膝跪地，伏在火眼金睛單屏山腳前。

只聽單五奎悲聲哀求道：「大哥，我錯了，請你原諒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飛起一腳，把單五奎踢得在地上滾了二滾，厲聲大吼道：「你這殺胚！老子今天非宰了你不可，你這樣一來，你叫我將來還做人不做人，我……。」右手一起，一道刀光直向單五奎肩頭上落了下去。

單五奎大叫一聲：「大哥饒命！」滾身一讓。

火眼金睛單屏山可眞鐵面無私，鋼牙一咬，刀勢不變，直落而下。

「唉喲！」血光一迸，單五奎肩頭上已被扎了一刀，痛得跳了起來。

火眼金睛單屏山冷笑一聲，道：「老五，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你知法犯法，更是罪上加罪，我今天饒不得你。」

「呼！」的一聲，刀光一閃，直向單五奎心口落去。

單五奎大叫一聲，挺腰射了出去，同時，暴出一道刀光，架住了火眼金睛單屏山的怒刀，叫道：「總捕頭，令弟雖然一念之差，做錯了事，但是這裏都沒外人，你抬抬手不就放過了他。」

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挺身替單五奎說起情來。

火眼金睛單屏山一搖頭道：「不行，他今天就是不死，老夫也要砍下他一雙手來，你讓開！」刀光一拉，把那漢子震了出去。

單五奎眼看火眼金睛單屏山已是鐵了心，竟然也豁開出去，大叫一聲，道：「你給我站住！好！你今天忽然這樣認起眞來，我就和你算一算老帳，你弄的冤枉錢還不多，今天卻說起我的不是來了……。」

火眼金睛單屏山大吼一聲，道：「你胡說！……」連人帶刀，向單五奎和身撲到。

單五奎一咬鋼牙，恨恨的道：「好，你這樣不念手足之情，我就和你拚了。」

一探腰際，抖出一條軟鞭，就和火眼金睛打在一起。

單五奎的功力當然比不上火眼金睛單屏山，一上手就被火眼金睛單屏山逼得連連後退。

火眼金睛單屏山見單五奎竟然敢和他動手，更氣得怒髮沖冠，青筋直冒，手下更是不留情，一刀緊似一刀，一刀狠過一刀。

單五奎一面拚命抵抗，一面破口大罵，道：「好，你如此絕情，我就是拚着一死，也要

把你的爲人抖出來，去年，你收了王大戶一萬兩銀子……。」

火眼金睛單屏山刀勢一穿，逼得單五奎下面的話說不出來了。

刀勢一落，又削下單五奎大腿上一片肉。

接着刀鋒一轉一絞，又把單五奎手中軟鞭挑上了半天空。

再次，刀勢突的一變，就向單五奎當胸扎到……。

火眼金睛單屏山可眞恨死單五奎，氣頭上可就下了毒手，這一刀扎下去，單五奎準死無疑。

誰也想不到火眼金睛單屏山眞會如此絕情下毒手，當時大家都變了顏色……

「哼！你如此心黑手辣，連手足之情都不認，本公子可要教訓教訓你了。」

話到人到，一位文生公子閃身而到，伸手一探，就扣住了火眼金睛單屏山的刀身。

來人出手之快，令人心神皆震，火眼金睛單屏山抖腕收刀，那還收得回來，急得運內力猛搖，大喝了一聲：「撒手！」全力向懷中一抽。

詎料，火眼金睛單屏山吐力猛收之際，來人也同時五指一鬆，火眼金睛單屏山力道用空，可就站身不住了，登！登！登！當下便被自已使空的力道帶得退出四五步。

火眼金睛單屏山雙腳一挺，定住身形，大喝一聲道：「你是什麼人，敢阻擋官差。」

來人一笑道：「小生胡滿堂，正是令弟的朋友。」

火眼金睛單屏山大吼一聲，道：「原來就是你，大夥兒上。」一揮刀，又衝了上來。

胡新生冷笑一聲，道：「你們這幾塊料，還沒放在本公子眼裏。……五爺！你先退過一邊去！」

一伏腰拾起單五奎那條落在地上的軟鞭，鞭頭一甩而出，直取火眼金睛單屏山左側腰眼穴。

火眼金睛單屏山出手在先，單五奎的軟鞭又是落在五尺開外，胡新生說話之間，不但將軟鞭拾取到手，而且，還適時將招術遞了出去，不說別的，就這個「快」字，已看得大家心中一悸。

捕快辦案，可不講什麼江湖規矩，刀光一泛，便在吆喝中圍攻胡新生。

胡新生朗朗一笑，展開手中軟鞭便和他們六個人大戰起來。

這時，大家都在圍攻胡新生，單五奎反而沒有人管了，單五奎取出刀傷藥療理了一下自己的刀傷，也不先行逃去，頗有江湖義氣地在一旁爲胡新生掠陣。

他這時，手中已經失去了軟鞭，却在馬車上取下一方長木棍在手中，準備隨時接應胡新生。

胡新生力戰六人，指東打西，矯若龍飛鳳舞，火眼金睛單屏山他們六人根本就佔不到絲毫上風。

時候一久，雙方都打出了辣手，戰況加倍的激烈起來。

忽然，胡新生口中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長嘯，只見他長嘯聲中鞭招一變，發出一陣閃電奔雷之聲，眨眼之間，火眼金睛單屏山帶來的捕快，都被他軟鞭摔出七八尺外，倒滿了一地，只剩火眼金睛單屏山抱着一隻受傷手，驚愕的楞在那裏。

火眼金睛單屏山雖然沒有被摔出去，可是他的兵器却被胡新生的軟鞭捲出去了。

胡新生冷笑一聲，喝道：「本公子如今已經看透了一切，不爲已甚，你們給我滾吧！」

火眼金睛單屏山大喝了一聲：「走！」雙脚一頓，便投下亂葬崗而去，摔在地上的那些捕快，也紛紛爬起身來，隨着火眼金睛單屏山跑得不見了影子。

胡新生輕嘆一聲，向單五奎道：「五爺，小生連累你了。」

單五奎搖頭慨嘆了一聲，道：「我也沒想到他變臉之下，毫無手足之情。」

胡新生道：「現在，五爺你意欲何往？」

單五奎苦笑一聲，道：「我也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打救之情，沒齒難忘，在下走了。」雙拳一抱，轉身走了出去，沒有一點需要胡新生再相助的意思，倒是顯得非常硬朗光棍。

胡新生張口想叫住他，但最後却沒有叫出聲來，歉然的遠看他的身形消失之後，才轉身向自己落脚之處回去。

老遠就聽得小猴子和金寶銀杏他們歡笑之聲，胡新生的心情也高興了起來，他舉步走進房內，小猴子劈頭就埋怨地道：「大哥，你好壞，自己去了，却又把我的穴道點了。」

胡新生一笑，道：「因爲你太不聽話了，所以給你一個教訓。」

金寶說：「他們怎樣了？」

胡新生道：「把他們都放走了。」

銀杏道：「現在我們怎樣辦？」

胡新生遲回來一步，他們已經從小猴子口中知道了胡新生不少情形，所以銀杏問出這種話來。

胡新生目光轉向小猴子，小猴子迎着胡新生的目光道：「他們都已知道大哥你近來的心意。」

胡新生點了一點頭，道：「目前，我有很多事情要辦，無法分心照顧你們，所以替你們作了一個安排，金寶銀杏，你們年紀已經不小了，經過這次磨練後，我想你們更是成熟了。而且你們兩個人也是天生的一對，所以，我替你們準備了一個家，你們就好好去過你們自己甜蜜守份的生活去吧。」

銀杏欣然色喜道：「多謝大哥。」

金寶忽然一搖頭道：「不，我要跟在大哥你身邊。」

胡新生道：「你的好意我懂得，說句老實話，你跟在我身邊除了拖累我之外，對我不會有多大好處。」

這是一句直率的老實話，但也有幾分刺激性。

金寶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說我們只會拖累你？」

胡新生道：「你的年紀已經不小了，應該看得清事情了。」

金寶顯然一下子還接受不了胡新生的坦誠，當下冷笑一聲，說道：「好，我們走，銀杏我們現在就走。」說着，一扭頭負氣地走出房外去了。

銀杏叫了一聲：「三哥！」回過頭來又望着胡新生，一臉左右爲難的神情。

胡新生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綉花錦囊塞給銀杏，拍着她肩頭道：「銀杏，大哥信得過你，我就把他交給你了，你就隨他去吧。」

銀杏仰臉望着胡新生，淚水盈眶的點了一點頭道：「大哥，我懂你的意思，那麼我們走了。」

嬌軀轉動之下，又叫了一聲：「三哥！」急步追了出去。

小猴子站在一旁，想說兩句話，又怕胡新生瞪眼，銀杏走後，他再也忍口不住，叫了一聲，道：「大哥，三哥在生你的氣啦！你爲什麼這樣對他呢？」

胡新生一笑道：「他們兩人是最省心的一對，我們也走吧。」

小猴子一楞道：「三更半夜的，這時候到那裏去？」

胡新生笑了笑，道：「給你找安身立命之處去。」

小猴子雙目一張，失望到了極點，道：「你也不帶我在身邊？」

胡新生道：「我說過要你好好的念幾年書，現在就送你念書去。」

小猴子可曉得胡新生的脾氣，說出口的話，別想他改變，當下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心中卻暗自打算，忖道：「好吧，去就去，反正你前脚處開，我就後脚開溜，看你又能把我怎樣？」

胡新生帶着小猴子連夜離開「三王廟」後，又趕了二天路，來到一座山明水秀的小村落，指着山邊一棟瓦房，告訴小猴子道：「那裏就是你唸書的地方，你老師是遠近有名的通儒，你要好好用功，不要叫我失望啊！」

小猴子眨着眼皮，心口不一的道：「大哥，我一定聽你的話，好好用功讀書。」

胡新生一笑道：「你說的是眞心話麼？」

小猴子暗暗吃了一驚，說道：「當然是眞心話。」

胡新生道：「我不相信，所以我要把你一身武功封閉起來。」

小猴子大驚叫道：「大哥，你……。」

胡新生手起指落，根本不理會小猴子的抗議，就把他一身功力封閉了。

小猴子哭喪着臉，說道：「大哥，你太狠心了。」

胡新生歉然道：「小猴子，你爲人最聰明，因此也叫我最放心不下，所以才要你好好唸書，好好學做人，今天也許你還不明白大哥，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小猴子心裏是一萬個不服氣，可是一身功力被閉，不服氣又能怎樣，只有暗中惱恨，隨着胡新生去乖乖的唸書。

胡新生處置好小猴子，走出那山明水秀的小村莊，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他現在是無牽無掛的可以走自己想走的路了。

「嘻嘻！老弟，你的事都辦好了麼？」白屋雙怪的一身功力，確然不同凡响，他們到了胡新生身後，如果不說話，胡新生居然沒有發覺。

胡新生回頭一見是白屋雙怪他們，胸懷爲之一沉，道：「兩位就這樣一刻不放鬆麼？」

武二呵呵一陣大笑，說道：「你閑着也是閑着……。」

胡新生截口道：「我並不閑。」

錢六道：「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你該回我們的話了。」

胡新生猛然記了起來似的，「啊！」了一聲，道：「今天已經是第三天，可是，小生還沒有打定主意啦。」

武二的脾氣似乎要比錢六好得多，臉上保持着笑容，道：「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等你慢慢打好主意……。」目光轉動，抬手一指，指着遠處一棵大樹道：「那裏很是僻靜，我們到那裏去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如何？」

白屋雙怪雖然跟來了，胡新生也料知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把他們打發走，當下一點頭道：「好！」當先向那華蓋大樹之下走去。

三人在大樹下面，無言的對坐了一陣，錢六忽然一揚頭，說道：「老弟，打定了主意沒有？」

胡新生道：「打定了主意，我要先知道所行所爲。」

武二一笑道：「殺人放火，你那一件事沒有做過，難道你還有什麼顧忌麼？」

胡新生道：「不錯，我什麼都做過，也都肯做，可是，有一點，我絕不願被人牽着鼻子走。」

錢六「哼！」了一聲，道：「你在老夫兄弟面前，最好能將就一點。」

胡新生哈哈一笑，說道：「你這不是威脅吧？」

錢六冷笑了一聲，說道：「你要怎麼樣說都成……。」

胡新生霍的站了起來，雙拳一抱道：「告辭！」頭一揚，威武不屈的邁步就走。

錢六暴喝一聲，道：「小子，你給老夫站住。」

胡新生充耳不聞，照走不誤。

錢六一張臉被氣得鐵青，一頓脚罵道：「你小子是找死……。」

「老六，不可無禮。」武二適時喝住了就了出手的錢六，接着，呵呵一笑，道：「胡老弟，的是一條漢子，老夫告罪，請回座慢慢商談。」

白屋雙怪如此忍讓相邀，胡新生達到了目的，轉身一抱拳，道：「小生失禮了。」

武二招手請胡新生回座，接着問道：「老弟敢不敢招惹山左周家？」

有山就有左右，這「山左」兩字，似乎太攏統了，可是加上「周家」兩字，就三歲小孩子都知道「山左」兩字，指的是那一處山的左面了。

天罡手周培英的懷玉山莊，就在懷玉山的山左，人以山左周家相稱而不名，由此可知天罡手周培英在武林人物心目中的威望。

胡新生冷笑一聲，道：「武林之中盡多三拳兩脚打敗小生的人，但卻沒有小生不敢招惹的人。」

武二哈哈一笑，道：「老弟有此豪氣，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了。」

胡新生道：「且慢，小生並沒有答應老前輩什麼話。」

武二道：「你一定會答應。」

胡新生道：「何以見得？」

武二道：「因爲，我們鷸蚌相爭，得利的就是老弟你……。」

話聲略一停頓，不待胡新生接口，馬上又道：「將來懷玉山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老弟的。」

胡新生一笑道：「什麼都爲了小生，那兩位又所爲何來！」

武二道：「我們要周培英的命。」

胡新生道：「兩位如果只要他的命，那似乎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武二道：「不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們有很多置他於死地的機會，可是，這樣一來，未免太便宜他了。」

胡新生暗暗一皺眉頭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武二道：「我們要他死於羞愧難當，傷心自絕之下。」

胡新生道：「這……。」

武二截口道：「事情的進行，老夫早有成算，無需老弟你操心，只問你老弟願不願意接受山左周家這份家業？」

如果在半年之前，胡新生求還求不到這個機會，但現在，他卻毫不攷慮的一搖頭，道：「對不起，小生不願意做這種事情。」

武二一怔道：「你再攷慮！攷慮！」

胡新生說道：「小生向來也是說一不二的人。」

武二臉上帶上三分煞氣，道：「老弟，你這樣一來可就犯了江湖忌諱了。」

胡新生歉然道：「有請老前輩見諒。」

錢六大喝一聲，道：「你已經知道了我們

的圖謀，要想不幹，只有一個『死』字。」

胡新生面色一正，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別，小生沒有死的打算，不過小生可以答應兩位前輩，此事小生絕不外洩片語隻字就是。」

錢六獰笑一聲，道：「你難道也想和我們動手？」

胡新生昂然道：「兩位如果不諒解，小生爲求保命，也只有死裏求生了。」

錢六大喝一聲，道：「好！你看老子能不能活劈了你……」雙手一伸而出，五指如鈎，便向胡新生抓到。

胡新生對白屋雙怪的功力，可不敢絲毫大意，當下移身離座，斜飛了出去。

錢六眞不愧是白屋雙怪之一，胡新生身形一動，他撲擊之勢竟然中途一折，依然抓向胡新生。

胡新生避無可避，只好舉掌相迎，與錢六打在一處。

錢六這一和胡新生打了起來，這才知道胡新生黑心秀士的名頭不是憑空得來，而確有眞才實學。

錢六是老一輩子裏的厲害人物，一身鷹爪功力，不但修爲深厚，而且變化多端，迅快非凡，更增威勢。

胡新生一口氣，便和錢六打了三十多招，忽然大喝一聲：「老前輩小心了！」「颼！颼！颼！」一連使出三式奇妙絕倫的招術，登時把錢六逼得退了五步。

錢六縱橫江湖四十多年，被一個年輕小伙子如此逼退，這還是第一次，因此，不免老羞成怒，也不再吼叫了，身形一退而上，人就像瘋狂了一樣。

驀地，武二突然向前走了兩步，道：「你們不要打了。」

錢六冷「哼！」了一聲，但卻轉身退了下來。

胡新生轉臉望着武二道：「老前輩可是有意賜教？」

武二道：「老夫要問你一句話。」

胡新生道：「有話請說。」

武二道：「你可是眞能守口如瓶？」

胡新生道：「小生不是食言自肥的人。」

武二道：「好，你請吧！我們大家忘記這次的交往。」

錢六一楞，叫了起來道：「老二……。」

武二一笑，道：「他對我們並不十分理想，算了，讓他去吧。」

胡新生抓住武二的話，立時一抱拳道：「多謝老前輩海涵諒解，後會有期。」身形一轉，飛也似的離開了白屋雙怪。

錢六望着胡新生的背影消失之後，不高興的叫道：「老二，爲什麼將他放走。」

武二道：「因爲我們留不住他，與其最後留不住他，倒不如給他一份人情。」

薑是老的辣，別看錢六脾氣，那是因爲他佔慣了上風的緣故，武二的話他一聽就懂，搖了一搖頭道：「只怕這小子不領情。」

武二道：「黑心秀士不是一勇之夫，他自己的麻煩已經够多了，我想他不會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武二把胡新生完全看錯了。

這時，胡新生心裏還興起了一個念頭，他可以不向任何人洩漏白屋雙怪的圖謀，但卻一定要管一管這件事。

因爲，他不能忘記沈老太太的囑咐，也不能忘記自己答應過沈老太太的話。

沈老太太相信他，鼓勵他，他就不能叫死去的沈老太太失望！

山左周，懷玉山莊莊主天罡手周培英在武林中是一位很得人緣的前輩，他今年六十多歲了，膝下一兒一女，女兒是姊姊，閨名曉芙，已經二十歲了，兒子是弟弟，叫曉村，只有十六七歲。

另外，他又收了三個徒弟，大徒弟趙天鐸，二徒弟席謀奇，三徒弟左良玉，他這三個徒弟都是三十開外四十不到的精壯漢子，是目前懷玉山莊的主力支柱。

老莊主天罡手周培英滿六十歲那一年，就把莊中事務交給三個徒弟掌管了，自己和老夫人帶着一兒一女在莊後另闢了一片天地，過着半隱退的淡泊生活。

在日常過着刀頭舐血生活的武林人物來說，天罡手周培英，算得上是功成名就的幸運者了。

但最近卻有一道陰影襲上了這幸福中的懷玉山莊，不過目前老莊主天罡手周培英還被瞞在鼓裏，過着他小天地裏的寧靜生活。

一切的煩惱，現在都壓在他那三個徒弟身上。

本來他那三個徒弟的工作分配是：大弟子趙天鐸總攬全局，坐鎮懷玉山莊，二弟子席謀奇專任八達鏢局的總鏢頭，努力發展業務，三弟子左良玉是懷玉山莊的遊擊將軍，爲維護懷玉山莊的俠風義舉，代表懷玉山莊行俠江湖。

師兄弟三人，多展長才，給懷玉山莊更展開一片光明遠景。

不幸的是十天前八達鏢局被人神不知鬼不覺的刦走了一趟價值十萬兩銀子的暗鏢，至今有如石沉大海，半點眉目都沒有。

十萬兩銀子在他們懷玉山莊來說，還不是賠不起的大數目，主要的是如果找不回那趟暗鏢，老莊主一手建立起來的「八達鏢局」這塊招牌，就算是被人砸了，這個人懷玉山莊自是丟不起，尤其在如日東升的三兄弟身上，更是丟不起。

老莊主天罡手跑了三四十年的鏢，可沒有賠過人家一分銀子，所以才掙得「八達」兩字的金字招牌，這十萬兩銀子價值的暗鏢，要追不回來，「八達鏢局」除了關門歇業之外，似乎別無他途。

照目前的跡象來看，這趟鏢似乎是凶多吉少，非賠不可了。

老三左良玉趕到八達鏢局去了，老大趙天鐸也去了一趟八達鏢局，從那次回來以後，眉頭就沒舒展過，目前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老爺子知道，要被老爺子知道了，他並不知道怎樣回稟了。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句話，倒眞有點至理，就在趙天鐸怕風聲傳入老爺子耳中的時候，這時，偏偏有人來拜訪老爺子。

來者而且是名滿江湖的南俠霹靂火雷炎和北俠常笑翁柳風，這兩個人都是老爺子的老朋友，他們對天罡手周培英的瞭解像趙天鐸一樣深入，因此，趙天鐸想托詞擋駕都不行。

這是兩位令人非常不歡迎的客人，可是，趙天鐸聞報之後，除了飛快的出迎外，別無辦法。

趙天鐸搶到前廳時，霹靂火雷炎和常笑翁柳風兩人已經穿過莊前廣場，上了台階了。

趙天鐸笑臉迎了上去，打拱作揖地道：「晚輩有失遠迎，尚望兩位老前輩恕罪海涵。」

霹靂火雷炎大笑大叫道：「老弟，我們是常客，你還來這一套客氣做什麼，你去辦你的事，我們去找你們老爺子談談去。」

趙天鐸頭皮一麻，陪着笑臉道：「兩位老前輩有要緊的事麼？要不晚輩有一件小事，正想請教兩位老前輩……」

（未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杜笑天公幹回來，要助崔北海一臂之力，以抗吸血蛾，崔北海不願拖累朋友，力拒，最後杜笑天以捕頭身份，强調身負保安重責，崔北海只好屈服，但也只許在月圓之夜，杜笑天在書齋外監護。屆時月圓，杜笑天率傳標、姚坤到崔府，崔北海將預立遺書交給杜與天後，便獨閉書齋，三更鼓响，在外監護的杜笑天陡聞崔北海在書齋內驚呼吸血蛾，杜笑天等立破門而入，詎不特未見蛾踪，就整個書齋也見不到崔北海人影，窮搜結果，只發現鮮血一灘，由崔北海驚呼至杜笑天闖入，不過短短片刻——

書齋成鬼域　俠少探迷宮

崔北海即使一劍擊出，人就被羣蛾撲殺，人就被羣蛾抬起，又如何能够離開？

短短這片刻，崔北海簡直就像是化成烟霞，在書齋之內消失，在人間消失。

這簡直就是魔法，也只有魔法才能如此！

——天下間眞的有妖魔鬼怪？

杜笑天掌燈木立，怔怔的瞪着桌上那灘鮮血，整個人，只覺得如同浸在冰水之中。

他額上却有汗淌下。

冷汗！

× × ×

三月十六。

杜笑天繼續搜索，搜索的範圍却已擴展至整個聚寶齋。

參與搜索的除了傳標姚坤之外還有十個捕快。

杜笑天嚴禁事情外傳。

在未經證實之前，他絕不想這種邪惡的傳說在城中散播。

他雖然嚴禁，這個傳說還是迅速在城中散播開來。

聚寶齋之外終日聚滿了閒人，崔北海的朋友更紛紛到來探問。

是誰傳出去的消息？

杜笑天沒有時間追究這件事，也不容任何人阻碍他們的搜索。

整整的一天，他們搜遍整個聚寶齋，崔北海始終不見踪影。

一個人即使死了，也應該留下一具屍體。

莫非那些吸血蛾非獨吸乾了他的血，還吃掉他的屍體？

× × ×

三月十七。

搜索的範圍擴展至全城。

不是杜笑天的意見，是太守高天祿的命令。

高天祿也是崔北海的朋友。

崔北海在這個地方，到底也是一個大財主，一個有相當身價的人。

這一來，全城都知道了這件事，也有不少人自動參加搜索。

搜索並沒有結果。

× × ×

三月十八。

高太守再搜索一次聚寶齋。

這一次並不是杜笑天統領羣捕，是楊迅。

總捕頭楊迅終於出動，親自主持這一次搜索。

楊迅一直認爲自己遠比杜笑天精明，比任何人都精明。

杜笑天並不反對這種說話，楊迅在場的時候，他也很少自己的意見。

他不是好名的人，也不在乎別人對自己如何說話。

十年來，他只知盡忠職守。

× × ×

清晨的風如水般清冷，楊迅大踏步走在前面，一身鮮明的官服迎風獵獵飛舞。

他一步踏上門前石階，隨即一轉身，雙手「霍」一掠身上官服，目光旋即閃電般一掃身後一衆手下。

好不威風的一個姿勢。

杜笑天看在眼內，實在有些兒佩服，雖然他也是一個官，而且已經當了十多年，到現在爲止，仍然擺不出這種姿勢，顯不出這種官威。

楊迅接着一聲吆喝道：「誰與我進內通傳？」

杜笑天應聲兩步跨出，聚寶齋的門亦同時從裏面打開，一個小廝從裏面探頭出來。

楊迅的嗓子向來够大，那一聲吆喝最少可以遠傳十丈。

杜笑天這邊還未與那個小廝說話，長街那邊就傳來一陣鈴聲。

鈴聲如急風疾吹簷前鐵馬，却遠比風吹鐵馬動聽得多。

衆人不由自主的偏頭望去。

兩騎快馬正從轉角處竄出，疾風般奔來。

鈴聲是來自第一騎。

金鈴紫馬，淡紫色的長衫，雪白的披肩，黃金吞口紫鞘皮鞘的寶劍，馬上的騎士，年青英俊，簡直就像是微服出遊的王子。

常護花！

× × ×

常護花終於趕到來了。

鈴聲陡落，紫馬在聚寶齋門前收住四蹄，常護花一掠披肩，「刷」地縱身下馬，左手旋即將披肩卸下在手中。

緊緊追隨在後面的崔義相繼亦滾鞍下馬，本來筆直的身子早已然挺不起來。

他的體力不比常護花，何況一連十二天，每一天都是大半天坐在馬上趕路？

馬他已換過兩匹，他的腰還未跑斷已經值得慶幸。

他手牽韁繩，忙走到常護花身旁。

常護花沒有理會他，驚望着石階上的楊迅。

沒有事發生，又豈會大清早捕快羣集在門前，縱然不是聰明人，也應該看得出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常護花想問，楊迅已一翻眼，瞪着他，道：「來者何人？」

他雖然在打官腔，語聲並不兇。

常護花的衣飾並不像普通人家出身，對於非出身普通人家的人，他向來都不願開罪。

常護花不答反問：「你又是何人？」

楊迅自然的一挺胸膛，道：「這地方的總捕頭。」

常護花道：「楊迅？」

楊迅一怔道：「你也認識我？」

常護花道：「不認識，只是路上崔義與我提及。」

楊迅「哦」一聲，道：「你還未與我告上名來。」

這個人無論說什麼都大打官腔。

常護花方待回答，崔義已一旁替他應聲答道：「楊大人，這位是我家主人的朋友……」

楊迅截口道：「叫什麼名字？」

與崔義說話，他的官腔更打的十足。

常護花自己回答，道：「常護花。」

「常護花？」楊迅的語聲充滿驚訝，對於這個名字他顯然並不陌生。

杜笑天一旁即時上前兩步，道：「原來是常兄，崔兄日前已跟我說過，你會到來。」

常護花應聲偏過半面，上下打量杜笑天一眼，道：「可是杜笑天杜兄？」

杜笑天點頭笑道：「崔兄想必亦曾在你面前提過我。」

常護花道：「聽他說崔兄與你是很好的朋友。」

杜笑天道：「說到交情還沒有你與他的深厚，我與他認識不過是這一兩年之間的事情。」

常護花道：「交情的深淺，並不在時日的長短，有些人一見傾心，有些人相識十年，始終是點頭朋友。」

杜笑天笑道：「你的說話並不是全無道理，不過他與你的交情無可否認是遠比我與他的交情來得深厚。」

常護花順口道：「何以見得？」

杜笑天道：「就現在這事來說，他始終不肯對我細說分明，却早已準備給你一個坦白，由你來找出事實究竟。」

常護花「哦」的一聲，一面疑惑。

他的確聽不懂杜笑天的說話。

杜笑天接道：「至於你，一接到崔義送來的消息，就趕緊上路，飛馬到這裏，若不是交情深厚，又焉會如此。」

常護花淡淡一笑，轉過話題道：「你們大清早羣集門前，莫非聚寶齋之內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

杜笑天道：「不錯。」

崔義一旁忍不住插口問道：「是不是我家主人出了意外？」

杜笑天尚未回答，楊迅那邊突然反問道：「你怎知你家主人出了意外？」

崔義一愕，道：「我只是推測。」

楊迅冷笑道：「你推測得準確。」

崔義不由得面色一變，驚問道：「我家主人現在到底怎樣了？」

楊迅不答他，却問道：「你什麼時候離開聚寶齋？」

崔義道：「三月初七。」

楊迅接問道：「那裏去？」

崔義道：「奉主人之命，送一封信到萬花山莊。」

楊迅又問道：「給何人？」

崔義轉顧常護花，道：「萬花山莊的莊主，也就是這位常爺。」

楊迅道：「其間可有私自折回來？」

崔義到現在才聽出楊迅是將自己當做嫌疑犯看待，苦笑道：「聚寶齋與萬花山莊之間，來回最快也要十一二天。」

楊迅道：「是麼？」

崔義道：「楊大人若是不相信小人的話，盡可以派人調查一下，小人前後落脚的客棧，還沒有忘記，待會兒取過紙筆將那些客棧的名字寫下來。」

楊迅却揮手道：「不必。」

崔義道：「楊大人還是相信了。」

楊迅道：「言之過早。」

崔義嘆了一口氣，方待說什麼，常護花已然道：「崔兄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亦是問杜笑天。

杜笑天說道：「他已經失踪了兩天有多。」

常護花一驚，道：「可是十五那天晚上的事情？」

杜笑天道：「正是。」

楊迅連隨接上口，追問常護花道：「你何以知道事情發生在十五那天晚上？」

常護花淡應道：「因爲兩天之前正就是十五，蛾王習慣在十五之夜，月圓之時才出現。」

這句話出口，楊迅杜笑天不約而同變了面色。

楊迅追視常護花，道：「你又怎知道蛾王常時曾經出現？」

常護花道：「誰說我知道了？」

楊迅道：「你不是說蛾王在十五之夜，月圓之時……」

常護花截道：「我方才的說話之中還有『習慣』兩個字。」

楊迅道：「蛾王的習慣你也知道？」

常護花道：「我既已知道吸血蛾的傳說，又豈會不知道蛾王這習慣？」

杜笑天頷首道：「傳說中蛾王的確習慣在十五之後，月圓之時出現。」

楊迅又問：「你何以肯定崔北海的失踪與吸血蛾這傳說有關係？」

常護花道：「我何嘗說過『肯定』兩個字？」

楊迅道：「你沒有說過。」

他轉口問道：「你怎麼知道那兩件事有關係？」

杜笑天插口問道：「是不是崔兄給你的那封信之中，已經提及月初所發生的怪事？」

常護花點頭。

杜笑天接問道：「他信上怎樣說？」

常護花道：「吸血蛾日夜窺伺左右，命危在且夕。」

杜笑天點一點頭，道：「所以你急急趕來？」

常護花道：「看來我仍是來遲了。」

杜笑天接着又問道：「他還告訴你什麼？」

常護花道：「由初一到初六那六天所發生的事情他約略都有提及。」

楊迅目光一閃，又要插口追問，杜笑天的說話却已接上。「初二那天我與他在湖畔遇上兩隻吸血蛾，我給其中的一隻刺了一下這件事，他是否也有提及？」

「有。」常護花反問：「是不是眞的有這件事？」

杜笑天點頭，道：「絕對假不了。」

常護花動容道：「天下間竟然有吸血蛾那種東西？」

杜笑天道：「本來就有的。」

常護花道：「你說得好肯定。」

杜笑天道：「這因爲，我原籍就是瀟湘。」

常護花道：「哦？」

杜笑天道：「那種蛾就是瀟湘山野林間的特產。」

常護花道：「牠們眞的會吸血？」

杜笑天輕歎道：「這一點我還不敢太肯定。」

常護花道：「從崔兄那封信看來，那種蛾，却非獨會吸血，而且形態妖異而美麗。」

杜笑天道：「形態妖異而美麗這句話倒是眞的。」

他一頓又接道：「即使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只聽牠們的幾個名字，已可以想像。」

常護花道：「牠們有那幾個名字？」

杜笑天道：「在瀟湘，一般人都叫牠們做吸血蛾，但也有叫牠們做鬼面蛾，魔眼蛾，雀目蛾。」

常護花忍不住問道：「這種蛾到底什麼樣子？」

杜笑天道：「外形與一般蛾差不多，顏色却與衆不同，通體青綠如碧玉，一雙翅亦是碧玉一樣。」

常護花笑道：「碧玉晶瑩而美麗，何恐怖之有？」

杜笑天道：「這碧玉一樣的蛾身蛾翅上却遍佈血絲一樣的紋理，在第二對翅之上更有一雙鮮紅如鮮血的眼狀花紋，牠的一雙眼亦是鮮血般鮮紅。」

常護花這才明白，道：「怪不得有那些名稱。」

杜笑天轉回話題，道：「那幾天所發生的事情，也實在太奇怪，太難以令人相信。」

常護花道：「我也有同感，世間何來妖魔鬼怪，他的妻子又怎會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是一個蛾精？」

這說話出口，所有人都爲之震驚。

楊迅失聲道：「誰說他的妻子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是一個蛾精？」

杜笑天亦問道：「是不是他自己在那封信之上這樣寫？」

常護花一愕，道：「那天所發生的事情你似乎並非全都清楚。」

杜笑天並不否認。

常護花道：「你只是知道初一那天所發生的事情？」

杜笑天道：「初一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他也曾對我提及，由初二那天開始我使奉命外出，回來時已經是三月十四的傍晚。」

常護花道：「十四十五兩天你有沒有見過他？」

杜笑天道：「兩天都有……」

常護花截口問道：「見面的時候他可曾對你說？」

杜笑天搖搖頭，道：「問他他都不肯說。」

常護花道：「聽方才你的說話，却好像全都清楚。」

杜笑天面上微露歉意，道：「要不是如此，也套不出你那番說話。」

常護花不怒反笑，道：「你在六扇門多少年了？」

杜笑天道：「十年多了。」

常護花道：「難怪連我也不覺被你套出說話來，你平日套取犯人的口供，用的想必也是這一套。」

杜笑天笑道：「不止這一套。」

常護花道：「以後與你們這一行的人打交道我看得打起萬二分精神。」

杜笑天隨又問道：「崔兄在信上還告訴你什麼？」

常護花還未答話，楊迅那邊已急不及待插口問道：「那封信還在不在？」

常護花道：「在。」

楊迅道：「你有沒有帶在身上？」

常護花道：「沒有。」

楊迅道：「你將它放在什麼地方？」

常護花道：「萬花山莊。」

楊迅道：「萬花山莊什麼地方？」

常護花冷睨着他，道：「萬花山莊我的書房中。」

楊迅道：「我派手下去拿來。」

常護花淡淡的道：「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够在萬花山莊我的書房中取走任何東西。」

楊迅愕住在當場。

常護花也不與他多說什麼，轉顧杜笑天，說道：「崔兄失踪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

杜笑天道：「聚寶齋的書齋之內。」

常護花道：「書齋之內當時可有其他人？」

杜笑天道：「沒有。」

常護花道：「書齋之外呢？」

杜笑天道：「有我與兩個手下。」

常護花道：「你們三人當時在書齋之外幹什麼？」

杜笑天道：「我担心十五晚上他眞的出事，所以一早帶來兩個手下，原是想助他應付一切。」

常護花道：「既然如此，你們怎麼不與他在一起？」

杜笑天道：「因爲他堅決拒絕。」

常護花道：「哦？」

杜笑天道：「他不想朋友冒險。」

常護花道：「所以你們三人就只有等候在書齋之外？」

杜笑天點頭。

常護花接問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杜笑天道：「我們三人當時守候在齋外院中的那個亭子裏頭，監視着整個書齋，由初更到二更，由二更到三更，一切都顯得非常平靜，可是一到了三更……」

常護花脫口道：「怎樣？」

杜笑天道：「書齋之中突然傳出他的一聲驚呼。」

常護花道：「你們聽得出，是他的聲音？」

杜笑天點頭，道：「當時他的影子也正印在窗紙之上，驚呼聲一響，他人就長身暴起，劍同時嗆啷出鞘！」

常護花道：「他驚呼什麼？」

杜笑天道：「三個字——吸血蛾！」

常護花問道：「他拔劍出鞘之後又如何？」

杜笑天道：「人劍齊飛！」

常護花道：「七星奪魄，一劍絕命，縱使他這三年以來沒有再練劍，這一劍亦不是普通人所能抵擋。」

杜笑天道：「可惜這一次他對付的不是人。」

常護花急問道：「他一劍出手，又有什麼事發生？」

杜笑天道：「書齋的燈光突然熄滅，所有的聲響亦在那刹那之間完全靜止，到我們三人破門闖入去之時，他的人已經消失不見，就只是桌上被利器削成兩片的那盞燈之旁，留下了一灘鮮血。」

常護花道：「也許那是來敵的鮮血，他是將來敵擊退，乘勝追出去了。」

杜笑天道：「書齋所有的門窗都是在內關上，我們的破門進入，是連門門窗栓都撞斷，他如何離開。」

常護花皺眉道：「你們沒有弄錯？」

杜笑天說道：「我們已經一再檢查清楚。」

常護花沒有作聲，沉吟了起來。

杜笑天輕歎一聲，道：「除非那短短片刻，他便被吸血蛾連骨頭都吃光或者在蛾王蛾精的魔法之下灰飛烟滅，不然他就是還有穿窗入壁的本領，否則他絕對沒有可能離開書齋……」

常護花突然道：「書齋在什麼地方？帶我去看看。」

杜笑天還未來得及回答，崔義旁邊就搶着應道：「常爺請隨小人來。」

他連隨趕步。

看樣子他比常護花還心急。

常護花亦步亦趨。

兩人迅速從楊迅身旁走過，並沒有理會楊迅，彷彿根本就沒有將他放在眼內。

楊迅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定眼看着他們，正想開聲喝止，杜笑天已走到他身旁，道：「頭兒，我們也該進去了。」

楊迅應聲回頭，翻眼瞪着杜笑天，一副要罵人的樣子。

杜笑天鑑貌辨色，忙說道：「這個常護花名動江湖，武功機智，據講都不是尋常可比，有他從旁協助，事情必然容易解決得多。」

楊迅冷笑道：「沒有他從旁協助，難道事情就解決不了？」

杜笑天道：「話不是這樣說，有捷徑可走就犯不着繞遠路，頭兒大概也想這件事早些解決。」

楊迅道：「你焉知我走的就不是捷徑？就不能將這件事早些解決。」

杜笑天淡淡的說道：「我只知我們現在還留在這裏，即使頭兒你一眼便能夠找出事情關鍵，就一步之差，包被他搶先發現。」

楊迅點頭道：「這才是道理。」

他立即回頭，一揮手，道：「兒郎們，還不隨我進去。」

一羣捕快在楊迅率領之下於是浩浩蕩蕩的直奔聚寶齋的書齋。

當然沒有人阻止，崔義常護花的進入也一樣。

崔義是崔家的管家，崔北海不在，除了易竹君，便到他的了，這些事他還可以作主。

易竹君也並沒有現身，很可能到現在仍未有人將說話傳入去，她仍未知道這件事。

× × ×

東風滿院，撩亂花飛。

一行人穿過花徑，楊迅忍不住又道：「我是這個地方的總捕頭，管他名動江湖，未經我許可，根本就不能踏進案發現場半步，否則我隨時可以用嫌疑犯的罪名將他拘控！」

杜笑天笑笑，道：「應該是可以這樣，只可惜崔家的人根本沒有投案。」

楊迅一怔。

杜笑天接道：「我們現在與他並沒有分別，同樣是以崔北海的朋友的身份進來，並不是查案，只不過來探朋友。」

一頓他又道：「現在崔北海不在，女主人或者崔義這個管家若是不歡迎我們留下，莫說進入書齋，就在這裏多待片刻，只怕也成問題，他們隨時都有權將我們請出去。」

楊迅道：「崔北海不是已經失踪？」

杜笑天道：「他們說不是，我們又如何？」

楊迅道：「那他們就得將崔北海這個主人請出來與我們見上一面。」

杜笑天道：「他們若是說主人不想見客那又怎辦，再不然，就說主人外出不在家也一樣可以。」

楊迅道：「你不是親眼看見……」

杜笑天道：「片面之詞何足爲憑，況且那件事是不是太難以令人置信？」

楊迅道：「這麼說……」

杜笑天道：「除非崔家的人立即就投案，又或者我們發現死屍，要不我們在這裏，始終是客人身份。」

楊迅嘟喃道：「這如何是好？」

杜笑天道：「由得常護花。」

楊迅道：「莫叫他佔了這份功勞，敎我們面上無光。」

杜笑天笑道：「他是一個江湖人，何功勞之有？」

楊迅道：「這也是。」

杜笑天又道：「即使是由他找出事實眞相，對我們也是有利無害。」

楊迅摸了摸頷下鬍子，又是那說話：「這也是。」

瞧他這表情，分明已有了主意。

杜笑天看在眼內，道：「不過爲了自己的顏面，我們這方面也得一盡心力，能夠的話最好就是搶在他前頭，先他將事情解決。」

楊迅點頭道：「這個還用說？」

他連隨加快腳步。

× × ×

入了月洞門，繞過院中的亭子，一行終於來到書齋。

楊迅杜笑天雙雙放步直入。

門仍在地上，碎裂的窗戶亦是，一切都保持原狀。

這個人做事實在非常小心。

常護花也很小心，並沒有移動任何東西。

楊迅杜笑天進入之時，他正負手站在那張桌子的前面，正望着桌子上那一灘血漬。

血漬已發黑。

崔義的目光却是在常護花面上，人就在常護花的身旁。

常護花望着雙眉忽然一皺。

崔義看見，忍不住就問道：「常爺，你看這可是人血？」

常護花道：「我看就是了，不過舊血沒有新血的容易分辨，這最好還是問杜捕頭。」

他不必回頭，已知道杜笑天的進入。

杜笑天道：「那該是人血，但我同樣不能够肯定。」

常護花道：「爲什麼不能够？」

杜笑天苦笑道：「因爲我雖然見過吸血蛾，可沒有見過吸血蛾的血，並不知道吸血蛾的血是不是人血一樣！」

常護花轉問道：「事前你們沒有看見吸血蛾？」

杜笑天搖頭道：「沒有。」

常護花道：「事後又有沒有看見吸血蛾飛走？」

杜笑天又是搖頭，道：「也沒有，我們破門而入，一隻吸血蛾都沒有看見。」

常護花道：「他的人却就不見了？」

杜笑天點頭。

常護花目光環掃，道：「當時的書齋莫非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杜笑天道：「一切我都盡可能保持原狀。」

常護花道：「這兩日之間，你們想必已將這裏徹底搜查清楚。」

杜笑天道：「已經够徹底了。」

他四顧又道：「這書齋有多大地方，便將整個聚寶齋來一次徹底搜查，也不用一天的時間。」

常護花道：「聽你這麼說，你們已經將整個聚寶齋，徹底搜查過了。」

杜笑天點點頭道：「昨天我們搜索的範圍已經擴展至城中的每一個角落。」

常護花道：「可有發現？」

杜笑天道：「沒有，他就像一縷烟，一蓬灰，烟滅灰飛，經已不存在人間。」

常護花雙眉緊鎖，緩緩在室中踱起步來。

他踱着，忽然喃喃自語地道：「密封的書齋，不過短短的片刻，那麼大的一個人，竟然在裏頭完全消失，簡直就像是魔法。」

杜笑天奇怪的望着他，道：「你也相信有所謂妖魔鬼怪？」

常護花淡應道：「不相信。」

杜笑天道：「然則，這件事你如何解釋？」

常護花沒有作聲，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他脚步不停，靠着牆壁踱了個方轉。

杜笑天的目光跟着他轉動，忽然道：「有件事我幾乎忘記了告訴你。」

常護花脚步一頓，道：「什麼事？」

杜笑天道：「十五那天晚上，我與兩個手下方到書齋門外，他就開門出來，與我說話。」

常護花忙道：「他如何說話？」

杜笑天道：「他告訴我已經派了崔義去萬花山莊請你，你將會到來。」

常護花道：「還有什麼？」

杜笑天道：「他又說已做了一份詳細的記錄將那十多天所發生的事情完全寫下來，連同一封信放在一起。」

常護花道：「放在那裏？」

杜笑天道：「這他沒有說，他只說以你的智慧，應該可以將它們找出來。」

常護花不由苦笑。

杜笑天接道：「找到那份記錄，據講便會明白事情的始末，亦不難找出他死亡的眞相！」

常護花皺眉道：「這麼說簡直就是自份必死，明知道生命危險，怎麼他不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暫避一夜？」

杜笑天道：「這是因爲他認爲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他歎了一口氣，又道：「他似乎已經肯定那些吸血蛾原就是妖魔鬼怪的化身，故老相傳，妖魔鬼怪豈非大都無所不知，無所不至？」

常護花不由亦歎氣，道：「據我們所知他這個人向來亦是不相信有所謂妖魔鬼怪，怎麼一下子，變成這樣？」

他張目四顧，接又喃喃自語道：「聚寶齋也不算一個小地方，要找一封信一份記錄，又談何容易？」

杜笑天說道：「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

常護花道：「哦？」

杜笑天道：「他開門與我說話之前，方將那封信與那份記錄寫好，之後他並沒有踏出書齋半步，信與記錄應該就留在書齋之內。」

常護花道：「這就簡單得多了。」

杜笑天道：「我看就並不簡單。」

常護花道：「你們是不是曾經在這裏化過一番心機，却並無發現？」

杜笑天默認。

常護花接問道：「你們之中可有懂得機關的人？」

杜笑天搖頭。

常護花又問道：「玄機子這個名字你又可有印象。」

杜笑天道：「你說的可是被稱爲一代巧匠的那一個玄機子？」

常護花道：「就是那一個。」

杜笑天道：「那一個玄機子與他有何關係？」

常護花道：「他正是玄機子的關門弟子。」

杜笑天一怔，道：「倒沒有聽他說過這方面的事情。」

他旋即笑了起來，道：「即使他懂得機關，將那些東西放在機關之內，我們那樣子搜索，就算那機關設計如何巧妙，亦應已被我們找出來。」

常護花笑道：「是麼？」

他目光旋即一落，道：「這地面可曾

找過?」

杜笑天道：「只差沒將地面倒轉。」

「屋頂?」

「也已搜遍。」

「牆壁方面有沒有問題?」

「沒有。」杜笑天環顧周圍，道：「這裏每一件東西我們都已一再小心檢查，若是有機關，裝置在什麼地方?」

「任何地方都可以。」

「哦?」杜笑天一面懷疑之色。

常護花忽問道：「是不是因爲我的說話你才想到這地方可能裝置了機關?」

杜笑天道：「此前我已考慮到這種可能，只是並不肯定。」

常護花道：「是以此前的搜查，有很多地方你都可能因此疏忽過去，玄機子秘傳的機關也不是容易發現得到的。」

杜笑天道：「怎麼你如此肯定這裏裝置了機關?」

常護花道：「他的說話中，經已在暗示。」

杜笑天道：「你可是已發現了?」

常護花搖頭作答，又舉起脚步。

這一次，他的脚步移動的更加緩慢，目光却變得凌厲非常。

他走走停停，在室中踱了一圈，竟一直走出門外。

杜笑天崔義急追在他身後，楊迅一旁看在眼內，不由自主的亦跟了出去。

院中陽光已普照，花樹間的霧氣仍未散盡。

常護花門外轉過身子，倒退出三丈，已來到那座亭子之前，其間距離兩尺都不到。

他却似背後長着眼睛，立時收住了脚步，就站在那裏。

杜笑天連隨上前，道：「當夜我們也就站在這個亭子裏頭監視那邊書齋。」

常護花漫應道：「這個位置，實在不錯，惟一不好就是望不到書齋後面。」

杜笑天道：「幸好書齋後面的牆壁並無窗戶。」

常護花道：「最好也沒有暗門。」

杜笑天一怔道：「暗門?」

常護花却沒有再說什麼，舉步走回書齋那邊。

杜笑天楊迅二人步步相隨，竟好像變了常護花的二個跟班。

常護花並沒有進入書齋，繞着書齋一路走過去。

書齋的周圍花徑縱橫，花開錦繡。

三月雖已過了大半，畢竟花開季節，早開的幾種花盡管已開始凋零，不少花才開始開放。

常護花却無心欣賞，只是在書齋後面停留了片刻。

書齋後面有一架薔薇，幾棵芭蕉。

風吹綻芭蕉兩叉，露滴濕薔薇一架。

書齋正對着東方，初升的旭日還照不到書齋後面。

露珠既未被蒸發，霧氣更濃重。

薔薇欲放未放的花，顫抖在風中，霧中，美麗而淒涼。

常護花的目光却是落在薔薇花後的牆上，薔薇架下的地上。

停留了片刻，他便又舉步，繞過書齋的另一面，再一折，又回到書齋門前。

他的面上已有了笑容，脚步也變得輕快，彷彿繞着書齋走了這一圈，已有所發現。

杜笑天跟在常護花身後，當然看不見常護花面上的笑容，却立即發覺常護花脚步的輕快。

他脚步連隨加快，走到常護花身旁，道：「常兄，是不是已有所發現?」

常護花點點頭，脚步不停直入書齋。

楊迅在後面聽的清楚，看的分明，脚步立時也快了，入門的時候，已搶在杜笑天的前面。

常護花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前行，一直行到向門那面牆壁之前三尺才將脚步停下，目光也就落在那面牆壁之上。

那面牆壁之上掛滿了書畫，還釘嵌着兩幅老大的木刻。

兩幅木刻，一樣大小，都是半丈左右寬闊，一丈上下長短，分別釘嵌在牆壁的左右。

左面的一幅刻的是一個千年觀音，右面的一幅刻的是一個彌勒佛。

刻工也算精細，却並不像出自名家，也並不調和。

常護花左看看，右看看，又露出了笑容。

楊迅來到常護花身旁，冷眼瞟着常護花，那笑容自然看在眼中，即時道：「我看這面牆壁大有問題。」

常護花應聲轉過頭來，道：「你也看出來了?」

楊迅摸摸鬍子，沒有回答。

常護花接問道：「依你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楊迅道：「就在這面牆壁之上。」

常護花淡淡一笑，不再問下去。

楊迅的表情雖然像亦已看出來，那一問一答，却分明除了那牆壁之外，什麼都沒有發現。

杜笑天隨即上前，道：「常兄到底發現了什麼?」

常護花的目光又回到牆壁之上，道：「也就是這面牆壁。」

杜笑天的目光早已在牆壁之上，他一再打量，還是搖頭道：「這面牆壁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

常護花道：「表面看來的確沒有不妥，內裏顯然眞的大有問題。」

杜笑天道：「這牆壁之上莫非隱藏着一個暗洞。」

常護花說道：「也許是一個暗洞，但亦有可能隱藏着一扇暗門，連接牆後的暗室。」

杜笑天一怔，道：「牆後的暗室?」

常護花道：「牆後就算眞的藏着一個暗室，也並不值得奇怪。」

杜笑天大笑道：「牆後只有幾棵芭蕉，一架薔薇。」

常護花忽問道：「你以爲這面牆壁有多厚?」

杜笑天道：「即使厚是兩尺，中空的地方只得一尺，一尺寬闊的地方，人根本難以立足，這難道也可以叫做暗室?」

常護花道：「四五尺寬闊又可以不可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怒馬香車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巫山三邪正欲聯手以鬥石瑤姑之際，一縷簫音裊裊傳來，使得邪魔們鬥志全消，石瑤姑向司介侯訂下半月後在天一門總舵決鬥之約後，飄然而去。事後，石瑤姑與杜少恆會晤，要他與冬梅重返天一門，拯救文素文，杜少恆接命後與冬梅返回小鎮農莊，與百里軒會晤，百里軒游說杜少恆，相互聯手暗幫石瑤姑，擊毀司介侯後由他接掌天一門，密談間發現有人偸聽，出視之，見是公冶日師徒，百里軒着徒弟小精靈殺死牟平後，公冶日顯出拼命模樣，却藉機開溜，百里軒大喝一聲把手出短劍擲出——

嬌娃投虎口　勇將入龍潭

只見一道寒芒，有如電掣星飛似地，一閃而前——

公冶日的身軀，隨着一聲慘號瀉落牆外。

百里軒跟踪飛上牆頭，看到公冶日確已斃命之後，才扭頭向杜少恆笑道：「杜老弟，二位請稍待，這兩具屍體，必須就天色尚未全明之前，移到較遠的官道上去，以免有人會懷疑到我們。」

杜少恆含笑說道：「百里兄請便。」

百里軒向乃徒沉聲說道：「小精靈，將牟平的屍體帶着，咱們走。」

「是……」

杜少恆也接着說道：「這兒善後工作，由我來……」

說着，立即抓過一把倚在牆角的鋤頭，開始清除地上的血漬。

目送百里軒師徒帶着兩具屍體離去的背影，多梅輕嘆一聲道：「眞想不到，百里軒會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杜少恆道：「這倒不足爲奇，江湖上多的是身懷絕技，而不爲人所知的異人，我却是覺得他的意圖令人可怕。」

「你是說，他那想接管天一門的意圖?」

「唔!……」

「其實，如果他眞能將天一門整頓成一個主持正義的組織，倒也是一宗好事。」

「可是，問題却在於，他根本不是這樣的人。」

「那麼，我們是否要——?」

「他想利用我，我也要利用他，目前，只好雙方携手合作……」

杜少恆忽然頓住話鋒，向多梅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勢，並含笑說道：「這叫作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呀!」

百里軒已携着乃徒的手，飄落當場笑問道：「老弟台，甚麼天外有天呀?」

杜少恆道：「我們正在說你，眞不愧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多梅附和着笑道：「看情形，百里大俠的身手!比石車主還要高明哩!」

「我這點微末道行，怎麼能跟石車主比。」百里軒謙笑着接道：「老弟，辛苦你了，我們到屋裏去……」

回到室內之後，杜少恆首先說道：「百里

兒，現場痕跡雖已消除，但隣居們必已聽到方才的悽厲叫聲……」

百里軒截口接道：「那不要緊，這兒都是善良良民，最是怕事，待會，我去向他們的村長警告一番就行了。」

接着，又笑問道：「老弟，現在，算是已經有事實證明我的誠意了吧？」

杜少恆笑道：「我本就已經相信了呀！」

百里軒道：「爲了更堅定你的信心，我再告訴你兩個大秘密。」

「請說？」

「第一個秘密，是有關令正的，說來也許你不相信，令正事實上也就是咱們門主的正宮娘娘。」

對這意外的消息，杜少恆除了臉色一變之外，他的答話卻頗爲鎭靜：「我相信，曾適存狼子野心，他是甚麼事都能作出來的。」

多梅接問道：「既然杜夫人業已琵琶別抱，現在爲何又回來？」

百里軒道：「那是奉太上之命，要她回到杜老弟身邊，乘機刺探石車主的動靜的。」

杜少恆苦笑道：「現在我已決定重回魔宮，對這賤女人如何安排呢？」

「這問題，待會從長計議，現在先說第二宗秘密。」百里軒接着說道：「老弟，昨宵在北邙山頂，當苗嶺三邪出場之前，我曾經向司介侯以眞氣傳說過一個建議，還記得嗎？」

「記得，但不知你那建議的內容。」

「那是建議他動用一批殺手。」

「殺手？那是些甚麼人？」

「那是一批只知道服從命令，武功很高，卻是知覺麻木的人，即使是砍下他的一條手臂，也不會感到痛苦，仍然能瘋狂衝殺的年輕高手。」

「會有這種事？」

「一點都不會假。」

「那是怎麼調敎出來的？一共有多少人，那些人的武功高到甚麼程度？」

「那是司介侯和張神醫的傑作。」

「張神醫？就是漢代神醫張思邈的那位後代？」

「不錯，他們先挑選一批資秉特佳的年輕人，施以特殊藥物和特殊手法，可以于短時期內訓練成只知道殺人的瘋狂殺手，這批人的詳細數目，我不知道，但至少在十名以上，至於其個別功力，決不會低於司介侯身邊的琴兒劍兒。」

杜少恆長嘆一聲道：「如此說來，這批人可比琴兒劍兒更難纏了。」

百里軒點點頭道：「是的，因爲他們是沒有感覺的殺手。」

「但他們昨宵並未出場。」

「那是因爲『苗嶺三邪』趕來，才臨時改變計劃的。……還有，據我最近所獲消息，咱們門主的公子曾子長也加入了那個行列。」

「這眞是自作孽，不可活，」杜少恆長嘆一聲道：「像這情形，不知道多少無辜生命要犧牲在他們手中。」

百里軒道：「所以，我們要好好合作，先行設法消除那批殺手。」

「百里兄想必已有萬全妙計？」

「妙計是談不上，辦法卻是有的，老弟請跟我來。」

百里軒攜着杜少恆的手，走向密室門前，又扭頭說道：「小精靈，你和多梅阿姨多注意一點。」

「是……」小精靈扮了一個鬼臉。

× × ×

黃昏時分，杜太夫人的靈柩和杜少恆的元配上官倩都已到達。

對於上官倩早已與曾適存姘居的事，以往，杜少恆也曾于公冶十二娘的口中獲得一些隱約的暗示，加上百里軒目前的告密之後，自然有着八成以上的相信程度。

因此，儘管刼後重逢的上官倩，于不勝幽怨中顯得頗爲熱情，但杜少恆的反應卻是頗爲冷淡。

當然，由表面上看來，由於悲痛老母的人天永隔，他對嬌妻的冷淡，是有正當理由的，因而儘管上官倩心有所疑，卻也未便詰究。

料理杜太夫人的喪事，整整忙了一夜一天，草草地告一段落之後，已是第二天的上燈時分。

也直到這時，杜少恆才正式和上官倩作重逢後的單獨懇談，也才仔細地注意到，他這位昔日的嬌妻，似乎比年輕時更爲嬌艷動人。

但他目前，已無心情去欣賞她的嬌艷，只是開門見山地說明他自己要重回魔宮的決定。

這一說明，自然使得上官倩深感詫訝地，注目問道：「少恆，放着海闊天空的天地不去闖，卻要自投羅網，你這是爲甚麼呢？」

「因爲，天地雖大，卻已沒有我的容身之地。」

「我不懂。」

「妳應該比誰都更爲懂得的，妳想想看，現在的俠義道方面，是以石瑤姑，湯紫雲二人爲首，這兩人對我的怨恨之深，妳應該比誰都明白，她們不找我淸算陳賬，已經是够仁慈寬大的了，還會歡迎我回去嗎？退一步說，即使她們能歡迎我回去，我能有臉去見她們嗎？」

「這是似是而非的理由，少恆，你雖然一直在脂粉堆中打轉，但對女人的心理，卻還不够了解，你要知道，女人心中，愛與恨是難以劃分的，所以，我敢保證，只要你回到她們身邊去，多賠小心，多賠不是，她們一定比以前更爲愛你。」

「就算如妳所說吧！以我目前的武功，還趕不上她的一個車伕，那種仰承女人鼻息的生活，妳想我受得了嗎！何況，她們根本不歡迎我回去。」

「那是她們故作姿態……」

「不要說了，我決定重回天一門去，曾適存既然是我同父異母的兄弟，憑這一點淵源，只要我能誠心替他們效力，還有熬出頭來的希望。」

「你，確已下了決心？」

「不錯。」

上官倩幽幽地一嘆道：「既然你已下定決心，那我就沒得話說啦！」

緊接着，一整神色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少恆，天一門中，現在是太上當家，曾適存可沒有力量呵護你。」

「哦？還有嗎？」

「有，你回去之後，太上一定是非常歡迎，並且將於最短期間之內，使你功力速增，成爲個超級殺手……」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但我卻不希望我的丈夫成爲一個失去本性，只知道殺人的活死人。」

「會有這種事？」

「信不信由你。」

上官倩這幾句話，與百里軒所說的互一印證，已證明天一門中，確有那種失去本性，只知道殺人的超級殺手，但上官倩愈是不願意他回到天一門去，也愈使他相信百里軒所說的一切。

因此，杜少恆堅決地說道：「不管怎麼樣，也比我目前這種窩囊相要好得多，所以，我的決心決不更改，至於妳的行動，我也決不勉强。」

「不必爲我担心。」上官倩淒然一笑道：「我們雖然是夫妻，但我知道，你壓根兒就沒有喜歡過我，否則，二十年之前，你也不會棄我而出走了。」

杜少恆臉色一沉道：「過去的事，不必再提！」

上官倩還是自顧自地嘮叨下去，「現在，我已經人老珠黃，你隨便抓一個女人都比我强得多，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會賴在你身邊，讓你討厭。」

「這話可是妳自己說的。」

「我說的也等於是你說的一樣，你大可不必爲我的未來而操心，我會知道如何安排我自己。」

「那我就放心了……」

「早在二十年前，你就放心的了，是嗎？」她站起身來，正容說道：「少恆，看在你我曾經夫妻一場的情份上，我最後進一次忠言，希望你對重回天一門的決定，多加考慮。」

「不必，我已經詳加考慮過了。」

「那麼，我不說再見了，希望你多多珍重。」說完，她扭頭就走。

杜少恆揚聲說道：「謝謝妳，阿倩，但我還是要說再見的，再見！」

上官倩回答他的是一聲冷笑，和一聲幽幽長嘆。

杜少恆凝注案頭搖曳不定的燭光，默然無語。

百里軒緩步走近他身邊，含笑說道：「老弟台，現在，你對我的信心，該是更增進一層了吧？」

「唔……」

「那麼，我們決定二鼓起程。」

杜少恆笑了笑，說道：「一切但憑百里兄安排……」

× × ×

劉家集，是通往伏牛山筆架峯的必經之地，距筆架峯只有二十里，能通馬車的官道，到此爲止，再向裏走，就只能乘馬或步行了。

由於劉家集地處交通要衝，市面上本來就相當熱鬧，自從天一門將總舵建在筆架峯之後，更無形中成爲天一門總舵的外寨，不但市面上更爲繁華，居民也由原有的百多戶人家，增加了一倍以上。

黃昏時分，十輛雙套馬車，和數十騎長程健馬，整隊進入了劉家集。

儘管劉家集地處交通要衝，並非是一個沒見過大場面的村鎭，但像目前這種鮮衣怒馬，浩浩蕩蕩的壯觀行列，卻還是第一次見到。

這一次大隊人馬，就是由洛陽撤回來的天一門分舵人員。

當然，也包括了以司介侯爲首的魔頭們在內。

這一個壯觀的行列，雖然吸引了民衆們驚訝的眼光，但他們卻是像一技訓練有素的軍隊，秩序井然地一齊止於同慶酒樓前，然後魚貫地進入酒樓。

同慶酒樓是劉家集中首屈一指的豪華場所，也等於是天一門設在劉家集中的賓館和分舵，縱深五進，全是樓房，除了臨街的酒樓之外，後面的客房，就有百來個房間。

主持同慶酒樓的，是一個人高馬大的彪形大漢，此人約莫四旬開外年紀，塊頭之高大，連湯人傑——拾得兒也比他矮了半個腦袋，當然，名義上，他是這家酒樓的掌櫃。

當司介侯等高級頭目進入酒樓中的特別賓館後，這位大掌櫃自然也殷勤地跟了進去，但他卻在賓館前被迎面走出來的琴兒擋駕了，「井掌櫃，你來得正好。」

嬌巧玲瓏的琴兒，站在井掌櫃面前，就像是小娃兒站在大人跟前一樣。

但這位井掌櫃卻是畢恭畢敬地，哈腰諂笑道：「使者有何吩咐？」

「太上說，他老人家須要沐浴更衣之後，再進晚餐。」

「是！」

「還有，如果這兒有甚麼情況，叫你直接向門主報告。」

「是是……情況是談不上，但有些事情，必須向門主請示一下。」

「好，你自己去吧！」

「謝使者！」

井掌櫃向琴兒恭敬一禮之後，緩步走向曾適存的房間前。

曾適存的房門沒有關，公冶十二娘也在他的房間內。

井掌櫃在門外就躬身施禮，並含笑說道：「參見門主，和二娘娘。」

曾適存點點頭道：「不必多禮，井鐵牛，方才你跟琴兒的話，本座已聽到了，有甚麼事，說吧。」

「是！啓稟門主，『雪山四老』中的老大公冶老爺子師徒已被人狙殺……」

「這消息我已知道。」

「門主已查出兇手了嗎？」

「沒有，你呢？」

井鐵牛道：「屬下拙見，那必然是石瑤姑那邊的人。」

「廢話！」

「……」井掌櫃尷尬地一笑，沒接腔。

「還有別的事嗎？」

井鐵牛道：「有是有，不過，屬下不知道該不該說……」

「有話就說！」

「是！」井鐵牛走近兩步，俯身低聲說道：「啓稟門主，這兒，昨天新到一個很標緻的姑娘，屬下覺得她非常可疑。」

「啊！怎麼樣可疑法？」

「那美姑娘說……」

接着，以眞氣傳音嘰咕了好一陣子之後，才再度以普通語聲說道：「門主您說，像她那樣的人，是不是非常可疑？」

「唔……」曾適存沉思着說道：「的確是可疑。」

「門主，要不要派人去把她找回來？」

「你等一下，讓我向太上請示後，再作決定。」說完，立即匆匆走了出去。

約莫袋烟工夫過後，曾適存才重回室內，而且後面還跟了一個琴兒。

井鐵牛連忙迎上前去，問道：「門主，太上怎麼說？」

「太上要我親自去瞧瞧。」

「使者也要去？」

「難道不可以嗎？」琴兒嬌笑着。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井鐵牛諂笑接着道：「好，屬下帶路。」

公冶十二娘接道：「我也去。」

曾適存含笑點首道：「行！多去幾個人，熱鬧一點。」

× × ×

劉氏宗祠前的廣場，是劉家集的夜市所在，它的作用，一如開封的大相國寺，與洛陽的白馬寺前的廣場，雖然不如大相國寺與白馬寺前的廣場那麼百技雜陳，人頭鑽動，但一些賣小吃的，玩雜耍的，以及休閑的遊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湧向這兒，倒也顯得頗爲熱鬧。

當曾適存、琴兒等一行人到達時，正是華燈初上，也是這個小夜市開始熱鬧的時候。

當然，曾適存這行人，不是來逛夜市，他們的目的，是那位「非常可疑的」美姑娘。

所以，在井鐵牛的前導之下，一行四人，逕行走向劉氏宗祠的大門前。

「就是她。」井鐵牛悄聲說，並抬手向祠堂的大門口指了指。

端坐祠堂前台階上，雙手抱胸，一臉肅容的，是「香車四小」中的白小雲姑娘，井鐵牛所指的，也正是她。

此刻的白小雲是一身縞素，鬢邊也挿着一朵白色的小絨花，脂粉不施，麗質天生，更顯得格外的楚楚可憐。

她身旁地面上，平舖着一幅白布，白布上寫着十二個酒杯大小的血字：誰替我雪父仇，我給他作老婆。

紅白相映，本已非常醒目，而那兩句話，更是格外引人注意。

那幅血書白布的一角，用一個小型的黑布袋子壓着。

像這情形，圍在白小雲身邊的人，自然是不會少。但那些人，只是指指點點，悄聲談論着，却沒任何人向白小雲搭訕。

曹適存當先排衆而入，向白小雲問道：「姑娘貴姓？仙鄉何處？」

「小女子姓白，名小雲，小地方南昌。」白小雲娓娓而談，却並未向曹適存看過一眼。

「啊！南昌距這兒迢迢千里，姑娘怎會跑到這兒來的？」

「因爲，我的殺父仇人必然會到這兒來，也只有這兒才有人有力量可以替我報仇。」

「姑娘能否請說明白一點？」

「如果閣下合符我所須要的替父報仇的條件，我自然會詳細奉告。」

「好，請將那些條件說出來試試看？」

「閣下是有意應徵？」

「不錯，但不知白姑娘報仇的對象，是不是我曹某人？」

「小女子的仇家不姓曹。」

「那我就放心了，請說明條件吧。」

白小雲這才抬起頭來，向曹適存深深地盯了一眼，然後，探手一旁的黑布袋中，取出一個鴨蛋大小的黑色石頭，正容說道：「我的條件看似很簡單，但實際上却是非常難。」

她將卵石在手中掂了掂，又注目問道：「閣下知道這卵石的來歷嗎？」

「不知道。」

「這是衡山祝融峯旁黑龍潭的卵石，比一般卵石重而堅，我的條件是，應徵者必須單掌以本身眞力，將此卵石揑碎成十六塊，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有粉末，每一塊的份量必須要均勻。」

曹適存笑道：「這條件可的確不是簡單，但我還是願意試試看，白姑娘，請將卵石拋過來。」

白小雲將卵石拋給曹適存說道：「接着，小女子還有一個附帶條件。」

「請說。」

「如果閣下符合條件時，必須等殺了我的殺父仇人之後，才能和我成親。」

「行！白姑娘，我可以先行請教一些問題嗎？」

「現在不可以，必須等我認爲合格之後，我自會詳爲奉告。」

「好！咱們就這麼說定……」

只見他臉色一整，那握住卵石的右手，五指一收，一陣輕微爆响之後，才將手掌攤開來，伸向白小雲身前道：「白姑娘請過目。」

不錯，那個黑色卵石已裂成十六塊，每塊的份量也頗爲均勻，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掌心中也有着小量的粉末。

白小雲目注了少頃，忽然臉色一黯，仰首嚅嚅地說道：「爹爹英靈不泯，女兒總算已找着一位能替您報仇的人了。」

曹適存笑問道：「這是說，在下已算是合格了？」

「是的。」白小雲站起身來道：「一切到你的住處再談吧！」

曹適存點點頭道：「好，請跟我來。」

琴兒畢竟童心未泯，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邊走邊笑問道：「白姑娘，如果那個替妳瀹雪父仇的人是女的，妳如何報答她呢？」

白小雲順口答道：「我會給她作奴隸，終身聽候驅使。」

公治十二娘輕輕一嘆道：「年紀輕輕，能有這一份孝思，可眞不容易……」

回到賓館中曹適存的房間後，曹適存含笑說道：「白姑娘請隨便坐。」

「謝謝！」白小雲淒涼地一笑，逕自在一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公治十二娘與琴兒則分坐曹適存的左右。

白小雲首先注目問道：「如果我這一路行來的觀察不錯，閣下就是天一門的門主？」

「不錯，白姑娘對江湖上的動態，好像很清楚？」

「是的，要不然，我怎會找到這兒來。」

曹適存沉思着問道：「白姑娘方才說，是南昌人？」

「不錯。」

「南昌地區，有一位很難纏的武林怪傑白嘯天……」

「那就是先父。」

「啊！原來白姑娘就是白嘯天大俠的令嬡，那麼，白姑娘本身的武功，也必然很高明的了？」

「談不到高明，但比先父生前要強一點，不過，我的武功却不是家傳，而是獲自衡山白雲庵主……」

曹適存截口「啊」道：「原來白姑娘是白雲庵主百了師太的高徒，那就怪不得啦！」

白小雲淒涼地一笑道：「我可以坦白告訴諸位，我的恩師已於兩年前圓寂，臨終前，並將部份眞力以佛門開頂傳功大法轉輸給我，所以，像方才那種卵石，我也能單掌將它揑碎，但却不能控制大小和塊數，而且會有半數的粉末。」

說着，臉色一整，將仍然握在她手中的一個卵石使勁一揑，果然一如她所說，半數成了粉末，另一半却成了大小不一的碎塊。

這情形，使得對方三人一齊精目中異彩連閃，曹適存並「啊」了一聲道：「年紀輕輕，能有這一份眞力，可眞是難能可貴。」

白小雲謙笑道：「還不是我自己的成就，完全是恩師所賜。」

公治十二娘笑問道：「白姑娘自己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却仍然要以等於賣身的方式替父報仇，那麼，那個仇家，一定是很厲害的人物了？」

「是的，那廝等於是慾望香車車主的左右手……」

「那是誰？」

「司馬元。」

司馬元會是白小雲的殺父仇人嗎？

當然不是，那是事先計劃好的謊言。

不過，白小雲所說的身世，却是確有其人，也確有其事，只是她的父親白嘯天，並非死於仇家之手。

在「香車四小」中，她是唯一帶藝投師的一個，所以，她的成就，在四小中，和石瑤姑的兒子石家慶，（亦卽杜少恆的兒子）在伯仲之間，比文眞眞却要遜上一二籌，至於湯人傑，那是四小中最突出的人物，相形之小，白小雲就更爲遜色了。

「司馬元？令尊會是司馬元所殺？」曹適存訝然地問。

「門主不相信？」

「我相信，但事情却實在令人費解。」

「此話怎講？」

「因爲，如所週知，令尊雖然是一位難纏人物，但行爲却介於正邪之間，而且生平並無大惡，而司馬元是俠義道人物，他怎會對令尊驟下殺手的？」

白小雲苦笑道：「門主說得是，但正由於先父是一個介于正邪之間的人物，生性怪僻，易爲宵小所利用，據我所知，他老人家是被奸徒利用，殺了司馬元的一個盟弟之後，才被司馬元登門尋仇所殺。」

曹適存沉思着問道：「白姑娘府上，還有些甚麼人？」

白小雲幽幽地一嘆道：「我是獨生女兒，先慈早已仙逝，先父遇難之後，我就成了孑然一身，只好投奔恩師，一直等恩師圓寂之後，我才到江湖上來闖蕩。」

「妳怎會到劉家集來的？」

「我本來的目的，不是到這兒來，只是志切親仇，到處打聽司馬元的下落。」

琴兒揷口笑問道：「於是，當妳打聽到司馬元在洛陽落脚時，妳就趕到洛陽來了？」

「是的。」白小雲苦笑道：「那是半月以前的事，當時，我雄心萬丈，自信仇人的腦袋，可以手到拿來，可是一直到與司馬元交過手後，才知道我這點微末道行，差得太遠了。」

公治十二娘接口問道：「司馬元怎麼沒殺妳？」

白小雲道：「他自認是俠義道人物，對我這爲父復仇的行爲，衷心激賞，所以，不但沒有殺我，而且，還叫我練好武功之後再去找他尋仇，或者是另外找個強有力的幫手也行。」

曹適存注目問道：「於是，妳才想出這個奇異的方式，並找到這兒來？」

「是的，當時我感到很沮喪，無所適從，一個人躑躅街頭，流連於茶樓酒肆中，才聽到有關天一門各種傳說，也才觸發我這個奇異決定。但也就在這時石車主忽然派人找我……」

「石瑤姑找妳幹嗎？」

「她要替我化解這一段血仇！並有意收我作她的徒弟，但我沒有答應，我告訴她，不共戴天之仇，是沒法化解的。」

「當時，石瑤姑怎麼說？」

白小雲長嘆一聲道：「石車主還能有甚麼說的哩！她既不能幫我殺掉司馬元替我報仇，則一切都是空談，您說是嗎？」

「那麼，妳到這兒來的事，是否也曾在石瑤姑面前透露過？」

「沒有，但我判斷，至少司馬元是應該知道的。……」

白小雲的這一篇說詞，雖然不能說是天衣無縫，却也不容易找出甚麼漏洞來。

因此，曹適存沉思了一陣之後，才淡淡地一笑道：「白姑娘，我很抱歉，對妳的這個大仇家，我自忖沒有把握可以殺死他……」

「這……」白小雲訝問道：「門主是不相信我，還是——？」

「不！我說的絕對是言出由衷。」

「如果連門主你都沒有把握，那我這一段血海深仇，就永遠沒有湔雪的希望了。」

「那也不盡然，只是，要看白姑娘有沒有這一份造化。」

「門主此話怎講？」

「走！我帶妳見太上去，只要咱們太上能看中妳，妳的殺父之仇就指日可以湔雪了。」

一聲清嗽，起自門口，司介侯已緩步而入，並含笑說道：「不必走，你們的談話，我都已聽到了。」

曹適存躬身一禮，恭聲問道：「那麼，太上之意——？」

司介侯一雙精目儘在白小雲的週身上下溜轉，一面連連點首道：「好！好！很好！」

曹適存連忙沉聲說道：「白姑娘，還不快點拜見太上。」

「小女子白小雲參見太上。」

白小雲應聲盈盈拜了下去，但却被一股無形潛勁給托住，司介侯並正容說道：「我這個人，不喜歡這些俗禮，現在，妳聽好：妳的父仇包在我身上，我也不要妳作我的老婆，從此刻起，妳和琴兒，劍兒她們一樣，是我的徒弟，也是我的乾女兒，但沒有師徒，父女的名義，妳也跟一般人一樣，叫我太上。」

「是！太……上。」

「叫得很不自然，這也難怪，慢慢地，妳就會習慣的。」

「……」白小雲淒涼地一笑，沒接腔。

「小雲，妳今年幾歲？」

「十八……」她的語聲低得像蚊子叫。

「好！正是一枝花的年齡。」司介侯曖昧地一笑，然後目注琴兒說道：「琴兒，妳要好好接待這位新來的白姊姊呀，今宵，她就跟妳住在一起。」

「是！」

「妳這位白姊姊初來乍到，一切都不懂，有關本門的一切，妳要向她詳爲解釋。」

「我知道。」

「好，妳先帶她到妳的房間去。」

「是！」琴兒嬌應一聲，然後攜住白小雲的素腕：「白姊姊，我們走……」

進入琴兒的房間，琴兒順手關好房門，悄聲道：「白姊姊，我想妳一定很累了。」

白小雲像是自語似地接說：「想不到太上年紀那麼輕，人又那麼好……」

琴兒嬌笑道：「其實，太上的年紀，足可以作妳的祖父而有餘……」

「啊！那他怎麼看起來那麼年輕？」

「因爲，他服食過成形芝馬，所以能功臻化境，青春永駐。」

「那豈不是已成半仙之體了？」

「差不多。」琴兒貼着她的耳朵說道：「至於爲人的好與不好，那就看妳站在哪一個角度去看了。」

「我只是憑我的直覺。」白小雲也悄聲地說。

「白姊姊，妳說他人很好，是不是因爲他答應替妳報仇，却不要妳作他的老婆？」

「是啊！」

「其實，在他的心目中，乾女兒、徒弟，與老婆，都是沒甚麼分別的。」

「此話怎講？」

「我已經說得夠明白了。」

「這是說，乾女兒與徒弟，也等於是他的老婆……」白小雲在忘形之下，語聲也不自覺地逐漸提高。

琴兒連忙以纖掌捂住她的小咀：「白姊姊，這些話，只能用耳語。」

「啊！他會那麼厲害？」

「除了耳語之外，就只有用眞氣傳音交談，上床去吧！談起話來，也方便一點。」接着，語音略揚道：「白姊姊，早點睡吧！一切問題，明天再談，明天早晨還要起個大早哩！」

「好的……」

琴兒對於白小雲，倒是非常投緣，兩人並頭躺在一起，互相依偎着。

「現在，可以繼續方才的話題了。」琴兒首先說。

「琴兒妹妹，照妳方才那麼說，太上的女

徒弟，豈不都是他的老婆？」

琴兒道：「是的，只要滿了十六歲的，都不例外。」

「那麼，妳呢？」

「我？」琴兒苦笑道：「我和妹妹劍兒還都只有十五歲，但到明年……唉！」

「有辦法避免嗎？」

「沒有。」

「那麼，那些人都不是心甘情願的？」

「這可很難說，平心而論，太上除了嗜色如命之外，平常對我們這些人，倒的確是一位很好的師傅，也是一位很好的義父。尤其對我們姊妹，更是特別寵愛，連門主也要買我們的賬哩！」

「……」白小雲沉思着沒接腔。

「噢！妳在害怕了？」

白小雲的確有點兒担心。

儘管她已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但她脫離父母的照顧之後，又先後托庇於恩師白雲庵主與義母湯紫雲的呵護，一直不曾吃過苦頭，也不曾擔驚受怕過。

此刻，她一個人孤身涉險，深入魔巢，儘管到目前為止，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同時，她接受此一任務時，也曾作過最壞的打算，而且，當她出發之前，精於先天易數的江濤，還替她演算過，斷定她此行有驚無險，一定會完成任務……

但瞻望未來，她的芳心中，卻不能不感到無限惶恐。

當她聽到琴兒的詢問時，卻故意笑問道：

「我為甚麼要害怕？」

「怕太上要妳作老婆。」

……

「琴妹妹，妳忘了，我是替父報仇，這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呀！」

「我沒有忘記。」琴兒的語氣忽然莊重起來：「白姊姊，妳我雖然是初逢乍見，但我們算得上是一見如故，我更是把妳當親姊姊一樣的看待。」

「謝謝妳！琴妹……」

「可是，如果妳心中有甚麼事情，可不能瞞着我。」

白小雲道：「沒有啊！我的心中一心只想替父報仇。」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才問妳，希望妳不是別有用心而來。」

「別有用心？此話怎講？」

「因為，現在是非常時期，而我們太上，也決不是輕易相信人的人。」

白小雲道：「我只求無愧於心，可不管人家怎麼想。」

「白姊姊，我可以坦白告訴妳，太上要我陪着妳，是別有深意的。」

「是要妳就近監視我？」

「不錯……」

「那好辦，以後，不得妳的許可，我決不擅自離開妳一步就是。」

「我就為妳好，白姊姊，我不希望有任何不幸的事故發生。」

「我知道，謝謝妳，琴妹……」

琴兒道：「好了，睡吧！其餘的回到總舵後再談……」

× × ×

當白小雲與琴兒，在房間內相擁懇談的同時——

雪山四老中的老三公冶月與公冶恆，也在房間內一臉肅容地商談着。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誰？」公冶月首先發問。

「老爺子，我是送信的。」是一個陌生的口音。

「進來！門沒上閂。」

房門「呀」然而啓，進來的是一個小二。

「信呢？」室內兩人同時注目發問。

「小的帶的是一個口信。」小二似乎有點不安地笑了笑。

「口信？是誰的口信？」公冶恆搶先發問道。

「是二位老爺子的二哥……」

「啊！他怎麼說？」

「他老人家就在鎮南的土地廟前，要小的帶領二位老爺子前去見面。」

「他為甚麼不到這兒來？」

「這個，小的可不知道，因為，他老人家沒有說過。」

兩個老頭互望了一眼，店小二又接着說：「哦！對了，他老人家交代過，二位老爺子前去時，不可告訴另外的任何人。」

「為甚麼？」公冶月注目問。

「這個……小的還是不知道。」

兩個老頭再度互望一眼，以真氣傳音互相交談了幾句之後，才由公冶月向店小二說道：

「小二，你不必去了，告訴我們方向就行。」

「是，那土地廟就在鎮南的山脚邊，由這兒出大門向左拐，順着大街一直向前走……」

不等他說完，兩個老頭已站起身來，向外走去，公冶月並扭頭說道：「小二，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我們出外逛街去了。」

說着，並順手遞給小二一塊碎銀。

「謝謝！小的知道……」店小二連連哈腰諂笑着。

那土地廟位於劉家集郊外約莫半里的山麓，背倚叢林，面對人烟稠密的市集，在深夜裏，卻顯得相當寂靜。

當公冶月、公冶恆兩兄弟趕到那兒時，屹立土地廟前的，赫然是那個店小二。

憑「雪山四老」的身份，他們的脚程自然是不會差到哪兒去，儘管他們此行是以逛街的姿態前來，但仍比普通人要快速得多。

如今，這個店小二居然會趕到他們前頭，這就够人玩味的了。何況，他們還曾交代過，不要他趕來的。

因此，兩個老頭心頭微凜，公冶恆並搶先冷哼一聲，道：「想不到你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店小二謙笑着道：「不敢當！老爺子謬獎啦！」

公冶月注目問道：「閣下先報個萬兒。」

「區區司馬元。」

「哦！原來是石車主的得力助手司馬大俠，那就怪不得啦！」

「公冶前輩，咱們雙方的時間都很寶貴，我看，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司馬元的語氣和神態，都顯得頗為客氣。

「唔……老夫正聽着。」

「在下不惜以詐騙手段，將二位前輩請到這兒來，是有要事相商，也可以說是有所求於二位前輩。」

「請乾脆一點。」

「是！」司馬元扭頭沉喝一聲：「人傑，將二當家的請出來。」

「得令！」隨着這聲暴喏，人高馬大的湯人傑已雙手托着一個白髮老頭飄落當前，後面還隨着一位雍容華貴的中年美婦。

中年美婦是湯紫雲，那白髮老頭卻是「雪山四老」中的老二公冶昇。

一見他們的二哥被劫持，公冶月、公冶恆二人禁不住鬚髮怒張，雙目中寒芒暴射地，作勢欲撲。

司馬元連忙沉聲喝道：「二位老人家請稍安勿躁，至少，咱們目前還是朋友。」

「朋友？」兩個老頭強抑心頭怒火，由公冶月發話冷笑道：「好，老夫問你，我們老二，是否還活着？」

「毫髮無損，只是被點了昏穴。」

「咱們老大是誰殺的？」

「殺死你們老大的人，我暫時不能告訴你，但二位老人家可以將這筆賬記在石車主身上，或者暫時記在我的頭上也行。」

公冶月冷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司馬元過去雖是小角色，但現在已是响噹噹的大人物，大丈夫應該敢作敢為，為何殺了人不敢正式承認？」

司馬元苦笑道：「老人家，殺你們老大的人，目前不在現場。」

「在那兒？」

司馬元道：「在正邪決戰時，我會告訴你。老人家，目前追查殺死你們老大的兇手，是次要的事……」

「放屁！我們老二就是為了追查兇手，才遭到你們的暗算……」

司馬元也截斷對方的話道：「老人家，二當家的不是被暗算，是憑真功夫制服他的。」

「是你？」

「不！就是這位小哥兒湯人傑。」

公冶月向湯人傑深深地盯了一眼，道：「一個乳臭未乾的傻小子，能制服我們老二，老夫不信。」

司馬元道：「不信可以當場試試，老人家，目前當務之急，是如何解救你們老二，老人家同意嗎？」

公冶月冷然注目道：「你有甚麼條件，說吧？」

司馬元正容說道：「條件很簡單，我要委屈四當家的到我們這兒來，作幾天貴賓。」

「為甚麼？」

「因為，我要借重他的身份，混到天一門去，目前三位老人家中，只有四當家的身裁，和我近似。」

「真是異想天開。」公冶月笑道：「司馬元，咱們撇開其他的一切都不談，像我們這樣的老頭兒，你能模仿得來嗎？」

司馬元道：「我有絕對自信，只要二位老人家肯合作。」

「老夫相信事實。」

「好！我給事實你瞧，老人家請稍待片刻。」司馬元說完，隨即快步走向土地廟後的密林中。

公冶月目注湯紫雲問道：「老夫還沒請教這位夫人尊姓芳名？」

湯紫雲抬手一掠鬢邊青絲，含笑反問道：「二位老人家聽說過湯紫雲這個人嗎？」

公冶月「哦」了一聲道：「原來是湯夫人，真是見面更勝聞名。」

公冶恆接問道：「聽說湯人傑是妳的義子，對嗎？」

湯紫雲點點頭道：「不錯。」

「我們老二，果然是憑真實功夫，被他所擒？」

「絕對不假！」

「年紀輕輕，會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可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真金不怕火煉，老人家不相信，何妨當面試試。」

「老夫會試的，現在，我姑且完全相信妳的話，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如何將他調教出來的？」

「調教這小子，是石車主的事，他現在是石車主的正式弟子……」

「石瑤姑的武功，老夫兄弟們曾經領教過，好像並不如傳說中的那麼高明。」

湯紫雲笑道：「當時，四位老人家出了全力嗎？」

「這個……」

「四位老人家既然未盡全力，石車主又為何不能藏私？」

「唔……說得倒也是道理。不過，即使是當時石瑤姑藏了私，她的徒弟的武功，也決不可能高過我們『雪山四老』去。」

「老人家，我不能不提醒你，四位老人家擅長的是聯手合擊，一落單，功力就無形中打了折扣，是嗎？」

「這倒是實情。」

「我再提一個人，白雲山莊的李老太公，老人家當不陌生吧？」

「唔……僅聞其名，卻不曾見過面。」

「李老太公已是神仙中人，我們這邊的人，或多或少都受過他老人家的好處，尤其是幾個年輕人，受的好處更多。」

「妳是說，這小子曾受過李哲元的親自指點。」

「豈僅是指點而已！他老人家一粒靈丹，就可以抵得上一般人半甲子的面壁之功，老人家相信嗎？」

公冶恆點點頭道：「這個，老夫倒是有點相信。」

湯紫雲道：「何況，我們這幾個年輕人，每一個都是萬中選一的上佳資稟……」

人影一閃，裝束得與公冶恆一模一樣的司馬元已飄落當場，含笑說道：「湯夫人，別吹了，咱們還是談正經事吧！」

此刻的司馬元，不但外表與公冶恆一模一樣，連說話的嗓音，也有八成以上的近似。

公冶月瞧瞧司馬元，又瞧瞧他身旁的公冶恆，苦笑道：「司馬元，你這一套模仿的功夫，老夫倒是由衷的佩服你。」

司馬元笑了笑道：「那麼，對於在下方才的要求，老人家該善加抉擇了。」

公冶月霜眉一揚道：「沒這麼簡單，老夫已說過，要當場試試……」

司馬元截口笑道：「老人家，這不是逞意氣的時候。」

「你是威脅我？」

「這是事實，我不否認，因為，我正掌握着你們老二的生命。」

「……」一提起被劫持的公冶昇，公冶月只好作無聲的嘆息。

司馬元侃侃而談：「老人家，我知道四位雖然不是親兄弟，卻是情逾同胞骨肉，我想，二位老人家不會忍心再失去一位兄弟的。」

「……」公冶月臉上肌肉抽搐着，仍然沒吭氣。

「老人家，我更不妨坦白告訴二位，目前這山區，已成了我方的勢力圈，二位老人家自己衡量一下吧！」

公冶月輕輕一嘆道：「這是說，即使當場試驗的結果，我們兄弟勝了，也難逃你們的圍攻？」

「不錯，但我敢斷定，真要試驗，二位老人家絕對勝不了……」

一直靜聽着的公冶恆，怒聲接道：「司馬元，你這是逼我們走極端……」

司馬元截口笑道：「老人家請暫息雷霆，先聽我分析個中得失如何？」

公冶月擺手制止公冶恆接腔，一面冷然接道：「請講？」

「我們這個計劃，是勢在必行。」司馬元正容接道：「如果雙方高高興興地合作，大家都輕鬆愉快，否則，拉下臉來，還是要合作，但卻要增加雙方的困難和危險，二位老人家該能想到，出來太久了，可能會引起懷疑，你說

是嗎？」

「理由好像都給你估盡了！」公治月扭頭向公治恆苦笑道：「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老四，看情形，我們已無選擇的餘地了。」

「你已決定跟他們合作？」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當然，我還要先問問跟他們合作的條件。」

「對！如果條件不合，咱們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司馬元含笑接道：「二位老人家請放心，合作條件十分優厚。」

公治月道：「請講？」

「第一，保存雪山派道統，也就是保護二位老人家的安全。」

「對這一場正邪決戰，你們好像自信已贏定了？」

「當然！自古邪不勝正。」

公治月沉思着說道：「這第一項，老夫要補充一點，那就是，也必須保護我們少主的安全。」

司馬元一楞道：「你們少主是——？」

湯紫雲搶先說道：「就是公治十二娘。」

「行！」司馬元接道：「請說下去。」

「第二，關於四老中老大的善後問題，將來由石車主以掌門人之禮，予以隆重安葬。仇人也必須交給我們處理。」

「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可以保證，到時候，讓那位殺死你們老大的人與三位老人家一較雌長。」

這是暗示他，讓他們知難而退。

當然，站在司馬元的立場，為了避免激怒對方，也只好出此一途了。

公治月點點頭，說道：「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在下說過的話，絕對負責。」司馬元接着說：「條件只有兩項，三位老人家還有甚麼疑問嗎？」

原來那位被湯人傑「保護」着的公治昇，已在司馬元第二次出場時，以手式示意，解開了昏穴，自然也聽到了談判的經過，因此，目前司馬元口中的「三位老人家」，是將公治昇也包括在內了。

三個老頭兒互望了一眼之後，公治昇首先問道：「司馬元，你是打算要咱們老四和老夫一起作為人質？」

「不！」司馬元接道：「只要四當家的一位作為人質，就行了。」

「老夫如何安排？」

「你老人家仍回天一門去，但時間上得挪後一兩天。」

「好，我是沒得話說了。」公治昇苦笑道：「老三、老四，你們看着辦吧！」

公治月沉思了少頃，才一挫鋼牙道：「好！老夫認了！」

「老人家，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司馬元為了消除對方心中的不快，以便於雙方的順利合作，因此，他又誠懇地加以補充說：「三位老人家在被迫的情況之下，跟你們心目中的所謂仇家合作，心中一定十分不快……」

公治月冷哼一聲：「豈僅是不快而已！」

司馬元道：「但我要奉勸三位一聲，那是個多甲子以前的事了，撇開當時結仇的是非曲直不談，基於冤家宜解不宜結的道理，以及保全貴派命脈的大前提，我想貴派祖師們的英靈，也會含笑九泉的。」

公治月長嘆一聲道：「別向我們說教了，我們就擱的時間已太長，趕快辦好必要的手續，早點回去吧！」

「老人家說得有理……」

×　×　×

約莫頓飯工夫過後，司馬元以公治恆的身份，偕同公治月，回到他們的住處。

為了表示他們是真的去逛街，還特別在夜市場中買了一些當地的土產。

好在由於他們的身份特殊，並未有人懷疑他們的行動，而他們所住的賓館中，也平靜如恆。

當然，也由於司馬元那巧奪天工的易容術，和公治兄弟的「誠心合作」，不會露出馬腳來。

第二天，當大夥兒出發之前，公治昇首先趕到，接着，杜少恆、多梅，百里軒師徒等一行人也適時趕到。

這些人中，公治昇與百里軒二人，自然得先行向司介侯報告一番，但司介侯却只是淡淡地一笑道：「我知道了，咱們回到總舵再行研究……」

由劉家集到天一門總舵的這一段落，的確算得上是天險，前面的十來里路，還能乘馬，後面的一段却只能步行了。

有些地方，一旁峭壁排雲，一旁下臨千丈深澗，勉能通行的羊腸小徑，滑不留足，走在上面，會令人提心吊膽，甚至有些地方根本無路可通，而係臨時架設的棧道，膽小的人，瞧也會直打哆索。

杜少恆與白小雲等人，都是有心人，見此情形，無不心中感慨萬千地暗自忖着道：「這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天險，即使是有內應，要想憑武力，强行攻進來，可真是難上加難……」

約莫是巳末時分，已到達天一門總舵。

說起這個天一門的總舵，不但是造物者的一大傑作，也是宇宙奇觀之一。

那是一個天然石洞，進口處倒也很平常，但光是一個主洞就可以容得下千把人在裏面作為操場，其餘分支歧洞之多，更有如星羅棋布，就像整座山峯的下半部都被挖空了似地。

而且，洞中還有一條小溪，溪水冷冽，深達丈餘，至於寬度，則約在一丈至三丈之間，妙的是溪中還有魚，魚鱗雪白，每尾約在六兩至半斤之間，味極鮮美。

那些分支歧洞，都於適當地點以人工加以堵塞，隔成一個個的房間。

杜少恆與多梅二人，也分配到一間，而且是屬於天一門高級人員的豪華房間，他們的芳鄰就是天一門的軍師百里軒。

安頓下來之後，已是午餐時分。

高級人員的飲食是分別送到房間裏來的，百里軒為了杜少恆、多梅二人是初來乍到，特別吩咐將他自己的那一份也送到杜少恆的房間，湊湊熱鬧。

進餐當中，百里軒低聲說道：「二位，有些事，我要先行交代，以免二位無心犯禁。」

杜少恆接道：「在下恭聆！」

「二位，對於我們這房間不遠處的那道紅色小橋，想必已注意到了？」

「是的，已經注意到了，那是道小溪最窄之處，這裏的任何人都不難一跨而過，却為甚麼要建這麼一道小橋？」

「那橋的作用，只是一個標幟，任何人，除非奉到宣召，否則，一過小橋就是死罪。」

「是否是無雙大俠被軟禁在那邊？」杜少恆以真氣傳音發問。

「因為，那是太上和兩位老爺子的修真之所。」百里軒却仍然用普通語聲回答。

百里軒的答話，對杜少恆的問話來說，有點牛頭不對馬咀，但那語氣，却是和他前面所說的一段相連貫的。

而且，他一面說，還一面向杜少恆連連使眼色。

這就是說，杜少恆的問題，不但已於百里軒的眼色中獲得肯定的答覆，同時也得到強有力的警告：連真氣傳音也得小心運用。

杜少恆也以普通語聲接道：「多謝百里兄指點，我們不會擅自亂闖的。」

多梅嬌笑一聲道：「軍師，奴家可以請教一些問題嗎？」

百里軒含笑點首道：「不明白的地方，當然該問。」

多梅道：「這座天然洞府，是否還另有出路？」

百里軒道：「據我所知，除了前洞的出入口外，沒有別的出路。」

但他却以手指蘸着湯水在桌面上寫着：「太上所居後洞，可能另有通路，至少那道暗溪是有出路的。」

他，隨寫隨將字跡抹去。

多梅笑了一笑，道：「還有一點，我也想不通，這洞府中住了這麼多人，却一點也不覺得氣悶，有時候，好像還有微風拂動哩！」

百里軒苦笑道：「這道理我也想不通……可能是因為洞府太大，有一些可以通風的暗洞，表面上看不出來。」

杜少恆接道：「想不通的事情，最好是不要去想，我倒有一個問題，不知該不該問？」

「是哪一方面的？」

「就是天一門為甚麼要選這麼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天險作為總舵？」

多梅也含笑接道：「是啊！天險固然可以阻止敵人侵入，但對自己也非常不方便。」

百里軒正容說道：「據我所知，這正是咱們太上的深謀遠慮，如所週知，江湖幫派，一如朝代之興衰，興起時，誰也不敢自詡有絕對把握，興起之後，更隨時有被旁人取代之可能，如能保有這麼一個天險所在，則不論起過程中失敗，或者是興起之後，為旁人所取代，都有一個能夠養精蓄銳，伺機東山再起的希望。」

杜少恆點點頭道：「這倒是極有見地。」

百里軒故意提高語聲笑道：「咱們太上，天縱英明，胸羅萬有，實為近五百年以來，江湖上的第一奇人。」

門外傳來一聲嬌笑道：「軍師好興緻！」

聞聲知人，那是琴兒。

百里軒笑道：「使者的興緻也不錯呀！居然偷閑串起門子來。」

說完，人已起身將房門打開，並擺手作肅客狀道：「使者請！」

琴兒一面緩步而入，一面嬌笑道：「奴家哪有軍師爺的命好，此行是奉命前來，啊！諸位請坐呀！」

原來杜少恆、多梅二人也站了起來，含笑相迎。重行落座之後，百里軒才正式替杜少恆、多梅二人引見。

琴兒笑問道：「諸位的午餐用好了嗎？」

杜少恆搶先笑道：「多謝使者，已經用好了。」

琴兒嬌笑道：「杜大俠初來乍到，可能有點不太習慣吧？」

「還好。」杜少恆輕輕一嘆道：「一個一身如寄，潦倒窮途的落拓書生，能有這麼一個棲身之所，我已感到非常滿足了。」

琴兒掩口嬌笑道：「隨遇而安，知足常樂，杜大俠可真是一位達人。」

提到「隨遇而安」，使得杜少恆想起石瑤姑前此所給他的錦囊妙計，臉上不由泛起一絲使得旁人難以理解的笑意，但他口中却漫應道：「使者，杜某不是達人，應該說是一個最沒有出息的人才對。」

是於與「杜大俠說笑了！」

「我是實話實說……」

百里軒插口笑道：「杜老弟別謙虛了，使者，方才說是奉命前來？」

琴兒點點頭道：「是啊！」

「有何吩咐？」

「太上要召見多梅姑娘。」

多梅一怔道：「太上只召見我一個？」

琴兒頷首笑道：「是的，也許還要召見杜大俠，但不是現在。」

多梅與杜少恆二人交換了匆匆的一瞥之後，站起身來道：「是否現在就走？」

「是的。」

身處魔巢之中，對這禍福未卜的突然召見，多梅的內心是有着深深的不安的，但礙着琴兒在旁邊，連與杜少恆交換一下眼色，也不敢過於放肆，只好硬起頭皮，銀牙暗咬地跟着琴兒走去。

通過那座象徵性的小橋，就算是進入了禁地。在多梅的感覺中，這禁區中也沒甚麼特別之處，只是較前洞肅靜得多而已。

她與琴兒走了百十來丈，居然沒看到一個人，也沒聽到一點聲音，只有他們兩人的腳步聲，「沙沙」地劃破這寂靜的空間。

突然，一道人影攔住她們的去路。多梅目光一觸之下，像是遇見鬼怪似地，花容失色，幾乎驚叫出聲地接連退了三步。

那是一個中等身裁，花白虬髯滿頰的灰衫老者，年紀總在五旬以上，但却是紅光滿面，雙目開闔之間，精光四射。

「多梅，很難得，妳居然還認識我。」灰衫老者「嘿嘿」邪笑着。

「即使你燒成灰，我也能認出你來！」多梅強定心神冷笑着。

原來這個灰衣老者就是從小將多梅養大，替她紮下武功基礎，却於她十三歲時，奪去她貞操的馬戲班班主時百川。

時百川笑了笑道：「多梅，不論是妳對不起我，或者是我對不起妳，事情都過去了，可以不必再提……」

「那你攔着我幹嗎？」

「老朋友嘛！現在又同為一殿之臣，敘敘舊，總不算有錯呀！」

一旁的琴兒携起多梅的素腕，向時百川嬌笑道：「老人家，太上正等着要見多梅姑娘，老人家有話，待會再說可好？」

時百川含笑點首道：「好，好，使者請！多梅姑娘也請……」

老頭兒話說得很客氣，但却是一副嬉皮笑臉，神情之間，滿含輕薄。

這情形，對多梅來說，也是頗為納悶，因為，對於琴兒、劍兒，她頗為明白，這兩個小妞，年紀雖輕，但在天一門中，却有着特殊的崇高地位，平常，連身為門主的曹適存，也只有加意巴結，為甚麼時百川却反而膽敢如此不敬呢？當然，這是多梅心中的事，此時此地，她不便發問，也不敢發問。

在琴兒的率領下，又走了二十餘丈，才折入一條支道，進入琴兒的房間，房間內，劍兒與白小雲，也都赫然在座，而且，看情形，她們談得很投緣。

多梅與白小雲，早就在石瑤姑的安排下，認識了的，她們彼此間，也知道對方的任務。

但在目前這環境中，却只有心照不宣，而任由琴兒替她們互相引見着。

經過一番客套之後，琴兒才向多梅嬌笑道：「太上正在入定，至少還要半個時辰才能接見妳，現在，我們可以樂得輕鬆一下。」

不等多梅接腔，又注目問道：「多梅姊，方才那個時老頭，你們是怎麼認識的？看情形，妳好像很討厭他？」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刀段春遭胡八姑施毒，脅令他往殺天狼會主以交換解藥，段春依址找到天狼會主，坦率說出來意，因他深知殺不殺天狼會主，胡八姑也斷不會給予解藥，他只是要探知胡八姑下落，殺她撈本，金三郎探出胡八姑下落後，由天狼會主安排一切。天狼會另三名長老天機道人、馬文雄及狄兆官奉胡八姑命趕來蜈蚣鎮，詎抵埗後胡八姑已離開太平客棧，三名長老正感愕然間，值楊雷公走進店堂，驚問他們何以不去見胡八姑，天機道長詐作不知，反問楊雷公從何而返，馬文雄、狄兆官知意，靜候楊雷公回答——

正邪分勝負　龍虎結武盟

楊雷公道：「胡長老要我去金一號住的地方，看看金一號有沒有回來。」

天機道人道：「金一號去了那裏？」

楊雷公道：「杏花鎮。」

天機道人道：「八姑叫他去的。」

楊雷公道：「是的。」

天機道人道：「去幹什麼？」

楊雷公道：「跟踪虎刀段春。」

天機道人道：「金一號回來了沒有？」

楊雷公道：「沒有。」

天機道人道：「虎刀段春呢？」

楊雷公道：「回來了。」

天機道人輕輕嘆了口氣。

他這口氣，等於是替金一號的命運，下了一個無言的註脚。

被跟踪的人安然無恙，跟踪的人卻失去了音訊，這意味着已發生了一些什麼事，自是不難想像。

楊雷公似乎並不將一號金狼的安危看得如何重要，當下又接着道：「走，我們一起去後面看看八姑。」

歪脖子楊二乖巧異常，他發現連楊雷公都不知道血觀音胡八姑已經退了房間，便曉得情形相當嚴重。

他不敢從旁胡亂多咀，這時已悄悄退去一邊。

天機道人又咳了一聲道：「我們趕路累了，想先喝杯茶，解解口渴。你一個人進去吧，正好順便為我們通報一下。」

楊雷公覺得也是道理，便點了點頭，一個人向櫃後走去。

這邊，天機道人朝馬文雄和狄兆官兩人分別溜了一眼，兩人一齊苦笑搖頭，表示完全想不透怎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楊雷公走向後院時，脚步從容穩重，再度出現時，則有如一陣旋風。

他奔入店堂，氣咻咻的叫道：「這……這……怎麼回事？人都到那裏去了？怎麼……我……我……一點都不知道？」

天機道人等人對這位楊雷公的懷疑，至此完全消除。

這雷公，顯然是跟他們一樣：也給蒙在鼓中！

但是，證實了這一點，問題並未解決。

胡八姑那女人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那女人將一干天狼弟子究竟帶去了那裏？

為什麼連金狼弟子都能參與的行動，卻要瞞着他們這些天狼長老？

楊雷公兩眼瞪着楊二，好像胡八姑不告而別都是他這個小伙計的錯，楊二嚇得直打哆嗦，不知如何是好。

天機道人嘆了口氣道：「坐下，老楊，我們其實早就知道八姑不在這裏了。我們全是八姑找來的，我們來了，她卻走了，沒留一句話，一個字。說起來，我們可比你寃得多了。」

楊雷公餘怒難消地道：「這位大姑奶奶實在太不像話，就算換了會主，他也不會這樣對待我們。」

天機道人道：「生氣沒有用，老楊。先想法找到我們這位大姑奶奶，才是正經。你想不想得出，她可能去了什麼地方？」

楊雷公沒好氣的道：「我怎知道——」

他一句話沒有說完，忽然一拍桌子道：「啊，不不，我想起來了！」

回天郎中等人，精神登時為之一振。

馬文雄搶着道：「你想起了什麼？」

楊雷公道：「我想起這位胡大姑奶奶可能去了什麼地方。」

馬文雄一哦道：「什麼地方？」

楊雷公壓低了嗓門道：「我猜一定是被會主因急事找去了。」

回天郎中一怔道：「會主真的也來了蜈蚣鎮？」

楊雷公道：「我是在早上聽三郎說的。」

回天郎中道：「會主住處你知道？」

楊雷公點點頭，起身道：「知道。我們這就趕過去看看吧！」

× × ×

金槍。金槍無敵！

金槍無敵坐在風雨亭中，那根名滿北國的金槍，如今就橫擱在這位金槍無敵的膝蓋上。

八尺長的金槍挺直、光亮。

就算你從沒有見過這位金槍無敵，甚至沒聽說過金槍無敵這個人；只要你看到了這根金槍，你便不難想像它的主人是個什麼樣角色。

因為這根金槍的本身，便無異是一部一目了然的輝煌的戰史。

八寸長的槍尖，如今已只剩下五寸掛零；那是它一再鈍禿，又一再磨尖的結果。

鵝蛋粗細的槍桿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斑痕，更是一場又一場血戰和死亡的記錄！

金槍無敵端坐風雨亭中，腰幹挺得畢直。

他的人也像一根槍。

無論勝敗，今天這一戰，都將是他這一生中最後的一戰。

過了今天，他將很少會有再使槍的機會。

過了今天，他如果不能登上天狼會副會主寶座，他便要帶着這根金槍走進墳墓。

他自己掘的墳墓。

不過，他對自己如此選擇，一點也不感覺後悔。

他在燕京鏢局當了十五年總鏢師，什麼都得到了，就是沒有得到快樂。

因為他名氣一天比一天響亮，在江湖上也一天比一天更受人尊敬，這使得他幾乎時時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必須擺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

而事實上，他清楚自己並不是那一塊料。

這是他提前退出鏢局，秘密投入天狼會的原因。

然後，他便結識了胡八姑。

結果，他如願以償，胡八姑這女人使他獲得了真正的做人樂趣。

但這種樂趣也只滿足了他一段很短的時間。因為他馬上就發覺自己的身份，只是一名天狼長老。他的上面還有一位天狼會主，他雖然權勢不小，卻不能為所欲為。

他沒有受過別人的節制，也不習慣這種節制。於是，胡八姑便教給他擺脫這種節制的方法。擺脫的方法，只有一個。

今天便是實行這個方法的時候！

× × ×

天狼會主領着金三郎和金四郎，以及虎刀段春，從隔壁越牆而入時，坐在院角風雨亭中的金槍無敵一點也不感覺意外。

因為這本來就是胡八姑有意的安排。

他非常清楚虎刀段是春怎樣一個人。所以，她事先便算定虎刀段春絕不會為獲得解藥，而替她去殺天狼會主。

——如果段春真的殺了天狼會主，那只能算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他要段春去找天狼會主的用意，只是為了想藉此逼迫天狼會主提前倉猝動手。

她收買的天狼弟子，只佔一小部份，如容天狼會主從容佈置，在實力上，她仍不足與以抗衡。只有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她才能夠穩操勝券。

× × ×

天狼會主今天戴的面具，是一個黑臉鍾馗面像，看上去極其不雅，段春始終想不透，堂堂一個幫會首領，為什麼一定要在會見部屬時，戴上這樣一副近兒戲的面具？

難道這種奇形怪狀的面具，它真的能增加一個首領的威嚴？

他相信以這位天狼會主過人的識見，應該不會有這種幼稚的想法才對。

唯一的解釋，也許是它另有別的作用。

如真有別的作用，那又是一種什麼作用？

好奇心是一種與飢渴同樣強烈的慾望。段春雖然身處險境，不該還有這份閒情逸緻，但當他想到這個問題時，他希望獲得解答的心情，幾乎比希望獲得解藥的心情還要來得殷切。

事實上這也的確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

天狼會主為什麼要戴面具？

面具又為什麼要分好幾種？

不同的面具，是否各有不同的意義？今天這副鍾馗面像，它表示的意義又是什麼？

× × ×

天狼會主第一個躍落院心，面對風雨亭，拱手和悅地道：「尚長老，您好。」

天狼會主以上司的身份，對一個反叛的部屬，仍能保持這種寬厚的態度，可說是相當難得的了。但是，風雨亭中的金槍無敵，卻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他橫槍端坐如故，只以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緊瞪着天狼會主，彷彿在望着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天狼會主溫和地接着道：「怎麼沒有見到八姑？」

金槍無敵只當沒有聽到，仍然一聲不響。

天狼會主又接着道：「天狼八老，是本會的八大支柱，長老會議決定的議案，本人也無不採納施行。如果諸位長老認為本人領導無方，或是犯有什麼重大過失，也盡可依本會會規第八條提出糾正。本人雖身為一會之主，但這一二年來，無論大小事務，均授權你們八老及一號金狼，如各位對會務有所不滿，也並非本會主個人之過錯。」

他略為頓了一下又接下去道：「尚長老乃人中俊傑，智慮恢宏，對一件事的得失，應較他人清楚。您若是盲從八姑，以下犯上，任性而為，撇開本會會規不談，就以江湖道義來說，你們這種行為，又該承担何種罪名？有道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趁大錯尚未鑄成，尚長老務請三思。」

金槍無敵似是鐵定了心腸，僅以重重一哼

作答，根本無動於衷。

天狼會主知道勸說無效，輕輕嘆了口氣，停了片刻，才又接着道：「既然你們預知我會來，而現在我也過來了，八姑爲什麼還不現身相見？」

金槍無敵像啞巴似的，依然一語不發。

天狼會主咳了一聲，語音微沉，又道：「八姑一向工於心計，但願她這次沒有打錯算盤，以爲憑你尙長老一人一槍，就足够應付我謝某人。」

這幾句話剛剛說完，突聽身後大門口有人脆聲笑着接口道：「單憑尙長老一人一槍，當然不是你會主的敵手。」

只要一聽這種笑聲，大家用不着轉過身去看，也知道是誰來了。

段春臉色一變，伸手便待拔刀。

金三郎輕輕碰了他一下道：「今天的局勢詭異而複雜，即使殺了這女人，也不能解決問題，少俠請忍耐片刻，我們會主定有安排。」

段春覺得金三郎這番話誠然不無道理，於是便聽從金三郎的勸告又將手從刀柄上移開。

天狼會主緩緩轉身。

因爲他戴着面具，只露出一雙眼光，所以這時誰也看不出這位天狼會主臉上是一種什麼表情。大家只能聽到他的聲音。

天狼會主的聲音，仍極平靜，他望着慢慢走過來的胡八姑，淡淡地問道：「妳既然知道尙長老不是本會主的敵手，別的妳還有什麼仗恃？」

胡八姑只向前走了四五步，便站了下來。

她面前現在除了一個天狼會主，還有一個虎刀段春，但這女人似乎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她笑吟吟的回答道：「尙長老一人一槍雖不是會主的敵手，但如果再加上一個天機道人，一個鐵頭雷公，一個回天郎中，以及一個黑煞手，情形就要大大的不同了。」

天狼會主一哦道：「他們幾位，如今人在何處？」

胡八姑手一揚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瞧他們不是一個不缺，都來了麼？」

衆人抬頭望去，果然看到四個人從門外魚貫而入。

走進來的這四個人，正是天機道人悟修，鐵頭雷公楊偉，回天郎中狄兆官，以及黑煞手馬文雄！

天狼會主見四位天狼長老適時一齊現身，不禁微微一呆！

他顯然很難相信，除了死去的酒肉和尙了空，以及受重傷的多指先生苗箭，八位天狼長老之中，竟有六位天狼長老都對他這位天狼會主有了貳心。這種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是胡八姑這女人煽惑力强呢？還是他這位天狼會主眞的犯了什麼過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在這位天狼會主惶惑不定之際，走進院子的四名天狼長老，忽然一字排開，齊齊抱拳朗聲道：「天字弟子，叩請會主金安！」

天狼會主不由得又是微微一呆！

這算那一套？先禮後兵？

他們既已不當他是一會之主，又何必惺惺作態，多此一舉？

虎刀段春也是一頭霧水，不曉得這四位天狼長老，到底站在那一邊。他本想請敎身旁的金三郎，結果，他頭一轉過去，這個念頭就打消了。因爲金三郎這時兩眼瞪得圓圓的，臉上也佈滿了疑訝之色。

很明顯的，這位三號金狼，並不比他知道的事情多，問了也是白問。

只聽胡八姑格格一笑道：「你們已很久沒有見面，先敘敘闊別也好。橫豎時間還早，只要你們不急，我是無所謂的。」

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先敘敘闊別？

敘完之後呢？

最後還是要動手？

天狼會主沒有答禮，也沒有開口問什麼。

他顯然在等待着這四位天狼長老進一步表明態度。天機道人悟修在天狼八老中年齡較大，資歷也較深；有他在場，自然輪不着別人開口。

而事實上天狼會主此刻注目而視的人，也正是這位天機道人。

天機道人神情凝重，聲調滯緩地道：「本座跟狄長老和馬長老，都是八姑以加急鴿書邀來的，我們抵達本鎭之前，都不知道八姑相邀之意，也不知道會主亦已來此，直到遇上楊長老………」

天狼會主道：「這些並不重要。」

在目前來說，這段經過，的確無關緊要。

目前最重要的是胡八姑這女人的話是否可信？他們四人是不是已被這女人所掌握？

天機道人當然懂得天狼會主這句話的意思，於是長話短說，頭一點道：「八姑沒有說錯，我們四個人，的確應該爲她効命。」

天狼會主這時反而鎭定下來，冷冷問道：「爲什麼你們要替她効命？」

天機道人道：「爲了保命。」

天狼會主不覺又是一呆道：「怎麼說？保命？」

天機道人慘淡的笑了一下道：「因爲我們四人如今跟這位段少俠的境遇完全相同，如果得不到解藥，也只能活到今晚落日時分。」

天狼會主似是無法相信地道：「你們不是剛到麼？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天機道人苦笑道：「毛病就出在我們在客棧裏一人喝了一杯茶。」

天狼會主道：「是棧裏伙計做的手脚？」

天機道人道：「八姑剛才告訴我們，是她那位愛婢美美的傑作。」

天狼會主目光一轉，最後落在回天郎中狄兆官臉上道：「狄長老也着了道兒？」

回天郎中滿面羞慚，垂頭不語。

天狼會主又道：「狄長老乃此道行家，難道連那是一種什麼毒藥也不淸楚？」

胡八姑一旁笑着接口道：「藥是他自己製煉的，怎麼會不淸楚。」

天狼會主不予理睬，仍然盯着回天郎中道：「那是一種什麼毒藥？」

回天郎中低低地道：「落日丹。」

天狼會主緊接着又道：「你自己煉製毒藥，難道連你自己也化解不了？」

胡八姑又搶着笑答道：「他自己煉的藥，當然化解得了，只可惜藥材搜集不易，同時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要提煉這種落日丹的解藥，至少得花七天工夫。狄長老，你說是嗎？」

回天郎中面頰上的肌肉牽動了一下，但忍住沒有開口。

現在，就是不加以進一步說明，事實也很明顯了。回天郎中煉製這種落日丹時，並不是沒有準備解藥，而是一經製成，便被胡八姑這女人以不正當的手段竊取了，甚至連回天郎中本人都給蒙在鼓裏！

天狼會主沉默了片刻，又轉向天機道人說道：「依悟修長老看來，如果你們幫這女人完成心願，到時候你們以爲她會不會眞的交出解藥？」

天機道人道：「狄長老疑信參半，楊長老和馬長老則認爲八姑沒有失信的理由。」

天狼會主道：「你的看法呢？」

天機道人道：「本座認爲一個人的生和死，應該操縱在自己手裏，而不應該聽由別人作

主。」

話是不錯。一個人只有老命一條，如連活下去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做人還有什麼意義？

只可惜這種話雖然擲地有金石聲，但却代替不了落日丹的解藥。

誰也不難聽出，這位首座天狼長老顯然相當惱恨胡八姑這種以性命爲要挾的卑劣手段。

但是，這只能算是一種牢騷。

他並沒有正面直截了當地回答天狼會主的問題；他僅說出了心中的憤慨，而未表明他行將採取的立場。

關於後者，他是以行動代替了這詞不足的部份。

這位首席天狼長老，身手之敏捷，至爲驚人。

他在回答天狼會主之際，肥大的袍袖中，已悄悄滑落一柄鐵拂塵。這時猝然一個轉身，突向胡八姑飛撲過去。拂塵揮洒開來，發出一片耀眼金光。從轉身到出手，動作一氣呵成，快無倫比。

原來那一撮塵尾，瞧似馬鬃，其實是一種特別金屬抽成的柔絲。

這種金絲拂塵，可掃，可打，可纏，可擊，刀劍不斷，水火無傷：由於它聚能成束，散化一蓬，又有擾亂敵人心神之效。使用者功力深厚，幾乎是奇門兵刃中，最具威力的一種。

一場惡戰，終於啓端。

一個出人意表的開始。

蓄勢已久的金槍無敵，以及急於洩忿的虎刀段春，都沒有先動手。

最後，先動手的人，反變成了天機道人，而動手的對象，居然就是胡八姑，這種演變當初誰想得到？不過，如細細推敲起來，天機道人所作之抉擇，可說完全正確。

胡八姑這女人，心如蛇蝎，她知道被下毒的這幾位天狼長老，她已得罪定了，事後縱然交出解藥，也無法挽回已失去的人心。

既然解藥換不回人心，她又何必還要交出解藥？交出解藥，救活衆人，豈不是爲自己留下無窮禍患？

反過來再想一想，如今才不過未牌時分，離太陽下山還早，這女人不管多毒辣，她自己的一條命，還是要顧全的。

若是出其不意，一下逮住這女人，還愁追不出解藥來？

就是退一萬步說，這女人强頑異常，寧死也不肯交出解藥，到時候通幾刀出出氣，豈不也比白遭利用一場强得多？

只可惜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至少鐵頭雷公楊偉和黑煞手馬文雄，想法就跟天機道人不一樣。

回天郎中狄兆官緩緩退去一旁，席地盤膝坐下，低頭默然不語。

他既不受胡八姑要挾，向天狼會主動手，也不像天機道人一樣，找禍首胡八姑的霉氣，沒有人知道這位服下自製的毒藥，眼睁睁等死的回天郎中究竟打算如何安排自己。

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楊雷公和黑煞手馬文雄，則不約而同，雙雙飛身搶出，一齊大喝道：「牛鼻子你瘋了麼？你傷了八姑，等會找誰討解藥？」

兩人口中發喊，同時伸手去抓天機道人的肩膀，意在阻止天機道人向胡八姑攻擊。

這兩位天狼長老，說起來也眞是痴得可憐，愚得可笑。

胡八姑的條件，是要他們幫助金槍無敵殺了天狼會主，才給他們解藥。他們幾個良知未泯，既對天狼會主下不了手，便等於自行斷絕生路：胡八姑方面既無通融之地，他們仍要護着這女人，究竟所爲何來？

這又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變化。

如今，院子裏三個人殺成一團，竟是天機道人在以一敵二，獨力奮戰楊雷公和黑煞手馬文雄！

這一連串意外之變，不僅天狼會主爲之錯愕不已，顯然亦爲胡八姑始料所不及。

不過，這些變化雖然使整個局面改觀，但似乎並未影响這女人對全盤行事計劃的信心。

這女人如今臉上依然浮着笑意。

她如今袖手一旁，含笑望着殺得難分難解的三位天狼長老，神態閒得就像在欣賞一台大戲。

這女人的一身功力，絕不可能强過天狼會主；而她原來預計以五名天狼長老圍攻天狼會主的如意算盤，也因天機道人及回天郎中抗不受命，成爲泡影。如今這女人唯一可以信賴的幫手，就只剩下一個金槍無敵，而天狼會主這邊，除了擁有虎刀段春這員猛將之外，尙有身手不俗的三號四號兩名金狼：這女人憑什麼還能擺出這樣一副勝券在握的神氣？

難道這女人還有別的花樣？

× ×

天機道人的一柄金絲拂塵雖然頗具威力，但由於兩名對手均是輩份相當天字號人物，不僅佔不了上風，而且戰來甚是吃力。

多虧楊雷公和黑煞手全是徒手應戰，故尙能暫時保持不敗之局。這種相持不下的纏鬥狀態，就像天秤的兩邊，各放了一組份量相近的法碼。如果不受外力干擾，它儘管微微搖擺，却能持續很久：但如有風吹草動，它的某一邊，無疑就會立即翹起或沉下。

如今在場的人，任何人都有這種影响力。

任何人都能憑舉手之勞，破壞這種均勢。

敵我雙方，究竟那一邊的人，會先沉不住氣呢？

× × ×

大家馬上就看到了這個沉不住氣的人。

第一個沉不住氣的人，是虎刀段春。

這位虎刀見三人一時勝負難分，忍不住悄悄擠去天狼會主身旁道：「這是最有利的一刻，機會不容錯過，請會主快收拾姓尙的，胡八姑可交由段某人對付。」

天狼會主稍稍沉吟了一下道：「最好對調一下，少俠的一口刀，去對付姓尙的金槍，胡八姑這女人很少使用兵刃，不妨由謝某人檢個便宜。」

胡八姑會比金槍無敵好對付？這當然只是天狼會主的一種客氣話。

段春道：「這樣也好。」

這位虎刀不尙虛僞，也不愛亂出風頭。他知道天狼會主是一片好意，他承情領受。這是共同的禍福所繫，誰接戰誰，都是一樣，他只望早些洩出心中一口惡氣。

所以，他應過一聲好，立即拔出那口鑲有七顆銀星的北斗斷魂刀，望着金槍無敵的風雨亭，大步昂然走去。

金槍無敵一生未逢敵手，今天遇上這位虎刀，他那根戰績輝煌的金槍，是不是還能保持不敗的紀錄呢？

× × ×

這一邊，天狼會主接着也以從容不迫的步伐，緩緩走向西厢階前的胡八姑。

胡八姑笑容一斂，眼光中登時露出警戒之色，同時慢慢移步後退。直到天狼會主先於兩丈開外站定，她才跟着站立下來。

天狼會主靜靜地注目道：「靈台老人在世之日，妳以本會爲避難所，如今靈台老人屍骨未寒，妳的狂態就暴露出來了，妳是不是以爲普天下將絕不會再有第二個靈台老人出現？」

胡八姑輕輕嘿了一聲，沒有開口。瞧那架

傲不遜的神氣，她似乎有句話想說而沒有說出來：就算靈台老人死而復生，他老鬼又能拿我八姑奶奶怎樣？

天狼會主緩緩接着道：「當年，妳要求入會時，妳說妳已洗面革心，立意重新做人，如今雖證實那純屬一派謊言，但本會主並不以此責怪於妳，因爲那要怪也只能怪本會主欠缺知人之明。」

胡八姑仍然一聲不响，一雙明亮的眸珠，則在滴溜溜的轉個不停。這表示她根本就不在乎天狼會主這番數說，而正在盤算着一些別的念頭。

天狼會主稍稍停頓了一下，又接着道：「現在，本會主只想問妳一句話：妳我之修爲，彼此應該都很清楚，妳將拿什麼抵敵本會主的血印七式？」

胡八姑眼珠一轉，忽然又露出了笑容道：「你是不是眞的要我回答這個問題？」

天狼會主點頭道：「是的。」

胡八姑笑着道：「好，我回答你：本姑奶奶最近攝心大法大有進境，不但不在乎你的血印七式，甚至用不着交手就能叫你倒下去！」

這種話能叫人相信嗎？

這種話應該只有瘋子才說得出來。說給白痴聽。

因爲這種話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天狼會主不是白痴，胡八姑也不是瘋子。所以，胡八姑說這種話的用意只有兩種：如不是爲了拖延時間，就是一定是想藉此激怒天狼會主！所謂「攝心大法」，無非是藉形相或幻覺，誘導敵人神智迷亂，失去主宰。

這種激將法，也許便是這女人臨時想到的補助手段之一。

只是，這種手段會不會太幼稚了一點呢？

天狼會主聲色不動徐徐道：「妳既有這等好本領，爲什麼不把握機會趁早發揮出來？」

胡八姑笑道：「我的好奇心很重，我要先解開一個謎團。」

天狼會主道：「什麼謎團？」

胡八姑笑道：「我要先弄清楚你經常戴着面具見人的秘密！」

撇開雙方的是非恩怨不談，相信一定會有很多人支持這女人的此一行動，同時也希望這女人眞能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

天狼會主爲什麼歡喜戴面具？想知道箇中秘密的人眞是太多太多了。

天狼會主似乎微微震撼了一下，不過很快的就又回復自然，輕輕一哦道：「妳以爲我會告訴妳這個秘密？」

胡八姑笑道：「不必！」

天狼會主又是一哦道：「不必？如果我不說出來，誰能幫妳獲得解答？」

胡八姑笑道：「我自己。」

天狼會主道：「妳不是說妳不知道嗎？」

胡八姑笑道：「是的，我不知道。不過，我現在已經快猜到了，底下我要做的，就是設法加以證實。」

天狼會主道：「妳猜到了什麼？」

胡八姑笑道：「我猜你是以面具遮掩你玄功結穴的氣眼。它的部位，不是你的鼻子，就一定是你的耳朵！」

她沒等這句話說完，突然橫身躍起，以雙足足尖對準天狼會主的面部猛蹬過去。

這就是她求勝的方法。

方法簡單，但很有效。

因爲修練玄功的人，爲防氣血逆行起見，均選定身上某部位爲舒散功力的氣眼，有人選在足底，有人選在脅下。總之，以易於防護，不易受到敵人攻擊爲原則。而這種散功的氣眼，也就是這個人身上最脆弱的一環：一旦受到攻擊，往往不是送命，也要落個重傷或殘廢。

天狼會主愛戴面具，眞是爲了這一原因？

現在只要留意一下這位天狼會主的反應，便不難獲得解答了。

天狼會主對胡八姑這一招的反應，除了人在半空中的胡八姑，人人都看得十分明白。

它的答案是：胡八姑猜錯了！

天狼會主屹立原處，紋風未動，雙目中同時露出一絲笑意。

這等於說：他對胡八姑蹬來的足尖，將絕不避讓。待胡八姑發覺判斷錯誤後，他倒要看看這位自作聰明的血觀音，將如何善其後！

胡八姑雖看不到天狼會主此刻的眼色，但因不見天狼會主有何舉動，也不禁暗感不妙。

她現在才突然想到，她這種試探方式，不僅過於冒險，而且毫無意義可言。面對着一個像天狼會主這樣的人物還容許她有好奇心？

還容許她發出這種試探性的招式？

退一步說，就算她能憑這一招，證實她的猜測不錯，那對她又有什麼好處？

而事實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以天狼會主之身手，難道連這麼平淡無奇的一招也化解不了，而會聽任她雙足蹬實？

如果天狼會主出手化解，她的一雙小腿還保得住嗎？好在這位血觀音一身眞氣已練到收發自如的境界。她心念一動，立即吸氣沉肩，雙足倒甩，人於半空中向後反轉一圈，就像個被風吹偏了的紙鳶，剛剛升起沒有多高，便又刷的一聲，於原地落了下來。

如僅看表面，這實在是個令人喝采的動作；刻下院子裏，能照樣做到的人恐怕還沒有幾個。但胡八姑却已是一身冷汗。因爲她並不是有意炫耀，這個動作是給逼出來的。

所謂絕招，差不多都是保命之招；它們經常都住在命亡隔壁。成功了，便是絕招；如果失敗，往往就會變成閻羅王座上新客！

胡八姑亡羊補牢，以驚險的身法，挽救了自己的錯誤，該值得暗暗慶幸一番了吧？

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爲她人一落地，便發現她這次臨時撤身，根本就是多餘的。

她這樣做的結果，只是白白的送掉了鐵頭雷公楊偉一條老命！

× ×

原來這時候的院子裏，虎刀段春跟金槍無敵繞亭追逐，兩人身上血漬斑斑，雖然都掛了彩，究竟誰佔上風，一時尙難斷言。而另一邊，獨戰楊雷公和黑煞手的天機道人，則已漸入困境。

因爲楊雷公練的是鐵頭功，黑煞手馬文雄練的黑沙掌，全屬筋骨堅實，挨得起打的角色，天機道人以一敵二，又要時時提防絲拂被奪，時間一久，便慢慢守多攻少，落於下風。

天狼會主目光銳利，雖看出天機道人處境危殆，但苦於無法分身，只有睜眼着急。

不意就在這種緊要關頭，胡八姑突然退開了。天狼會主不假思索，立即側身一掠就近撲向楊雷公，以掌緣對着楊雷公腦袋橫切過去。

楊雷公的鐵頭被天機道人掃了好幾塵拂，均能皮肉無損，結果却在天狼會主一掌之下開了紅花。

楊雷公一聲慘嚎，絆出七八步遠，才像頂着一個朱漆葫蘆似的摔倒在地。

這雷公跟天機道人交手，原爲了想獲得解藥活命，而結果是適得其反。等死的人還沒有死，怕死的人却先死了！

去掉一個楊雷公，天機道人的一柄金絲軟拂，登時爲之威力大增。

相反的，黑煞手馬文雄却給這一突變嚇軟了腿。他怕的並不是天機道人的拂塵，而是天狼會主這種駭人聽聞的功力。不過，結果則沒

有什麼分別。

就在這位天狼長老微一怔神，正考慮着要不要轉變立場之際，天機道人的拂塵已無情的掃了過來。

金絲掃過面孔，馬文雄再也不像原來的馬文雄了。

馬文雄雙手抱着血肉模糊、五官不分的面孔，一路嘶呼着向大門外奔去，悽厲的聲浪，不久便於小巷中消失。

沒有人知道這位黑煞手打算逃到那裏去？以及他是不是已忘了必須在日落之前取得落日丹的解藥？

這邊院中，天狼會主目光一掃，忽向天機道人吩咐道：「段少俠好像支持不住了，悟修長老快去助他一臂之力！」

是的，這時候的虎刀段春，情況的確相當危急。

金槍無敵，名不虛傳。

他那根八尺長的金槍，點、戳、挑、格、刺、盪，忽如金星點點，忽如靈蛇萬條，確實令人防不勝防。但是，這顯然並不是逼使虎刀段春處於下風的原因。

因爲金槍無敵的一根金槍雖然使得神出鬼沒，虎刀段春的一口北斗斷魂刀，可也不是一件尋常兵刃。

兩人殺搏劇烈，交手沒有幾合，便都雙雙負傷。然而，虎刀段春的傷勢，並不比金槍無敵的傷勢嚴重。

從以後繼續交手的情形看來，虎刀段春也始終未露敗象。

段春年輕體壯，精力充沛，金槍無敵則已是年近五十的中年人；如果雙方保持均勢，則時間愈久，無疑對段春愈有利。

拳怕少壯！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那麼，段春在沒有受到致命創傷的情況下，表現反比金槍無敵愈來愈差又是什麼原因？

現在當然不會有人去推敲這些。

現在，大局已整個扳轉。誰都不難看出，只要天機道人過去加入戰圈，金槍無敵就一定非垮不可。

金槍無敵去掉之後，血觀音這女人難道能唱獨脚戲？

可是，令人詫異的是，血觀音胡八姑眼看着楊雷公和黑煞手一死一傷，金槍無敵的處境又是岌岌可危，竟仍然鎭定如故，神色上一點也沒有起變化。

天狼會主轉身抬頭，正待舉步向胡八姑逼去之際，忽然身子一幌，失聲驚呼道：「不好，我們中了……」

胡八姑格格大笑道：「你終於明白了吧？可惜太遲了。」

的確太遲了！

× ×

「通！」

「通！」

首先倒下去的，是金三郞和金四郞。

第三個是虎刀段春。

第四個是天機道人。

天狼會主勉強向前移了一步，但終於力不從心，最後也通的一聲倒了下去！

倒下五個人，站起一個。

從地上站起來的這個人，是回天郞中狄兆官。

× ×

從地上站起的回天郞中春風滿面，神情極爲愉快，與先前判若兩人。

他一邊走向胡八姑，一邊得意地笑着道：「怎麼樣？沒有誤事吧？」

胡八姑點點頭，笑道：「時間果然拿捏得恰到好處。」

她接着頭一抬，朝東廂屋脊上大聲道：「二郞，你也可以下來了。」

屋脊後面，應聲飛落一名黃臉淡眉大漢，正是二號金狼。

二號金狼手上拿着一隻噴筒，這說明了他先前爲什麼要藏身東廂屋頂，以及他在屋頂上担任的是什麼任務。

胡八姑等金二郞站定後，又問道：「六郞帶的人呢？」

金二郞道：「全押在金光寺地窖中，等候命令。」

胡八姑想了想道：「也不必等候什麼命令了，你現在就過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向他們宣佈：謝會主已遇意外，由胡長老繼任會主，尙長老和狄長老分任第一副會主和第二副會主。你宣佈時，可與六郞暗暗留意各人的神情，凡表示疑訝不安者，一一記下姓名。懂我這意思嗎？」

金二郞躬身恭答道：「卑屬理會得。」

這位金二郞轉身才走了兩步，胡八姑忽又喊住他道：「銀狼大喬小喬兩姊妹極不安份，你跟六郞可以分別受用一下，然後打發她們上路。」

金二郞道：「是！」

× ×

金槍無敵帶着一身斑斑血漬走過來，微喘着道：「段春這小子難怪人見人怕，果然扎手之至。」

胡八姑笑道：「這都是你自找的，怪得誰來？如果不是爲了你要瞧瞧這小子的一套刀法，我早就用另一種藥，把這小子放倒了。」

回天郞中滿院掃了一眼，轉向胡八姑道：「這五個傢伙，八姑打算如何處置？」

胡八姑沉吟道：「三郞四郞和牛鼻子悟修，一人補一刀，當然用不着考慮，至於姓謝的和虎刀段春……」

回天郞中微怔道：「難道這兩人八姑還想留活口？」

胡八姑道：「這兩人暫時留下來，我覺得多少還可以派點用場。」

回天郞中道：「派什麼用場？」

胡八姑道：「姓謝的有本玄功秘笈，我想設法逼他說出藏放地點。」

金槍無敵插口道：「這小子的一套刀法也不錯。」

胡八姑搖頭道：「我倒並不如何稀罕這小子的什麼鬼刀法。」

金槍無敵道：「否則留下何用？」

胡八姑道：「作釣餌。」

金槍無敵道：「釣誰？」

胡八姑道：「公冶長！」

回天郞中不禁連連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公冶長那小子聽說很講點義氣，他跟姓段的處得不壞，若是獲悉段春落在我們手裏，必然設法營救，只要這小子自動找上門來，事情就好辦多了。」他微微一笑，面現得色，又道：「橫豎本座的貨色多的是，只要一顆永樂丸餵下去，便等於活死人一個，根本就不必担心會留下後患……」

胡八姑點頭道：「好，你先去把三郞四郞和牛鼻子給打發了吧！」

回天郞中一聽說要他殺人，神情更愉快了，他從袖筒中摸出一支匕首，嘻嘻笑着道：「活人心下酒，滋陰補陽，本座已好久沒有品嚐這珍味了。」

他轉身大步走去三四兩號金狼身前，將匕首在衣袖上擦擦乾淨，一面笑着道：「人心下酒，人腎合藥，嘿嘿——」

只是他最後的兩聲冷笑，迅即轉爲一聲悶

哼。

好像他一想到喝酒，就醉了似的，匕首從他手上滑落，他雙手捂着心窩，向前搖搖幌幌的絆了幾步，然後帶一臉痛苦的表情，旋身仰天跌倒。

他的雙手鬆開了，一支銀梭鏢揷在他的心窩上。

七寸長的銀梭鏢，只露出不到兩指寬的鏢尖，鮮血正沿着鏢尖汩汩泛湧。

穿心鏢！

× ×

穿心鏢谷慈站在屋頂上，臉上現出一絲蒼白的微笑。

他的健康尚未完全恢復，這一鏢無疑帶給他很大的信心。因爲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證明他已有能力重新加入任何戰鬥。

他如今手上銀光閃閃，第二支穿心鏢又已準備好了。

不過，他發這一鏢的機會顯已不多。

因爲他不是一個人來的。

幾乎就在回天郎中中鏢跌倒的同一瞬間，公冶長、薛長空，以及血刀袁飛等三人已齊齊飛下院心。

這四位殺手獲得快腿張弓的報告，說是太平客棧來了三名扎眼的人物，如今已在一名雷公咀的老者帶路之下，去了鎮上一條冷僻的小巷子，四人據報，立即出發，他們到得可說恰是時候。

穿心鏢執鏢高處監視，這是事先分派好給他的任務，所以他現在並不需要跟着一起縱落院心。

袁飛不願跟受傷的金槍無敵交手，薛長空則不管這一套，一下來就奔向了金槍無敵。

公冶長以靈台傳人的身份，對付血觀音胡八姑，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所以，袁飛也跟谷慈一樣，暫時輪空。不過，輪空並不是閑着；天狼會主及段春等人需人守護，公冶長和薛長空也需要他掠陣，交手時才不致分心。

有這位血刀持刀站在一旁，不啻一道鎮魔神符，這種無形的穩定力量，往往就是一場生死戰的勝負關鍵。

胡八姑臉都氣青了。

這不能怪她生氣。

處心積慮，籌劃了好幾年，眼看大功業已告成，忽被這幾個年輕的小伙子一舉破壞得乾乾淨淨，試問她怎能忍受得了？

但是，說也奇怪，這位血觀音一張氣得鐵青的面孔，只一轉眼之間，竟又回復了原先的嬌艷。

她那雙原本就流轉如秋波的美目，這時更閃動一片醉人的異采，她媚笑着迎向公冶長道：「奴家與令師乃平輩友好，按理你該喊奴家一聲師姑才對。難道不懂一點禮節，竟敢跟你家師姑胡來？」

公冶長一怔，像突然發了痴一樣，瞪目喃喃道：「你——你是我的師姑？」

血刀袁飛站在一旁，始終在留意這邊的發展。薛長空那一邊，他是用不着操心的，金槍無敵已受刀傷多處，無論如何也不會是生龍活虎般的薛長空的敵手。他担心的，只是公冶長這一邊。

而現在，這位血刀第一個瞧出情勢不妙。

他因爲沒有正面接觸到血觀音那雙邪異的眼光，所以他仍能保持着冷靜，這時他幾乎要脫口大叫：「注意，攝心大法！」

但是，他知道喊也沒有用。公冶長心智如受迷惑，反應必然遲滯，即使聽到他的喊聲，也將無法及時出手自衞。

他如今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揮刀衝過去，以便接替公冶長空下來的位置。

這位血刀完全料對了。

公冶長楞頭楞腦，一句話沒問完，胡八姑已以一個看似掠鬢般的動作，揚手發出一蓬牛毛細針！

那蓬細針藍光閃閃，顯然淬過見血封喉的劇毒。

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一定能避得了這種狠毒的暗器，一個心神恍惚的人，當然更不用說了。

袁飛咬咬牙，恨恨罵得一聲：「好個可惡的臭婆娘！」

足尖一點，飛撲過去。

但這一次，這位血刀又慢了一步！

× ×

比公冶長的笑聲慢了一步，也比公冶長的誅心劍慢了一步。

誅心劍舞動，帶起青光一片；只聽得一片嗤嗤之聲，那一大蓬藍色毒針頓告失去蹤影。

接着只聽公冶長大笑着道：「心正神正，內魔不生，外魔不入。靈台老人的弟子，如果連這點鎮定功夫也沒有，他還配稱爲靈台衣鉢傳人嗎？」

大笑聲中，一個箭步，那口誅心劍便進了胡八姑的胸膛。

這位血觀音也可說是給自己嚇死的。

因爲她怎也沒有想到，她的攝心大法會在公冶長身上失靈，而那口誅心劍，又具有磁性，吸光他的毒針，這一刹那間，她像一隻被砍去節足的螃蟹，想狠也狠不起來了。

袁飛落下身形，忍不住抱怨道：「你幹嘛要耍這種花樣？害得我以爲你眞的着了道兒，平白緊張一塲。」

公冶長笑道：「這女人狡猾如狐，如不耍點花招，她又怎會上當？」

× ×

關洛七雄這一名稱被從武林史抹去了。天狼會也成了一段江湖閑話。

不過，關洛道上的蜈蚣鎭，則仍熱鬧一如往昔。

因爲高大爺雖死，那爿鏢局却依舊存在，只是局名已由「高遠」易爲「光武」。

光武，就是光揚武德的意思。

從古以來，恐怕還沒有任何一家鏢局，可與今天的光武鏢局相提並論。

瞧瞧它今天的陣容吧：總鏢師龍劍公冶長，副總鏢師虎刀段春。鏢師四人：血刀袁飛、雙戟溫侯薛長空、穿心鏢谷慈、雙掌開碑關漢山。副鏢十八人，全是以前天狼會金狼高手。

光武鏢局局主名叫謝天狩。

謝天狩這名字很陌生，是嗎？再提一下，就不陌生了。因爲他就是曾風雲一時，本人心性純良，但被胡八姑假藉名義胡爲，幾乎背上千古罵名的天狼會主！

至於這位天狼會主以前爲什麼愛戴面具？事後沒人問起，而謝天狩本人也沒再提一字。

這個秘密將永遠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因爲如果換了你是這位謝天狩，你也不會告訴別人的。如果你跟胡八姑曾有過夫婦關係，離異後你仍想感化她，却又担心她認出你的面貌，這種傷心史，你願張揚出去？

害人的加意坊關閉了，美人酒家也已換了由別人經營。

不過，你若想欣賞令人銷魂的笑容，你還有地方可以找到那位大美人花十八。

去光武鏢局。

她如今是光武鏢局的財務管理人，也是總鏢頭龍劍公冶長的頂頭上司。

懂頂頭上司這名稱的含義嗎？

（全文完）